「幕府大將軍」原作者　詹姆士・克萊威爾　著

TAI-PAN

代班

下卷

「幕府大將軍」原作者　詹姆士・克萊威爾　著

TAI-PAN

代辦

下卷

TAI-PAN

代辦

下卷

詹姆士・克萊威爾 著

傅英珊 譯

雅鳴圖書

詹姆士・克萊威爾自著「幕府大將軍」後（全譯本三巨卷本社已發行）而享譽世界文壇後，曾幽默的道出自己的身世：「我有著蘇格蘭人含蓄的個性，而却是個有愛爾蘭血統的英國人，在澳洲出生，又具有美國公民的身份，同時也有世界大多數國的永久居留權。」

「代辦」是詹姆士先「幕府大將軍」而寫成的，深入的刻劃出十八世紀中葉列强在大清帝國的一頁卑劣史，將「代辦」這種特殊人物的嘴臉和心態描寫的淋漓盡致。

代辦

下卷

原著　詹姆士・克萊威爾
譯者　傅英珊

第十七章

「怎麼這麼早就要走了？代辦。」美美問著，打了一個呵欠。「你昨晚才睡兩個鐘頭，是不夠的。你會沒有精神！」

「去你的！我叫你不要等我回來。」史達倫推開早餐的餐盤，美美又給他加了點菜。那是個非常宜人的早餐，陽光斜斜地從格子窗透了進來，將精巧的花案輕輕地落在地板上。

美美試著摀著耳朵，想不聽那些從整個快樂谷的海灘建築傳來的敲打和鋸東西的吵雜聲。但是她還是聽見了。這些聲音，從他們三天前到達這裏時，就已經日夜不停的持續著，好像永遠也制止不了。

「有許多事情要做，我想，是舞會的一切事項都已經準備妥當了。」史達倫說，「日落前一個小時就要開始了。」

當美美想起她的月信已經完了，她快樂的說著：「在黎明時用早餐是野蠻的。」

「『野蠻？』」他說，「不是黎明，是九點鐘！」

「那感覺就像黎明的時候。」她理了理淡黃色的睡袍，感覺到她的乳頭堅挺地觸著袍子

。「這些可惡的吵雜聲還要繼續多久？」
「一個月左右，我會處理的。當然，星期天不會讓他們工作的。」他說，一面聽著她說，一面想著所有他今天該做的事情。
「聲音太大了。」她說，「而且這幢房子也不大對勁。」
「什麼？」他心不在焉的說，根本沒有在聽。
「我覺得這房子不太好，非常不好。你確定風水不錯嗎？」
「風什麼？」他嚇了一跳，然後全神貫注地聽美美說。「他是誰？」
「老天啊！代辦！」她氣急敗壞地說，「你蓋了房子，却沒有事先找風水先生商量，你這個瘋子，哼！我今天跟你沒完沒了了！」
「風水先生是幹什麼的？」史達倫也滿臉不高興的問，「除了要錢之外？」
「當然，他能夠確定這裏的風水好不好。」
「親愛的上帝啊！風水到底是什麼啊？」
「假如一間房子的風水不好的話，一些孤魂野鬼就會到這房子來，而且你會走霉運，還會得惡疾呢！但是假使一幢房子的風水好的話，就不會有孤魂野鬼這些可怕的東西了。每個人都知道風水是什麼的。」
「你是個很好的基督徒，而且你根本不會相信什麼孤魂野鬼或諸如此類的符咒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代辦，不過對房子來說，風水却是非常奇妙而且關係重大的。

別忘了，這裏是中國，而且在中國有——。」
「好吧！」他被她說服地說，「假如你一定要的話，去找個風水先生來替這間房子唸個咒吧！」
「他不是來唸符咒的。」她鄭重其事的說。「他是來確定這間房子對天，對地的座落方向是否正確，還有，確定沒有蓋在地龍的脖子上。」
「什麼？」
「親愛的上帝啊！就像你有時候所說的，那將會非常的可怕，因爲那地龍將永遠無法再安穩平靜地睡在地底下。老天爺啊！但願我們沒有蓋在牠的脖子上，或頭上，你能在脖子上或頭上壓著一幢房子，而且睡得著覺嗎？當然不行！假使在龍的好夢被吵醒了，當然壞事都會跟著發生了，這樣我們就得立刻搬家了。」
「荒謬！」
「不錯，是很荒謬的。不過我們却得搬。我啊！我得保護我們。哦，是的，一個女人要保護她的丈夫和她的家，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們的房子蓋在地龍的脖子上的話，我們得搬家。」
「你最好告訴那個風水先生，他最好不要說地龍睡在我們家地底下的附近的話，天啊！」
她的下頷突了出來。「那風水先生不會教你航行——你怎麼能夠教他有關地龍的事，嗄？

要成爲一個風水先生，是非常莊重高尚而困難的。」

史達倫非常高興美美又恢復她原來的樣子。他注意到，自從她從澳門回到廣州後，而且在她到香港的旅途中，她似乎不太高興，而且在嘔氣。尤其是最後幾天。她是對的，那建屋的聲音實在是很討厭。

「好罷！你去處理吧。」

「今天我邀了瑪麗·辛克萊沒關係吧？」

「好的。但是我不能確定她在那兒，或是她是否會來。」

「她在旗艦上。她昨天就帶著她的女傭阿泰到了，還有她帶了宴會穿的晚禮服呢！是黑色的，而且非常漂亮。值兩百元呢！哎呀！只要你讓我自己去買那件衣服，我一定替你省下個六七十元的。別擔心，她的艙房就在她哥哥的隔壁。」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的？」

「她的傭人是阿珊的媽媽的姊姊的第四個女兒，假如像阿珊這種愛嚼舌根的長舌婦，是要幹什麼用的？」

「阿珊的媽是怎麼告訴她的？」

「哎喲，代辦，你怎麼這麼好笑啊！」美美叫了起來。「不是阿珊的媽，所有的中國傭人，都是叫他們的女主人爲『夫人』的，也就是『媽』的意思。就像她叫你『老爺』，也就是『爹』，是一樣的。」

「她是那樣叫我的？」

「所有的僕人都是稱呼他們的男主人爲『老爺』，這是古老的規矩，而且非常有禮。所以瑪麗的傭人阿泰告訴了阿珊，而阿珊呀，是個好吃懶做欠揍的懶蟲。她告訴了她的『夫人』，就是我。呵，這件事很簡單。哦，對了！假如要完全正確的話，假如你會說一點中文的話，你該叫阿珊爲『丫頭』，也就是『女兒』的意思。」

「你爲什麼要去看瑪麗？」

「不說話是很寂寞的，我只會說廣東話。不過別擔心，她知道我在這裏。」

「怎麼知道的？」

「阿珊告訴阿泰。」她好像在對一個小孩解釋般地說：「當然啦，阿泰會把這樣一件有趣的事告訴她們家夫人——瑪麗。阿泰那個老娼婦是個不中用的女人。」

「阿泰是個娼婦？」

「天啊！代辦，那只不過是個形容詞而已，我看你呀！該再回床上去了，你今天早上實在很愚蠢！」

他喝完了茶，把餐盤推在一邊。「聽這些無聊的事，實在沒有什麼好感到驚奇的。我今天中午要和龍史達夫一起吃中飯，我會順便帶信給瑪麗，我該什麼時候告訴她？」

「謝了，代辦，不用你操心。讓阿珊去更好，這樣，除了她們僕人們知道外，沒有人會曉得。不管怎樣，他們知道一切該怎麼做。別擔心！」

林丁打開了門。他是史達倫的私人傭人，也是他的廚子。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矮矮胖胖的。穿著乾淨的黑色褲子和白色衣服。他有一個圓圓的帶著斑點的笑臉，和一對非常精靈的眼珠子。「老爺，有一位老爺帶了一位小姐要來見您，能讓他們進來嗎？」

「那個老爺？」史達倫說著。非常驚訝誰怎麼這樣沒有禮貌，不請就自己來了。

林丁聳了聳肩。說：「一位老爺和一位年輕的小姐，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噢！沒關係。」史達倫說著，從桌後站了起來。

史達倫走出了房間，進了候客室。他打開那邊的門，走了出去，隨手將門帶上。現在他走在通向屋前那座獨立的院落的走廊上。當他在走廊上時，就已經知道訪客之一是雪凡芬了。因爲她身上的香氣——一種只有她使用而且非常特別的土耳其香水——早已瀰漫了整個屋子。

當他跨下迴廊時，他的心臟加速的跳著，火氣漸漸的消了。他那短筒的軟毛靴子吓嗒、吓嗒的敲在地板上，他轉身走向客廳。

「嗨！代辦。」雪凡芬打了個招呼。

雪凡芬今年二十歲，溫柔的像隻羚羊。她戴著一頭比史達倫的頭髮還要黑的深紅色大捲假髮。她的胸部很豐滿，在綠色的天鵝絨的露胸衣服下，鑲著十八吋的細腰，百褶裾下，露出一雙纖細的小腿和脚裸。她的小帽子是綠色的，陽傘是非常醒目的橘紅色。

「啊！」史達倫心裏想。「她一天比一天漂亮了。」

「早安！雪凡芬•伍爾夫。」

「早安！很抱歉，我們沒有您的邀請，就自個兒來了。」伍爾夫•特曼不安的說。

「噢，得了吧，叔叔。」雪凡芬愉快的說。「祝一幢新房子好運，是很好的古老美國風俗。」

「我們並不在美國，親愛的。」特曼倒是希望是在美國，更希望雪凡芬能平平安安的嫁給了傑夫•考伯，然後他就再也沒有什麼責任了。「這天殺的雪凡芬，還有那個可惡的傑夫。」他想著。他向上帝祈求，希望他能正式的向雪凡芬求婚，然後他就可以簡簡單單的替他們證婚了，一切心事也就了結了。但是傑夫的躊躇不定就是這麼令人覺得可笑。「給她一點時間，時間多的是！」傑夫老是這樣說，但是，天殺的，我很了解，她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爲史達倫現在沒有太太。我敢確定，雪凡芬是非「代辦」不嫁的。要不然，爲什麼她堅持在今天早上就來這裏呢？爲什麼她一直問些有關他的問題呢？他就是想不透。

在到史達倫的房子的路上時，他就一直在想，有關史達倫和雪凡芬結合，是否是一個明智之舉。當然啦！假如嫁給了史達倫，無疑的，在經濟上有莫大的好處，但是另一方面來說，在美國社會的生活方式裏，史達倫是完全和他們背道而馳的啊！他就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他一定會讓雪凡芬和我們反臉相向。」特曼心想著。「他一定會強迫她那樣做！傑夫•考伯若失去了她，一定會非常憤怒，他也可能會和庫伯•泰爾曼失和的。哎，我阻止不了

任何事。假如他們這一對再觸礁的話，就沒有錢給他的哥哥約翰在華盛頓盛大的款宴了。『政治活動』是個非常昂貴的東西。沒有政治的推動，生活對家庭來說，將會變得非常艱困，而且我們需要任何的幫助來對付可惡的北方政府。不，老天啊！雪凡芬要嫁的是傑夫，不是那個代辦，就是這麼回事。」

「很抱歉，我們不請自來。」他重覆的說。

「我很歡迎兩位。」史達倫向林丁示意要那些酒瓶和玻璃杯子。「來點雪梨酒？」

「嗯！多謝，不過我想我們該告辭了。」特曼說。

雪凡芬大笑了起來，她的鼻子俏皮的皺了一下，「但是我們才剛到啊！我想成為第一個恭喜你及你的新屋落成的人，代辦。」她說。

「是的。請坐，很高興見到妳。」

「我們替你的新屋帶來了一些小禮物。」她打開她帶來的袋子，拿出一小條的麵包，和一個小放鹽盒子，及一瓶酒。「帶給新房子好運氣，是個古老的風俗。我本來應該而且要自己來的，但是叔叔說，可能是吃起來最難吃的。他一點兒也沒錯。」

「很高興你能來。」史達倫拿起了麵包，那麵包是焦黃色的，非常香脆，而且很香。

「我昨天晚上烤的。」

史達倫撕下了一塊，放進嘴裏。「眞香！」

「你不是眞的要吃。至少，嗯，只是想而已。」她又笑了笑。拿起了她的袋子及陽傘。

。「現在，我該辦的事都辦了，我們要走了。」

「我的第一批客人，絕對不允許這樣就走了，我堅持，至少得喝一杯雪梨酒。」

林丁端來了酒。雪凡芬拿了一杯，自己舒舒服服的坐著——當伍爾夫•特曼皺著眉，滿臉不高興的看著他時—林丁慢慢的退開。

「那麵包眞的是你自己做的？全部都是你做的？」史達倫問。

「對一個女孩子來說，懂得如何烹飪是非常重要的。」她說著，回看著史達倫，用眼睛挑逗著。

特曼啜了一口雪梨酒，說：「雪凡芬的確是個好廚子。」

「我得花一天才做得出一條呢！」史達倫說。他坐在他那張大毛皮椅子上，高舉酒杯。

「長命百壽！」

「你也一樣！」

「你的家眞漂亮。代辦。」

「謝謝。當這房子落成時，我很樂意帶你參觀整幢房子。」史達倫知道她很好奇的想知道，有關美美的傳說是否是眞的。「上次我碰到亞理士多得的時候，他告訴我，你身體不太順暢。」

「那只是一場感冒而已。」她說。

「你有沒有其他完成的畫像？」

「我正在考慮這件事呢。」她靜靜地說。「親愛的昆斯先生，我非常欣賞他的作畫。叔叔和我正竭力的要說服他，再在華盛頓試上一季。我想他會發財的。」

「那樣的話，我可以說你會多了一位訪客。」史達倫懷疑她臉上的那份天眞，倒底是假裝的，或是眞的。他看著特曼。「生意如何？」

「不錯，謝謝你。傑夫今天下午就要從廣州回來了。殖民地的生意景氣很好。你會回到那兒去嗎？」

「再過幾天。」

「我聽說，藍雲號和灰美人號正並肩齊驅的航行著。我們的一艘從新加坡全速回航的船，在兩天前在海上和它們擦身而過。運氣非常好。」

當他們兩個並不是眞的對對方感興趣，而客套的談著有關生意上的事情時，雪凡芬啜著雪梨酒，注視著史達倫。他穿著一套輕便的羊毛套裝，做得非常合身，而且很高雅。

「你眞的是個男人。」雪凡芬想著，「你也許不知道呢，達克•史達倫，但是我却要嫁給你呢！我懷疑你的東方的女人到底長得怎樣；我感覺得到她就在這屋子裏。不管是女主人或不是，我是你的人」。而且當我成爲你的太太時，你將不必再長久的漂泊了。」

「嗯，我想我們該告辭了。」特曼說著，站了起來。「再一次，非常抱歉我們不請自來。」

「我永遠歡迎你們的光臨。」

「哦，順便提一下，代辦。」雪凡芬說，「我知道今天下午的拳擊賽沒有邀請女士參加，你能替我下賭那個海軍一金尼？賭他會贏！」

「老天啊！雪凡芬，」特曼說著，非常震驚。「你不可以說這樣的話啊！多麼不淑女！」

「而你是最不誠實的。」她說。「而且是老古板，你們男人能觀賞拳擊賽，爲什麼女人就不該看呢？你們男人能賭博，爲什麼女人就不行呢？」

「好問題，雪凡芬。」史達倫揶揄了特曼的不安。

「畢克，那是古老的東方習俗。」她天眞地看著史達倫。「我聽說中國人常常賭博，尤其是女人。」

史達倫若無其事的裝做沒聽到她的話。

「賭博是個不好的習慣。」特曼說。

「我相當贊成，叔叔。你要賭多少呢？」

「那和此事無關。」

史達倫笑了。「因您的允許，特曼，我們縱容她這一次，一金尼賭那個海軍。」

「謝謝你，代辦。」在特曼回答之前，她搶先說了一句。然後她脫去手套和史達倫握手。「只是原則上的而已，你大概全都了解。」

史達倫握著她的手，比應該停留的時間久一點，然後親了一下，爲馴服她的念頭所蠱惑

了，然後送他們到門口，「咱們今天下午見！」

「假使我不能贏了的話，我就完蛋了，而且會成了債權人的階下囚了。」

「你不會的，雪凡芬。但是你那飽受折磨的父親和可憐的叔叔卻會的。」特曼說。

當他們走後，史達倫回到美美那兒。

她冷冷地盯著他看。

「那裏不對勁兒了？」

「那個在你背後甜言蜜語的小妖精，就是不對勁的地方！」

「你不要這麼愚蠢，不要咒罵，行不行？不管怎麼說，你怎麼會看到她的？」

「喝！我沒長眼睛嗎？沒長鼻子嗎？我設計這間房子是幹什麼用的？一個又一個小時的設計？我設計的，就是為了能夠看見誰來了，就知道：誰來過，誰經過這裏。嚇！那個異想天開，如糞堆般汚穢的小娼婦，正等著你去娶她呢！」

「去結婚。」他糾正她的口音。

「親她的手，嗄？為什麼你從來沒親過我的手？」她重重地將茶壺摔在桌上。「為什麼你用像母牛般的大眼睛，盯著她看？去你的！」

「你去你自己的！你如果再說一句『去你的』，看我不抽你一頓鞭子，你要我鞭打你嗎？」

「男人家們！」她甩了甩頭。「男人家們！」

「是『男人們』——不是『男人家們』我要告訴你多少遍？」

「男人們！」美美顫抖地多加了一點茶，然後將杯子重重的放下，站了起來。「『我聽說中國人常常賭博，尤其是女人。』」她模仿著雪凡芬地，挺了挺胸部，擺了擺臂波，說：「你坐在那兒，瞪著她的乳房看。為什麼你從來就沒瞪著我的乳房看呢？」

史達倫靜靜的放下茶杯，站了起來。美美退到桌子的另一邊。

「我沒有說什麼，別擔心！」她生氣的說。

「正如我所想的。」他冷靜的喝完了茶，她定定的，一動也不動的看著他，而且隨時準備好逃走。

他放下了杯子。「到這邊來！」

「哼！你眼睛冒著綠光，我才不要過去呢！」

「『過來』！請。」他很甜的加了一句。

她幾乎斜視的怒視著。他覺得她好像一隻他曾在曼谷看過的暹羅貓，而且像牠一樣充滿憤恨的樣子，他想。

她非常小心的走向他，而且隨時準備逃走，準備用指甲抓他。他非常溫柔的拍拍她的雙頰，然後轉向門口，說：「這樣才是個好女孩。」

壓抑住了一個微笑，他轉過身來慇懃地親了她的手。然後他旋轉了一圈，在她知道什麼事發生前，他重重的而俐落的摑了她臂部一掌。她喘息著掙脫了他的手，跑到桌後的一個安

全的地方。一旦安全了，她馬上對著他丟了一個杯子。那個杯子打在靠近他耳後的一片牆上，碎掉了。然後她又拿起了另一個。

「不要丟！」

她放了下來。

「這樣才是個好女孩。打破一個還好，兩個就嫌多了。」

「我說你，只是想保護你而已。」她大叫，「保護你，免得你受那個不要臉的小妖精、小娼婦的誘惑。」

「謝謝妳，美美。」他說著，走了出去，順手將門關上。他假裝走下迴廊，然後靜靜地傾聽，盡力不使自己笑出聲音。又有一個杯子丟向另一個門，碎了。緊跟著是一連串的詛咒聲，還有阿珊的名字及更多的咒罵。

他很愉快地輕手輕脚地離開了。

× × ×

整個快樂谷有規律的跳躍著，當史達倫走下那從他家門前延伸至海灘的小坡上時，他一點兒也不感到驕傲。因爲有許多建築物正在開始營建。最大的兩幢是：一個是龐大的三層樓工廠，附屬於貴族院。另一幢是座落在皇后街的伯克的房子，這雄偉的建築物包括倉庫、辦公室及大廳，深爲中國商人所喜愛，而且很類似那些在廣東殖民地上的大建築物。到目前爲

止，這些建築還停留於屋架的部份，外圍圍著的竹架聳立於地面上，成百上千的中國工人攀登在上面。在這些主要的建築的周圍，環繞著一大堆的建築、住宅及碼頭。

在遠方，在到葛萊輿的一半路上，史達倫可以看見工程已經開始在造船所動工了，一群看不見盡頭的苦力，正卸下碎石和石塊，在建第一個深水碼頭。在那只完成屋頂的港務局長的小房子的反方向上，是那完成三大部份的監獄的石牆。越過碼頭那邊，是第一陸軍軍營和其建築的骨架。

史達倫向西走向那些做爲暫時的總部的大帳蓬。它們是建在村莊的外圍。教堂尚未蓋好，雖然史達倫看見許多人正在測量那教堂屋頂的尖頂。

「早安，羅勃。」他說，走進了帳蓬。

「歡迎你回來。」羅勃沒有刮鬍子，眼下黑黑的一圈。「你在亞伯丁經營？」

「是的。這裏的情況怎樣？」

「有好有壞。走在皇后街，總有一大堆臭乞丐圍著你，更糟的是，我們正每天用舢舨和大帆船，每天運進一萬塊澳門磚頭，然後第二天早上就會有二千多塊不見了。」他猛然的高舉著手，「而且不只是磚塊——木材、桌子、水泥、翎管筆、紙張——他們什麼都偷。照這樣的比例下去，這幢工程可能要耗費兩倍的經費。」他拿起一張價目表，「送你一件禮物，你的房子的清單，瓦爾加斯所估價的三倍。」

「爲什麼這麼多？」

「因爲你要在三個禮拜內完成。」

「一千英鎊，我幾乎可以買下一片草原了！」

「再告訴你一次，假如藍雲號沒有辦法到倫敦，我們可就麻煩了！」

「它會到達的。」

「我希望我能有這個信心。」羅勃重重的坐下。

史達倫坐在他的桌上。「嘿！眞正的問題在那兒？」

「唉，我不知道。那些盜竊和乞丐們——而且有太多事情要做。還有這些持續不斷，討厭的聲音，我想我是太累了。不，這不是事實。有兩件事，第一、莎拉，她已經遲到兩週了，對付這樣一個容易發怒的女人，眞是沒辦法，而且這可憐的女人被她自己快死了的消息嚇倒了。是的，除了安慰自己一切事會平安無事外，你別無他策可想。然後就是，我的麻煩事一件接著一件。我們除了可怕的吵鬧聲外，無事可幹。她是一定會在一個月內離開的——只要她一恢復健康。」

「你願意讓我和她聊聊嗎？」

「不，什麼也幫不了她的忙，她已經下定決心了，就是如此。當然，她會因我們再度富裕而感到高興，但她還是會回家的。那舞會沒有什麼幫助——她因她自己懷著孩子而感到憤怒。『又醜又胖』，就像她批評自己的。你說什麼都沒有差別。」

「這是第一件，什麼是第二件呢？」

「科倫，你和科倫。」

史達倫望帳蓬門外瞧著海港，和一些停泊的船隻。「他似乎很好。」

「這正是我的意思。」

「讓時間來解決它吧！」

「這是非常糟的情況。對你們兩個及那幢房子都很糟。」

「擱下它吧！羅勃。」

「我求你，請你原諒他吧！求求你！」

「給我一點時間，羅勃。」他轉了身，「再給我一點時間。」

「好吧！達克。」羅勃把手伸進口袋裏。「昨天晚上亞伯丁村莊怎麼了？」

史達倫告訴了他，史達倫把契約及保證書給了他，但是他一句也沒提吳郭和金門及仲夏夜的事。當仲夏夜來臨時，他還會是個代辦，至於該怎麼處理，是代辦自己一個人的決定了。

羅勃關心的說：「那些孩子們呢？」

「上到憩雲號了。我讓沃夫健照料他們，那些人手已經上了中國雲號。」

「我們最好盡可能的把那些孩子送回家裏。就常理來說，我們正在和那些海盜船上卑賤的人交易呢！——天知道麻煩已降臨在我們身上了。」

「雷雲號已幾乎裝滿了貨，它已經準備好，在四五天內出航了，他們會跟著它走。」

「我今天要送他們到黃埔去。」

「不，小夥子！我會自己帶他們走，明天吧！這樣比較安全。廣東有太多事瀕臨危險了，所以我最好直接回去，你要一起走嗎？」

「我不行，達克。不能和莎拉一起去，她已經接近產期。爲什麼不和科倫一起去？」

「這裏多的是事情要做！」

「要教他有關茶和絲織品的事情多的是，只有四個多月了。」

「好吧！」

「你對那些人手有什麼計劃？」

「沃夫健和高登得先教他們英文。三個月內，我們會把他們送上船，一艘船不會多於一個。用你那聰明的腦袋瓜子瞧瞧，我是怎麼把他們籠絡到我這邊的。」

「我會嘗試的。我懷疑吳郭和司魁葛會施出什麼樣的詭計，我一點兒也不信任他們。」

「是的。」史達倫想，「我懷疑你會怎樣處理有關仲夏夜的事——假如你知道的話。你會駛出軍艦的，我敢確定。也許將它們送進陷穽裏。而我會嗎？我還不能肯定。」

羅勃向外望著那些建築物工作著。「假如這一季上帝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話，我們便會遠超過伯克。」

「是的。」他說。「但是他呢？還有，高斯呢？」他心想。

「我想我們得重新填築，從海邊一直延伸到碼頭的船塢處。」羅勃說。「最好是現在就

做。」

「好主意，小夥子。」

「抱歉，打擾一下，先生。」古得海急急地說：「但是你說過得馬上告訴您。」

「進來吧！古得海。」羅勃說。「進行的怎樣？」

「像陣輕風一樣，先生。就像你所說的，郵輪就在那兒，我如你所需的列了一張旅客的名單。它準備在港口停留三個小時。」古得海微笑著，放了一袋郵袋。「抱歉，先生，請問您怎麼知道那艘郵輪會開往這兒呢？它早了一天到達呢！」

「只過是預感罷了，古得海先生。」羅勃說。「請你到裏面稍等一下好嗎？」

然後羅勃開始看他的郵件。加得懿行了禮，離開了。

「你的主意眞高明。」羅勃說。「在山上派了一個守望的。」

「科倫還記得嗎？」史達倫很高興地把資料存入檔案。而且對於羅勃和科倫將計畫實施的非常秘密感到更加的高興。

「你是怎麼得到預感的？」

「我們派了一名辦事員，他是老瓦爾加斯的姪子，吉瑟斯•瓦爾加斯，每隔一刻便到山頂上瞭望。當然是用望遠鏡，而且非常秘密。科倫設計了一套旗號。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從一艘來船，確定它是不是我們的郵輪，或是伯克或庫伯•特曼的。」

他們先把郵件大略看了一遍，將三個月來的報紙及雜誌先放在一邊，等閒暇時再看。裏

面還有書籍、樂譜、歌劇，給莎拉的時裝雜誌，及給史達倫的有關航行改進的書，和羅勃的金融雜誌。

第一，有關商業方面的：

倫敦市場，香料——包括薑、荳蔻、胡椒、肉桂等的價格上昇了一些。糖的價格下跌。茶的短期供應價格，買價提高了百分之五十——這表示，假使藍雲號先回港的話，那麼他們的利潤便會超過二十四萬英鎊了。一連串嚴重的由民權運動份子發起的暴動，已破壞了林肯夏棉花廠的容量，和威爾斯的煤礦。這些意味著：油燈所使用的煤油和棉織品的價格將會高得比原來所期望的還要高。而加爾各答因各種穀物的豐收，使得鴉片價格降了下來。所以史達倫改變了航駛香港航線的海雲號的訂單，而且緊急地派它到馬尼拉去裝載香料，代替原來要到黃埔去裝載茶葉的計畫，而且要它經由好望角回到英國。羅勃派瓦爾加斯盡可能的把所有的棉料、棉紗和棉線都買來，然後卸下所有的糖漿存貨，賣掉加爾各答的鴉片訂單，及盡速的卸下所有船上的存貨。

在那艘郵輪入港停泊前，海雲號便已經駛向馬尼拉了，而他們三小時的交易，就已經使他們賺了大約四萬基尼了。因爲在這三個小時裏，他們迫使那市場，盡可能的供應所有的燈油、棉製品和香料。而且已事先地將所有美國及英國貨船的船艙預定下來了，除了伯克及桑恩的船隻。他們知道，當那艘郵輪停泊下來，消息便會傳開，所有的買主都會擁向他們的門來爭買棉花及香料，而且會訂船隻急忙的趕回去。除了那兩兄弟之外，誰也不會知道，海雲

號早在一天前就已出發，將倫敦市場的精華一掃而空了。

「眞可惜，我們得花至少兩天的時間，來裝載我們的顧客所訂的貨物，和將馬尼拉的船隻弄走。」羅勃很高興的說。

「可惜！羅勃，眞可惜。」

「不過我可以說，我們已經很順利地做了一早上的工作了。」

「他們站在帳蓬門口，看著那艘郵輪下錨。一些駁船圍繞著它。一大堆人擠著要領取他們的郵件。史達倫看著下船旅客的名單。「老天啊！看看這個！」他攤開了那張紙。

羅勃的眼睛很快地掠過了名單。他們一起注視著俄國大公茲格耶夫的名字上。「一個俄國的大公，要到亞洲來幹什麼？」

「不，不是他。小夥子，雖然他是個矚目的人物。看完名單吧！」

羅勃繼續讀著。……商人，三位歸來的商人，無名小卒……最後他看到「莫琳皇后及其家人！」他大笑了起來。

「哦！我的天啊！」

「他媽的！有什麼好笑的？」史達倫說。「審判情形進行得怎樣？」

六年前，亞里斯多德的太太，很生氣的上了一艘在澳門駛向她家的船，她相信——他們都相信——那個生活在對她的心靈上的恐懼的亞里斯多德已經逃往英國了。他沒逃跑，他躲到「芙瑟琳吉兒優雅少女組織」，即地方上所稱的「妓女院」；在莫琳的船開航後，他才出

來。他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恢復了自我」和克制一些「妄想」，那些商人形容他的「妄想」，是由於在那妓院裏「工作過度」的緣故。於此，他曾激烈的否認說：「當一個人發現自己陷於上帝所安排的困境中時，他很難以屈身的去忍受一切侮辱。但是，沒有人相信他。」

「我們將怎麼做？」

「如果亞里斯多德聽見了，他一定會逃走。他會逃到廣州，然後我們就完了。我們必須先找到他，然後讓他處於不致成為妨礙的情況，直到今天晚上。」

「他在那兒？」

「我不太肯定。派人出去找他。帶他上雷雲號——不管用什麼藉口——只要讓他待在那裏，直到審判的時候。立刻叫加得懿到郵輪上去，告訴莫琳，她和她的家人將是我們的客人——帶她們到那艘小舊船上去。也許直到明天，我們要叫她閉不下來呢！」

「你將永遠無法做到那樣，她有個對亞里斯多德特別敏感的鼻子。」

「我們必須嘗試。你準備好做一個審判了嗎？」

「拳擊賽呢？他不會錯過的！」

「為了莎拉的肖像，及孩子們之一，他會的。」

羅勃衝了出去。

史達倫看著錶。再一個小時，他該到船上去。他請高登陳去再找三十個中國人來充當看

守。

「我認為那是明智之舉，代辦，至於添加看哨，你也可以找幾個人，替你家盯哨。」高登說。「假使你這樣做，我會更高興。」

「好主意，戈登，把人添為三十五人。」

「我覺得，恐怕那些大部份到太平山去的中國人，都是些壞蛋。因為他們大都是廣東方面所要抓的犯人，而且，在香港這裏，官吏也抓不著他們。」他從大袖子裏拿出一卷羊皮卷軸。「啊！順便提一下，我替你們今晚所舉行的舞會，把你們的事和乞丐頭子協調一下，做了個安排。」他把卷軸放在桌上。「這是張他的收據。也許代辦會替我償還？」

「收據？做什麼用？」

「三兩。這個適度的榨取，能保證今晚你的客人中，沒有人會受困擾。我甚至和他為你們做了個合理的每個月一次的安排——只是為你做的。讓乞丐們遠離你們家的界限，及貴族院。」

「我不會付的。」史達倫吼著。「我不在乎澳門有沒有乞丐頭，或是任何一個類似的中國城市。在香港我們不開這個例。」

「但是他已經在這裏了，而且已經組織好了。」高登說，一點也不激動。「誰會允許乞丐？誰會負責？誰會因他人的財富和地位——就像我們。去付剝削來保證一些特別的待遇？我請你想一下，代辦。我本應強烈的建議的，我保證你的錢是值得花的，至少試一個月吧！

他們要的錢並不多，但是你會漸漸地發現，這種風俗的智慧的一面。當然啦，你的財產也會受到保護，因爲那些乞丐們不會允許小偷來的。這是非常需要的，相信我！」

「很好。」史達倫最後說。「但是只有一個月，不能多於一個月。」他簽了那張改據，知道以後將要永遠的給那個乞丐頭子一筆賞金了。除了排除所有香港的中國人外，沒有任何辦法能改變得了習俗。

「明天你可以用這個向陳賢領錢。」

「謝謝你。」

「是誰給這個人權利當乞丐頭的？」

「我猜大概是大家都信任他吧！代辦。」高登陳打算當天下午就和那個乞丐頭商量，確定他們早就計畫好的下個月的計畫，是否能順利的進行。他不只因和史達倫的磋商——非常划算的交易，今夜二兩，及每個月二兩，其中一兩是屬於他自已的。——而感到滿意。他甚至很滿意於他自已有先見之明的要求金瓜去廣東找一個頭目。他找的這個人是廣東乞丐頭子的弟弟。那個廣東頭子是精通於以最低的勞力去獲取剝削的人。「很好的安排。」高登想。「那些乞丐剝削而來的錢，是幫裏最重要且永遠的歲入支援。」然後他聽到了他的主人問起那個他所等待的問題：

「你聽說過三合會嗎？高登。」

「當然，我看到了那篇文件。」高登靜靜的說。「爲什麼問呢？」

「你知道任何有關他們的事嗎？」

「嗯，代辦，我聽說過了。歷史性的來說，保守的社會裏，總是會有一些人要攻擊外國的侵入者，他們有許多名稱。」

「假使你知道他們的任何行動，請你私下的來通知我。另一件事，我艦上最近加入了二十個中國人。我打算將他們訓練成大副。你和毛瑟負責教他們英文。另有十人要到英國接受造船工程師的訓練。」

「是，先生。」高登咧開嘴笑著。心裏想「三十人！當然，又是三十個新的三合會會員，而這樣的二十個人，軍事性的安置在貴族院的船上，將會成爲支部最新加入的勢力。」他對自已感到非常滿意。新團員的加入進行的很順利，所有的三合會會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自從在亞洲的協議後，所有的會員都是經過精選。其次，高登打算組織一個船上苦力的公會，再將他們吸收爲三合會會員。勞工協會已經進入軌道。很快的，所有的勞工及香港所有的中國人，都會成爲會員——成爲國家的光榮和共同的福祉。「是的，」他興奮的告訴自已。「在香港，不必怕官吏們，我們將會成爲全國最強大的幫會。」

「我什麼時候能開始？」

「明天」

「好極了，你可以確信我的主張。」他輕輕的鞠躬。「如你方便的話，也許我能去您家磕個頭，以表示我的忠心。還有那些孩子們，我也有好一段時間沒有看見他們了。」

「當然可以，高登。」史達倫說。「明天中午的時候來，爲什麼不再開始教週課？我想那樣對她很有幫助。」

「我非常樂意。而且也喜歡和孩子們聊聊。」高登從袖子裏拿出兩個卷軸。「我帶來了上個月我們私下做的安排的預算。你要過目一下嗎？」

「好」

高登攤開卷軸。一個上面寫著中文，一個是以英文書寫的。「我很高興能告訴你，代辦，在第一次以一萬元投資額投資的，我們現在已有六千零五十八元四角二分的利潤了。」

史達倫睜大了眼睛。「以一個月的利潤來說，實在太多了。」

「我也感到很驕傲。我們的土地投資也相當成功，他們答應更多的利潤。」

「但是你根本沒有買什麼土地啊！」

「不是你的土地買賣，而是我自己在太平山殖民地，買了一筆土地。上週土地事務處已經檢驗過了。我們在亞伯丁村莊及深水岬周圍，有許多土地。」

「但是它們並未被提供做爲代辦用。」

「它們是地方上的土地，代辦。古老的權利。我已經買下所有現存的土地，至少是目前爲止我所能發現的。」

「但是這是不合法的，小夥子。這些土地都是屬於皇室的。」

「是的。但是當然有些安排應該用以償還地方上的村莊。這些土地就在這裏，且王室是

寬宏大量的。」他的眼神非常誠實。「科倫先生似乎認爲閣下會輕視那些地方上長老承認爲正當的功業。」

「我懷疑尚有多少已經『立契出讓』的土地，是未曾屬於村莊的。」史達倫心想。「所有『我們的』契據都是『有效的』？」他說。

「噢！完全是，代辦。要小心，否則它們會分文不值的，不是嗎？」戈登微笑著說。「我們的立據是以我們的許多『被指定人』爲名義的。自然地，我們並沒有公開的擁有任何土地。只有最初的契據。其他的副契據，副副契據及副副副契據，都是有稽可考的。我已經非常詳密的審查過了。」

「我可以說，你在生意上的前途是光明坦蕩的，高登。」他調查完那張差額單。「這些條目是些什麼？二千九百七十八元？」

「那是我們太平山的土地租金。」

「你一定搞錯了。根據你記的日期，那筆錢包含兩個月的租金。但是你擁有那塊土地，只有一個月而已。」

「代辦，一當那些中國人來到我們在太平山的土地時，我就開始向他們收服務金。我們並未眞正的要求一個月的租金，他們並不擔心這事，不是嗎？」

「不，不，除非那是一場欺詐。」

「哦！不，先生，並不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算。當然，最好的土地才租得出去，也才拿得

到租金。我們的付款下跌——事先讓他對其使用此土地有信心。他會因他付了『租金』而感到高興，因爲，當然，每個人都必須繳稅的。這些錢是眞正的服務費。我冒很大的危險去提供對他們的服務，假如我不打算買土地，而因此給他們一段長期的租期利益的話，哼，他們一定會成爲貸款人，甚至淪爲小偸、盜賊。」

史達倫咕噥了一下。「你打算怎麼來處理其他的錢？」

「假如你有耐性的話，我想留到下個月再說。我將提出你很大方的爲我處理的那筆資金，不過得很謹愼。」

史達倫捲起卷軸，交還給他。

「哦，不，那是你的副本。」

「好極了。」

史達倫想了一會兒；然後很巧妙的說：「我聽說中國人習慣以很高的利息將錢借出。我相信，我們的錢是不會以這種方法來利用的。」他的眼睛注視著高登的眼睛。然後他們之間沈靜好一段時間。「高利貸是不好的勾當。」

「金錢的借貸是項很重要的商業活動。」

「要收合理的利息。」

高登玩弄著他的辮子。「照一般情形，一分？」

「兩分。」

「一分半是非常合理的。」

「啊！很公平，你眞是一個聰明的生意人。高登。也許明年我應該改善信用貸款的限制。」

「我會盡力的使利潤達到最高，來和你的決定作個對照。」

「我相信你會達到的，高登。」史達倫說。他望著帳蓬的門口，很驚訝的看到海軍糾察長很快的向他們的方向走來。

「史達倫先生？」那糾察長很迅捷的行了禮。「閣下，您願意和他一起立刻上旗艦嗎？」

史達倫看了錶。他還沒有遲到，但是他只說了句：「當然！」

第十八章

在郵輪上，龍史達夫背靠著門，注視主機艙的窗外。史達倫看到餐桌擺了四人份，桌上有許多官式文件。「早！威廉。」「你好！達克。」龍史達夫轉身過來握握手，史達倫覺得他年輕了許多。「這不是很奇怪呢？」

「什麼很奇怪？」史達倫問，而他知道一定是俄國人要來，但他讓龍史達夫有告訴他的興趣，也想要聽一聽龍史達夫的看法，雖然龍史達夫對亞洲認識不深，史達倫知道龍史達夫對歐洲外交事務有敏銳和非常富有學識的見解。

自從史達倫解決亞里斯多德當前的問題，和看到羅勃帶他安全上船，他很困惑俄國人來這裏的原因，他覺得非常地不安，但不知道爲了什麼。

「你還沒聽說吧！我們有一位不請自來的客人。」

「哦！誰？」

「一位公爵，當然不外是一位蘇俄公爵，艾勒克西•茲克耶夫。他在這艘郵輪上。」

史達倫適切地說，「爲什麼我們在亞洲的這兒有此等『榮幸』？」

「爲什麼？」龍史達夫快樂地摩擦他的手。「他是要和我們共進午餐。克萊夫正護衞著他。」

克萊夫•摩恩西是龍史達夫的副手，一位公僕，就像龍史達夫一樣，受外交部的任命。一般來說，摩恩西的職務是使他留在澳門，那兒龍史達夫維持他的總部。

「也有一些有趣的文件。」龍史達夫說著，提高了史達倫的興趣，他知道沒有人會容忍穿鼻條約正式核准，和龍史達夫當首任的香港殖民地總督，因爲戰爭勝利結束的消息剛剛傳到英國。

史達倫舉起雪利酒，「中東方面呢？」他屏住呼吸的問。

「是的，感謝上帝！危機已經過去了，法國接受外交部長的決定，不再害怕普遍性的戰爭。土耳其的君主是很感激我們的支持，他和我們簽訂一項商業條約，取消所有土耳其貿易壟斷，鄂圖曼帝國對英國完全門戶開放。」

史達倫叫道：「太好了！在這漫長的日子裡，那是最好的消息。」

「我想你是很高興的。」龍史達夫說。

這長期的危機和達達尼爾海峽有關係，而海峽是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所控制。它是地中海歐洲的鑰匙，在列強之間形成連續不斷的戰爭－英國、法國、蘇俄、奧匈帝國和普魯士等！因爲達達尼爾是蘇俄軍艦進入地中海的捷徑，也是其他國家軍艦進入黑海的要道，而威脅蘇俄腹部的弱點。八年前，蘇俄強迫土耳其簽訂條約，給予蘇俄在達達尼爾海峽擁有宗主權

，而引起國際緊張情勢敏銳的反應。然後，三年以前，受法國支持發跡的埃及軍官美梅•阿里，在君士坦丁堡發動攻擊，自稱爲鄂圖曼帝國的教皇。法國公開地支持他反抗土耳其君主。但是法國聯軍橫穿達達尼爾海峽將危害列強的利益，整個歐洲又立刻牽涉了公開的衝突。

英國外交部長，羅得•康林敦勸服列強和法國對立，支持土耳其君主抵抗美梅•阿里。法國方面是非常的憤怒企圖引發戰爭。和解的方法是美梅•阿里撤回埃及，在他有生之年，在敍利亞擁有宗主權，被確認爲埃及獨立的統治者。且他每年只付非常少的貢品給土耳其君主，最重要的是達達尼爾海峽准許列強使用一次；當土耳其和平的時候，海峽是禁止各國船隻進入的。

法國接受和解的建議和撤退其埃及聯軍，對貴族院來說意義非常深刻，現在複雜的經濟協定使得史達倫和羅勃所冒的風險在兩年之內是不變的。在列強內部的商業勢力給予他們安全保障，不管是否繼續的國際危機或打開大型的新茶絲市場。此外假如英國的興趣是統治鄂圖曼帝國，或許鴉片生產量停止，沒有土耳其的鴉片去平衡黃金的流出，美國公司一定增加對英貿易，束縛史達倫與美國間的障礙已經消除了。眞棒！史達倫快樂地告訴自己，今天眞是一個好日子。他很疑惑龍史達夫比他先得到官方的消息，史達倫的情報通知人，在國會經常預先通知他像這樣重要的事情。「那是好極了！」他說。

「只要法國不再玩花樣，將有一段長時間的太平日子。」

「或奧匈帝國，或普魯士，或者蘇俄也是一樣。」

「是的。那一個帶我們去見茲克耶夫？當我們控東非所有海岸線時。」

「或許他正要到蘇俄的阿拉斯加做正式訪問，經好望角到這兒。」

「我打賭一百個基尼，那是他說的。」龍史達夫說着，他使自己舒適地坐在椅子裡，把脚放在桌上。「茲克耶夫在聖彼得堡是一個重要的姓，我小時候在那兒住了五年，我父親是沙皇王宮的一個外交官，所有的沙皇，最典型的暴君就是尼克拉一世。」

「茲克耶夫在那一方面重要呢？」史達倫問道，他覺得奇怪龍史達夫在他認識的這幾年中，從未提起聖彼得堡。

「大地主都是沙皇的親戚，他們擁有好幾萬的農奴和數以百計的農莊，我似乎記得我的父親說過茲克耶夫王子，那必是同一家族，這一家族是能知道沙皇皇宮的秘辛，也是在蘇俄最有權威者之一。奇怪的是在這地區能發現這一家族的人，什麼原因呢？」

「你認爲蘇俄將干涉亞洲？」

「我是說這個人太合適以致於不可能是巧合，超越一般人之上的一位公爵呢！現在目前的情況是恢復中東，和穩定達達尼爾海峽。」

「你認爲有關係嗎？」

龍史達夫輕輕地笑道：「中東的和解幾乎使蘇俄停止西進，但是他可以不活動和等待機會；法國急著挑釁，普魯士也是一樣，奧匈帝國的魔王梅特湼和法國因統治美大利領土引起糾紛，英國幫助比利時組織自己的國家，犧牲荷蘭。關於西班牙王位繼承英法將有一個大的

糾紛；西班牙女王十二歲，不久將結婚，路易•菲力普要他的繼承人當她的丈夫，但是我們不能給法國和西班牙王權的聯合。普魯士想擴展在歐洲的統治優勢，而法國一直被認爲在歷史上專有神聖的權利。哦！是的，」他微笑的接著說：「蘇俄可以等，當鄂圖曼帝國崩潰時他將靜靜地取走巴爾幹各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敍利亞－如奧匈帝國一樣龐大，他可以完全併吞；當然我們不會讓他做，所以將有一個普遍性的戰爭，除非他接受合理的協調，因此以蘇俄的觀點，歐洲目前沒有危險。蘇俄被有效的阻擋，但那是沒有影響的，他的歷史政策一直藉狡滑的手段去征服，去賄賂執政黨和在野黨的領袖，藉着『勢力範圍』來擴展而不是藉戰爭，然後去破壞這些領袖和分化人民。當他在西方沒有威脅時，我認爲他的注意力將轉向東方。因爲他深信在世上他有一神聖的地位，就像法國和普魯士有上帝賦予統治世界的任務。向東沒有強國和他立足於太平洋。」

「除了中國。」

「我們知道中國是衰弱無助的，那是對我們不利的，是嗎？使中國衰弱，蘇俄超強，可能控制中國嗎？」

「不！」史達倫說着：「然而他可能隨意壓制我們和印度。」

這兩個人陷入了沉默，各自沉思。

「但爲什麼送一位重要人物來這兒？」史達倫問。

「考驗我們，在歷史上的解答是很清楚的，蘇俄是野心種子的播種者，以他的觀點，一

直在發展找尋自然疆界。至少，就我們所知，他鄰土耳其，在土耳其就有糾紛，邊鄰印度，那兒有麻煩，他瀕鄰中國，所以那兒一定會有問題。茲克耶夫是在這裡調查我們的成果，他認爲中國越衰弱，他們向東越有急速擴展的理由。所以我們必須使他中立，除去他的線索，使他認爲中國是非常的強盛。我需要你的全力支持，我們邀請他參加今晚的舞會好嗎？」

「當然好。」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顯示中國是中國皇帝私人的勢力範圍，中國王朝不能容忍任何的干涉。」

史達倫的思維迅速向前躍，王權越是在亞洲捲入紛爭，越有幫助基本的原則，使中國列入強國之林，受英國訓練和幫助，中國越強盛，越有助於世界的普遍性。啊！我們讓橫暴的蘇俄平涉，當我們在踏入成功之門的時候。

有敞門的聲音，克萊夫•摩恩西出現在門口，他是一個四十五來歲瘦小的人，安靜而不惹眼，頭髮稀少和有一個大圓鼻。

「閣下，我能否引見一下艾勒克西•茲克耶夫公爵大人？」他說。

龍史達夫和史達倫起立。龍史達夫向公爵走去，用完美的俄語說：「我很高興得見您，請進來坐，旅行愉快嗎？」

「很愉快。閣下。」茲克耶夫回答道，並且非常文雅的鞠躬握手。「你眞太好了邀我午餐，特別當我唐突的拜訪，眞是失禮之至。」

「這是我們的榮幸。閣下。」

「我願你們將爲蘇俄的摯友，羅勃先生，這是最榮幸的事。」

「是的，」龍史達夫無表情的說。「你的父親大人好嗎？」他問。

「值得高興的，很健康，令尊呢？」

「幾年前去世了。」

「哦，眞抱歉，令慈龍史達夫女士呢？」

「非常健康。」

史達倫正觀察這位俄國人。茲克耶夫是一位穿着豪華俊挺的人。他是寬肩窄腰，高高的面頰骨，奇特而有些傾斜的藍眼使他的面孔，充滿典型的異國風味。

他的禮服腰帶下配了劍，脖子上繫了純白的領帶，和肩上細小鮮紅的絲帶，愼重的裝飾一些勳章。沒有人會爭論的，我打賭假如他的榮譽被損，他是一個使劍兇殘的惡魔。史達倫想着。

「容我引見達克•史達倫。」龍史達夫用英語說。

這位公爵伸出手來，微笑的用帶有點腔調的英語說：「哦！史達倫先生眞是幸會。」

史達倫握着手，覺得茲克耶夫的強而有力。「閣下，你使我居下風。」他故意遲鈍而沒外交手腕的說：「我直覺的感到，你知道我很多，但我却對你一無所知。」

茲克耶夫笑道：「高貴之屋的代辦聲名遠播，甚至到了聖彼得堡。我早希望有見到你的

榮幸，和你談天，聊聊我自己，假如你有興趣的話。」他對龍史達夫笑了笑。「你對我實在太好了，閣下。我向你保證我將告知沙皇陛下，大英女皇陛下的全權大使是待客非常周到的人。現在我已有此榮幸見到你，我將回去，讓你繼續政務。」

「哦！不，閣下請，我們希望你共進午餐。」龍史達夫對這早已練習和了解的工作變得熱心起來。「我們很失望，這是太簡便了，如你所知。」

「好，謝謝你，我認爲這是一項榮譽。」

門開了，侍者拿著冰香檳和杯子進來。他捧着盤子，送到茲克耶夫面前，然後龍史達夫、史達倫、摩恩西。

「祝旅途平安。」龍史達夫說。

「上等香檳，閣下。上等的。」

「請坐—」

午餐是完全照外交禮儀進行，茲克耶夫坐在龍史達夫的右手邊，史達倫在左手邊。侍者送來燻製的香腸、牡蠣、約克夏的火腿、熱騰的鮮牛肉、煮馬鈴薯、醃甘藍等。

「我眞抱歉，我們沒有魚子醬。」龍史達夫說。

「閣下，我的船一到，我願意送你一些。我們在巽他海峽不幸遇上了暴風雨，船漏了水，才進入新加坡港。這郵輪以同一時間出發，所以我在這兒。」

因此避免我們預先注意，龍史達夫想。巽他海峽意味着經過好望角的航行。這惡魔想做

什麼？

「史達倫先生，我聽說在一年中的此時氣候是多變的？」茲克耶夫說。

「啊！是的，這是你第一次到亞洲的航行嗎？大人。」史達倫問道。

「是的。」

「或許我們能使你旅途愉快，今晚我舉行舞會，假如你來，我感十分榮幸，同時你可以見到每一個人。」

「你們眞是太好了。」

「你打算待多久呢？」

「直到我的船到達。我是要到阿拉斯加做非正式的拜訪。」

「船損壞的很厲害嗎？」

「實際上我也不清楚，史達倫先生，我對這些事是不大有經驗。船將盡可能趕到這兒。」

「那麼你需要停留了。」史達倫說著，觀察到茲克耶夫是可以隨他高興而停留多久的。史達倫也有一個直覺，新加坡是從聖彼得堡出發來的第一個停泊港。

「我將樂意供給一間套房給你，在我們一艘固定的船上。不豪華，但我們會盡力使你舒適。」

「你們眞是太仁慈了。只有我和四個僕人，他們睡在那裏都可以的。」

「啊！我會使他們有很好的舖位。」，史達倫問侍者：「是四桅的帆船嗎？」當他的杯子再斟上時。

「三桅的。」

「我喜歡三桅船，在漲潮時比較方便，而帆也比較容易收回，你備有水手和一些船帆嗎？」

「是的，該有適當的數量的帆。史達倫先生。」

史達倫有一些兒猶疑，他知道茲克耶夫有過水手的經驗，是爲什麼他要隱瞞？

「我聽說中東危機已經解決。」茲克耶夫說。

「是的，」龍史達夫回答：「這消息來自郵輪。」

「最幸運的是法國明智的撤回他的軍事基地。」

「達達尼爾海峽對大英帝國的重要性是明鮮的。」龍史達夫說，「這對維護和平是很有利的。」

「很可惜的法國似乎和普魯士、哈普斯堡皇族對立，但是英國和俄國是世盟，他們的與趣相同，值得高興的是未來我們將更緊密的在一起。」

「是的，當然，巴黎是非常接近倫敦的。」龍史達夫溫和的說。

「那是光榮的都城，似乎有著最好管閒事的領導者，這不是很可惜的嗎？好的人民，而他們的領導者却驕傲自負要嚴厲的指出世界的錯誤。」茲克耶夫說。

「閣下，世界的大問題—如何去壓制君主的虛榮心，當然的，歐洲方面以英國來說，我們幸有國會，大英的權力不再受一個人隨意的決定，而去發動戰爭。」

「是的。那是偉大神聖的實驗，是適合你們國家的輝煌貢獻。但這不完全適合所有的國家，古老的希臘不是結束了最完美的政府形態，成爲善意的獨裁政治嗎？一人統治嗎？」

「是的，善意的。但是選舉的，不是神授予權威的統治者。」

「誰敢保證說神權不存在？」

「啊！大人，神的存在是沒有問題的，只有隨心所欲的王權，我們已經發現不可靠的，一個領導者不可靠不是很難以應付嗎？他們流太多人民的血。」

茲克耶夫格格的笑說：「我喜歡英格蘭的幽默。」他看一看史達倫。「你是蘇格蘭人？史達倫先生。」

「我英國人，現在蘇格蘭和英格蘭是沒有區分的。」他啜一口酒。「我們想要偷他們的牛，但我們認爲偷全國的牛比較好，所以離開蘇格蘭而搬到南方。」

他們哄然大笑，飲了更多的酒。

龍史達夫注意到摩恩西一直是沉默的，他被史達倫的直率而感到不安，又感到好笑。

「你認爲貴族院如何才可以和國會抗衡嗎？」茲克耶夫說。

「不，大人，我只是爲公司而戰鬥，而競爭，我只有以自己和公司爲賭注，沒有其他的意圖。」

「異教徒的魯莽行爲干涉你的貿易，和中國現在有一個戰爭發生。這正確嗎？」

「部份是，當然戰爭幾乎是我的決定。」

「我的觀點，你有獨立管理一個大貿易公司的權力，以個人的原則，那是最有效的方法，一個公司、艦隊、國家都是基於同樣的。」

史達倫說了一個笑話，接著嚴肅的說：「或許目前國會制度是不適合蘇俄及其他國家；但我確信世界將永無和平，直到各國都採取英國國會制度，所有的人民都有投票權，不再有獨夫控制國家的命運，不管是由神權授予或者由那些愚笨選民投票選出來的。」

「我同意，你的假定是正確的。但它有一個漏洞。你假定世界人口的文明開化，所有的教育相等，全部一樣興盛，那當然不可能，是不是？你應該到蘇俄旅行，和看看有多麼不可能？你會斟酌國家主義或在信仰上有不同的看法。假如你修正：『直到各國都信仰基督教』，或許會正確些，但是你如何想像法國天主教徒會同意英國的新教徒？或者蘇俄的東方正教會和西班牙的耶穌會？或者他們全部信仰回教，或猶太教以及崇拜偶像的異教徒？」

史達倫深吸一口氣。「我很感激你提了那些問題。」說著而不作結束。

「我們還有許多有趣的可談，」龍史達夫輕鬆地說，「大人，要喝茶嗎？假如你不累的話，有一場一小時的拳賽，你或許會想去，那是海軍對陸軍的比賽。」

「我很樂意的，閣下，你選那一隊？我選另一隊。」

「一個基尼支持海軍。」

「好！」

在午餐後，他們喝茶，吸雪茄，最後摩恩西護送公爵回郵輪，龍史達夫辭退侍者。

「我認爲快速帆船將會立刻『意外』的訪問新加坡。」他向史達倫說。

「我有相同的看法，威廉。他是一個懂得航海的人，我確信。」

「是的，那是不能的，道格。」龍史達夫玩弄他的茶杯。「他是很機敏的，像這樣的人是最小心的官方使者。」

「我也這樣想。」

「我在聖彼得堡時，除了長時的在學校外，我必須學習俄文和法文，當然俄文是非常困難的語言。」

「你從來就不曾喜歡拳賽是嗎？威廉。」

「是的，我將送他上岸，然後回來船上，偷偷地睡一覺。龍史達夫直率的笑道，「準備今晚的宴會，怎麼樣？」

史達倫起立，「我想最好去準備一下『野心的種子』。」

當侍者整理桌子的時候，龍史達夫無所事事的看着茶杯。「不，」他說，留下它和茶壺。「不要打擾我，但在一點時叫醒我。」

「是的。先生。」

他抑住打個哈欠，在這安靜的船艙中，他的思潮愉快的浮動著。我發誓，我很高興茲克

耶夫在這兒，現在我們可享受一點人生的趣味。避免使他生氣，抓住他的思想，那才是正事。忘掉在殖民地一直發生的令人生氣的事，可惡的商人，渾蛋異教徒的渾蛋皇帝和該死的小偷們。

他打開他房間的門，舒適的躺在牀舖上，手放在頭的下面。他心裏自問，道格說些什麼？哦，對了！野心的種子，那是好方法，我們能種什麼種子呢？嚴酷的暗示中國的勢力？龐大的人口？假如任何國家的侵入，整個帝國可能被併吞？鴉片貿易的複雜？或者茶？

他聽到在上面有喀嗒的脚步聲，時間又過了，海軍樂隊開始練習著。他再打一個哈欠，滿意的閉上眼睛去作午後的小憩。感謝上帝！我是一個紳士，不需要像個臭農夫或骯髒的莊稼人，眞正去播種子，整天煞費心思的用雙手工作，到處都是髒東西。播種外交的種子是比較重要的，這是紳士的工作，現在我是要做什麼呢？啊！對了，喝茶。沒有茶的時代一定是很可怕的，不喝茶的人不知怎麼活的，可惜英格蘭不種茶。但那可省掉許多麻煩。

「天啊！茶！」他非常興奮的跳下床，跳捷格舞；然後去小解，他的心臟撲通撲通的跳著。你知道如何解決中英貿易茶煙不平衡的惡果嗎？

這法子很簡單，破壞中國茶葉的壟斷，秘密地收購或者運輸一噸茶樹的種子，悄悄地運到印度，那兒有十多個地區可以使茶樹發育得非常良好。在我有生之年，我們將擁有自己的茶葉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們不需要以銀子或鴉片來付中國的茶葉，印度茶葉的產售所獲得的利益將兩倍或三倍於鴉片，所以那不是一個問題，我們要種各地的茶，賣到各地，女王會得

到逐年增加歲收。當然，我們賣得很物美價廉，比中國茶價格低，英國人的頭腦是不壞的。我將去禁止鴉片的貿易，把那可惡的鴉片走私者逐出生意界，他們將不再走私鴉片，他們消費自己的茶葉。

而你，威廉•龍史達夫，唯一能完成此一計劃的人，你將得到不朽的威望，因爲你解決了不可能解決的問題，由偉大的國會頒給榮耀的公爵頭銜。

但是我能信任誰去取茶樹的種子？如何說服中國人交出種子呢？又如何得到印度總督的支持，以使我獲得應有的榮譽。

第十九章

當兩個選手進入場中，站在近旗幟的地方，觀衆都屏住氣息，沒有一點聲音。

他們都是魁武，臉色嚴肅，身高六呎，約二十出頭的人。當他們脫掉衣服露出結實的肌肉，在背部有著如被九尾鞭所鞭打的條紋。

每個人知道這是一場很大的賭注，海軍將軍和陸軍將軍個別地核准拳擊手的選拔，並且鼓勵他們贏得比賽，這是整個部隊的榮譽，對勝利者而言將是美好的。

裁判亨利•哈代•希班穿過繩子，站在四周粉筆劃線的場子中央。「各位先生，比賽到結束時，這邊是伯森•傑姆•葛朗莫的皇家海軍……」

東邊從水手中響起了一片歡呼。但在西邊的英格蘭和印度的步兵卻報以惡劣的冷嘲。龍史達夫、公爵、海陸將領坐在場外北面的貴賓席，有海軍衛隊圍繞著他們，在公爵的身後是他的兩個穿制服的護衛。史達倫、伯克、考伯、特曼、羅勃、葛蘭坐在南面，在他們後面是比較低階級的貿易商、海陸軍官兵們。最外圍的是一直增加從太平山來的中國人，他們談笑著、等著。

「比爾•丁克代表皇家陸軍。……」再一次響起歡呼聲。希班舉起手，他的長袍掉落，現出圓圓的大肚皮，當歡呼和冷嘲消失，他高聲的說：「倫敦拳賽規則：每一回合間隔三十秒，一回合可以跌倒一次，數八秒的時間，不可以踢、推、打腰以下的部位，助手投毛巾便是認輸。」

他檢查選手，把手浸在胡桃汁中，不能握有石頭作弊。

「現在握手，互相祝福！」

拳擊選手進入場子中央，他們的肩膀因鬱積的興奮而顫抖，他們的腹部肌肉緊縮，當他們聞到對方溼酸的汗臭，鼻孔也向外噴張。

他們踩在線上，磨拳擦掌地等待著，顯示着比賽即將開始。

希班和助手們鑽出繩子來。

「閣下！」龍史達夫說着，給茲克耶夫一個面子。

公爵起立走到船鐘的地方，他拿了棰，碰然敲響，瘋狂的拳賽已經展開。

鐘聲一響，拳擊手便猛擊對方，他們的腿如橡樹般強壯，傑姆的拳頭猛揮丁克的臉，留下血淋淋的痕跡，丁克的拳頭也猛烈攻擊傑姆的腹部，他們不停地猛打對方，由於群衆的騷動，他們沒有技術的打擊著，也沒有避免被擊。

八分鐘以後，他們是遍體鱗傷，臉上也血肉模糊，鼻子歪了，他們的拳頭濕而滑，帶着血和汗。兩個人急促的呼吸，胸部像充氣的風鼓，嘴角掛著血，然後第九分鐘時，丁克的右

鈎拳擊中傑姆的喉嚨，並擊倒他。陸軍們歡呼著而海軍咀咒著。傑姆痛苦憤怒的站了起來，不能自持的衝向他的敵人，忘了第一回合已經過去，忘了一切，除了他必需殺了這一個惡魔。他們亂打一團，陸軍的人高叫：「笨蛋！」助手們蜂擁進入場子，試圖分開這兩個拳手。在陸軍、海軍及裁判之間，幾乎引起暴亂。

「老天！那個混蛋挖我們的人的眼睛！」葛萊興叫道。

「誰發動這場混戰？天啊！這一回合結束了！」持布爾少校說著，握住他的劍。他是神經緊張三十五歲的人，香港的治安首長。「只因爲你被任命爲港務首長，你認爲你有權去掩飾犯規？」

「不！不要把你的威嚴扯到這裏來。」葛萊興轉過身對向著他。

「哈囉！科倫！」

「哈囉！喬治，打得很好不是嗎？」

「你沒見到那混蛋挖我們這邊人的眼睛嗎？」

「我想他已經挖回來了，不是嗎？」

「那是不要緊的！」

然後半分鐘已經到了，兩個拳手猛衝向對方，第二和第三回合幾乎和第一回一樣久，觀衆們知道沒有一個人能忍受那麼久的罪，第四回合陸軍被左勾拳擊中耳朵，撞到帆布。鐘響，助手們上前分開他們的人。

一回合又一回合，前仆後繼。

在第十五回合，丁克的拳頭擊中了傑姆的鼻子，傑姆尖叫着，握緊他的拳頭，好像從未握緊過，衝進陸軍的腹部。他的左拳連搗對方右邊的臉，他感到有一根小骨頭在他的手中粉碎；又一次鐘響，許多手抓著他，有一個人塞水瓶在他乾裂的嘴裏，他深深地吸，吐出帶血色的液體，啞著聲：「老兄？第幾回合了？」有人答著：「十九」，他的情況又再度良好。

「好比賽，達格？」伯克興奮地大叫。

「是的。」

「你要改變主意和賭嗎？」

「不，謝謝－泰勒。」史達倫告訴他，爲拳手的勇敢而眩眼。雙方在能力極限下，兇猛的打擊，傑姆的右拳幾乎沒有力了，丁克的眼睛勉勉強強地張着。「我不喜歡接受他們之中任一位的挑戰，在這場子中。老天啊！」

「他們是有勇氣的！」伯克笑道，露出黃色的牙齒，「誰會贏？」

「我打賭他們絕不會放棄或投降。」

「那是眞的。」

希班高聲說：「第二十四回合」，拳手搖搖晃晃地走進場中，他們的脚步很沉重丁克揮出一記沉重的左拳，但擦過傑姆的肩膀，使他滑溜而倒，海軍的歡呼與陸軍的咆哮響澈了全場。

史達倫覺得有人在注視他，他轉身看到公爵在打招呼。他緊張地想著是否歐爾羅富已去替公爵換船，使機靈的僕人找到任何有價值的文件。

「你已經選了勝利者嗎？史達倫先生。」茲克耶夫問道。

「不，大人。」史達倫看一下海軍和陸軍將領。「先生，這兩個選手是有此榮譽獲得你稱讚的。」

「海軍的人是非常有勇氣的，但我們也堅持到底。」陸軍將領愉快的說。

「不，我們的人將是在線上的人，你的人也不錯。」

「爲什麼不加入我們呢？史達倫先生？」茲克耶夫指著空椅子說，「或許你願意說說對拳賽的觀點？」

「你允許的話，先生。」史達倫禮貌的說，坐下。「這位先生去那兒了？」

「早走了，有些關於急件公文的事。」將領說著。

鐘聲又響。

茲克耶夫靜靜地轉他的椅子，「最多次數的拳賽有幾回合？」

「布克對拜恩，九十九回合，那一是很好的戰鬥，不可思議的勇氣，拜恩他選擇了死亡，却始終沒有放棄。」

「這兩個人也不會放棄，」史達倫說。「是嗎？先生！」

「停止比賽嗎？」公爵不信地問。

「比賽的意旨是力量與勇氣的測驗，他們已證明了他們的價值。」史達倫說。

「但是沒有獲勝者，是不公平的，沒有證明什麼。」

「那才是不公平去殺一個有勇氣的人。」史達倫靜靜地說，「畢竟，他們兩個都是英國人。為眞正的敵人，救他們。」

突然的一聲歡呼，分散了陸海將領的注意力，而不是茲克耶夫。

「那似乎是像挑戰的聲音，史達倫先生。」帶著漠然的微笑說著。

「不，閣下，」史達倫文雅地說，「只有一個事實，我們崇敬勇氣，但像這樣的情形，勝利則是次要的。」

「你意見如何？將軍，」陸軍將領說。「史達倫有意見，第幾回合了？三十五嗎？」

「三十六。」史達倫說。

「我們限制到五十回，但假如他們兩人能到線上在五十一回的時候，我們一起丟毛巾，怎樣？宣布平手。希班可以作宣布的。」

「我同意。但你的人不會支持到底。」

「上帝作證！另一百基尼賭他會。」

「好！」

「打賭嗎？史達倫先生？」公爵說，當海陸將軍轉身向希班作指示時，「你說賭資和先選一個人。」

「你是我們的客人，閣下，所以你有權先選擇，假如這賭資使你高興，再賭一個問題，由輸的一方今晚秘密地回答，上帝作證。」

「那一類的問題？」茲克耶夫問。

「任何贏方想知道的問題。」

公爵想下注，但充滿了懷疑。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賭注，但很有價值。他想知道更多貴族院代辦的事。「好！」

茲克耶夫立刻指定伯森•傑姆。「我給他我的榮耀！」

回合累積，從四十三一直升到第四十九回合。現在觀衆是和拳手一樣地疲倦。最後陸軍先倒了，他像棵死橡樹般的跌倒，四周長椅發出吵鬧聲，海軍仍然盲目的在空中揮打，然後他也跌倒了，完全的遲鈍。助手們拉他們到角落。半分鐘到了，陸軍對著他們的拳手大叫，使他起來，將軍跺著地板，紅著臉喊著丁克，「站起來！看在上帝的分上。」海軍將領紫紅的臉如傑姆強迫自己的脚靠著角落站著。「踩線！踩線！」史達倫摧促著陸軍。公爵發出一種俄、法、英人的鼓勵聲，要海軍去踩線。

每一個拳手都知道對方是挨揍的，兩個人蹣跚的到了線，他們的手和脚是無助的，每個人想舉出手打擊，但所有力量已經消失。終於兩人都倒下了。

最後一回合。

群衆瘋狂了，因為很顯然任何一個拳手都不可能離開角落走到線上。

鐘聲又響，但出乎尋常的安靜。拳手仍然停留在角落。海軍踏出痛苦的第一步走向線。然後又是一次沈靜。陸軍仍然在他的角落顫抖搖晃，而且幾乎跌倒。然後悲哀地挪了他的腳向前，當雙方一寸一寸歪歪倒倒地向前，有著瘋狂的叫聲，混合了激勵、願望、乞求、祈禱的興奮。突然地這陸軍的拳手幾乎滑倒，陸軍的將軍差一點崩潰。然後海軍的拳手喝醉酒地失去平衡，海軍將領閉上他的眼睛，汗流滿臉的在祈禱。當兩個人踩了線，大家丟了毛巾，人們上下跳躍著。拳手知道比賽結束了。他們允許自己消除可怕的痛楚，不知是否勝或敗，只知道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在聖彼得面前，那是拳擊中的拳擊。」公爵痛苦的聲音說着，他的衣服給汗溼透了。

史達倫也汗流浹背，拿出一瓶甜酒。茲克耶夫深深地喝了一口。史達倫傳了過去，他們一起喝完了這一瓶酒。史達倫粗啞的說：「神聖的血！神聖的血。」

第二十章

太陽已經下山，但港口仍舊是一片金黃色。阿善拿下眼鏡匆忙地從花園的眼洞離開。她經過一排排的房子，急忙進入客廳。

「女主人！主人的船進岸了。她看起來好像很生氣的樣子。」

美美停止縫紉。「他乘中國之雲號，還是乘閑雲號？」

「閑雲號，你再來看看。」

美美抓起眼鏡，跑到院子，站在小閣窗的後面，搜尋著海岸。她注意到史達倫。他站在船甲板上，阿善是對的，他看起來確是非常生氣。

她闔上小眼洞的窗子，跑回來。「把這整理乾淨，看看擺在那兒。」當阿善不小心的拿起這舞會禮服和襯裙時，她伸手擰了阿珊的臉，「不要弄縐，你這狡猾的小娼婦。那是有價值的財產。林丁！」她尖叫，「快給主人倒洗澡水，適當地選出他的替換衣服，不要忘了，對了！看看水有沒有熱，放一塊新的香皂出來。」

「是的！女主人。」

「你們注意，假如主人生氣這些。」

「好的。」

「最好是這樣！爲主人準備好每一件事，否則你們兩個將討打了，假如任何事破壞了我的計劃，你們要挾拇指，並且要揍到你們眼球掉了爲止，去吧！」

阿珊和林丁快步地離去，美美進入她的臥室，洒了香水在耳後，打扮自己。啊！親愛的，她想，我希望他今晚不要心情不好。

史達倫暴躁地踏入這高牆的大門。

他想轉大門的把手時，門已被打開，是笑容可掬鞠躬的林丁。

「漂亮寧靜的落日啊！主人。」

史達倫模糊的回答。

林丁關上門，慌忙地走在前面，背彎得更低，笑得更深。

史達倫機械性地看一下掛在走廊牆上的溫度計，細細的玻璃水銀柱，有一宜人的好氣候——二十九點八。

林丁快速地下迴廊，打開了浴室的門。史達倫進去，踢上，門上了門，林丁的眼睛向上望，他自我鎭靜了一會兒，然後快溜到廚房，「有人將討打了。」他憂慮地對阿珊小心的說。

「你不要擔心我們可惡野蠻的主人。」阿珊小心的回答。「我和你打賭一週的薪水，女

主人將使他像斑鳩般的恩愛，在一小時之內。」

「好！」

美美站在門口。「你們兩個狗腿子，低語些什麼？」她噓聲的問。

「只是祈求主人對我們可憐，親愛漂亮的女主人情緒不好。」阿珊說，她的眼睛眨動著。

「快點，你這油嘴的小娼婦。爲他而對我說不高興的話，你會惹摔的。」

史達倫站在浴室中央，注視他從口袋掏出的糾結而髒的手帕，眞該死，我現在該做什麼？他自問。

拳擊賽後，他護送公爵回去憩雲號的住所。當歐爾羅富祕密地告訴他說，他已毫無問題的搜尋了公爵的行李，他已是放心。

「但是沒有發現任何文件，只有一個堅固的小盒子，但你說過不能打壞任何東西，所以我把它留在原來的地方。僕人們是很忙碌的——我有充分的時間。」歐爾羅富說著。

「謝謝！現在不要提這事了！」

「你認爲我是笨蛋嗎？」歐爾羅富尊嚴受損地說。「昆斯太太和五個小孩棲身在那船上，我說昆斯是在澳門，應該明天中午到達的，她要求確切的答案。」

史達倫離開歐爾羅富到孩子們的艙房，他們現在是乾淨而且穿了新衣。沃夫健仍然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是不怕他的。史達倫告訴他們，明天他們將和他到廣州，他要把他們安置在

往英格蘭的船上。

「大人，我可以和你私下說話嗎？」當他轉身要走時，一個英國小孩對他說。

「可以。」史達倫帶這孩子進入另一間艙房。

「我父親要我給你東西，大人，不要告訴任何人，吳郭先生或甚至伯特。」弗來德說，

「內有小刀、布狗玩偶和大而糾結一起的手帕。」史達倫很奇怪弗來德將身子轉過去和閉上眼睛。

「你在做什麼？弗來德？」

「我父親說我不能看，要我轉身不要看。大人。」弗來德緊閉雙眼地回答。

史達倫打開手帕，有紅玉耳環，鑽石手飾和鑲鑽石戒指，大的翠綠花別針，一些零碎的金帶扣，金戒，藍寶石。約值四五萬英鎊，全是私人的東西。「他要我做什麼？」

「我可以張開眼睛嗎？大人！我不會看的。」

史達倫把手帕糾在一塊，放入禮服的口袋。「可以，你父親要我做些什麼呢？」

「他說那是我……我忘了，好像是什麼，傳的，留的。」弗來德眼眶充滿了眼淚。「我是一個好孩子，但我忘了，大人。」

史達倫蹲下來，溫和地緊緊地擁抱他。「不要哭，孩子，讓我們想想。是遺產嗎？」

那孩子望著史達倫宛如他是一個魔術師。「是的，遺產，你怎麼知道？」

「不要哭，你是男人。男人是不哭的。」

「什麼是遺產？」

「是一種禮物，通常是錢，父親給兒子的。」

弗來德想了一下，然後他說：「爲什麼我父親說不要告訴伯特？」

「我不了解。」

「或許因爲他希望你有它而不是伯特？」

「遺產可以給許多兒子嗎？」

「可以。」

「假如我們得到遺產，伯特和我可以分嗎？」

「是的，假如你有的話。」

「哦！太好了，」這孩子擦乾眼淚的說。「伯特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和你父親住那兒？」史達倫問。

「一間房子，伯特媽媽的家。」

「那房子在那裏？孩子。」

「靠近海，靠近船隻。」

「那地方有名字嗎？」

「哦！有，叫『港口』，我們住在港口的一間房子。」這孩子驕傲地說。「我父親要我告訴你每一件眞實的事。」

「讓我們回去吧？除非還有其他的事。」

「哦！是的。」弗來德立刻綁好布包。「我父親說要綁好，像以前的樣子，不要說出去。我準備好了，大人。」

史達倫又打開手帕。該死，我該做些什麼？處理這些財寶，丟掉？我不能這樣做。找到主人？如何去做？他們可能是西班牙人、法國人、美國人、或英國人。我又如何解釋我得到這些珠寶？

他走進還有四個柱的大床，他把它從牆邊推開，他注意到新的晚間衣服已小心翼翼地放著。他沿著床邊跪下，有一個堅固的鐵盒子嵌在地板裏，他打開盒子，放下這小布包和他的私人文件。他再鎖上這盒子，把床移到原來位置，走近門。

「林丁！」

林丁立刻微笑的出現。

「浴池快一點！」

「浴池準備好了，主人。」

「茶……」

林丁消失了，史達倫越過浴室，到套房來，那兒有獨立設備的浴室和洗手間。羅勃曾經笑過，當他看到這設計，雖然如此；史達倫却堅持新設施的建造要如他的設計。

高的銅色浴池建在低的平台上，有一水管從浴池穿過牆壁通到花園的窪處。在浴池上從

樑上懸著凹陷的鐵桶。有一管子從房頂上的淡水槽引進水桶。在管子上有個水龍頭。洗手間封閉的小隔間，有活動的蓋子，可除去糞便的水桶。

浴池已經裝滿了熱水，史達倫脫掉汗臭的衣服，踏進浴池。他往後躺，抹肥皂。

這房門打開了，美美進來，阿珊跟著她，托了茶盤和熱點心。林丁在後面關門。他們全部走進浴室，史達倫生氣地閉上眼睛，無法解釋和使阿珊了解，當他在洗澡時，是不能進入浴室的。

「代辦，你好。」美美滿面笑容地說。他的脾氣全消了。「我們一起喝茶。」

「好的！」他說。

而林丁拿起髒衣服出去了，阿珊高興地放下茶盤，因爲她知道她的打賭贏了。她用廣東話對美美說一些事，使得美美大笑，阿珊格格地笑和跑出浴室，關上門。

「那混球在說些什麼？」

「女人間的談話！」

他拿起海綿丟過去，美美急忙地說：「她說你是體格很棒的男人。」

「天啊！爲什麼阿珊不知道洗澡是隱私的？」

「不要緊啦，阿珊是很守口如瓶的，你害羞什麼？」她褪下她的外袍，踏入浴池，坐在另一邊。然後倒茶給他。

「謝謝！」他喝了茶，然後拿了一個點心吃。

「拳賽好嗎？」她問。她注意到那個在手臂上，被她咬的傷口已經好了。

「很棒！」

「你爲什麼生氣？」

「胡說！都很好。」他吃著另一個點心，然後他對著她笑說：「你是可愛的，我不能想像更好的喝茶方法。」

「你也很可愛的。」

「這房子風水好嗎？」

「什麼時間來看衣服？」

「半夜。爲什麼要看？」

她聳肩地說：「十一點半，你會回來這兒嗎？」

「爲什麼？」

「我喜歡看到我的人，」她的脚輕輕地在水裏滑著。史達倫在這親熱的攻擊下，後退一點，差點打翻他的茶。「啊！你不要這樣，小心一點。」他一把抓住她的手笑道，「現在做一個好女孩。」

「好的，代辦，假如你也小心，」美美甜甜地笑，讓她的手靜靜的在他的手中。「你不要這樣瞪著我看，好像我是一個沒穿衣服的女妖精？我的胸部有什麼不對勁嗎？」

「那是完美，你全身都是完美的，當然你是的。現在停止說笑。」

「所以你要半小時以前回來。」

「任何事都是恬適的。」史達倫喝了更多的茶。「啊！你沒有回答我，這房子有風水嗎？」

「是的。」她拿起肥皂，開始抹身，但她什麼也沒說。

「好了！有還是沒有？」

「我很難過，代辦，我們的右方犯龍眼，我們必須遷移。」

「我們絕不遷移，那就這樣決定了。」

美美哼著歌，停止用肥皂，洗掉泡沫。溫柔的大眼睛看著他說：「轉過去，我要替你抹肥皂。」

「我們不搬走。」他懷疑地說。

「瑪麗今天下午過來，我們聊得很好。」

「我們不搬走，就這樣決定了。」

「好了，代辦，我不是聾子，我第一次就聽得很清楚。你要不要擦背？」

他轉過身子，她開始替他抹肥皂。「我們不搬走，就這樣決定。因爲你老祖母已經決定了。」她用廣東話說。

「什麼？」他說，移動一下他的脖子，當她的手輕巧地揉擦他的肩膀的肌肉，他高興她的撫摸。

「古老的廣東格言：『當燕子結巢，日出微笑。』」

「那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她感到很快樂。「一種愉快的想法而已。」她舀了一些水，沖掉泡沫。「阿珊，阿——。」

阿珊跑進來，帶了大毛巾。美美起來，阿善拿一條把她裹住，拿著另一條給史達倫。

「該死！告訴過她我自己來。」

美美翻譯著，阿珊放下毛巾，格格地笑，跑了出去。

史達倫從水池出來，美美用毛巾纏住他，他奇怪，這毛巾是蒸熱的。

「我告訴阿善煮一下毛巾。」美美說。「那是對皮膚有益的。」

史達倫看一下錶，時間還早，他想；所以爬上床，恣意地攤開身體躺著。

「好極了！」他說著，把自己擦乾。他打開門，發現床已經舖好，新衣服擺在衣櫃上。

「你有時間休息一下。」美美說。當他要爭辯時，她緊急地說：「你要休息。」

美美招呼阿珊進浴室，關上門，跪著解開美美的脚，擦乾。灑些粉，再用乾淨的布包上帶子，然後套上繡花鞋。「女主人，好漂亮哦。」阿珊說。

「謝謝，阿善，」美美輕輕地擰了阿珊的臉。「但你不要常評論主人的身體。」

「我是很有禮的，那都是尊敬的意思。」阿珊鬆開美美的頭髮，梳著。「一般來說主人都是高興受恭維。眞的，我一點也不了解我們這位沒有開化的主人，他一次也沒有帶我上床

，我很令人厭惡嗎？」

「我告訴過你，外國主人不和妓院裡所有的女人上床。」美美厭膩地說。「他不會這樣做。那是違反他的宗教。」

「像這樣的主人，是眞正天生的呆子，只因爲那是違反他的宗教。」阿珊嗤之以鼻地說。

美美笑著，拿她的毛巾給她。「去吧，小油嘴，一小時以後拿茶來，假如你遲到，我會好好地揍你。」阿珊逃之夭夭了。

美美灑了些香水，興奮想著那舞會的禮服，走入臥室。

× × ×

莉莎•伯克打開船艙門，走近床舖。「快點，」她說著，搖了搖伯克。「該起來了。」

「不要吵。」伯克又翻了身，雷雲號的船身被潮汐推動而輕晃了一下。「我會及時穿好衣服的。」

「你不是說過大約一小時半而已。你起來吧！不然會遲到。」

伯克打哈欠舒展一下，坐了起來。「太陽還沒下山呢！」他睡眼惺忪地看著窗外。

「高斯快到了，你希望早一點準備好，你要我叫醒你。」

他又打了個哈欠，她穿了一件深紅色絲綢的新衣，她的頭髮是捲的。「你看起來很好看。」他機械性地說又伸一下懶腰。

莉莎玩弄在她手裡的大羽帽，然後放下來，「我來幫你穿衣。」她說。

「不要這樣！我告訴你我的舊套裝是好的。」他暴躁的說，當他看到在椅子上的新衣服。「你認爲錢是很容易得來的，你花錢像用海水一樣。」

「不，你需要新衣服，和你必須看起來好看。」她拿了件小背心，一種適合男人腰圍的款式，伯克咀咒著下了床。穿在他的棉內衣外，他抱怨地使自己受幫忙的穿上衣服。

但是照完鏡子，他很高興。這新的摺邊襯衫，在他的胸部像波浪一般，紫紅的天鵝絨禮服帶有金繡的翻領，配合的很完美。白色吊帶的長褲，光亮柔軟的黑色晚會用的皮鞋。橙色繡紋的背心，金鍊，裝錶小口袋。

「我敢發誓，你看起來像個大英國王一般。」

他整理他的鬍子，「嗯，或許你是對的。」他粗暴地說，想掩飾他的喜悅。他轉一下側面，「或許這背心太緊了些！」

莉莎笑著。現在比較不怕了。「我認爲紅寶石別針在你的領帶上比鑽石的好。」

他換了別針，繼續自我欣賞。然後大笑，一把圍著她的腰際，哼著一曲華爾茲，強迫她跳舞。

「你是舞會中的第一美女。」他說。

莉莎強自歡笑一會兒，但伯克從她的眼神得知有些不對勁，「有什麼事嗎？」

她拿出手帕擦掉額頭的汗珠，坐下來。「嗯，那是泰絲。」

「她病了嗎？」

「不，那是，嗯，我們帶她參加舞會好嗎？」

「你瘋了嗎？」

「我已經爲她做衣服，那很可愛的，和做頭髮，她準備能獲得你的允許，……」

「告訴她去睡覺，該死，她是沒有任何舞會可去的，你是知道我的想法，而你已爲她做衣服，是嗎？」他舉起手要摑她。

「聽我說一會兒，」莉莎說。她的勇氣凌駕於她的害怕。「首先注意，嗯，尼雷克——和她。」

這手停在半空。「納格瑞克怎麼？」

「很幸運地，那天晚上他死了。泰絲，」她的眼淚湧上來。「我是擔心你，但她——」

「她懷孕了？」

「不。你在廣州的這一月中，我很害怕。在這種情況下，我錯了。但她的月事已開始了，感謝上帝，因此憂慮是過去了。」

「但她是處女嗎？」他戰慄地問。

「她仍然是的。」眼淚流下來了。

「感謝上帝，假如她仍是處女，也就沒有什麼可慮的？啊！莉莎。」他撫著她的臉頰。

莉莎知道她不能告訴他，泰絲眞的不是處女了，但她求主赦免她的罪，那女孩在她的想

像中，幾乎仍然是和一般少女一樣的純潔。

「這過去的一月是可怕的。」她說。「恐怖的，但那是對我們的一個警告。泰勒，我是憂心你和我都沒看到她已長大，我是擔心你不看在你眼前的事情。」他要開始說話時，她又接著說：「泰勒，我求求你，只要看看她，是否她已長大，然後我們帶她去。假如你認為相反，她就不要去。我告訴她由你決定。」

「泰絲現在是在那兒？」

「在主艙裏。」

「你在這兒等。」

「好的。」

第二十一章

當香港夜幕低垂時，科倫走近雷雲號的船尾甲板上，作訊號。他緊張地注視著快樂谷的岸邊，他看到了閃爍的燈光，他的興奮激增，不久整個海軍第八區將是一片燈光舞影。

在前岸的僕人忙著打燈籠。數以百計的燈籠放置在舞池的中央，燈光是柔和誘人的，桌椅佈置得很迷人，每一桌都有從澳門運來的桌燈和鮮花。更多的洋燈繫在修長的細竹間的繩子上，靠近擺上食物的台架桌上。此外還有許多桶的葡萄牙、法國的酒，甜酒、白蘭地、威士忌、葡萄酒、啤酒，以及隨時可飲用的香檳四十瓶已冰凍準備好了。

僕人到處舞動他們的辮子，匆忙地跑來跑去，他們穿著整齊的黑色長褲，白色上衣的制服，在陳顯，貴族院的代辦的助手之一，傲慢的監督下忙碌著。陳顯是一個有巨大腰圍的人，他的衣服華麗，帽子上嵌著珠寶，他的腰帶扣是一塊無價的純白色寶玉，脚上是包著黑絲絨的鞋子，白色的鞋底，他的長髮從短小的下巴贅肉邊突然地伸出來。他坐在舞池中央像隻大蜘蛛。

當全部準備合他的心意，他站起來，笨重的舉起手，所有的僕人快速度地就位，像神像

一樣，當他在做最做的檢查。他揮一下手，一個僕人慌忙從光圈中走出，進入昏暗的前岸，帶著一根細長的蠟燭。

有一大的連發爆竹，持續了幾分鐘。在船上的每一個人都跑出來看。接著有火球、煙火、許多的吵聲和煙霧，更多的爆竹和巨響。巨響連續更久，有一個聲音在船的右舷，有一百隻火箭在空中爆破，他們劃空的痕跡高聳而消失，在一會的寂靜後，整個天空突然散發出鮮紅色的、綠色、白色、金色的羽毛。這些羽毛漸漸的下沉，掉進海裏。

這個僕人點燃了最後的蠟燭後跑開，紅綠的火焰使得獅子和龍的旗幟更顯得輝煌。這旗幟明亮了許久，跟著一聲巨大爆聲而滅熄。

暗了一會兒，極大的歡呼聲圍繞著山坡，響徹雲霄。當眼睛適應了黑暗，又再一次被舞池的燈光吸引。預料中的歡樂佈滿了香港。

雪凡芬痛苦哭著。「不要。」她請求著。

她的女僕人很用力的抓緊束腹，把她的膝蓋頂著雪凡芬的臀部。「讓妳氣吐出來。」她叫著。她最後一拉，打一個結。雪凡芬氣喘著。

「親愛的，」這帶無邊帽的女僕說：「好了。」她是一個小而整潔的愛爾蘭女人，有結實的手腕，她的名字叫凱瑟林．歐羅克。她過去是個護士，自雪凡芬在襁褓中時她就當了女傭，她是喜愛她的。她的深棕色頭髮配著皎好的容貌，帶笑意的眼睛，有深渦的下巴，她已三十八歲了。

雪凡芬靠在椅子上呻吟，幾乎不能呼吸。「在夜晚結束前，我會昏倒。」

凱瑟林找了皮尺，量了雪凡芬的腰。「十七吋半，我發誓，親愛的，當妳昏倒時，那一定是如雲般的優雅，每一個人都看著妳。」

雪凡芬穿著釘著縐邊的內褲，她的腿穿上絲襪。這鯨鬚製的束腹緊裹著她的臀部，強烈地束緊她的腰，放綿墊使她胸部挺起。「我必需坐一會兒。」她無力地說。

凱瑟林找了臭鹽，在雪凡芬的鼻子下揮著。「我的寶貝，當那些娼婦見到妳，妳一點點也不能覺得要昏倒。妳是舞會中最漂亮的美人。」

有清晰的敲門聲。「妳還沒準備好嗎?雪凡芬?」特曼叫道。

「還沒，叔々，我不會太久的。」

「好，快一點，親愛的，我們必須在大人之前到達。」他踏步走開了。

凱瑟林輕々地低笑。「我的寶貝，蠢人，他知道，男人是不需進來的。」

*　*　*

昆斯收起他的畫筆。「這兒！」

「很棒！亞里斯多德。」羅勃說著，他抱起小凱倫去看她的畫像。「像不像?凱倫。」

「我看起來像那樣嗎?」凱倫失望地說。「那是可怕的。」

「那是不朽的，凱倫。」昆斯吃驚地說。他從羅勃手臂裡滑下，緊緊抱著她。「看看你

臉上極好的紅暈，你漂亮眼睛的神情。幸福和光圈般圍繞著你，那是非常好的畫像。」

「那是非常、非常美的。」莎拉拉長了臉說。「走吧，現在超過你睡覺的時間了。」

「還早！」凱倫撅嘴地說。「你答應我可以等到爹地出去。」

昆斯笑了笑，用松節油清潔他的手，脫掉他的工作服。「我會明天來拿我的衣服。羅勃。」

「當然。」

「好了，我們最好走吧！」昆斯弄平紫紅色的背心穿上金絲繡的禮服。

「我喜歡你。昆斯先生。」凱倫說，「你很好看，雖然那畫是很糟的。」

他大笑，和擁抱她，然後戴上帽子。「我會在大艇上等。羅勃。」

「凱倫，你爲何不替昆斯先生帶路呢？」羅勃說。

「哦！是的。」她回答道，跳到門邊。昆斯跟著她出去像孔雀一般。

「你還好嗎？莎拉？」羅勃掛心地問。

「不，」她冷漠地說。「那是不要緊的，你最好去吧！你要遲到了。」

「我留下來，假如要幫忙的話。」羅勃緊張地說。

「唯一有幫助的事，在這未來的孩子降生前，用船送我回家去。」莎拉焦躁梳著她細長的頭髮。「離開這倒楣的島。」

「哦！不要如此可笑！」他說。不能阻止自己的生氣，淹沒不去爭吵的決定。「這和香港沒有什牽連。」

「自從我們在這兒，沒有什麼，只有麻煩。」她說，「你變了，達克變了，科倫，我。我們決定離開，然後我們破產了；我們全害怕死亡，避免爭執；可憐的羅娜達和達格的家人死了，然後銀子救了我們，但是達格灌輸給你一個死角，你是太軟弱以致於不能走出來。所以你發誓要留下來。科倫恨達格，達格恨科倫，你笨笨地夾在中間，沒有勇氣去拿權力屬於我們的東西，留在家裏享用。在以前孩提時我從未遲到，但現在我是遲到；以前我從未覺得可悲，但現在我覺得像死亡；假如你要知道我們麻煩開始的日子，那是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那是愚蠢的胡說。」他生氣的反駁，她明顯將在記憶中的事揭露出來。「迷信的無知，」比她更確信的說著「去年發生瘟疫，關係到銀行是去年。直到我們來到香港才得到消息，而我不是笨的，我們必須有很多錢，一大筆錢，一年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是考慮妳和孩子和他們的孩子，我一定要留下來，就這麼辦。」

「你尚未預定回家的船票嗎？」

「沒有。」

「然而，我是很高興假如你立刻這樣做，我會改變我的想法，如果那是你所想的。」

「不，莎拉。」羅勃冷淡地說。「我想你不會改變你的想法，我要知道你覺得如何。我們有很多可用的船。你是知道的。」

「從今天後的一個月，我一定會適應和……」

「你不會，且會敏感到危險，你和這孩子走。」

「或許你最好能護送我們回家。」

「我不能。」

「當然不能，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莎拉的脾氣發作。「或許你有一個異教徒的娼婦，在準備等著。」

「哦！住口，該死，我已告訴你不祇一千次……」

「達格已經愛上了這個島，爲什麼你是不同的。」

「他有嗎？」

「他沒有嗎？」

他們互相看著，恨著對方。

「你最好去吧！」她說著，轉身走開。

門打開了，凱倫跳進房裏，她跳到她爸爸的懷裏，然後跑向莎拉，抱著她。

「親愛的，爹地安排我們的船回去。」莎拉說著，感到在子宮裏的孩子，在亂踢。她生產的時間近了，她頑強的恐懼給了她刺心的痛苦。「我們今年在家過聖誕，那不是很棒呢？有雪景，唱聖誕歌，美好的禮物和聖誕老人。」

「好棒！我愛聖誕老人。什麼是雪？」

「那是全白的—樹、房子—它是雨掉下來變冰，那是很美的；商店會堆滿玩具和好玩的

東西。」莎拉的聲音顫抖著，羅勃感到她折磨人的利刃。「那是很好的，又待在眞實的城市，不是—不是—不是一個荒野。」

「我要走了。」羅勃說著，充滿了悲愁。他輕輕地吻莎拉，而她輕輕地把頭轉開，這又一次惹火了他。他親下凱倫，走了出去。

* * *

瑪麗·辛克萊最後結束她髮型的整理，別上葛萊輿送來的花頭飾。她的衣服—深黑色的山東絲綢，她穿的襯裙當她移動時搖曳生姿。那是很流行的款式，露出平滑的肩膀和高聳的胸部。

她冷靜的分析她的影像。從鏡子上反映的她是很奇怪的。沒有動人的眼睛，臉頰無色，而嘴唇是深紅而光亮。瑪麗知道自己從來不是動人的。

她嘆息的拿下日曆。知道一切都是一樣，今天早上對她是悲哀的發現也是相同的，你是懷孕了。

啊！老天，啊！老天。

第二十二章

科倫有禮地鞠躬。「晚安。」他機械式地說道，其他的客人都已進入宴會中，他在他父親和叔叔的旁邊站了將近一小時，他實在沒有耐心維持這禮儀到結束。

他注視著舞池，在那裸肩的各式花色的晚禮服與耀眼的制服間，瞥見了揮動扇子的瑪麗辛克萊。不久他看到葛雷與和她在聊天，他有些懊惱，但是他想着。你不應該嫉妬，瑪麗顯然是這裏最漂亮的女人，喬治有權和他在一起，不要責怪他。

兩支樂隊站在圓圈的兩旁，一是海軍樂隊，一是陸軍樂隊，當陸軍上將聽到海軍上將同意今晚帶領他的樂隊來時，他就決定如法泡製。

穿鮮紅色制服的陸軍，開始奏樂，每個人都渴望去跳舞，但却必須等龍史達夫的駕臨，那是他職位上的特權。

科倫對客人，一個接一個地鞠躬，他輕鬆地注意到來人漸少，他向岸上看去，那兒有一長排的燈引導著客人的船。他看到龍史達夫的小艇到達沙灘，海軍上將正扶著他上岸。太好了！科倫想着。他的眼睛又在舞池周圍巡視，這時他注意到美諾孋妲·達·華嘉絲，她正從

她的扇子上方看着他。她是很美的——裸露的白皮膚，深黝的眼睛，一襲頭紗披在秀髮上。科倫微笑地文雅地鞠躬，美諾孋妲的眼睛眨了一下，然後拍著她的扇子走開了。科倫希望自己能和她跳最後一支舞。

他拍掉他大翻領上的灰塵，今晚特意穿着的最新英國的款式，他的外套是天藍色有絲質深藍的翻領，縮緊腰身，在臀部的部分成花形散開，淡藍的緊身褲紮進柔軟的半統靴內，捲曲的頭髮覆蓋他的耳朵到他硬挺的衣領。羅勃的裁縫做的，眞好，他想，又便宜。爲什麼一個月一百五十個基尼，他就能做數十件的上好衣服。生命是不可思議的。

當另一群客人經過，他鞠躬時，聞到他們用香水覆蓋的陰溼汗臭。奇怪，他想。他以前怎麼都沒注意到，自從他洗了一天的澡後，他覺得非常舒服，又換了衣服，實在清爽多了。代辦是對的！

他看到史達倫在跟摩里·史基能深談。

科倫知道人們在看他，就各人所知，他仍與他父親是敵對的，沒有任何的徵兆表示這對父子間的敵意是減少過。事實上，那是一種深入的冷漠。科倫發現大衆是容易受騙的。誠實些吧！科倫，他告訴自己，你不再崇拜他，你仍尊敬他。但他是一個極端和有險惡勢力的人，所以你不是僞裝，而是冷漠。冷漠而謹愼。

「過來，小科倫。」羅勃低聲地說。

「什麼事，叔叔。」

「哦！沒什麼，只是今晚是一個慶祝的夜晚。」

「是的。」科倫在羅勃的眼神中看得出麻煩的表情，但沒有說什麼，又轉身去招呼其他的客人，偶爾看看瑪麗和美諾孋姐。他決定不告訴羅勃，他和代辦在山頂上發生的事。

「你沒見過我的侄子，科倫。」他聽到羅勃說：「科倫，這是泰絲·伯克小姐。」

科倫轉過身來，他的心臟抽搐著，他掉入情網了。

泰絲曲膝行禮，她的裙子大而起波浪，如瀑布般垂落的開前叉的襯裙，套著白絲綿繡，在隆起的低襟的胸衣下，是那幾乎不可能的細腰，她的秀髮柔軟的圍繞那裸露的肩膀上，科倫看着她藍色的眼睛和引人心動的紅唇。她抬頭看他時，他正在注視著她。

「我很榮幸能邀請妳。」他聽到自己那不眞實的聲音。「或許我有這個榮幸與妳跳第一支舞。」

「謝謝！史達倫先生。」他聽到她如鈴般悅耳的聲音。

莉莎小心地觀察著，她看到科倫的表情和泰絲的反應。啊！老天，讓它發生，使它發生吧，當她跟着伯克橫過舞池時，她熱切的想着。

「你不認識泰絲嗎？」史達倫對羅勃說道，他注意到他的兒子和伯克的女兒，他的思潮浮動，這利益與危險俱在的條件。

「不！看看伯克那副得意的樣子。」

「是啊！」

「你看瑪麗，我從未認爲她是如此——如此的美。」

「是的！」史達倫看一下瑪麗，那黑色的衣服烘托她白皙的皮膚，顯得更有魅力，然後他仔細的看美諾孋姐，然後再看泰絲，她對著科倫微笑，科倫也對她笑。顯然他，老天！科倫·史達倫和泰絲·伯克，他想着。

「該死的莎士比亞！」他衝口說道。

「嗯！達克！」

「沒什麼，我是說瑪麗是這競賽中的魁首。」

「她是具有高雅的氣質的，」當昆斯慢步過來和眨眼道。「不同於美諾孋姐·達·華嘉絲。」

「或雪文，我敢打賭。」史達倫說。

「哦！那一個活潑的特曼小姐，我聽說她只穿燈籠褲和薄紗，其他什麼都不穿！上帝的傑作，啊？」

「哦，亞里士多德，」傑夫·考伯走近他們說道：「我可以和你談談嗎？是關於畫的酬金。」

「上帝保佑我美麗的靈魂，我眞的不知道現在每個人都怎麼了。」昆斯懷疑地說，「整日只談酬金，什麼都沒有。」

「我們已了解你作品的完美。」考伯立刻說道。

然後注視著那小個子的人離去。

「該死！那是不朽的眞理，我的價格是漲了，五十個基尼。」

「讓我們喝完這香檳再討論，好嗎？」考伯越過昆斯的頭頂，向史達倫狡黠地眨眨眼，

史達倫咯咯地笑著。他交待了一些事情使昆斯在裁判前有事做，不至喋喋不休。他有意地叫昆斯孤獨地在小廢船上拖回所有的小船。

此時龍史達夫、公爵、將軍進入室內。

鼓聲一響，每個人立正，當樂隊演奏天佑吾主，接著奏俄國國歌，最後是英國國歌。掌聲四起。

「史達倫先生你想得眞是周到。」茲克耶夫說。

「大人！這是我們的榮耀，我們希望你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史達倫知道所有眼睛都在他們兩人的身上，他聰明地選了黑色的衣服，不同於別人，一條綠色的帶子綁著他披在頸背上的頭髮。「或許你願意領第一支舞？」

「我很樂意，但我不認識任何女士。」茲克耶夫穿著哥薩克裝，上衣披在肩上，飾劍配在珠寶的腰帶上，兩個隨身的僕人機敏的陪伴著。

「那是很容易解決的，我可以爲你作正式的引見。」

「那我太冒失了，請你決定吧，我有此等榮譽嗎？」

瑪麗．辛克萊，幾乎是一個好選擇，因爲今晚她是非常地吸引人，且是在此最美的女人

，史達倫早注意到葛萊興是如何親密地伴著她。自從他成爲港務人員，他職位的影響力漸增，他是很有潛力的。

史達倫看到美諾孋姐的眼睛張大，梅莉屏住呼吸，當他注視他們的方向時，但他停在伯克的面前。

「請你允許，泰勒，泰絲能引導公爵跳第一支舞？」

伯克點了頭，驕傲地紅了臉。莉莎狂喜著。泰絲也飛紅了臉，差一點暈倒。而科倫咀咒且恨他的父親，却又感謝他給她這個榮耀。所有的商人都在奇怪是否代辦已和伯克和解？假如是，爲什麼？

「我不相信。」葛萊興說。

「是的。」考伯同意著說道，伯克和史達倫間的和平是沒有利益的。「眞沒有道理。」

「那是很有意義的。」瑪麗說，「她是最年輕的，應該有這個榮耀。」

「不是這樣的，辛克萊小姐，」葛萊興說。「這代辦從沒有輕易地決定一件事，也許他希望她跌倒，跌斷了腿。他恨著伯克。」

「我認爲那是非常不仁慈的想法，葛萊興上校。」瑪麗刻意地說道。

「是的，我鄭重地道歉，但那是每一個人的想法。」葛萊興後悔他的愚蠢行爲，他應該知道對這樣美好純潔的人去辯明惡魔是非常不智的。「我爲妳抱不平，因爲你是最漂亮的小姐，你無疑該有此榮耀。」

「你是太好了，但你不該認爲代辦做這事是有惡意的，他不是。」

「你是對的，我錯了。」葛萊興說。「或許我能和你跳第一支舞，讓我知道已被原諒了。」

不祇一年了，她認爲喬治．葛萊興可能是她的丈夫，她喜歡他，但並不愛他。況且現在情況變了，她想。

「謝謝，」她說。她眼睛看著下方，打著扇子。「假如你說得文雅點。」

「好。」葛雷興快樂地說。

史達倫領著泰絲走過舞池。「你會華爾滋，小姐？」

她點點頭，勉強地使她的眼睛離開代辦的兒子。

「我可以引見泰絲．伯克小姐嗎？大人，艾勒克西．茲克耶夫公爵。」史達倫介紹著說。

「我很榮幸，大人。」她曲膝地行禮。

公爵鞠躬而文雅地吻了她的手。「這是我的光榮，伯克小姐。」

「您旅行愉快嗎？」

「是的，謝謝！」他看著史達倫說：「所有的英國小姐都是這樣漂亮嗎？」

他一說完，雪凡芬被特曼搀進燈光下。她的衣服是一襲如霧的綠色薄紗，裙子大而似鐘，長度到膝蓋，有十二條如瀑布般傾瀉的翠綠襯裙。她戴著綠色的長手套，和鳳鳥羽毛插在

她的紅髮上。不可相信地，她的胸衣沒有支撐的東西。

「我很抱歉我們來遲了，大人，史達倫先生。」她說著，靜靜地曲膝施禮。「我弄壞了一只鞋釦，在我們剛剛到達之前。」

龍史達夫費力地從這坦胸露背的服飾上移開他的眼睛，驚訝這件邪惡的衣服是如何支撐的，「你的時間安排總是完美的，雪凡芬。」他轉身向茲克耶夫公爵說：「容我引見來自美國的雪凡芬．特曼小姐。哦！特曼先生，大人，艾勒克西．茲克耶夫公爵。」

站着被遺忘的泰絲看著，當雪文再一次施禮時，她恨她取走她榮耀的時刻。這是她第一次嫉妒其他的女人，這也是她第一次認爲自己是一個女人，而不是女孩。

「好漂亮的衣服啊！特曼小姐。」她甜甜地說。「這是你自己做的嗎？」

雪凡芬的眼睛燃燒怒火，但她也甜甜地回答：「哦！不，親愛的，我沒有你的才智，不是我自己做的。」你狗娘養的娼婦。

「我可以有和你共舞的榮幸嗎？雪凡芬？」龍史達夫說。

「樂意，大人。」由於她所引起的羨慕和嫉妒，她感到非常高興。「這裏佈置的氣氛眞好，代辦。」她對史達倫微笑著說。

「啊！謝謝。」史達倫說着，他轉身，提示海軍樂隊的指揮。

指揮棒一放下，第一曲令人興奮的維也納華爾滋舞音節開始。雖然華爾滋是很沈悶的，但却是所有舞曲裡最流行的。

公爵引泰絲進入舞池中央，雪文祁禱著泰絲絆倒或摔倒，甚至最好跳得像一隻牛一樣，但泰絲却如一片葉子般的輕盈。龍史達夫引帶雪凡芬，當她優雅地旋轉時，她注意到史達倫走向一位有着一雙深黝眼睛的葡萄牙美女，那是她從來沒見過的，她很生氣。但當她又一次旋轉，她看到史達倫領著伯克太太進入舞池。她想着，啊！代辦，你是一個聰明人，我愛你這樣子，然後她的眼睛看到泰絲，這公爵在場子中央站著，她引著龍史達夫，跳得很好。

科倫站在外邊看著，他拿了一杯香檳，沒有嚐就一口喝掉，然後他在泰絲的前面鞠躬，要求第二支舞。

他沒有注意到伯克的皺眉或莉莎急忙地分散伯克的注意力，或高斯突然的好奇。

有華爾滋、波爾加、蘇格蘭舞、匈牙利舞曲。雪凡芬在每一隻舞的最後都被包圍著，美諾孋妲也是。科倫和泰絲第三次、第四次的舞著。

在晚餐前最後一支曲，史達倫推開包圍雪凡芬的人群，「各位先生！」他平靜地說。「我很抱歉，這支舞是主人的特權。」那些人發出怨聲，祇好由他帶著她，沒有等音樂開始就走進舞池。

傑夫．考伯，嫉妒地看著。那本來是他的舞曲。

「他們在一起看來很好。」他告訴特曼。

「是的。你爲什麼不燙平你的衣服，你是知道我的觀點的。」

「有的是時間。」

「現在可不行了，史達倫還是個單身漢呢！」

「你鼓勵我與他競爭嗎？」考伯瞇著眼睛說道。

「當然不，那對我來說是很明白的，雪凡芬迷戀著這個人。」然後特曼接著說。「這該是她安定下來的時候，自從她到達，我只有痲煩，我厭倦當一隻守夜的狗，我了解你所以正式地向她求婚。」

「我不能確定她已要接受我，她有自由的意願，她不是一隻牛，可以買賣。」

「我同意。但她仍是一個女性，未成年的，必須依照她父親認爲是她的最大的利益去做。我必須承認我不同意你的態度。傑夫。」

考伯沒作回答。

「他們是很好的一對，」瑪麗說。她不希望是雪凡芬，在這時候突然地她覺得自己不夠純潔，因爲她那不可告人的秘密，並且她的肚內已懷有小孩了。

「是的。」葛萊與說，「但妳還是會奪魁的。辛克萊小姐。」

她勉強的一笑，再一次的想著這小孩的父親是誰！但那是沒有用的，因爲這個孩子的父親是中國人。有一個中國人的私生子，我還不如死了算了，她告訴自己。兩個月或叁個月後就會看得出來，我不要活著看到他們臉上的恐怖和責難。她的眼眶中充滿了淚水。

「怎麼了？瑪麗。」葛萊與關愛地碰著她的手臂。「你不該哭的，因爲我已讚美過妳。妳眞的是在這兒最漂亮的人，我所見過中最漂亮的，這都是眞實的。」

她用扇子擋著拭去了臉上的眼淚，她記起了美美。或許美美能幫忙？或許中國人有葯可以打下小孩。但是那是謀殺——謀殺。「抱歉，喬治。」她說。現在她平靜了下來。「剛才我感到有點頭暈。」

「你現在確定你好些了嗎？」

「是的。」

葛萊與充滿了關心的愛意。可憐、脆弱的女孩，他想。她需要一個人去照顧她，那就是我。只有我。

史達倫停在舞池的中央。

「我很驚異的有些榮幸。代辦。」雪文發出惡作劇的笑聲。

「是我的榮幸，雪凡芬小姐。」他和藹地說道。

這最具衝擊性的第一音節開始了。卡拿加舞曲。一種瘋狂、活潑、喧嘩、舉高腿的舞曲。曾風行巴黎，和在歐洲各國首都引起風暴的舞曲，而在上層社會却是被禁止的，視爲非法的。

「代辦！」她啞然失聲地說道。

「我賄賂了指揮。」史達倫低聲說道。

她躊躇了一下，覺得全部驚愕與期待的眼光集中在她身上，她毫不在意地抓著史達倫的手臂，音樂的拍子鞭策著她。

「沒有什麼會掉下來，我相信？」

「假如有，你會保護我，我相信？」

然後他們高舉著腿，雪凡芬撩起她裙子，高踢，露出她的燈籠褲。當男的舞伴衝向他們的舞伴時，發出歡天喜地的叫聲，現在每一個人跳著、踢著，由感染而覺得着迷，幾乎忘了旋律。

當音樂停止，瘋狂的掌聲和不斷的叫聲，要求再來一次，樂隊又再一次的奏起，瑪麗忘了肚中的孩子，葛萊與決定今晚就向瑪麗求婚。舞者繼續擺動著，踢腿，歡呼，氣喘，舞曲在意猶未盡中結束了。年輕人擁着史達倫和雪凡芬，謝謝他，恭賀她；她瘋狂地舉起史達倫的手臂，爲自己打扇，她非常地高興。他擦掉他額頭的汗，對他下的兩個賭注感到高興，泰絲和卡拿加舞曲。

所有的人回到桌位上，僕人們開始端盤上菜。燻鮭魚、燻火腿、魚、牡蠣、蛤、香腸。至於新鮮的水果是陳生以甜言蜜語的從馬尼拉的一艘快艇上騙過來的。新鮮牛肉、烤肉、乳豬、醬醃蹄膀。

「我從未見過如此豐盛的食物，和如此美妙的時光，史達倫先生。」俄國公爵說道。

「大人，對高貴之屋來說是很平常的。」雪文說道。

史達倫微笑著坐在首位，茲克耶夫在他右手邊，龍史達夫則坐在左手邊；雪凡芬在公爵旁邊，瑪麗·辛克萊在龍史達夫旁邊，葛萊與在她的旁邊做伴，在同一桌的有賀瑞修、亞里

士多德、美諾孋妲、海軍上將。然後伯克、莉莎、傑夫、考伯。

史達倫看到亞里士多德說服了美諾孋妲成為了他的晚餐的同伴。他想，是不是美諾孋妲就是亞里士多得口中所說得那位模特兒？

「卡拿加舞曲，」龍史達夫說道。「對我來說，是一種迷人，危險的刺激。代辦。」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這種舞，大人。但每個人似乎非常喜歡。」

「但如果不是特曼小姐的開始，」茲克耶夫說。「我懷疑是否我們之中那一個有此勇氣。」

「還有什麼辦法呢？大人。」雪文說：「當一個人瀕臨失去榮譽的緊要關頭時。」她轉身向史達倫說道：「那是一件非常淘氣的事，代辦。」

「是的，」他說。「假如各位原諒我，我必須去看看我的客人是否都受到周到的款待。」

他走到餐桌旁邊，向每一個人問好。當他走近科倫這一桌，引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科倫抬起頭來。「哈囉！」他說。

「還好嗎？科倫？」

「是的！謝謝你。」科倫很有禮貌但絲毫不帶感情的說道。高斯坐在泰絲的對面，內心暗笑著，史達倫走開了。

× × ×

當晚餐結束時，女士們回到設置在旁邊的大帳棚內，男士們則聚集在桌邊，抽煙，喝酒，很高興的談論著女士不宜聽到的事情與生意經。每個人都認為雪凡芬是勝利者，但亞里士多得似乎並不贊成。

「如果你不讓她拿到第一。」羅勃說。「她會殺你的。」

「啊！羅勃，你是被她的小嘴嚇壞了——眞的，那是毫無缺點的——但這競賽的主題是最好的衣服，而不是穿得最少的衣服。」

「但她的衣服是最新奇的。最好而且簡單。」

「可憐的你，沒有畫家的眼光，和一個不朽選擇的責任。」

所以那些人保留雪凡芬。瑪麗也是被看好的，美諾孋妲是她的勁敵。

「你喜歡誰？科倫。」賀瑞修問。

「辛克萊小姐。」科倫文雅地說，宛如就他所認識的女士中，只有她值得有這個榮譽。

「你眞是太好了。」賀瑞修說著。「對不起！」他看到毛斯正在向他招手。他轉身走了過去。

科倫坐在桌邊，一個人滿足的想著。泰絲．伯克，多可愛的名字，她是多美啊！多可愛的小姐啊。他看到高斯向他走來。

「我可以談一下？史達倫。」高斯說。

「當然，你不坐下嗎？」科倫掩飾他的不悅。

「謝謝！」高斯坐下，把手放在桌上。「我是一個遲鈍的人，你父親和我父親是事業上的對手，然而只因爲他們是對手，使我們就不能做相同的事情。至少這是我的想法，中國對你我來說是足夠大的，我很厭煩他們兩個人愚蠢的行爲，他們彼此爲什麼要如此憎恨呢？你和我，沒有什麼事值得憤恨的，你看如何？讓我們判斷自己，什麼是你父親想的或我父親想的——好了，那是他們的事，讓你我開放、公平的開始，也許我們能做朋友？我認爲我們不該互相怨恨，那不是一個基督徒應該做的，你認爲如何？」

「我同意，」科倫被這友誼的慷慨給予而迷惑。

「我不是說我父親是錯的而你父親是對的，我要說的是當男人要以自己的意願去生活，盡我們所能。」高斯笑了起來。「你看起來好似受了驚嚇一樣。」

「對不起，這祇是——是的，我想交朋友，却從來沒期望那——還是你有開明的思想。」

「你明白嗎？那是我全部的看法，我們從未互相說過幾句話你不會是認爲我恨他們的勇氣。眞是荒謬。」

「是的。」

「不要忘了，我們來自不同的生活，我的學校是船，我在十歲時就在桅竿的前頭了，所以你必須容忍我的態度與行爲。我甚至認爲中國貿易，在這個水域，我是最好的航海人員。除了我父親，還有那個雜種，歐爾羅富。」

「歐爾羅富眞是那麼好嗎？」

「是的，那傢伙是一個騙子和一個私生子。」高斯拿了一把塩從肩膀上往後一丟。「那傢伙使我毛骨悚然。」

「我也是。」科倫同意說道。

「我已將我的態度完全公開了。史達倫。就如泰絲所說的今晚是一個開誠佈公的好機會，你的看法如何？讓我們試試看？讓我們握個手吧。」

科倫高興地伸出手來。

葛萊與是不耐地喝着白蘭地走過舞池，不耐煩地等待着。「你爲什麼這麼緊張？」他自問。我不是，我只是渴望說出來。瑪麗看來是那麼的優美，絕對的優美啊！

「對不起！葛萊與上校。」特布爾爽朗地說道，走近他身邊，他有著一對灰色的眼睛，是一個神經靈敏的人他小心的執行著香港治安首長的任務。「很成功的宴會，不是嗎？」

「是的。」

「我想現在是時候了，現在正是與大人談話的好機會。」

「好的。」葛萊與下意識地碰了一下配在腰旁的劍，跟著特布爾穿過桌子到了龍史達夫的面前。

「我們能談一下嗎？大人。」

「當然。」

「很抱歉在這愉快的場合談這殺風景的事情，但這事是很重要的。我們的一艘巡邏船被一群海盜搶走了。」

「一個很明顯的案子？」

「是的，大人。海軍在亞伯丁的南方抓到那些傢伙，他們正在搶一艘破船並謀殺水手。」

「該死的豬，」龍史達夫說。「你還沒有審判他們嗎？」

「就是這個問題。」特布爾說。「葛萊輿上校認為這是海軍部法庭的事——而我認為是公民審判，我的職權無法處理，這案子應該有適當的判決與陪審團。」

「眞的。而我們直到成為一個正式的殖民地才能設立法庭。那還要花很多時間，我們不能留下任何人在監獄裡而沒有一個快速、公平的審判。那是不合法的。」龍史達夫想了一會說道：「我說那是民間的問題，假使陪審團認為有罪，把公文送來，我會確定判例，你最好建一座絞首台在監獄的外頭。」

「我不能那樣做，大人。那是於法不容的，法律條文是很清楚的——只有適當的審判能審理像這樣的案子。」

「好，我們不能沒有公平、公開的審判，就將人無緣無故的關起來，那你有什麼建議？」

「我不知道。大人！」

「該死的困擾！」龍史達夫說，「當然，你是對的。」

「或許我們應該交給清廷全權處理。」葛萊輿說道，希望這事能很快解決，他就能和賀瑞修談話。

「我不同意那樣。」特布爾立刻地說。「這犯罪是在英國的水域裏發生的。」

「我很同意。」龍史達夫說。「先將被告拘留一會兒，我會送緊急文件給外交部，找出判例來。」

「是的，大人。」特布爾說。「然後我希望能撥款擴建監獄，我有十幾樁暴力的強盜案，有一個還帶有致命的武器。」

「好。」龍史達夫說。「我們明天再討論。」

「我明天沒有時間，大人。」葛萊輿說道。「我必須去僱船員，我們必須決定港口和碼頭的經費，必須徵兵來追捕那些海盜，那個該死的吳芳洲實在是太大膽了。所以有需要去擴大整個香港海域的管轄權。」

「很好，上校。」龍史達夫說。「在中午。」然後轉向特布爾說：「九點。」

「謝謝你，大人。」

× × ×

葛萊輿當龍史達夫離開時，懊惱地走向賀瑞修。老天今晚看來我是不會有機會和他獨談了。

史達倫看着船錨，觀測天象。好天氣，他告訴自己。

「漂亮的港口，史達倫先生。」茲克耶夫蹣跚地走近他。

「是的，我們終於擁有這片海域了。」史達倫警覺的說道，但他的態度很輕鬆，「香港將是女王王冠上的一顆燦爛的寶石。」

「我們來聊聊。好嗎？」

史達倫跟着公爵漫步走向沙灘。

「我知道你們擁有這個島嶼僅僅兩個月。」公爵向快樂谷的第一幢建築揮手。「但你們幾乎已擁有一座城了，你們的潛力和工業實在是令人驚駭的。」

「大人，假如要有所行動，就絕不等待，是嗎？」

「不，我是很好奇，淸廷是如此的弱，而你們都只拿一塊不毛的小石頭，必定還有許多更重要的戰勝品。」

「在淸廷我們是不會再有戰利品，只有這一小小的基地，供我們活動或修補船隻。有三億人口的國家絕不能算是一個弱國。」

「然而戰爭尙未結束，我預測你們希望物質的增援，陸軍不過少數九千人而已，艦隊，也只有三十艘左右。」

「大人知道的比我還多，但是我敢說任何強國想要佔取中國將會有長期的爭扎。如果沒有完善的計劃和足夠的人手。」史達倫指著對面的大陸。「這陸地是無止盡的。」

「俄國的國土也是無盡的，」茲克耶夫說。「但那只是象徵的形容，實際上，甚至俄國是有限的。被北極海、喜馬拉雅山、波羅的海和太平洋所限。」

「你們已佔領北方的土地嗎？」史達倫企圖掩飾他的驚訝，那裏？該死！東北？或中國，我的中國？

「我們是從海洋發展到另一個海洋，在上帝之下，代辦。」茲克耶夫簡單地說。「你應該看看俄國的土地，就能了解我所說的意思，那是黑色、富足、充滿了生機，即使我們廢棄一千五百哩的土地就吞沒了拿破崙和他的遠征軍。你是屬於海的而我是屬於陸地的，我將這海洋送給你，代辦。」茲克耶夫的眼睛似乎發著亮光。「那是一場偉大的戰鬥，和一個有趣的打賭，最有趣的。」

史達倫的臉上現出深深的笑容。「可惜那已是過去的事了。但現在我們不知道，是嗎，大人？誰是最好的人？」

「我喜歡你，史達倫先生，我願成爲你的朋友，我們能彼此服務。」

「我是希望有這個榮幸。」

茲克耶夫露出白得發亮的牙齒，笑道：「時間是足夠的。以利益來說，亞洲遠超過歐洲，我的家來自加拉干達，那是在烏拉山邊，所以或許，以局部來說，我是亞洲人，有些人稱我們爲『哥薩克人』。」

「我不了解。烏拉山？」

「一座山脈從北極海延伸到裏海。它把帝俄分爲東西兩部。」

「我老是對帝俄或是歐洲的地理環境弄不清楚。」史達倫說道。

「你應該到帝俄去的，給我六個月的時間，讓我當一個主人，那兒有很多可看的城市，和草原。它可能會成爲很有幫助的經驗，有茶、絲市場和各種貿易的方法。」他的眼睛瞇了起來。「女人也是最漂亮的。」

「這一個星期我很忙，或許下一星期吧？」

「不要開玩笑，正經一點，請考慮一下，明年，或許以後，我認爲那是非常重要的。爲你，你的國家，和將來，帝俄和英國不再互相爭戰，我們是世盟，我們都與法國相爭，他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帝俄是地大物博，有千萬人口——強壯的人口。你們則是土地貧瘠，所以你需要我的帝國，我們支持，你管理海務，我們支持。你有驚人的工業潛力和財富來源，你有貿易商品，那是要輸出的，而我們有市場。我們也有商品你能使用，鐵礦，你需要去供給你的機器使用，食物給你的員工。我們聯合起來將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我們可以支配法國，神聖羅馬帝國，普魯士和回教的土耳其；我們可以維持世界和平，茁壯而興盛，和無盡的利益。」

「是的。」史達倫很嚴肅的說道。「我是需要那些，但你是以國家的地位；和歷史的觀點來說。那是不實際的，而我認爲你不能因他們帝王的野心責備法國人，或認爲改變土耳其成爲基督教國家是正當的。在午餐時我已說過了，國際的局勢，是無法預料的。我沒有操縱

一國的地位——我在國會中也沒有眞正的實權，誠如你所知。」

「但在亞洲你的意見是被採納的，而我在聖彼得堡有很大的權勢。」

史達倫深深地吸一口雪茄，然後噴出。「在亞洲你想做什麼？」

「你在中國做什麼？」

「貿易。」史達倫立刻回答，而且非常小心的沒有顯露他眞正的目的。

「或許我能使『高貴之屋』得到允許，對帝俄進口茶葉，以及所有帝俄的穀物及毛皮的輸出。」

「以什麼回報？」史達倫被所提出的巨大的利益感到暈眩，像這樣的壟斷意味著幾百萬和權勢的地位，使他在英國政治圈中得以占有穩定的一席。

「友誼！」茲克耶夫說著。

「那句話含有許多的意思，大人。」

「那只有一種意思，史達倫先生，當然有許多方法，朋友可以幫助朋友。」

「你需要什麼樣的幫助，才能得到你如此優厚的回報呢？和我的公司的商業協定嗎？」

茲克耶夫大笑道：「我需要太多的幫助了，史達倫先生。那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討論。」他注視著港口和船隻。「你應該去帝俄的。」他重複的說着。

× × ×

「何時您要這一分譯件？大人。」賀瑞修看著龍史達夫交給他的文件。

「任何時候，在這幾天，把中國字塡在英文字的上面。」

「是的，大人，這是要送給誰的嗎？」

「不，只交給我，當然，這是私事。」龍史達夫說完就走開了，這信上寫著：「英國商務全權代表希望買五十磅重桑樹種子或一千株小樹苗，盡快的送來。」而賀瑞修交回這份翻譯文時，他可以把桑樹換成茶。清廷是將每件輸出貨品上都加上一個「茶」字。然後他只要決定由誰去接收這批貨物。

賀瑞修獨自站着研究這封信，現在，爲什麼龍史達夫要桑樹呢？在法國的南部已有一萬棵桑樹和蠶，從那兒是很容易可以得到的，從中國却是不容易的，那是很大的數量，他又沒有園丁，爲什麼要說：「當然，那是私事。」

「賀瑞修？」

「哦，哈囉，喬治。你好？」

「很好！謝謝。」

賀瑞修注意到葛萊興心神不寧，而且一直流汗。「怎麼了？」

「沒什麼。那只是，嗯，一個人生命中的一刻……當他應該；就如你遇到某一個人，他——我不能說得適當，那是瑪麗，我想娶她，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賀瑞修努力地使自己鎮靜下來，爲什麼他決定比我先提出來？他今晚非常小心地注意葛

萊興對瑪麗的一舉一動。他厭惡葛萊興使他和瑪麗的生活複雜，膽敢有這非份的想法，瑪麗會考慮的。「我眞是受寵了，喬治，瑪麗也是，但她，我認爲她還沒有準備結婚。」

「是的，但我有很好的前途，我祖父將留下一個田莊給我。我會富有起來的而我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且我……。」

「慢一點，喬治，我們必須非常仔細的考慮，你和瑪麗討論過了嗎？」

「老天啊！沒有，當然想要先知道你的意見。」

「好，你爲什麼不交給我辦呢？我還不知道你是不是眞心要娶瑪麗，我想你該多等一下，我認爲瑪麗現在還沒有到論及婚嫁的年齡。當然她是還沒有到法律認可的年齡。」

「哦！是的，你同意以一般的方法？」

「是的，當她到達適合的年齡時，我確信她是歡迎你提出來的。」

「你覺得我應該等她到二十一歲？」

「她是我唯一關心的人，她是我唯一的妹妹，我們彼此非常親密，自從家父死後，我把她一手帶大。」

「是的。」葛萊興覺得喪氣。「你的決定很好，對我寬大的考慮，嗯，我想她是很好的。」

「最好有耐心，結婚是最後一步，特別是像瑪麗這樣的人。」

「是的，很好，好，讓我們爲將來乾杯，嗯，我也不急，但我希望有一個明確的回答，

計劃是一定要做的，不是嗎？」

「當然！讓我們爲未來乾杯。」

× × ×

「可惡啊！」當高斯接近他時，伯克說道：「史達倫弄混了我們船貨的空間！不可理喻！」

「好像他預先已知道了一樣──但這是不可能的。」

「算了，沒關係！」伯克自以爲是的開船到馬尼拉但却不知道史達倫的船早在幾個小時前就到達了「那個舞會很不錯，是不是？」

「科倫很優美地帶着我們的泰絲，爸！」

「是的，我看到了，該是她回去的時候了。」

「在比賽結果未定前不要走。」高斯說道：「這一對的撮合對我們是有利的。」

「該死！絕不！」伯克的臉繃得緊緊的。

「我說留下來，我從葡萄牙員工那兒聽到一個謠言，他是從史達倫的人那邊聽來的，代辦在半年內就要回去了。」

「什麼？」

「永遠的離開。」

「我不相信。」

「這個混蛋走了！誰將是代辦？羅勃？」高斯輕蔑的說道：「我們可以吃掉羅勃，在陸地上買賣，我吃掉科倫就像吃醃肉一般，但現在不能確定泰絲是否會成爲他的太太，然後是伯克—史達倫公司。」

「達克是不會走的，絕對不會，你是瘋了，只因爲科倫和她跳舞，就意味着…。」

「讓這想法在你的心裏吧，爸！」高斯插嘴。「有一天史達倫會離開的，大家都知道他想進入國會，像你有一天終會想到退休一樣。」

「那還早呢！」

「是的，但有一天你必將退休，然後我就是代辦。」高斯的聲音無情而有力。「我將是高貴之屋的代辦，不是第二級的。科倫──泰絲將是合適的一對。」

「達克是不會離開的。」伯克說着，憎恨高斯暗示著他的失敗。

「我是替我們着想，爸！和我們的商行，我和你是如何日以繼夜的打擊著他，但是將來，科倫──泰絲會是完美的一對。」高斯堅持的說道。

伯克心中爲未來的挑戰感到激動，他知道必須及時擺脫控制，因爲沒有商行，沒有成爲伯克商行的代辦，他將會老朽而死。「什麼使你認爲是伯克—史達倫？而不是史達倫—伯克，而他是代辦，你不是？」

「不要煩惱，爸！你和混蛋的史達倫就像參加拳賽一樣，你們是勢均力敵的一對，一樣

的強壯和一樣的狡猾，而我和科倫不同。」

「我會考慮你所說的，然後再做決定。」

「是的，爸！你是代辦，你將在我之前成爲高貴之屋的代辦。」高斯笑著走向賀瑞修和科倫。

伯克看著他的兒子的背影，是這麼的強壯，有力，而又年輕。然後再看看科倫，瀏覽了一下四周，找到了史達倫，他看到代辦獨自站在岸邊，看着港口。伯克深愛著泰絲，希望她能得到永遠的幸福，但他知道這是眞的，高斯將吃掉科倫，假如他們之間有衝突的話。這是對的嗎？讓高斯吃掉泰絲所愛的丈夫？

他不知道如何做，假如這個愛情開花結果，史達倫會如何做？那將解決我們之間的事，或許這可能是一件錯事，是的，你知道老達克是不會離開亞洲的，你也不會，你和他之間將會有一個解決。

他心情感到沈重，恨高斯使他覺得已年老無用，知道他必須安撫史達倫，因爲高斯與科倫．史達倫相爭的話，科倫根本無還手的餘地。

女仕們回到舞池，池中又是成雙成對，而卡拿加舞曲沒有重複，史達倫首先和瑪麗跳舞，她非常地快樂，他的力量使她平靜和清新。

接著他選雪文，她緊緊的靠著他，使他覺得興奮，但並沒有接近到放肆的程度，她的熱情和香味圍繞著他。他一面注意到瑪麗被賀瑞修帶出舞池，當他再轉身時，他看到他們已漫

步走到岸邊去，然後聽到鐘鳴，十一點半，該去看美美的時候了。

當這支舞結束時，他護送雪文回到桌位，「請原諒我離開一會，雪文？」

「當然，達克，快點回來。」

「我會的，」他說。

×　×　×

「這眞是一個美麗的夜晚，」瑪麗心神不定地說。

「是的。」賀瑞修輕輕地抓著她的手臂。「我要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情。喬治拉我到一旁說，要求正式向妳求婚。」

「你是嚇了一跳，有人會要娶我？」她冷漠地說道。

「當然不，瑪麗，我的意思是他是那麼荒誕的以爲你會考慮嫁給他這麼笨的人。」

她抬眼望著夜空。

「我是說我認爲他…」

「我知道你所說的，賀瑞修，」她敏銳地打斷他。「你眞是太好了以『時間』和『我唯一親愛的妹妹』使他陷入絕望，我想我是要和他結婚。」

「你不能！你不可能會去考慮這麼呆笨的一個人。」

「我要和喬治結婚，在聖誕節，假如有聖誕節的話。」

「你是什麼意思——假如有聖誕節的話？」

「沒有什麼，賀瑞修，我很喜歡他，我要和他結婚，而我——好了，我想該是離開的時候了。」

「我不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她的聲音顫抖著，「但假如喬治想和我結婚，我相信喬治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瑪麗，我需要妳，我愛妳，你是知道……」她的眼睛突然一亮，多年來積壓的痛苦和煩惱使她窒息。「不要對我說愛。」

他的臉變得灰白，嘴唇顫抖著。「我已求上帝原諒我一百萬次。」

「求上帝寬恕『我們』是太慢了，不是嗎？」

那是發生在一次鞭打之後，當他是年輕時而她是很小的時候。他們一起爬上床，互相擁抱著而忘了痛苦和恐佈，她覺得他們身體的熱與安慰，她感到新的痛苦，而忘了這鞭打。以後又有許多次——快樂的時光——她是太年輕了而不能了解，但賀瑞修瞭解，然後他到了英格蘭的學校去，當他回來時，他們不再提起這件往事。因爲那時候他們已知道它意味著什麼

「我發誓我求得寬恕。」

「我很高興，親愛的兄弟，但沒有上帝。」她的聲音平板而冷靜殘酷。「我原諒你，但

不能使我成爲處女，是嗎？」

「瑪麗，我求你，請，看在上帝的分上，請——」

「我對每一件事都原諒你，親愛的兄弟，除了你那可惡的僞善，我們是罪人，祈禱你自己的靈魂吧，不要爲我祈禱。」

「我替妳祈禱比我自己多，我們犯罪，上帝幫助我們，而且上帝將寬恕我們，他會的，瑪麗。」

「菩薩保佑，今年我要和喬治結婚，忘了你，忘了亞洲。」

「你沒有到法律認可的年齡，你不能去，我是你的監護人，我不能讓你去，到那時你將了解這是個明智的決斷，這對你是有好處的，我禁止你離去，那混蛋對你是不夠好的，你聽到了嗎？你不要離去！」

「當我決定和喬治結婚，」她輕蔑的說，她的聲音傷害了他的心，「你最好給予『性行爲的認可』立刻，因爲假如你不，我將告訴每一個人，不，我將首先告訴代辦，我沒有什麼損失，而你所有無用的祈禱，和你那不存在的上帝，神聖的耶穌一點也不會幫助你，因爲沒有上帝，過去沒有，將來也沒有，而且耶穌只是一個人——一個聖人，但仍然是人！」

「你不是瑪麗；你是——」他的聲音啞了——「你是惡魔，當然，上帝是存在的，當然我們有靈魂，你是在走異端，你是一個惡魔，那就是你，不是我，啊！上帝給我們他的福祉——」

瑪麗用手心碰他。「住口，親愛的兄弟，我對你那無用的禱告很煩，你聽到了嗎？你使我毛骨悚然了好幾年，因爲我從你眼中的慾望知道，你仍然想要和我上床，即使你知道這是亂倫的，在你開始之前你就知道了。」她笑道，一種可怕的笑聲。「你比父親更糟，他是以信仰去做，而你是僞裝去信仰，我希望你的上帝存在，因爲你將永遠的被地獄之火燃燒，那是一種好的擺脫。」

她走開了，她的哥哥在後面凝視著她，然後盲目的跑入黑暗的夜晚。

第二十三章

「嘿！先生你好！」林丁說著，用力把門打開。

「嘿！林丁」史達倫說著，順便看了一下溫度計，二十九．八度，相當好的天氣。

他向走廊的方向走去，而林丁却站在那裡，並且用手指著客廳說，「小姐說是在這裡—啊，可以嗎？」史達倫低聲咕嚕道：「可以啦！」

林丁倒給他一杯白蘭地，並且指著後面的那隻高背椅，匆匆地走開了。史達倫把脚放在那隻椅子上，這隻椅子聞起來有濃烈的氣味，雖然很舊很舒服，混和著史達倫的香水味，濃烈撲鼻，久久圍繞著他。

壁爐上的鐘指著十一點四十分。

史達倫開始哼著一條海上的船歌，他聽到門打開的聲音，綢衣拖著地沙沙的聲音漸漸接近，接著美美出現在門口，他再一次地比較她和雪凡芬兩人。曾經有一整個晚上，他都在想著她們之間的區別，試圖冷靜地分析她們。雪凡芬是一個漂亮的尤物，相當好動且充滿活力，是那種他想去馴服—永永遠遠馴服的女人，如果娶雪凡芬作妻子的話，她一定是個極出色

的女主人，大方，聰明，而且受大家尊敬。但如果拿美美作妻子的話，在美國她將會變成十足的賭徒，而且是個女王。他告訴自己，即使如此，我仍要娶她，帶著皇室的威嚴，和一張排斥俄人的許可證在口袋裡，我可以在會議中，大胆地用姆指摸著鼻子，並且排除東方與西方幾乎無法克服的一切障礙。毋庸置疑，任何時候，美美將可以證明在這些人群中，東方人是可尊敬的，而且是相當好的。美美她自己也將懂得如何地打發時間。這些將會是我自己的一生。

「呀—」他對自己狂喜地叫著。美美是一個很好的賭徒，我們可以一起玩它，菩薩在上，全倫敦將會是她脚下的踩物。

然而，這時候他的喜悅被粉碎了。

美美站在門口，眼眸散發光亮的眼神，臉上展現迷人的笑容。當她旋轉身體時，可以看見她的歐美服飾有許多強烈且複雜的顏色，上面還鑲著珠寶，裙子寬大而且撩人眼目。她的頭髮因燙捲而顯得很多，長長地垂在她裸露的肩上。並且戴了一頂羽帽。看起來了令人討厭，像極了夢魘。

「難看噁心死了！」

這時陷入可怕的沈默。

現在，美美令人驚訝地蒼白，除了兩個深紅色的斑點在她臉頰以外。她知道她在史達倫面前已經丟盡了臉。所以，她搖愰著身體，幾乎要昏倒的樣子，然後，嗚咽地哭著離開了。

史達倫在她離開走廊之後衝了出去，他被她可憐的樣子軟化了，但她的房門却門住了，留他在門外。

「美美，我的好姑娘，快開門啊！」

但是她沒有回答，這時他意識到林丁和阿珊就站在他背後，可是，當他一回頭，他們突然消失了。於是他茫然若失。

「美美，快開門啊！」還是沒有回音，他開始怨恨爲何不懂得僞裝一下自己的感覺，他爲何這麼笨而不知預防。當然美美會要求參加宴會，而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提示他。她已有一套做好的禮服了，還有—哦！我的上帝。

「快開門啊！」

還是沒有聲音，他用力踢向那個門，於是門鍊碎了，門打開了。

美美站在床邊，眼看著地板。

「你不應該把門閂上的，美美，你—那套衣服嚇了我一跳。」他知道他必須還給她剛才的面子，否則她會去尋死的，痛苦地死或者自殺而死。「走吧！」他說著，「我們這就去參加宴會。」

當她跪下來磕頭求他原諒時，她的衣服擋在面前使她絆倒。美美想開口說話，那個羽帽在此時滑落地上。

史達倫馬上衝上前去扶她一把，「起來！美美，你沒有必要這樣！」

但是美美不接受他的幫助，她把她的臉埋在地毯裡。

他笨拙地拉起她，並且抱住她，他拉著她的手說：「走吧！」

「什麼？」她不感興趣地問。

「我們去參加宴會啊！」他知道這樣做實是一種不幸的事情，他知道他將因此會被衆人譏笑和諷刺，儘管如此，他知道他還是必須帶她去，否則她的精神會崩潰，「走吧！」他重覆說了一次，用一種害怕而顫抖的聲音說著，但是她仍舊看著地板，不停地發抖。

他輕輕地拉了她一下，但她却幾乎摔倒，然後，他滿臉不高興地把她抱起來，並且讓她躺在他的手臂裡，「我們走吧！而且這件事到此爲止。」

「等一下。」她哇哇地叫著，「我—我—我必須，拿—拿那頂帽子。」

他把她放下之後，她馬上回身去房間。由於那套衣服，使得她搖愰的步伐顯得很難看。史達倫才瞭解到他們之間，不會再有平靜了，她已經犯下了一個可怕基本的錯誤。

他看到她手中拿著平常用來刺繡的小刀，當他走到她身邊時，她正開始拿著它向自己的身上劃去，所以搶過了她的刀。只聽到她用廣東話咆哮著，她把他推開，用手指一直抓著衣服，把前面的衣服撕裂，又撕開了褲子，現在，她總算解脫了這件衣服的束縛，她開始用脚踩衣服，並且聲嘶力竭地叫著。

「不要吵了！」他對她大聲吼著，並且打她，美美似醉酒地蹣跚走開，跌落在床上，最後她失去了知覺。

史達倫用了好一下的時間去克服自己的慌亂，然後他把床單拉下並且蓋在美美的身上。

「阿珊！林丁！」

那兩張嚇呆的面孔馬上出現在門口。

「茶—快！快！不對，拿白蘭地來。」

林丁打開瓶子，史達倫輕輕把美美扶起，並且幫助她把酒喝下，她哽了一下，接著她的眼睛顫抖著慢慢張開，毫無表情地注視著他。

「你還好吧？我的好姑娘。」

但她沒有任何反應。她那反抗的眼神落在那些被撕碎的衣服上，她不再呻吟，却用廣東話低聲含糊說著，阿珊很不情願地走到她面前，帶著恐懼的心情。她跪下來撿起地上的衣服。

「她在說些什麼啊？」史達倫的眼睛不動地注視著美美。

史達倫示意要林丁退下。

「起來吧！姑娘。」他輕輕地說著。「穿上你平常穿的衣服，你一定要參加這個宴會，我要你見見我的朋友。」

他沈默了一下，靜靜地祈求上帝，同時整理他的情緒。「我愛你，美美。」他用一種溫柔的聲音重覆地說著，並且輕輕地走向她，抱起她，他慢慢地用手去撫摸她的臉頰，再一次地說著：「我愛你。」這時他的眼神充滿了溫情，他只希望美美能接受他。「我需要你，美美，我眞的需要你。」

她的憤怒此時已轉變成痛苦，於是她倒在他懷裡嗚咽起來。

「我－我－很抱歉。」她低聲說著。

「該道歉的是那晚宴。」

「現在離開我一下好－好嗎？」

「我不會再做同樣的事了。」他說著：「首先，先振作你的精神，然後穿好衣服。」

她用手擦乾眼淚，說著：「不，不行，我求你……」她停止了哭泣，並且從他懷裏掙脫，搖搖愰愰地走開。史達倫抓住了她，要她回到床上，並且幫著她把衣服撕爛，後來他用床單把她裹住，她疲倦地躺下來，慢慢地閉上眼睛。

「現在－我很好，我需要睡眠，你走吧！」

他摸摸她的頭，並且把那披散在她的臉上的性感卷髮撥開。

後來，他意識到阿珊就站在門口，然後她走進房間，兩頰流滿眼淚，「小姐，你－」她低聲說著。「阿珊陪著我就好了，沒關係，不必怕，好嗎？」

他疲倦地點點頭，美美於是睡著了，阿珊跪在床旁，溫柔地摸著美美的頭，「不要怕，小姐！阿珊會一直陪著您，等到您醒來爲止。」

於是，史達倫躡手躡脚地離開了房間。

第二十四章

當史達倫又回到宴會上，科倫是第一個向他祝福致敬的人。

「我們可以開始裁決了吧？」他率直的問著，沒有價值事物可以粉碎他對新愛人的陶醉心情。

「你不用筆了！」史達倫粗暴地回答著，「羅勃在那裡？天啊！我必須作每一件事情嗎？」

「他必須離開，莎拉姑媽在沃德進來以前，生產前的陣痛就已經發作了，好像有些痲煩。」

「什麼？」

「我不知道，但是伯克太太已去看看是否能幫上忙。」

拜倫離開了，史達倫却沒感覺到他的離去，他對美美的擔心，現在已被莎拉生產的事所覆蓋了。由於里拉·伯克是亞洲最好的助產士，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話，莎拉是義不容辭的。

雪凡芬慢慢走過來，並且遞給他一杯白蘭地，不說一句話，只是輕輕地把手放在他手上

，她知道此時無須任何言語，而且在這個時刻是無聲勝有聲，高興想什麼就想什麼，但不必問什麼。她知道，即使是一個再有權勢的人，也須要片刻的沈默、瞭解和溫情，所以，她靜靜地等著，讓她的存在圍繞著他。

史達倫慢慢地把那杯白蘭地喝下，他向群衆們看了一下，發現一切都很好：到處洋溢著歡笑，扇子不停地揮動著，配劍也閃閃發光，他看到伯克和大公私下交談著，伯克好像很專心地聽著，且不時地點頭，完全旁無他人。茲格耶夫在遞給他那張許可證嗎？瑪麗坐在葛萊與旁邊，不停地對自己扇風，「這裡不太對勁。」他告訴自己。泰絲和科倫，還有高斯正在彼此嘲笑對方，太好了。

當史達倫喝完那杯白蘭地後，他看了看雪凡芬說：「謝謝你。」同時比較了一下美美在那歐式衣服和頭髮型式上的怪模樣，和雪凡芬的完美成熟，「你眞美麗而且善解人意。」

他的聲音是充滿憂鬱的，所以她想這一切一定和美美有關。她不管那麼多，只是溫存地緊緊握住他的手。

「我現在很好。」他說著。

「昆斯先生已走過來了，」她輕輕地提醒他道，「是該裁決的時候了。」

他明亮的眼神突然暗了下來，「雪凡芬，你除了美麗之外，還很聰明。」

本來想對他說聲謝謝的話已到嘴邊，但是她又吞了回去，只是動了一下她的扇子，她瞭解那白蘭地，沈默和靈犀相通，毫無疑問的，已經使他瀕臨一個決定的邊緣。

「哈！代辦，親愛的傢伙！」昆斯在他走過來時這樣的說著，他的眼神是高興的，臉上展現因酒性發作的暈紅，「是該裁決的時候了。」

「很好，亞斯里多德。」

「現在開始叫牌，讓我們一起發吧！」

「昆斯先生。」好像一道閃電劃破黑暗，每個人都被這聲叫聲嚇了一跳，同時回頭看個究竟。

昆斯大聲地呻吟著。

瑪琳．昆斯就站在那裡，她的眼神足可以把他磨成灰。她是一個高大的愛爾蘭女人，有一張像皮革一般的臉，和一個大鼻子，還有一雙像橡膠樹般的腿。她和克溫同一年齡，但看起來却壯得像頭牛，她的頭髮是鐵灰色，看起來雜亂無章，其實她在年輕時是相當迷人的，但是現在由於吃太多的蕃茄加蜂蜜使得腰越來越粗。「整個晚上我都在找你，伯克先生，我的好先生。」她說著。「眞是上天的榮耀，我找你找了一個晚上。」

她踏著沈重的脚步走過舞板，帶著家人注目的眼神和尷尬的沈默，站在她丈夫面前說，「我後來一直在找你。」

「哦！」他用一種顫抖的假聲說著。

「哦，是的。」她回過她的頭說著，「史達倫先生，眞謝謝你讓他在你住的地方待了一個晚上，老天哦！我眞是個該死的人。」

「伯克太太，你看起來很好嘛！」

「我感覺到很好，這眞是一個天賜的奇蹟，從聖．派翠克他自己送了一條船給她，要她自己走向這毫不窮盡的航路。」她把哀怨的眼神轉注在亞里斯多德的身上，這時他用顫動的聲音說：「我們現在可以說再見了！」

「但是，昆斯太太－」史達倫突然想起裁決了的事，很快地說著，「昆斯先生有一些要事－－－。」

「我們現在就要說再見了，」她大聲咆哮，這樣回答著，「我的好先生，向他們說再見了。」

「再見，代辦先生，」亞里斯多德小聲地說著，並且溫順地讓瑪琳挽著他的手，帶他離開此地。

他們走了之後，在場的人忍不住爆聲大笑著。

「我的老天啊！」史達倫說，「可憐的老亞里斯多德。」

「昆斯太太是怎麼了？」茲格耶夫問著。

史達倫遂解釋亞里斯多德家中的事給他聽。

「也許，我們應該幫助他才好，」茲格耶夫說，「我要改變他的現狀。」

「我們最好不要去干涉人家丈夫與妻子之間的私事，不是嗎？」

「祇是，現在誰來裁判這場比賽呢？」

「我想我來好了！」

茲格耶夫的眼睛縐成一團，「我可以自願嗎？以一個朋友的身份！」

史達倫打量了他一下之後，邁著大步走向地板的中央，此時，樂隊吹奏起音樂來了。

「閣下，殿下，各位先生和女士們，今天的比賽將由今晚穿得最出色的女士來作裁判，我們歷年來的裁判昆斯先生，臨時不能擔任，由茲格耶夫先生志願接替這個職位。」史達倫望著茲格耶夫，開始拍手喝采，他的掌聲感染了大家，於是大家開始歡呼。

茲格耶夫拿起裝了一千個金幣的袋子說，「我該選誰呢？代辦？」他張著嘴問著。「任何人都可以，選出誰是勝利者吧！」

「這是你的權利，我的朋友。」史達倫說，並且向他笑了一笑。

茲格耶夫停了一會，感染了這種緊張的喜悅，他知道他必須選出代辦先生心中所想望的，所以，他下定了決心，走向地板，鞠了躬，把金袋放在她的面前，「我覺得，這些金幣應該是屬於你的，泰絲小姐。」

泰絲嚇呆地望著大公，然後，她被一陣道賀聲搞得很不好意思。

此時，場內響起掌聲、喝采聲，大家都回頭看著泰斯，和著興奮的叫聲，一片喜悅。

史達倫也跟著家人拍掌，她知道這是一個聰明的選擇，「政治因素的決定，代辦，」她冷靜地說著，「你非常地聰明。」

「這是大公的決定，不是我的。」

「我喜歡你的另一個因素，是因爲你是一個豪賭者。」

「你眞是女人中的女人。」

「是的，」她毫不誇耀地說，「我非常地瞭解政治，我的父親——或者我的兄弟中的一個——有一天，會成爲美國的總統。」

「你應該留在歐洲的，」他說，「你已經在這裏生根了。」

「是嗎！」她的眼睛抗議著他。

第二十五章

史達倫安靜的進入房間，現在正是接近破曉時刻，林丁正睡在門口旁邊，他被嚇醒了。

「先生，要杯茶嗎？早餐？」他含著睡意地問著。

「林丁，茶。」史達倫溫和地說著。

「是的，先生。」於是他慢步走開。

當史達倫走到走廊時，他停止脚步往客廳一看，美美，蒼白地，且毫無表情地坐在那張皮椅子上，一直望著他。

當他走進客廳，她立刻站起來向他鞠躬，並且把本來放在手上玩弄的針織，往後一甩，她那黑裡帶青的眼睛是如此地優美，眉毛成新月狀，且穿了一件長垂的中國袍子。

「你好嗎？姑娘。」他問著。

「謝謝你，」那乳白和那深綠色的絲袍，增添她無限的尊嚴，「要杯白蘭地嗎？」

「不，謝謝你。」

「茶！」

他搖了搖頭，對她的尊嚴感到敬畏，「我很高興你好多了，你應該躺在床上的。」

「請求你能原諒她。」

「你不是一個奴婢，所以，沒什麼好求原諒的，一切到此爲止，去睡吧！」

她耐心地等著他把話說完，「我求你聽著，我必須把該說的話都說出來，所以，請你坐下來。」

眼淚從她眼眶流出，滑落在蒼白的兩頰。

他坐下來，幾乎快被她迷惑了。

「奴婢請求她的主人賣了她。」

「你不是一個奴婢，所以不會被賣掉。」

「求你賣了她吧！不管是任何人，即使是妓院。」

「你不會賣掉的。」

「這個奴婢在態度上觸犯了你，所以請你賣了她吧！」

「你並沒有觸犯我，」他站起來，用很堅硬的聲音說：「現在，一切到此結束，回到牀上去吧！」

她跪下來且磕著頭說：「這個奴婢沒有臉再與她先生生活在這裡，求你賣了她吧！」

「起來！」史達倫蹦緊臉說。

她站起來了，臉上隱隱露現靈妙之氣質。

「你不必被賣掉，因爲沒有人可擁有你，你將留在這裡，你並沒有觸犯我。你實在令我驚訝，好，一切結束了，歐式的服裝不適合你穿戴，我喜歡你現在所穿的衣服，也喜歡現在的你，如果你不願留下來，那麼，你可以隨時離開。」

「求你賣了我吧，我是你的奴婢，而當主人還未把奴婢賣出去之前，她是不能離開的。」

史達倫已快爆發了，「理智一點！」他對自己嚴肅地說著。假如現在你失去了你的理智，你將永遠失去她。「回到牀上去吧！」

「你必須賣掉這個奴婢，或者叫她走。」

史達倫瞭解和美美爭論或理論這個，是沒有用處的。他這樣對自己說，你不能把她當成個歐洲人來對待她，只能把你自己當成中國人一樣來與她溝通，但是如何做呢？我做不到，他要運用謀略，把她當成一個女人來對待她。

他開始假裝脾氣爆發，「上帝哦！你眞是一個難以捉摸的奴婢，我現在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把你賣到布魯•拉丁斯街上去。」他大聲咆哮著，指著馬加最差勁的海員街道，「有誰要買你這種爛貨奴婢，我不想要了，你只會帶來麻煩，我有一個把你送到痲瘋病院的想法，上帝哦！我花了八千兩銀子把你買回來，你竟敢惹我生氣？上帝呀！我被騙了，你根本不値得！臭奴婢——我怎會跟你在一起生活這麼多年，」他在她面前揮動拳頭，她畏縮在一旁，「我對你不夠好嗎？嗯？仁慈些吧？嗯？嗯？」他大聲怒罵著，並且很高興看到她眼神裡的

害怕，「好吧？」

「是的，先生，」她咬著唇，低聲說著。

「上帝哦！你竟敢在我背後拿衣服去做，並且，沒得到我的允許，就穿上它們？是不是啊？」

「是的，先生。」

「明天我就把你賣掉，我現在眞想把你扔掉，你這個難以捉摸，毫無教養的妓女！磕頭！快呀！磕頭！」

她被他的怒吼，嚇得臉色蒼白，並且很快地跪下來磕頭。

「現在繼續磕頭，等到我回來爲止。」

他氣衝衝地走出去，跑到花園內，亮出一把小刀，選了一支小竹子，把它砍下來，匆匆又回到客廳。

「你這可惡的奴婢，把衣服脫掉。」他從她手中把衣服抓過來，丟在一邊。

「躺在那兒。」他指著那隻長椅說道。

她照著他說的去做，「求你不要打得太重——我已經有兩個月的身孕了。」她把頭埋在椅子裡。

史達倫想用手臂去扶她，但他知道如果這樣做的話，會使他在她面前丟盡面子，而鞭打她，這是還給她尊嚴的最好方法罷了。

所以，他用那隻竹子開始鞭打她的臀部，只會讓她感到疼痛，而不至於傷害皮肉，不久之後，她開始嚎啕大哭，並且不停地扭曲著身體，但他無動於衷，繼續鞭打著。他故意兩次打不到她，而重重地打在皮革上，這聲音太可怕了，可是爲了懲戒林丁和阿珊，他知道他必須這樣打著。

毆打十下以後，他停住了，並且要她留在原處，走向放白蘭地的地方，拿起一杯深深地喝了一口之後，把杯子狠狠地往牆上一扔，再次拿起鞭子，但卻充滿了關懷。

最後，他停止了鞭打，且抓著她的頭髮把她拉起，「你這可惡的奴婢，把衣服穿好！」當她把衣服穿好之後，他大聲叫著：「林丁！阿珊！」

他們倆很快地就站在門口，且不停地顫抖著。

「你們這些可惡的奴才，爲何沒有茶？也沒早餐呢？還不趕快去準備？」

他把竹子丟在門邊，轉身走向美美。

「跪下來磕頭，你這可惡的人。」

她被他那無停止的憤怒嚇呆了，於是很快地順從他的話去做。

「去把自己清洗乾淨，然後三十分鐘之後回到這裡，否則我會再開始鞭打。」

林丁若無其事地把茶端來，但史達倫卻說它太冷了，於是把茶壺丟向牆上。美美、林丁和阿珊馬上離開房間，又端了另一壺茶來。

早餐也快的出奇的就弄好了，史達倫只顧美美服侍他，她痛苦地呻吟著，他卻大聲說，

「閉上你的嘴，否則我會再鞭打你的。」

忽然有一種不吉兆的感覺，他墜入沉默，不停地吃著早餐，讓沈靜折磨著他們。

「把那根竹子撿起來！」他吃完早餐之後，這樣叫著。

美美撿起竹子，並且遞給他。他用竹子指著她的肚子說，「回到牀上去。」此時，林丁和阿珊已逃之夭夭了，他們知道先生已經原諒他的太太了，況且他們已受夠了先生爲了維護他的尊嚴所發的脾氣。

美美轉身帶著眼淚走向走廊，直朝著她的房間走去，他大聲叱罵說：「老天呀！是我的牀。」

於是她轉向他的房間，他跟在她後面，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並且閂上它。

「你說你懷孕了，誰的孩子啊？」

「先生，是你的。」她低聲回答。

他坐下來並且脫掉長靴說：「上牀吧！快點！」

她跪下來，把靴子拿開，坐在牀邊。

「是的，先生。」

「你怎麼會想到我會把你帶去見我的朋友呢？如果我會帶你去的話，我會告訴你的。」

他總算讓自己繃緊的臉輕鬆了些，「上天啊！這樣好多了。」

「我並不想去參加那個宴會，」她用一種纖細的聲音說著，「只是想穿喜歡的衣服看看

……我從沒想過要去參加宴會……從來沒有想過，而是想使你高興……抱歉，我眞的很抱歉。」

「我爲什麼要原諒你呢？」他開始脫下衣服，「嗯？」

「沒有理由……是沒有理由。」現在，她可憐地哭起來了，沉默了一會，他知道現在太快了，以致於無法變得溫和。

「也許，因爲你已懷孕了，我應該給你一次機會，不過那是生男的，而不是個無母教養的女孩。」

「哦，是的——求你，求你，求你原諒吧！」她不停磕頭祈求著。

她的哭聲軟化了他，但是他還是愛理不理地脫著衣服，然後，他把燈關掉，並且上了床。

留她一個人站著。

過了一兩分鐘之後，他才草率地說，「上來吧！我好冷哦！」

不久，當他已不再使她哭泣之後，他才伸出溫暖的手，把她攬在懷裡，親熱地吻著她，「姑娘，你已經被原諒了。」

她哭著，倒在他懷裡睡著了。

第二十六章

幾個星期後，已是初夏了，陽光增強，空中充滿了溼氣。歐洲人穿著他們的平常服飾和羊毛貼身衣，汗水乾了，黏在兩腋間，且暴出了皮膚病炎。那平常夏天的疾病有廣州的腸炎、澳門的赤痢以及亞洲的畜瘟熱，到處可聽到人們哀悼死者的哭聲。那些堅忍活下的人，忍受他們的痛苦，把這些不可避免的苦難，視爲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又繼續緊閉著窗子，以免從土中散發出有毒氣體的侵入。他們繼續讓他們的醫生治療著，因爲他們都知道，只有如此，才是眞正治療疾病的上策。可是他們又繼續喝那些蒼蠅沾過的水，又不洗澡，祗祈求嚴冬的降臨，以避過夏天的災難。

六月時，畜瘟熱使得不少的軍人喪生。貿易季節幾乎已快結束了，這年的機運似乎已成定數。商人們和他們的葡萄牙雇員及中國的代辦，全都被那熱氣搞得精疲力盡。

他們在香港的家，已由有限的船上，移到了快樂谷。建築工作突然的興盛起來。女王的城鎭已經實現了：街道、商店、監獄、碼頭、飯店、酒館及住家…等。

那些投合阿兵哥們胃口的酒館，雲集於葛萊興的頂角，也就是皇后大道造船廠的對面。

這些酒館有些是簡陋的臨時建築，其它則是較堅固的商店。

船隻從遠方的家，帶來了供給品和親朋好友，及許多的陌生人。每一海潮季節帶來了更多從澳門來的人，有葡萄牙人，中國人，歐亞混血兒及歐洲人，那些人包括造船者、織工、裁縫師、雇員、僕人、商人、苦力、尋職者，或是因爲工作緣故被迫到香港的人。當然也有婦人、女孩、吸鴉片的、製造軋棉機的、賭徒及走私的、扒手、騙徒、小偷、乞丐及海盜。在這兒可看到許多的住家，和正在興建的住宅及商店。酒家、妓院、鴉片地下市場開始橫行於這女王的城鎭，並遍佈於皇后大道。犯罪率不斷地提高，而警察的壓力亦隨之而提升。星期三變成了鞭笞日，爲了正義的權益享受，犯了重罪的人將在監獄外面公開的鞭打，以作爲對邪惡的一種警告。

大英帝國的審判，雖然是快速及嚴厲的，但對中國人來說，並非殘酷的。公衆的拷問及鞭打至死，烤刑、絞刑等等，全都是清朝的刑罰。中國人的審判是沒有陪審團的。自從香港取消清廷的刑求，所有在本土的罪犯均希望逃到這個安全的太平地方，且可避免受到野蠻的刑罰。

流水開始被那些廢棄的酒桶及一些破銅爛鐵淤塞住了。這些低淺惡臭的汙水開始湧出許多生命來。幼虫，它漸漸地變成蚊子。它們是細小、短暫、非常特別的－正因爲如此的纖弱，以致於它們僅在太陽下山後，才出來飛行活動：那就是瘧蚊。

緊接著，居住在快樂山谷的人們，開始死亡。

× × ×

「看老天的份上，科倫，現在能致人於死的瘟疫，正在女王城肆虐著，誰都不知道由什麼引起來的，而現在小凱倫也染上瘟疫了。」史達倫感覺非常痛苦，他已經有一個禮拜沒有聽到美美的消息了，他離開香港已有兩個月了。除了在幾個星期前，與美美短暫的聚會了兩天，以後就再沒有機會見到她了。美美已經懷孕了，他對美美愈來愈感到思戀。「感謝上帝，我們最後的一條船已經離開了，而我們也可以在明天離開這租界。」

「羅勃叔叔說那是瘧疾。」科倫揮舞著一封剛自羅勃那兒收到的信。他非常担心泰絲。就在昨天，他接到泰絲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泰絲和她的妹妹與母親已從船下來，住進伯克尚未完工的辦事處內。但是並沒有提到瘧疾的事。

「瘧疾應該如何治療呢？」

「沒有人知道，我又那裏會知道，我又不是醫生。」

「我告訴過你不要在這裏建房子，」科倫生氣道：「我第一眼見到這谷就討厭它。」

「藉著基督的血，你能說你早就知道這裏的空氣是壞的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討厭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史達倫砰地一聲把窗子關上，阻擋從租界傳來的惡臭，順便也揮走了更多的蒼蠅。他禱告那熱病不是瘧疾，假如是的話，每一個人若一碰上這瘟病，都將會長眠在這快樂谷裏。

依照羅勃的來信說，那瘟疫早在四個星期以前就神秘的開始了。首先這病發生在中國苦力的身上，接著就傳染到其他的人，但只是在快樂谷蔓延。現在香港已有四五百的中國人都染上了瘟疫，也有二、三十個歐洲人被傳染了。

現在小凱倫正昏迷著。羅勃在信的最後寫道：「現在莎拉和我實在担心。因爲那病實在可怕。首先令人手足無措的是發燒，經過一天半的時間，然後退燒了，不久之後，又再更嚴重的發熱，將近二三天之久，這樣不斷地持續著，每一次的發作都比以前更甚，醫生們冒險地給凱倫過量的甘汞瀉藥，那藥吃後使可憐的孩子流血不止，但是我們也無法奢望什麼。經過三或四次的發作之後，那些苦力們都無法支持而死了。凱倫經過幾次瀉藥的服用後變得非常虛弱，求神幫助我們，我想凱倫是沒有希望了。」

史達倫向門口走去。我的上帝啊！先是那個嬰兒，現在又是凱倫！莎拉曾經生過一個男孩。但當孩子一生下就是殘廢的，他的左臂殘缺不全。她的生產非常的危險，使她幾乎死掉。但是總算逃過了可怕的難產，從這生產以後，她的奶變酸了，而且頭髮也變白了，她的體力是愈來愈糟了。當史達倫回去看美美時，他順便去看了莎拉。那痛苦掙扎的皺紋深刻在她的臉上無法消失，她現在看起來像個小老太婆。尤其是看到那個嬰兒，史達倫感到更加的悲傷，殘廢的左臂，虛弱無助而痛苦的哭著，實在是沒有什麼希望了。我極想知道那個孩子是否還活著，史達倫想道，羅勃的信中並沒有提到他。

「威格斯！」

「是的，先生？」

「你有沒有聽說瘧疾正在澳門肆虐嗎？」

「沒有，先生。」威格斯蒼白的回答，因爲他的兒子和姪兒在爲「高貴之屋」工作，現在他們正住在香港，他問：「他們已證實是瘧疾嗎？」

「不，只有幾個醫生如此認爲，並不是所有的醫生都這麼說。找找毛斯，告訴他我要和他立刻去看金瓜。」

「是的，先生。龍史達夫要你今晚九點去和他用膳，他還請了俄國大公。」

「邀請我？」

「是的，先生。」

史達倫關上了門，然後黯然地坐在那裏，他穿了一件輕而寬大的襯衫，質料輕柔的褲子和長統靴。

「那絕不是瘧疾。」他說：「不是瘧疾。」

「這個島是可詛咒的。」

「你現在說話像個女人。」史達倫說。

「這熱病以前是沒有的，趕走那些苦力，你就能消滅那瘟疫了，是他們把它帶來的，沒錯，就是他們帶來的。」

「這個我們怎麼知道？科倫！我承認是從低窪的地區開始蔓延的，但也是我允許他們住

在低窪的地區，我們知道，吸入有毒的空氣而染上瘟疫，難道只有這快樂谷才會有這樣的『壞空氣』？這裏從早到晚總有不停的微風，似乎沒有給人什麼特別的感覺。」

科倫站著說：「我希望你不要褻瀆神明。」

「你還記得好幾年前，人們爲了說明地球是繞著太陽轉，而不是太陽繞著地球轉而被火燒死嗎？這該不是也是神的旨意吧！」

「無論你說什麼，神是個生命，祂是不停地運行在我們的生命裏，事實上那熱病流行的地方剛好是我們在亞洲中選擇居地的地方。我認爲，這是神的旨意，假如你沒有任何證明的話，我認爲你無法否認我是正確的。我相信我們是應該放棄快樂谷的。」

「假如我們眞要如此作，我們便要放棄香港。」

「我們能夠住在靠近葛萊興據點嗎？」

「你知道我們有多少錢，還有多少的商船全部投資在這快樂谷嗎？」

「當你在九泉之下的時候，你還會感到快樂嗎？」

史達倫冷靜地打量著他的兒子。幾個星期以來，史達倫漸漸感到科倫對他的敵意是越來越強，但是他不在意，他知道當科倫學得愈多，他也就愈會有自己的意見。而且也會更熱切於追尋自己的權力。這是公平的，他這樣想著，並且也很滿意科倫的成長，同時也擔憂科倫會誤入歧途。科倫在高斯的公司待的時間太久了，他很可能會受到高斯的鼓動而反抗史達倫。

同樣的，泰絲．伯克也是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

科倫從不對史達倫提起她，但是史達倫知道科倫的心中是多麼的希望與泰絲在一起。史達倫回想起他自己年輕時，他如何地渴望著羅娜達。

「哦！科倫，我的兒子，不要太折磨你自己。」他說著，很不希望再這樣地爭執下去。說：「這眞是個大熱天，大家都很容易發火。坐下來淸醒淸醒你的頭腦，我聽說特曼也得了這熱病，誰知道還有多少人會傳染呢？」

「那位特曼小姐呢？」

「我不知道。」

「高斯說他們的工廠明天要關閉。他打算去澳門避暑，伯克一家也是。」

「我們也將去香港。」

「高斯說這個情況下最好到澳門去渡假，他有一幢房子在那裏。我們不也有財產在那裏嗎？」

史達倫坐在他的椅子上說：「是的，一個星期左右，如果你希望，我們就到澳門去渡假，但是我要你暫時在女王城裏待著，我再告訴你一次，小心一點，那高斯可不是你的朋友。」

「我也再告訴你一次，我認爲他是！」

「他是想等他目的一達成，就會把你切成碎片。」

「你錯了，我了解他，我也喜歡他。我們兩人談得相當投機。我很喜歡在他的公司中工作。但我們兩個都知道讓你了解這件事是非常的困難。但是，算了，那是難以解釋的。」

「我只知道高斯是過分的虛僞，我的天啊！」

「我們不要再討論它了。」科倫說。

「我認爲我們必須討論，你簡直是在高斯的擺佈之下，這是我史達倫的致命傷。」

「你用異態的眼光去看高斯了，他是我的朋友。」

史達倫打開了一個小盒子，挑了一隻方頭雪茄，心想該是決定的時候了。「你認爲伯克將會同意你和泰絲結婚嗎？」

科倫皺了一下眉頭，然後沒有把握地說：「我不明白爲什麼不，高斯是一直在支持我。」

「你和高斯討論過嗎？」

「我還沒和你討論過，更何況其他的人，我怎會和高斯談論它呢？」

「那你怎麼知道高斯贊成呢？」

「他若不，那他爲什麼總是說泰絲是如何如何的好，又說她是如何的喜歡我，並且鼓勵我寫信給她。」

「你認爲我是沒有這個權力去過問你與泰絲的事嗎？」

「你有這個權力，只是——是的，我想娶泰絲，但是我並沒有向高斯提過。」科倫不自

然的住口了，他撫弄著眉毛。他被史達倫一下子就猜中了他的心事而感到顫抖。該死的！我應該先準備好，他想道。然後他聽到他自己無法制止的、衝動的聲音：「但是，我並不認為我——我對泰絲小姐的心意跟你有什麼關係，是的，我對泰絲小姐的情意是我自己的事。」

「我了解那是你的意思。」史達倫說：「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你們是對的，你是否考慮過你可能是被別人利用了？」

「被伯克小姐？」

「被高斯和伯克。」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你所判斷的一切，都是出於恨他們的緣故？」科倫生氣地說。

「是的，我考慮過這個，但是你呢？科倫，你有想到他們是在利用你嗎？」

「也許你是對的，不過你是否想過如果我娶了伯克小姐，不是對你的公司更有利嗎？」

史達倫對這個如此露骨的問題感到震驚。「不，因為當你是代辦時，高斯就會把你吃掉，他將攫走我們所有的，並且將你毀掉。」

「為什麼他要毀掉他妹妹的丈夫呢？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把公司連合起來——伯克和史達倫呢？我經營事務，他管理商船！」

「那誰是代辦？」

「我們可以互相制衡——高斯和我。」

「僅能有一個代辦，這是法律。」

「那是你的想法，高斯和我都能從其他的錯誤中學習，聯合了我們的企業更會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利益。」

「那就是高斯所想的嗎？」史達倫極想知道是否科倫真有這種錯誤的想法。他的兒子迷戀著泰絲，並且他對高斯的信任將是一個毀壞「高貴之屋」的鎖鑰，以及給了伯克和高斯他們所有想要的。只有三個月，然後我將到英國去，喔！天啊！真不知該怎麼辦？他問。

「我們不要再談論它了。我們談談關於生意、商船還有公司營業的事，以及如何使你們倆得到和解，你們的合併將是更有利益的，不是嗎？」

「絕不與他們兩個，你與他們不是同一階層的人。」

「難道說我以後會與他們成為同一階層的人嗎？」

「或許」。史達倫點上了那支方形雪茄問：「你真認為你能控制得了高斯嗎？」

「或許我將不須要去控制他。再說我和伯克小姐結婚後，高斯有他的公司，我們有我們的，互不相干。我們仍然有競爭，但是比較和平的，沒有仇恨。」科倫的語調突然變的堅硬無情：「讓我們看這事情的另一層面，伯克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為了她去巴結她和高斯，藉著娶她，我軟化伯克對我的憎恨，當我獲得經驗的時候，我總會提出那合併公司的理由，以後我可以殘酷地對他們，當我準備好一個又安全又漂亮的計謀之時。那女孩也就被我所利用了，這對『高貴之屋』而言，不也是一個很偉大的榮耀嗎？」

史達倫不則聲了。

「你認爲這些預料可能嗎？」科倫繼續的說：「我忘了你是太聰明得沒有注意到我在愛她。」

「是的。」史達倫說。他小心地把雪茄的煙灰彈進一隻銀色的灰缸裏。說：「我認爲你——和泰絲——之間的事，應該要很冷靜的想一想。」

「那你的結論是什麼？」

「對你而言，那是危險的。」

「你意思是絕對反對了？」

「我反對你愛她。但實際上你已愛上了她，另一個事實是你想娶她。」史達倫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你認爲伯克會贊成嗎？」

「我不知道，我不認爲他會，神幫助我吧！」

「我想他會，神會幫助你。」

「但是你不？」

「我從前就告訴過你：我是這世上你唯一能信任的人。」

「你認爲這婚姻有損公司的利益？」

「我沒有這樣說，我說你不了解這個危險。」史達倫弄滅了雪茄，站起來說：「她太年輕了，你能再等她五年嗎？」

「可以。」他說著，心裏仍然被那麼漫長的時間嚇著。「在神面前，你不能了解她對我

的意義，她是——好吧，她是我唯一眞正愛的女孩。我不能改變我的心意，但你不能了解，你不能。是的，我能等她五年。因爲我實在愛她。」

「她也愛你嗎？」

「我不知道，我——她好像是愛我的。我期望她是眞的愛我。」

感謝主，我不再年輕了，史達倫帶著同情地心情想著，現在我了解到愛情就像大海一樣，有時候平靜，有時候狂暴，它是危險的；美麗的；能讓人死亡，也能賦予人生命，但是從不恆久，總是變化著，難以捉摸的只有在你眼前幌過一下就不見了。

「你什麼都不用作，孩子，今天晚上我去和伯克談談這件事。」

「不，」科倫急切地說：「這是我的一生，我不要你去！」

「你要做出什麼來妨礙我和伯克的一生，」史達倫打斷地說：「我去和他談。」

「然後你會告訴我，幫助我嗎？」

史達倫揮走一隻在他臉上的蒼蠅。「那二十個金幣在那裏？科倫！」

「什麼？」

「我的棺材本，伯克給我的二十個金幣，你保存起來的，你忘了嗎？」

科倫本想開口說沒有忘記，但是他改變了主意：「是的，我忘記了，至少我一時想不起來了。」他的眼神現出極端痛苦的樣子：「我爲什麼要對你撒謊呢？我差一點就說謊了，眞是可怕。」

「是的。」史達倫說著，對科倫已經過另一個考驗與學到另一個教訓感到愉快。

「那些錢幣怎麼樣？」

「沒怎麼樣！只不過你要記住，這是伯克給我的，高斯則更糟，他沒有他父親那麼慷慨。」

× × ×

已差不多是午夜時分。

「請坐，達克。」伯克摸着鬍子說道：「啤酒還是白蘭地？」

「白蘭地。」

「白蘭地！」伯克吩咐下去，並指著桌上的點心說道：「不必客氣，隨便用，達克。」

他抓著胳臂上密密痲痲發紅的痱子，說道：「什麼鬼天氣！為什麼魔鬼總是找我們的痲煩？」

史達倫敲了一下膝蓋，舒展著雙腿，說道：「我告訴過你多少次，假如你一天洗四次澡，你就不會長痱子。」

「洗澡跟這個完全扯不上關係。」伯克說道：「違反自然法則是件傻事。」他猛推著他那已空的半加侖大酒杯，佣人立刻上前為他倒滿一杯啤酒。「但是他們會得到他們的報酬，是嗎？達克！」伯克用那粗大的指頭向下指指。

史達倫拿起一只汽球形的高脚玻璃杯，然後用鼻子聞了一聞白蘭地，「我們都得了我們的報復，伯克。」史達倫一直保持著白蘭地接近他的鼻子。他極想知道是否泰絲也像她父母一樣的臭。還有伯克是否知道他來拜訪他的原因。

伯克發著像豬一般粗重的聲音，並舉起滿溢地酒杯，貪婪地喝著。他穿著羊毛長外衣和重重的內衣，高領子的背心，他冷冷地研究著史達倫，史達倫顯得冷硬強壯，在燭光下，他那輕淡的襯衫，白色的褲子和半長統鞋看來更是清爽。紅金色的頭髮和他那寬大的胸膛顯得極為醒目。「這看來好似沒穿衣服一樣，小子，眞令人噁心。」

「這是最新流行的，伯克，祝你健康！」史達倫舉起酒杯，兩人一飲而盡。

「說到魔鬼，我聽說瑪琳．昆斯逮到了那可憐的老亞里士多德，謠傳他們在下一次潮水就將回家。」

「他會趕緊逃走，否則他會割喉自殺的。」

伯克大笑起來，他向佣人揮了揮手，佣人鞠了個躬就退下去了。「我聽說所有的船就要離開了。」

「是的，一個大季節，是嗎？」

「你要留在廣州嗎？」

伯克搖了搖頭：「我們明天就要走了，經過女王城，然後澳門，但是我們仍要保持這地方開放，不要像以前一樣。」

「龍史達夫要留下來。我想交涉仍要繼續下去。」史達倫感覺到氣氛的沈悶。他愈來愈感到不安。

「他們知道在這裏是沒有結果的。」伯克習慣性的將眼罩拿了下來，由於長年戴著眼罩的關係，他的額頭被刻劃出一道紅紅的痕跡。他說道：「高斯說羅勃最小的孩子得了熱病？」

「是的，我想是科倫告訴他的？」

「是的。」伯克注意到史達倫尖銳的語調。他又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後用手背揩去鬚上的泡沫。「我對這消息感到很難過。」

「我在這個下午和阿吉談了很久，關於熱病的事情，說到他們在廣東的時候還沒有這種病出現，他從沒聽說過。」

「假如這眞是瘧疾的話，那我們可眞是有麻煩了。」伯克伸出手來拿了一塊雞肉。「我聽說苦力的價錢都提高了。然而訴訟費用在香港也是驚人的上漲。」

伯克痛苦地移動他的皮帶，然後把酒一口喝乾。「你來看我，只是爲了熱病的事嗎？」

「不是。」史達倫說著，感覺到那惡臭和伯克灑的香水以及啤酒氣味所混合的一種怪異而惡劣的味道。

伯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搖鈴，然後猛烈的搖著，那響亮的聲音像似會穿破牆壁，但是門並沒有立刻打開，於是他又再搖了一次。

「該死的猴子，」他說：「他早該拿到一份解雇書的。」他拿起啤酒瓶，再把大酒杯裝滿，然後坐下來看著史達倫。

「到底有什麼事？」伯克終於說道。

「關於泰絲．伯克的事。」

「哦！」伯克驚訝了，也顯得相當急躁。無疑的，史達倫也與他一樣，已經煩惱幾天沒有睡覺了。

「我的兒子愛上了她。」

伯克猛喝了幾口啤酒，又抹了幾下嘴巴說道：「他們只見過一次面而已，在舞會裏。」

「但是他愛她，他確信他是愛上她了。」

「你確信嗎？」

「是的。」

「那你感覺如何？」

「我們最好開誠布公地談一談。」

「爲什麼現在？」伯克疑惑地問，他心裏正試著找到眞正的答案。說：「她還太年輕，這我們都知道。」

「是的，但已經大的可以結婚了。」

伯克啜著酒沈思著，看著那銀杯中自己的影子。他極想知道是否他對史達倫的猜想是正

確的。

「你是來正式求婚嗎?」

「那是他的責任，不是我的，但我們必須先非正式的討論一下。」

「那你感覺怎樣?」伯克又問一次:「關於這婚事?」

「你是知道的，我反對它，我不信任你，也不信任高斯，但是科倫堅持他的心意，他強迫我同意，但是作父親的不能總是讓兒子得到他所要的。」

伯克想著高斯。他的聲音硬硬地說道:「假如我們強烈地反對他，然後送他回家，便很容易地就解決了這件事。」

「你知道我是受騙而掉入圈套的」史達倫悲痛地說，「你擁有高斯、摩根、湯姆三個孩子，而我如今卻只有科倫了。因此不論我想做甚麼，他都必須跟著我。」

「羅勃和他的兒子從那邊過來了。」伯克說，他很高興自己已看透史達倫的心思而且[illegible]玩弄史達倫，就像魚一樣輕而易舉。

「你是知道答案的。我獨立建立起『高貴之屋』，並不是羅勃建立的。你有什麼感想，呢!」

伯克似乎頗有所思的將自己手上一大杯的啤酒喝光了。他再一次按鈴，但是仍然沒有人回答。「我會把那些猴子的腸子取出來當作襪帶!」他站起來再為自己倒滿一大杯酒。「我和我的對手扯平了。」伯克粗魯地說著。此時他瞧見史達倫的臉上現出極驚訝的表情。因此

伯克接著又說:「儘管如此，如果你的兒子請求我的話，我還是會答應他的。」

「我想你一定會的。」史達倫站起來，緊緊地握著拳頭。

「她的嫁粧是全亞洲最多的。他們將在明年結婚。」

「你將是第一個下地獄的!」

這兩個人互相不服地報復對方。

伯克看到三十年前他所看到的同樣清秀的面孔，它仍然充滿生氣，還有那同樣不可確定的特質，它曾引起他整個人產生激烈地反應。對著上帝發誓，我實在無法了解，你為什麼要讓那可惡的惡魔闖進我的生活領域。我只知道你將那惡魔引到那兒，使它漸漸被毀滅，而不用在背後刺它一刀。

伯克說:「達克，那是以後的事情。首先他們必須結婚，並忠實的信守婚約。這樣你受騙才有代價。我和你一樣，想了許多他們和我們之間的事，我以為答應他們的婚事，對他們、你、我都有好處。」

「我知道你和高斯的心裏在想些什麼。」

「達克，誰知道以後會是怎樣?或許我們在將來可以言歸於好。」

「在我有生之年是不會的。」史達倫說。

「在另一方面來說，或許它會使你我極為快樂。」伯克說。

「你不可能靠著一個女孩子的裙帶關係擁有並毀壞高貴之屋。」

「現在你給我仔細聽著！是你自己使整個事件充滿火藥味的！是你自己說要打開天窗說亮話的。現在你仔細聽著，除非你失去你的勇氣就如失去理智一般。」

「好的，泰勒。」史達倫又倒了一杯白蘭地。「說說你的看法吧！」

伯克稍微放鬆一下，然後再坐下來，一口氣將酒喝光。「我非常討厭你，而且永遠如此。我也不會相信你。我已經非常厭倦殺人了，但是我對著耶穌基督發誓：『如果有一天你背叛了我，我還是會殺了你。但是我不想挑起那場戰鬥。不，我不想殺你。但是我正在想，或許那兩位年輕人需要我們兩人的協助，我們兩人盡可能的協助。』所以我說，順其自然吧！如果歡樂要來，就讓它來吧。那是由他們決定的，並不是你我所能的。如果需要有歡樂的話，同樣地是由他們決定，不管什麼事情，都看他們，而不是我們。所以我說，他們是很配的一對。」

史達倫把酒喝光，然後將杯子擺在桌上。「我實在沒想到你會如此無胆量地利用泰絲，當你和我敵對之際。」

伯克回頭注視他，心裏不再有怨恨了。「我並沒有利用泰絲，達克。我說的都是實話。她深愛著科倫，這是不可磨滅的事實。這也正是我胆敢如此說的唯一原因。我們兩個都上當了。讓我們打開天窗好好的討論一番。她深愛科倫，就如同茱麗葉深愛羅密歐一樣，這正是我心中所恐懼的。而你心裏也知道。我不願我的泰絲將她的一生葬送在那一塊冷酷無情的大理石身上，因爲我非常討厭你。但是她非常愛科倫，我是爲她著想才決定這樣做的。」

「我不會相信它的。」

「我也不相信。但是莉莎說泰絲一再歎息著，而且談到舞會時，只是說科倫如何如何。她至少重覆說了十六次以上科倫對她說些什麼，她如何回答他，他又如何注視她，說得如癡如醉。哦！是的，我想她是眞正愛上他了。」

「那只不過是短暫的初戀，那並不意謂著什麼。」

「你實在是一個最討人厭而且最難與人談論感情的人。你錯了，達克。」伯克忽然覺得疲倦萬分，而且蒼老了許多。「如果不是因爲那次舞會，什麼事都不會發生。都是你，你挑選她出來領導跳舞，你挑選她贏得那獎賞，你又……」

「我沒有啊！那是茲格耶夫挑選的，並不是我啊！」

「是眞的嗎？」

「是的。」

伯克仔細地看著史達倫。「或許是上帝插手於這件事。在舞會中泰絲並不是穿得最漂亮的。我知道這事實，每個人都知道這事實，除了科倫、泰絲之外。」他將一大杯啤酒喝光，然後坐下來。他說：「我有個建議：你並不愛科倫像我愛泰絲一樣，但是我想你應該成全他們，我也會如此做。科倫這男孩是應該得到它的——因爲他救了你，使你免於一死，我曾對著上帝發誓，如果你不答應，我會殺了你。如果你想要引起爭鬥，我想你會如願以償的。一旦我抓到你的弱點，我發誓我仍然會這麼做。但對象絕不是科倫和泰絲兩人。在上帝面前，

我想你還是成全他們吧！呃？」

伯克伸出他的手。

史達倫嘎聲說道：「我會幫助科倫和泰絲的。但不等於說我會協助高斯。」

史達倫談到高斯時的態度使伯克感到心寒。但是他不願收回他的手，雖然他心裏明白這項協議充滿了危機。

他們兩人堅定地握手。

「我們應該再喝幾杯以穩定情緒，然後你就可以離開我的房子。」伯克說道。然後他拿起鈴子，搖了第三次，還是沒有人出來應鈴，他氣得將鈴擲到牆壁上，大聲叫著：「李田！」

他的聲音起了極為奇特的回響。

忽然從裏面傳出來一陣從樓梯上面急急下來的脚步聲，一個驚恐的葡萄牙籍的辦事員出現在他們面前。

那辦事員說：「先生，所有的隨從都不見了，我到處都找不到他們。」

史達倫連忙走到窗戶邊。他看到那些叫賣小販，看熱鬧的人，還有一些乞丐，正從廣場的四面八方無聲無息地蜂湧而來。那一羣羣在英國花園裏的商人們動也不動地站著，伸長耳朵傾聽著並注視著外面的動靜。

史達倫轉身找來了一支毛瑟槍，然後他和伯克站到木架上。伯克大聲向辦事員叫道：「

要大家到地下室去！」

「泰勒，趕緊發出警報。」史達倫說道。然後就離開了。

×　×　×

在一小時內，所有的商人和他們的職員們都被推入史達倫的工廠裏，或是工廠前院的英國式花園裏。那分遣隊的五十名軍人全副武裝，在門口旁排出整齊的作戰隊形。他們的長官──奧克斯佛上尉，年僅二十來歲，留著一小綹漂亮的鬍鬚，是一個極為聰明的人。

史達倫、伯克和龍史達夫站在花園中間。傑夫考伯和茲格耶夫則站在他們旁邊。整個夜晚都令人感覺又濕又熱，使人幾乎窒息。

「閣下，你最好趕快下令緊急撤退。」史達倫說道。

「是的。」伯克附和著。

「各位先生，不要如此輕舉妄動。以前發生過這種事情嗎？」龍史達夫說。

「是的，以前曾發生過。但是我們事先總是會得到公行那邊或清廷官吏的警告。從未像這次來得如此突然。」史達倫正專心地聽著夜晚的動靜，同時他的眼睛又細數著停泊在碼頭旁邊的船隻。這些船足夠載所有的人，他心裏默想著。「今晚好似有什麼不對勁。」他說。

「我也不喜歡。」伯克狂暴地說道。

「你確信不會有危險嗎？」龍史達夫說。

「閣下，我不在乎有沒有危險。但是某些徵兆提醒我要趕快離開此地，或者至少要在海上。這季節的交易已經完畢了，所以我們可以隨時離開這兒。」史達倫說道。

「但是他們不敢攻擊我們。」龍史達夫嘲笑道。「他們為何要攻擊我們呢？他們會得到什麼好處呢？我們雙方的交易是如此的完美無缺。他們實在是令人可笑啊。」

「閣下，我只是提議我們應該按照你平常所說的去做：為偶發性的事件先做預防。」

龍史達夫極為不安地用手示意他的部屬：「將你的手下分配成三路，分別守衛東邊、西邊的入口和哈格街。在我未下進一步的命令前，禁止任何人進入廣場。」

「是的，先生。」

史達倫看到科倫、賀瑞修和高斯三人聚在一盞街燈旁邊。高斯正向科倫解釋毛瑟槍的構造和用法，科倫很專心地聽著。高斯站在科倫的旁邊顯得很強壯而且威風十足。史達倫把臉轉過去，瞥見毛斯站在樹蔭下正和一位從沒見過的中國人談著話。因為好奇心的驅使，史達倫朝著他們兩人走去。他問：「沃夫健，你聽到什麼動靜？」

「沒有啊！代辦。沒有任何傳聞。我實在不了解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史達倫仔細端詳那位中國人。他穿著一身污穢的農人衣服，看來差不多三十出頭的樣子。他的雙眼看來極為銳利，他同樣地以好奇的眼光端詳著史達倫。史達倫問沃夫健：「這人是誰啊？」

「周杭修。」沃夫健頗以為傲的回答。「他是一個教徒。他已經受洗過了，代辦，是我

替他受洗的。代辦，他是我所見過最好的人。他有著出色的頭腦，而且勤勉用功，到現在還是一個農人。他會傳達上帝的旨意，而且幫助我完成上帝賦予我的任務。」

「你最好要他離開這個地方。如果我們惹上麻煩，他和我們一起被官吏逮捕的話，你就沒有皈依的人了。」

「我已經向他說過這些話了，但是他說：『上帝的行徑是非常奇特的，而且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們絕對不會背棄同胞而不顧。』不用擔心。上帝將會守衛他，而且在我有生之年我都會竭力地看護他，照顧他。」

史達倫簡單地向那個人點點頭，然後走回龍史達夫和伯克身旁。

「我要上船了。」伯克說。

史達倫指著哈格街口說：「泰勒，要高斯和他的手下趕快到那邊支援他們。」又道：「我要率領我的手下到東面去支援他們，如果你那邊有了麻煩，我可以掩護你，讓你們退守到這兒。」

伯克對史達倫說：「你好好保重。我會照顧自己。」他向高斯招手說：「你跟著我。艾爾門達和其他的職員把書扛來，然後上船。」他和他的部份手下通過花園，率先穿越廣場。

「科倫！」

「是的，代辦，有什麼事嗎？」

「把保險箱徹底清除一下，然後上船。」

「非常好。」科倫壓低嗓門說，「你和伯克談過沒有？」

「是的，但現在不能說，你快點行動。我們待會再詳細談談。」

「你到底和伯克談過了嗎？」

史達倫覺得有人注視著他，雖然他很想立刻告訴科倫有關他和伯克之間的談話，但是花園並不是說這件事的適當地點。「老天啊！你不能快一點嗎？」史達倫說。

「我想知道結果到底如何？」科倫說道，眼睛發出渴望的強烈火光。

「我此時並不打算討論你的問題！趕快照我說的去做。」史達倫朝著前門走去。

傑夫考伯擋住史達倫的去路。「爲什麼要撤退呢？爲何每個人都匆匆忙忙地，代辦？」他問史達倫。

「只是爲了愼重起見，傑夫。你有沒有船？」史達倫回答說。

「有的。」

「我非常樂意提供地方讓您的手下停泊船隻。」史達倫注視著茲格耶夫。「這條河沿岸的景色非常優美，大人，您願意加入我們的行列嗎？」

「當你發現廣場空著而那些隨從不見了的時候，你通常都是趕緊捲鋪蓋逃走嗎？」

「只有在我認爲有此必要的時候才如此。」史達倫擠到後面穿過了那些強迫徵募的手下。「威格斯，將所有文件送上船，再叫所有的職員都要武裝起來。」

「是的，先生。」

當其他的商人看見史達倫和伯克實際上是在準備迅速地撤退時，他們很快地跑回自己的工廠，收集他們的文件、提貨單以及所有可以代表證明他們這一季交易的東西——這些正是他們未來的希望——，然後將這些文件一一捆紮在他們的船上。現在卻有個小小的財物問題令人擔心，因爲大部分的交易都是靠著提貨單的互相交換——而伯克和史達倫早已把他們的銀子送回香港去了。

龍史達夫將他私人的桌子清理一下，然後把他的密碼本和秘密文件放入他的公文箱內，再和茲格耶夫一起站在花園裏。「閣下，你都準備好了嗎？」

「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我發覺這整個情況實在非比尋常，不管它到底有沒有危險。如果有危險的話，你的軍隊爲什麼不在這兒抵抗？如果沒什麼危險，又爲什麼要逃走呢？」

「我親愛的先生啊！那些野蠻未開化的異教徒的心理和我們這些文明人是大不相同的，儘管大英帝國已經直接地治理這地方幾乎一世紀了。所以我們來這兒就是要學習如何和清廷的國勢互相抗衡。當然……」他冷淡地加了一句話：「我們並不關心征服之事，我們所關切的是如何和平地和清廷交易。雖然我們將此地視爲完全受大英帝國控制的地方。」

史達倫又跑去將自己的保險箱徹底檢查了一遍，以確定所有重要的文件是否都送上船了。

「我已經仔細檢查過了。」科倫闖入房間，一邊將門砰然關上，一邊對史達倫說。「現在，可以告訴我伯克的答覆了吧。」

「他已經答應你和泰絲的婚事了。」史達倫以極為柔和的口氣回答。

克倫聽了之後，驚愕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伯克很高興有你這樣一位女婿，你和泰絲明年就可以結婚了。」

「伯克眞的答應了嗎？」科倫問。

「是的。恭喜你！」史達倫平靜沈著地檢查他桌子的每個抽屜，然後一一鎖上，心裏暗自高興他和科倫間的對話都按照他事先的計劃進行著。

「你是說，伯克眞的答應了，而你也贊成我和泰絲的婚事？」

「是的。你應該找個機會形式上再向他請求一次，但是他一定會答應你的請求。我們兩個已經討論過嫁粧和其他細節問題，但原則上他已決定讓你和泰絲在明年舉行婚禮。」

科倫將手臂繞在史達倫的肩膀上，說：「哦！父親，謝謝您！謝謝您！」他並未聽見自己在叫史達倫「父親。」，但是史達倫却聽得很清楚。

忽然一陣火焰劃破寂靜的黑夜。史達倫和科倫即時跑到窗戶前看個究竟，他們看到羣衆正在連續槍擊下，一窩蜂地向後退卻。而成百的後衛則推擠那些往後退的羣衆，很不幸的！這些軍隊也被捲入廣場遠處的中國人的急流中。

這些暴民們手裏扛著斧頭、矛、火把，他們攀越過最西邊的工廠——這些工廠是美國人所擁有的。有人將火把丟進窗戶內，而門也一一被撞破。這些暴民們開始肆無忌憚地掠奪和燒毀這些建築物。

史達倫急忙抓起一把毛瑟槍，對科倫說：「在你未看到伯克之前，絕不可向任何人提起有關泰絲的事情。」他們急忙地衝向走廊。看到威格斯手裏抱著一堆驗貨單的副本，正一步一步蹣跚地從前面走來，史達倫大叫說：「威格斯，趕快上船！」

威格斯倉惶地走了。

在史達倫工廠前方的廣場上和花園裏擠滿了一大羣商人，他們正以飛快的速度向他們的船跑去。有些軍人已經站在花園附近的崗位上，準備做最後一道防線，史達倫加入他們的行列，以便幫助他們掩護那些正在撤退的人。就在此時史達倫窺見科倫往回跑入工廠，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他的注意力就被那些第二羣先鋒羣衆蜂擁走向哈格街所分散了。這些軍人一面以齊一射擊來防衛入口，一面以整齊的順序向英國式花園的方向撤退，在那兒他們和其他的軍隊配合，一齊防衛最後一批正往他們的船逃去的商人。這些商人都已經陸續的上了船，而且手握著毛瑟槍準備和那些羣衆作殊死戰，豈知那些羣衆只集中注意力於那些在廣場遠處的工廠，令人驚奇的是，他們根本不在乎那些商人的行動。

當史達倫看見古伯和一些美國人上船之後，心情方緩和下來，因為他原本以為他們還在工廠裏，來不及逃出來。

「瞧瞧那些飯桶。」龍史達夫站在花園外，看著那些羣衆。他心裏明白這正意謂著交易談判的結果，這場戰爭是無可避免的。「女王陛下的軍隊一定會馬上趕來阻止這無謂的戰鬥。」他走進花園，發現茲格耶夫正注視著這空前的大破壞，而他的兩位穿著整齊制服的隨從

手中握著武器，緊張不安地站在他旁邊。

「閣下，您或許願意和我一起上船。」龍史達夫提高嗓門說道。他心裏明白，萬一茲格耶夫受了傷害，這將是一件震撼國際視聽的事件，沙皇就有了完全充分的理由，派遣一批報復性的軍艦和軍隊，大大方方地侵入清廷的領海。「該死！這件事絕對不會發生。」他對自己這樣說著。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處理這些無用的東西。你想你們所謂的民主政治可以適當地處置他們嗎？」茲格耶夫惡意地說。

「當然可以。你給他們充分的時間了嗎？」龍史達夫以極輕鬆的語氣回答。「現在，讓我們趕緊上船吧！我們運氣不錯，這是個令人喜悅的夜晚。」

其中一位俄國隨從對茲格耶夫說了幾句話，茲格耶夫只是瞪著他沒說什麼。那個隨從臉色頓然蒼白，不敢再說什麼了。

「閣下，你如果想上船的話，你自己先上船吧，我寧願在這兒等代辦。」茲格耶夫的口氣並未被龍史達夫對羣衆明顯的輕蔑口氣所蓋過。茲格耶夫拿出他的煙盒，遞給龍史達夫，他很高興自己的手不再顫抖了。

「謝謝您。」龍史達夫拿了幾根煙。「該下地獄的！」他漫步走向史達倫。「達克，是那個魔鬼在煽動這些羣衆？」

「一定是那些清廷官吏。以前從未有過像這樣的暴亂，絕對沒有過。我們最好趕快上船

。」史達倫注視著廣場的情況。最後一批的商人已經上船了，只有伯克還沒有露面。高斯和他的手下仍然在東邊防守著他們工廠的入口，當史達倫看見高斯向那些正在掠奪的暴民開炮時，心頭滿是忿怒，因為高斯的做法根本不能直接嚇阻那些暴民，那只是白白地浪費時間、精力和炮彈。

他急欲想發下緊急撤退的命令；然後趁混亂之際，舉起手上的毛瑟槍，射殺高斯。他明白在混戰中沒有人會注意到他的行動，這樣可以使他將來免遭殺身之禍。但是史達倫並不想在此時開槍，因為他非常渴望能親眼看到高斯面臨死亡時所露出的恐懼眼色。

那些船上的纜繩很快地解開了，船隻毫無阻礙，輕鬆地駛入河流中。很奇怪的是，那些暴民仍然不理睬他們的行動。

從古伯．特曼工廠所冒出的濃煙正如波浪一般地到處瀰漫。所有的建築被火焰延燒著，就如同受狂風暴雨襲擊一般，無情的火焰掩蓋整個夜空。

史達倫看到伯克狂奔進入他的工廠，一手拿著毛瑟槍，另一隻手握著一把短劍，而口袋裏塞滿了紙，他的辦事員——艾爾門達在前方朝那艘船直奔。伯克、高斯和他的手下在旁防守著，然後另一位暴民敲打東邊的入口，奮力阻擋著軍隊。史達倫心裏明白到了該逃走的時候了。

「上船！」史達倫大聲叫著，然後轉向花園的入口走去。途中，他停下來稍作逗留，瞧見茲格耶夫正倚靠著花園邊的牆壁，一手拿著手槍，另一隻手握著他的長劍，而龍史達夫就

站在他的旁邊。「是逃走的時候了！」史達倫對著他們大叫，聲音幾乎大得蓋過了眼前的大暴動。

茲格耶夫笑著回答：「往哪兒逃啊？」

當火苗蔓延到軍械庫時，發出了極猛烈地爆炸聲，建築物炸得粉碎，而燃燒著的碎片彈向羣衆，殺傷不少人。那些到處掠奪的暴民紛紛在首領的引導下，頗有組織地向東邊方向的工廠突擊。史達倫正要穿過花園的門時，忽然記起科倫還在裏面，因此大聲喝令手下掩護他，然後自己往裏衝。

「科倫！科倫！」史達倫大聲嚷著。

科倫衝下樓梯對史達倫說：「我還有一些東西忘了拿。」然後向船的方向衝去。

茲格耶夫、龍史達夫和他們的手下仍然在花園入口等著。逃亡時，他們被那些正在攻擊隔壁工廠的暴民擋住了去路。此時史達倫趕緊指著牆壁，大伙兒便慌忙地翻牆逃命。科倫不小心跌了一跤，史達倫趕緊扶起他，然後兩人一起朝著船的方向跑去；而茲格耶夫和龍史達夫也緊跟在他們旁邊。

這些暴民們讓他們通過，但是當他們要穿過廣場時，羣衆裏的首領衝進花園。他們手裏握著火把，開始攻擊那棟華廈。

此時火焰延燒了所有的工廠，有一片屋頂掉下來，還夾雜著令人悲淒的叫聲，然後有更多成千上萬的火焰如雨點般傾注於廣場上。

此時伯克已站在船的主甲板上，以很世俗褻瀆的口氣告誡船上的船員。這些船員手握武器，槍口都朝著陸地。

高斯站在船尾，觀看船首和船尾的纜繩一一被解開。當船開始離開碼頭時，高斯手裏緊抓著毛瑟槍，瞄準一位中國人，然後扣了扳機。他看見有一個人跌倒了，然後他注視著史達倫和那些正要上他們船的人。他確定四周沒有人注意他之後，小心地瞄準目標。此時史達倫站在科倫和茲格耶夫之間，而龍史達夫則站在旁邊。高斯扣了扳機。

茲格耶夫旋轉了一下，然後撲倒在地。

高斯舉起另外一支毛瑟槍，正欲射擊時，伯克突然闖上來，大聲叫著：「趕快到前面去安排一些人負責船頭的火礮，等到我發命令時再開始射擊。」他一路推著高斯，一邊向他的手下吼道：「看在上帝份上，趕快操縱舵輪，不要撞上暗礁了。」他向岸上一瞥，看見史達倫和龍史達夫伏在茲格耶夫身上，而科倫在旁邊站著，那些暴民朝著蜂湧而上。他急忙抓起高斯剛丟下的毛瑟槍，瞄準一下，然後射了出去。一位首領中彈，不支倒地，暴民見狀，遲疑不敢前進。

史達倫將茲格耶夫舉起放在肩膀上，然後命令手下：「開槍！」他的手下散開成一行以便保護他們，然後以直線射程，一齊向前射擊，站在前頭的中國人見狀，嚇得往後退，而那些在後面的人便壓倒前面的人。趁著這歇斯特里的混亂，史達倫一羣人已有足夠的時間搭上他們的船。

毛斯在船邊等著，而那個奇怪的，改變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就站在毛斯旁邊。他們兩人手上都有武器。毛斯一手捧著聖經而另一隻手握著一把短劍，他大聲叫喊：「偉大的上帝請您賜恩啊！原諒這些可憐的罪人啊！」他拿著短劍對著天空狂亂地揮砍，羣衆們紛紛地避開他。

當史達倫一行人都上了船，直到船已駛向海中，他們心有餘悸地回頭看。整個租界地是一片火海。那如大浪翻騰般的黑煙，還有那淒慘的叫聲，混雜成無限深淵的痛苦地獄。

茲格耶夫躺在後甲板上，龍史達夫就跪在他身旁。史達倫匆忙地向著他們的方向走去。史達倫一邊對著毛斯大吼說：「趕快到前面去！小心地注意前面的情況。」

茲格耶夫因爲過度驚嚇而臉色蒼白，他緊緊地按著鼠蹊部的右方。鮮紅的血徐徐地從他手指間流出。那些隨從守衛們看到這種情形，驚駭地呻吟著。史達倫將他們一一推開，然後撕開茲格耶夫長褲的前方口袋，並且割開褲管。毛瑟槍的子彈穿過茲格耶夫的胃，留下了一個極深的缺口，這缺口在胃的稍下方而且傾斜不正，然後子彈穿入右方的大腿骨。鮮紅的血猛烈地滲出，但並不是劇烈地噴出。史達倫不禁感謝上帝的恩寵，因爲子彈並非如他原先所想的是在胃裏面，他使茲格耶夫翻身過去，這俄國人抱住自己的頭，發出痛苦地呻吟。他的大腿後方被子彈打穿而裂開，血流不止。史達倫小心翼翼地檢視了傷口，然後取出幾小片碎骨。

史達倫對著一位水手大喊：「趕快去拿毛毯、白蘭地和火盆。」

「閣下，您的右脚可以移動嗎？」

茲格耶夫稍微動了一下，但是因爲過於疼痛而畏縮了，但是他的脚還是動了。

「老兄，我想您的臀部沒什麼大礙。現在您就靜靜地躺著，不要任意移動。」

當毛毯拿來以後，史達倫把毛毯披在茲格耶夫身上，然後扶他到舵手後面的位子使他更舒服些地坐下，並且遞給他一杯白蘭地酒。

火盆捧來以後，史達倫在傷口上抹上濃濃地白蘭地酒。他又把自己的刀子放在火盆上烤熱。

「緊緊地抓著他，威廉！科倫，趕快幫個忙。」他們跪下來，龍史達夫跪在他的脚邊，而科倫跪在他頭部的旁邊。

史達倫將那燒得紅熱的刀子插進傷口的前方，白蘭地酒似乎失去了效用，茲格耶夫痛得失去了知覺。史達倫用刀子燒灼一下傷口的前方，然後迅速而仔細地檢視傷口，企圖趁著茲格耶夫無知覺的狀態下趕緊完成。史達倫將茲格耶夫翻了身，又檢查一次。那種人肉烤焦的噁心味道瀰漫在空氣中，龍史達夫承受不了，轉過身，吐了出來，但是科倫仍然緊緊地按著茲格耶夫以幫助史達倫，然後龍史達夫又再次轉身回去。

史達倫再將刀子烤熱，灑了更多的白蘭地在傷口的後方，然後用刀子燒灼它，深深地、徹底地。他的頭因聞到惡臭而感覺疼痛不已，他的汗水滴到下巴，但是他的雙手還是很鎮定

而沒有顫抖。史達倫心裏明白如果他不小心地燒灼的話，那傷口一定會腐爛，茲格耶夫也一定會死。慘遭這種創傷的人，十個之中有九個人因傷口腐爛而死去。

好不容易史達倫終於完成消毒的工作。

史達倫用繃帶將茲格耶夫包紮好，然後用白蘭地漱洗一下自己的口；白蘭地酒的香氣驅散了血腥味和人肉烤焦的惡臭味。然後他又咕嚕咕嚕的飲了幾杯白蘭地，並且觀察茲格耶夫。茲格耶夫的臉蒼白而毫無血色。

「現在他的命運就操在神的手中。」史達倫說道，並問科倫：「你還好吧，科倫！」

科倫回答說：「是的，我想我沒什麼事。」

「到下面去，每個人分配一些熱的甜酒，然後檢查一下儲藏室的儲糧。要你的第二隊隊員馬上上船。每個人都要經過仔細的挑選。」史達倫說。

科倫離開船尾。

那兩個俄國的隨從跪在茲格耶夫身旁。其中一個隨從碰一下史達倫，然後斷斷續續地說著話，很明顯地，他心裏正揣摩著史達倫到底是何種人物。史達倫揮手示意，要他們留在主人身旁，不要走動。

他拖著疲憊而沈重的步伐向前走著，將手搭在龍史達夫的肩膀上，把他拉到自己身旁，然後彎著腰，對著龍史達夫的耳朵低語：「你看清楚那些中國人之間的毛瑟槍嗎？」

龍史達夫搖著頭回答說：「我根本看不清楚。」

「我也一樣。」史達倫接著說。

「到處都是槍，根本看不清楚。」史達倫又說道。龍史達夫臉色蒼白而非常憂慮地說：「這實在是一次極為不幸的意外事件。」

史達倫稍停片刻，然後說：「如果茲格耶夫不幸死了，我們將會惹來極大的麻煩，是嗎？」

「達克，讓我們共同祈禱他不會死去。」龍史達夫咬著唇說。「我必須馬上將這次意外事件通告各國部長，並且展開調查工作。」

「是的。」

龍史達夫看著那張似屍體一般蒼白的臉。茲格耶夫的呼吸非常淺弱。「實在可惡地該下地獄！你說什麼？」

「從傷口的位置和他受傷躺下的位置來看，毫無疑問的，這子彈是我們的人所射出來的。」史達倫說。

「這只是一次不幸的意外事件。」龍史達夫說。

「是的。但是子彈一定瞄準了某一目標。」

「那是不可能的。有誰想殺他呢？」

「有誰想殺你，或者科倫，也許是要殺我？我們都靠得很近。」史達倫說。

「會是誰呢？」

「我有成打的敵人。」史達倫說。

「伯克不可能殘酷到謀害你的地步。」龍史達夫說。

「我並未說他會殺我。準備一些懸賞給那些提供消息的人。」

他們兩人一齊朝租界的方向看去，它已經遙遙在後了：只看見屋頂上方還有火焰和黑煙。龍史達夫說：「這實在是一次瘋狂的掠奪。以前從未發生過這種事情。他們爲何要這樣做呢？爲什麼？」

「我不知道。」史達倫回答道。

「我們一到香港，就往北走——這正是到北京的時候了。這皇帝陛下將會後悔他下了這道命令。」

「是的。但是首先必須發動突擊廣東。」

「但是，那實在是浪費時間，不是嗎？」

「要想在這星期內發動一次攻擊，以便收復廣東的租界，我想你沒有辦法徹底地鎮壓他們。」

「爲什麼？」

「你須要一個月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去準備再次攻破北方。現在的氣候根本不適合。你應該等候援兵抵達後再說。他們什麼時候能到這兒？」

「大概一個月至六個星期內可以抵達。」

「好極了。」史達倫臉上堅硬而毫無表情。「在這段時間內公行將會發覺我們有六百萬兩銀子。這可以讓他明白，他們嚇唬不了我們。否則我們就太沒面子了。如果他們因爲看到租界燒毀了而離開了，那我們將來也就沒有什麼指望了。讓復仇女神暫時遠離這個城市。還有十二小時的最後通牒，或者你只是躺在這兒，浪費時間。」

茲格耶夫發出痛苦的呻吟，史達倫趕緊走到他旁邊。這個俄國人仍然驚嚇不已，而且幾乎是沒什麼知覺。

史達倫注意到毛斯的那位皈依者正在看著自己。這個中國人就站在右舷上端的甲板上。他雙手畫一十字，然後閉上眼睛，開始禱告。

第二十七章

史達倫從進入女王城裏的新碼頭的那隻獨桅帆船裏跨出來，然後匆忙的沿著那船的船身走向一幢巨大的，幾乎完成的三層建築。在如此白熱的天氣下，今天他的跛脚看起來是更明顯了。有獅子和龍圖案的旗子飄動在杆子上端。

他注意到在快樂谷，到處充滿已經完成的小建築物和房屋。且在小丘上教堂的工程已經開始，在遠處的伯克碼頭也已經完成了，而連接這碼頭的工廠也將蓋好了。其他的建築物及住宅仍然被包裹在竹鞘鷹架內，女王路是充滿著石子。

雖然這時候不過是近正午，但是卻很少有苦力在工作。天氣是非常的熱悶。一陣令人愉快而舒服的暖風已經開始在谷裏飄起。

他大步的走向那主要的休息室，他的襯衫是緊貼著他的背。一個正流著汗的葡萄牙人守衞，他一抬頭驚奇的說：

「史達倫先生！午安，先生，我們沒想到是你！」

「羅勃先生在那裏呢？」

「在樓上，先生，但是那裏……」

這時史達倫已經匆匆上樓，有一道內廳通往北方、東方和西方進入這座樓房的深處，許多個窗戶開向大海，也有開向陸地。看去一艘軍艦靜靜地在拋錨，那快速的帆船是他從廣州來的第一艘船。

他轉向東，然後經過一個半完工的餐廳，他的脚步踩在尚未舖地的碎石上發出清脆的回聲。他敲門，然後推門進去。

那門導向一個特別的套房，有部分的家具設備：幾張椅子和沙發，舖的是石頭地板，以及牆上掛著女王畫像，一個沒有火堆的火爐。莎拉正坐在一個高背的椅子近靠著窗戶，手中拿著一個格子狀竹編的帽子，她驚訝的看著他。

「嗨！莎拉。」

「嗨！達克。」

「小凱利如何了？」

「小凱利已經死了。」

莎拉的眼神是靜止與淡藍的，她夾著汗水的臉看起來有點桃紅色和塗著脂油。她的頭髮參雜著白色，她的臉是有皺紋的。

他說：「我感到很遺憾，我感到很遺憾。」

莎拉心不在焉的搧著她自己，扇子搧出來的輕風拂亂她那柔軟的頭髮，她並沒有把那些

頭髮掀開。

他問：「那件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三天以前，或者，二天吧！」她淡淡地說：「我不知道。」

「那孩子如何呢？」

「仍然活著，洛克林是仍然活著。」

史達倫用手指抹去流滿在他雙頰的熱汗，說：「我們是第一個從廣州回來的，他們燒了那租界地，我們在離開以前得到了羅勃的信，正好那時我已經到達。」

她在門邊搖動著那把扇子。他看著她那瘦得顯出藍色靜脈的手腕。

莎拉進入臥室，那個房間是大的，已經做好的四張海報是出自他設計的圖案。

羅勃正躺在床上，他的眼睛閉著，他那充滿憔悴而灰色的臉，正抵著有汗漬斑點的枕頭。

「羅勃！」史達倫說，但是羅勃的眼睛沒有睜開，他的嘴唇輕輕的分開著。史達倫的情緒十分不安。

他摸摸他弟弟的臉，冷冰冰的，是一種如死人般的冷冰冰。

史達倫轉身，然後走出這房間，並且輕輕的關上了門。

莎拉仍然坐在那高背的椅子上，扇子慢慢地搖動著。

他不太高興她沒有告訴他。

「羅勃是在一小時以前死的。」她說：「二、三個小時，或者一個小時，我已經不記得了，在他死以前，他要我為他傳一個消息給你，那是在這個早上，我想，可能是在昨天晚上，我想是在今天早上。羅勃說：『告訴兄長，我永遠不要是個代辦。』」

「我做了一個必要的妥善安排，莎拉，最好你和孩子們能離開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閉上他的眼睛，然後，我也閉上小凱利的眼睛，誰將會閉上你的眼睛，代辦？誰將會閉上我的呢？」

×　×　×

他做了一個安排，接著走上一個小台階進入他的房間。他正在想著關於那天，羅勃到達澳門的第一天的事情——「哥哥，你所有的麻煩已解決了，當我一到達！」羅勃說，並且帶著一個驚喜的笑容。「我們將擊敗東印度公司，以及整掉伯克。我們將像一個領主一樣，開始統治亞洲的王朝直到永遠，那裏有一個女孩，我將要和她結婚，莎拉•馬克格林。她現在已經十五歲了，我的兄弟啊！我們將在兩年內結婚。」

「告訴我，上帝？」史達倫問，「我們到底作錯了那裏？為什麼人們會改變呢？為什麼爭吵、攻擊、恨和傷害，會出自親切、青春、溫和和愛呢？為什麼呢？如果不是，為什麼他們總是這樣做。對莎拉，對羅娜達。並且同樣的對科倫和泰絲。為什麼？為什麼？」

他是在那圍繞著屋子的高牆的門口，他打開門，屋內非常的安靜，令人出奇的安靜，「

瘧疾」這個字殺戳著他的孩子，一陣輕暖的風吹起，細長的竹子隨風擺動著。花園裏的花栽種得很好，現在正盛開著花朵，灌木樹間的蜜蜂飛來飛去。

他走上幾個台階，然後打開了門。但是他沒有立刻走進去。他從門縫聽到，裏面沒有傳出歡迎的笑聲，也沒有佣人談天的吵雜聲、或唱歌聲傳出來。這個房子是空蕩蕩的。

他看到溫度計：二十九點八度，可怕的熱天氣。

他慢慢的走下通道，空氣中混合著一種奇怪的香味。他打開屬於美美的臥室，房間相當狹小而且整潔，孩子們的房間是空的，沒有小牀和玩具。

這時他看到她經過那窗戶，她從花園的蔭蔽處走來，手上拿著些花。一棵橘子樹的陰影籠罩著她的臉，這時他是在外面，她投入了他的懷抱。

「上帝的血，代辦，你弄壞了我的花。」美美放下那些花，然後用手臂圍繞著他的脖子。「你從那裏來？唉呀？代辦，你壓我太緊了！爲什麼你的臉如此奇怪？」

他把她舉起坐在一個長凳上，陽光照耀著，她滿足地靠著他的手臂，他那強壯的手臂使她感到溫暖，而他眞誠的看著她。

她抬起頭來對他笑，「你幻想你失去我，嗨呀？爲什麼你不快樂？爲什麼當我一看到你，你就像鬼一般呢？」

「美美，我感到困擾，我在想我已失去了你，那小孩們在那裏呢？」

「在澳門。我送他們到陳生的房子，給艾爾登。西西斯照料。當熱病一開始，我就感到

它的可怕，我送他們和瑪麗辛克萊。爲什麼你認爲你失去了我，嗨呀？」

「沒有什麼！孩子們何時走的？」

「一個禮拜以前，瑪麗會細心的照顧他們，她明天就會回來。」

「阿珊和林丁在那裏？」

「我打發他們去拿食物，當我們查看了你的帆船，我想眞是的！那房子骯髒得可怕，而且沒有任何的食物，所以我要他們趕快打掃那個房子，然後派他們去買些食物來。你不介意吧。」她擺動著她的頭。說：「那些懶惰得善於不做什麼的妓女，眞是需要打一頓。我實在非常高興你的歸來，代辦，唷！也實在的。家庭費用已經上漲，而且我已沒什麼錢了；所以你該給我更多錢，因爲我們還要支持林丁一家子的生活，還有阿珊一家人的。唉，我想對他們目前的家庭，那當然是公平的榨取，不用介意，但是他們那整個的家族呢？我的天啊？我們是有錢的，是的，我們是很有錢的，但是我們必須守住它，否則很快地我們將會沒錢了！」當她看著他時，她皺著眉毛說：「到底是什麼煩惱？」

「羅勃和小凱利已經死了。」

她的眼睛睜得好大，快樂的表情立刻消失，「我知道那小女孩，但是羅勃哥哥，我聽說他得了熱病，大約在三、四天以前，沒想到他已經死了。這是何時發生的？」

「幾個小時以前。」

「那是件可怕的事，最好我們離開這災害的地方。」

「這是災害之處，但是它沒有熱病。」

「唉！原諒我再次的提起它。」當她再度的平靜時，她說：「讓我們忘記那些可怕糟糕的事情。」

史達倫必須掌握那使他困惑好幾星期的思潮，去尋得解答。假如他離開這個山谷，每一個人也將會離開，假如他留下，可能美美她會感染上熱病，甚至死去。他並不願冒險如此做。假如他留下而她去澳門，其餘不該死的人將會死掉。如何能使每一個人避免死於熱病，且同時能保守女王城和香港呢？

「代辦，我們聽說你在廣州有一些困難？」

他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

「簡直是瘋了，只為了戰利品，唉呀？」

「是的。」

「以這可怕的形式去燒租界直到交易完成。是非常聰明，現在將發生什麼？你要反抗北京嗎？」

「首先我們要擊敗廣州，然後才是北京。」

美美的眉頭皺得更深，她知道她必須帶話去給她的祖父，金瓜，先去警告他。因為他們將必須發現所有的贖金，而假如金瓜沒有準備，他將會遭殺害，在這以前她從來沒有送過消息給她祖父，也從未暗中用她知識去解決事情。但是這一次她感覺她必須這樣作。她想著她

將做一項祕密計劃，這事使她激動，最好，她告訴自己，沒有陰謀和祕密，大部分人生的快樂將失去了。我極想知道為什麼羣衆搶劫當他們不需要搶劫？笨蛋。

「我們將為你的兄弟哀悼一百天嗎？」她說。

「我無法過度哀傷。」他說。

「一百天是一個風俗，我將和陳高登安排一個中國式的葬禮，五十個職業送葬者，帶著鼓，發出嘎嘎聲，插著旗子。羅勃叔叔將有一個難忘的葬禮，我們要節省費用，那時你將滿意歡喜如同衆神所歡喜的。」

「我們不必要如此做，」他說，驚訝的。「這是一個中國式的葬禮，我們不須職業的哀悼者。」

「那你如何在公開的場面裏表現你對兄弟的哀悼，並且在那些現實的香港人前給他一個面子？我們是貴族家庭，難道不是嗎？我們能在那些最卑賤的苦力面前丟臉嗎？別說是這不尋常的喪事。」

「那是我們的風俗，美美，我們做事情是有分別的。」

「當然，」她激動地說，「我主要的重點，代辦，你看看你臉帶粗野，但是我要和我同胞一樣的，我將私自哀悼一百天，當然我是無法公開出現在你的葬禮或者中國式的葬禮，為了葬禮我將穿著白色的衣服，我也將做一個神位，通常，我們將向神位叩頭，接著，一百天結束時，我們通常把它燒掉，他的靈魂也就將重新得到安息了。那是重要的事，代辦，請不

要介意，衆神是須要他的。」

但是他正絞盡腦汁的想答案：如何能戰勝熱病，如何能救這個山谷，以及如何能保護香港？

第二十八章

三天之後，羅勃被埋葬在凱利的墓旁。沃夫健•毛斯在一個沒有屋頂的教堂裏誦讀祭文，這一天，天空晴朗的沒有一片雲。

所有與羅勃有關的人都出席了，除了伍爾夫•特曼，他因感染了瘟疫，躺在古伯的廢船中。龍史達夫亦沒有參加喪禮，他和海軍上將率領著艦隊與軍隊向廣州駛去。那瘟疫已經使得一大半的士兵都喪失了生命。

莎拉坐在第一排的教堂長凳上，她穿著黑色的喪服，戴着黑色的面紗。雪凡芬也是穿著黑色的衣服，瑪麗，莉莎•泰絲和其餘的人亦穿著深色的衣服，男仕們則穿著沈重陰暗的外套，汗流浹背。

史達倫上去宣讀祭文，雪凡芬熱切的看著他，她昨天已經寬恕了他，她知道現在已沒什麼可做的了，在一個或兩個星期內，一切都會好轉，現在羅勃已經死了，她必須更改她的計劃，她決定儘快與史達倫結婚，然後把他帶走。首先到華盛頓去看那些最重要的東西，接著去倫敦和議會，然後回到華盛頓。但是現在整個計劃被躭擱了，因爲她知道他不可能在這時

離開，除非科倫已準備好接替他的職位。

那安靜地、陰沈地穿著黑色衣服的葬禮在快樂谷裏進行著，這一隊伍沿著女王街去到葬禮處。同時也有一隊穿著白色衣服的送葬儀隊穿過太平山的窄巷，一路上都是尖叫聲、低呻聲、悲嘆聲、哭泣聲和鼓聲。

太平山的人們被買辦的態度大大地感動，還有他家的慷慨贈予也使他們感激不已，陳高登的聲望也因爲他父親而大大的提高。因爲沒有一個住在小山的居民曾想到史達倫會如此尊敬他們的神和他們的風俗。陳高登是不需要得到更多的聲望了，他不已經是香港擁有最多土地的人嗎？他的事業不是也已經延伸到各方了嗎？他不是那擁有最多建築物的人嗎？還有三個洗衣店、十四艘捕魚舢板、兩家藥店舖、六家餐廳、十九家鞋店，和衣服店和製造鞋子的工廠、刀子店，以及擁有十四分之一比率的第一流珠寶製造店，店裏有一流熟練的彫刻師，工人彫刻珠寶，也會彫刻木頭，這那一樣不是他的？

除此以外他還有一個龐大的放高利貸事業，嗯，是的！好一個放高利貸者，眞是令人不敢相信，他是何等的有錢。還有謠傳說他也和買辦合夥，而當那粗俗的叔叔死了，屬於他叔叔一筆新的財產也將到達他手裏。

三位之中的陳高登不須要再藉外力來增加他的地位。他們都知道他是誰，且都毫無問題的服從他。甚至在他們的建築生意上，碼頭工人貿易上、清潔生意上、夜黑市的買賣上、捕魚、食物和捕鷹的生意上或在佣人、苦力們的買賣上，他們都太需要時常借錢和找房子住。

結果，他們對他們的領主——粗俗野蠻的叔叔的死，是感到大大的悲哀。但是他們也樂於得到額外的機會去敲詐。他們知道靠在太平山這一邊是聰明的，他們也知道一部分敲詐來的錢將會花費在無限量地供奉衆神明上——供的烤豬、烘的餡餅、甜香的肉、炸的肉排、大龍蝦、小明蝦、魚、海蚌和各種麵類，他們知道衆神們是繞著爭相這些豐富的美味，而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是足夠滿足那饑餓的。

所有人們和那些請來的哀悼者都哀哭得很大聲，他們的心裏卻正快樂的幻想著：有一天他們也都能死得如此豪華，但也祈禱他們自己能活著參加這些葬禮，來吃、來喝。活著還可以賺錢，可以得到愛，或者那一天也會發個橫財，變得如此有錢，而在他們的親友面前能死得如此體面，如此光耀。

陳高登跟著儀隊走，他非常的孤獨，穿著嚴肅深色的長袍——卻顯得很高尚。他向著衆神哭得很大聲，像是遭到了從未遭遇到的痛苦與不幸。還有乞丐頭也隨在他後面，也好順便沾點光，衆神也都微笑著。

當棺木被埋在乾且硬的泥土裏。史達倫伴隨著莎拉到獨桅的快艇。

「我將在今天下午出海。」他說。

沒有回答他，莎拉——坐在船邊，轉身背向著島。

史達倫面向著快樂谷。

一羣乞丐們和抬轎子的轎夫在街道上騷亂著，但是他們沒有打擾代辦，因爲他每個月還付

付勒索錢給這羣轎夫和乞丐頭。

史達倫看到科倫站在泰絲的旁邊。他走向那羣人且很禮貌的對女士們舉起他的帽子。他看著科倫說：「科倫，你能和我一起走走嗎？」

「當然，」科倫說。自從他們回來他就沒有和他父親談過話，——沒有談談重要的事：像關於羅勃叔叔的死，他的死將如何影响到他們原來的計劃，何時婚禮才能舉行。這也不算什麼祕密了，就是關於他曾在華波問伯克，泰絲從廣州撤退以及被粗暴的接受之事。而由於這突發的悲劇，那宣告的計劃將被迫的舉行，這也不是什麼祕密了。

史達倫又舉起他的帽子離開這裏，科倫在他身邊。

他們漫步在寂靜的路上，其餘的人看到他們和伯克家人在一起都搖著頭，驚訝於史達倫同意那婚事。

「早安，瑪麗。」史達倫說，當瑪麗。辛克萊走向他的時候，葛雷興和哈雷特克都跟著她，她看起來枯萎且生病。

「早安，代辦，今天下午我能拜訪你嗎？」她問。

「當然，大約太陽下山的時候？在我家好嗎？」

「謝謝你，關於你的損失，我實在　無法說出我的難過。」

「是的，」葛萊興說。「可怕的命運。」經過幾個禮拜來，他是愈來愈被史達倫所感動。

「眞是太抱歉了，代辦。」

「謝謝你。」

「好，太多工作要作。」

「可能這是一個好辦法，爲了那些主力艦，我們把那放深水，暴風雨的錨拉上來。」

葛萊興突然攻擊的說：「你能聞出一個暴風雨將來嗎？」

「嗯，但這是颱風季節，有時候颱風來得早，有時候來得晚。」

「謝謝你這樣的指示，我將要他們今天下午開始工作。你打算連絡那艦隊嗎？」

「我不知道。」史達倫看著哈雷特克，問：「你何時回來的？」

「昨天晚上，代辦，閣下送我回來，爲代表他出席這葬禮，我打算隨潮回去。」

「太好了，請你回去後爲我給他我的謝意與尊敬。」

「他是極想知道殿下如何。」

「不太糟了，呆一會兒見，瑪麗。」他又舉起他的帽子，然後他和科倫送他們離去。史達倫極想知道關於瑪麗，我猜想她要告訴我關於孩子的事，希望沒有什麼錯誤，還有賀瑞修和葛萊興到底怎麼樣了？他們怎麼這樣緊張兮兮的？

「辛克萊　小姐，我能到妳的旅社去看妳嗎？」葛萊興正在說。或或許妳們兩個可以和我在造船所吃午餐？」

「我非常喜歡，親愛的喬治。」瑪麗說，「但是賀瑞修不能夠和我們一起。」在賀瑞修

想要說些什麼之先，瑪麗很快接著說：「我親愛的哥哥告訴我你請求能牽著我的手步入婚禮。」

葛萊與大吃一驚的說：「是的……啊……是的，我是如此著，是的……。」

「我高興告訴你我願意接受。」

「在神明面前，」葛萊與握著她的手，並且吻了一下說：「我向天發誓，瑪麗，在神明面前，瑪麗，列祖列宗的神明前，我發誓……，」他轉向看到賀瑞修，他臉上的歡樂突然消失，「糟糕，怎麼回事？」

賀瑞修的眼睛憤怒的釘著瑪麗看，他勉強地扭動著笑容，但是眼光仍然停著瑪麗的身上沒有移開，緩緩地說：「沒什麼。」

「你不贊成嗎？」葛萊與的聲音非常生硬。

「親愛的哥哥，你不會不贊成吧？」瑪麗打斷的說。

「你們太年輕了，而且……。」

「但是你不是贊成了嗎？並且我們將在聖誕節的前三天結婚。」

葛萊與被他們兄妹倆之間的憤怒嚇得發抖。

「我相信代辦會贊賞你的同意的，賀瑞修。」瑪麗愉快的，她已決定要和喬治結婚，現在她必須除掉那嬰孩，假如美美不能幫助她，那時她可以去找代辦，向代辦要求對她的補償，她不顧一切、挑戰性的掩飾她的害怕，她說：「我一定要接受喬治。」

「你們兩個該死的！」賀瑞修憤怒地離去。

「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到底他是贊成呢？或者他不贊成？」喬治奇怪地問。

「他贊成，親愛的喬治，不要憂慮，請原諒我如此的急促，但是我是必須要如此的。」

「不，瑪麗，我感到很抱歉，我並不知道妳的哥哥會如此反對這件事。」他的歡樂被賀瑞修的拒絕所打斷起的臉，他看著瑪麗的臉想著，該死的賀瑞修！他如何敢如此野蠻？

「我很高興你在這裏。」他聽她說。

他看著她抹去臉上的淚水，他慢慢地快樂起來，若沒有這海港口的工作，他將永不可能有這麼多的時間和瑪麗在一起，他慶幸自己有這麼好的運氣。她已經接受他，且婚期已是屈指可數了。他用手臂繞著她說：「不要再哭了。」「這是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們去吃午飯，順便慶祝一下。我們今天晚上將一直在一起，從現在開始，每一個午餐，每一個晚餐，我們將都在一起，讓我們在下個月宣告這項婚期的決定。從現在起我要好好看顧妳，假如有任何人找妳麻煩，我會要他的回報。」

史達倫和科倫在工廠的辦公室裏喝著白蘭地，那房間非常寬大，大理石的天花板，還有一個磨光的麻栗木做的書桌，一盞船形的灯籠，一隻氣壓計掛在麻栗木做的門，許多畫掛在牆上，光亮的皮革椅子和皮沙發，聞起來有點香香的。

史達倫站在窗口，向外看著港口。

科倫正在學著畫那掛在壁爐架上的畫，那是一幅中國女孩的肖像，她穿著一件無袖的外

衣，有著令人驚訝的美貌，她一面微笑著。

科倫極想知道是否那個謠言是眞的——這就是他父親的情婦——她現在正住在大約一百里外一幢他父親的別墅。

「照著我們的計劃，現在我是不能離開，我已經決定留下。」史達倫說著，他仍然一直看著那碼頭，沒有轉過頭來。

科倫感到一陣失望，說：「我能經營，我確信我能。」

「要及時。」

科倫再度驚訝於他朋友高斯的聰明，昨天晚上他們在白女巫號的後甲板上，高斯告訴說：「你聽我的話，老朋友，他是不會回去的，我可以打賭。」

「但能設法，高斯。」

「哦！科倫，你是這家的一份子，當然你可以想辦法，但是假如你這樣說，那代辦將會說：「我確信你能，科倫、及時。」

「你眞認爲我能嗎？」

「沒有疑問，你苦作一個明智的決定，你就做去。然後你告訴他關於泰絲之事，並他給你和泰絲一個安全的碼頭。」

「或許我能管理那房子，但是要沒有龍史達夫和金瓜和那場戰爭。」

「那是不重要的，戰爭是出自我們，無論如何你的爹希望僞裝在其他的情況下，至於那

老狐狸金瓜，我能爲你守住那猴子。科倫，我們等候直到他們死了，唉！眞遺憾當我們還年輕有新的思想卻不能做，甚至現在他們還給我們一些箝制，那不是更錯誤嗎？我們不能趕他們出去，那是他們的房子，當然。但是他們從不相信那個的，他會拒絕你用「你須要經驗——二年或三年，但那意思就是永遠……。」

科倫注視他父親的背說：「我能經營，代辦。」

史達倫轉向他說：「龍史塔夫？金瓜和那戰爭？」

「那戰爭不是在你們的掌握中嗎？」

「不，幾年以後龍史達夫也能將我們擊毀。」

「假如你要離開，好吧？假如沒有任何我能把握的，我會叫你回來幫忙的。」

「太多事情可能會發生在這個時候，你需要經驗，你也需要準備。」

「我何時將是……？」

「那就看你了。」

「你應許我成爲代辦在一年之後——好，一年在羅勃叔叔之後。」

「是的，假如你是準備了，你就爲接替我的位子做準備吧，不過伯克和高斯將會把你吃掉。」

是的，科倫告訴自己，高斯又對了，「非常好，我能用什麼來證明我的價值？」

「沒有什麼超過你所做的，你需要更多的經驗，二年或三年，我將告訴你何時你會被肯

定。」

科倫知道這時再爭論下去是不會得到什麼的。他又問：「你要我接替羅勃叔叔的公司嗎？」

「但這時候沒有任何的訂單，也沒有任何買賣。我將會給你寄一封限時信去指導你，幫助威格斯去估價一下我們在那被燒的租界地的損失。」

「何時你認爲適合宣告我們的婚期？」

「你已經和伯克討論過嗎？」

「他建議在仲夏夜。」

史達倫突然想起葛萊興和關於吳潤先的事情：那個在仲夏夜容易置伏兵的奎蒙地方，他知道現在他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冒險讓史葛雷格說出實話，吳郭的死將意味著少一份讓科倫憂慮的危險。那關於其他那三個半金幣是如何呢？什麼是馬可辛維林的利益他們將得到的？何時呢？他看看放在桌上的日曆。今天是六月十五日，仲夏夜還有九天。

「我們已想好誰將要我們婚禮的主婚人。」他交一張紙給史達倫。

「是什麼？」

「是一張契約，忘記過去從此成爲朋友，要伯克和史達倫簽章。」

「我們已做了買賣契約。」史達倫說，沒有看就還回科倫。

「高斯願意，他說他父親也願意。」

「我相信當然高斯願意的，但是泰絲將不會簽這紙。」

「假如他願意，你願他簽嗎？」

「不。」

「請你——。」

「不。」

「我們的孩子將屬於你和——。」

「我已仔細考慮過孩子的事，科倫。」史達倫打斷他的話說：「還有其他的事，——我非常懷疑孩子將會如何的生處在我和伯克之間。」

科倫走向門口並把門砰地一聲關上。

史達倫喝下另一杯白蘭地，然後把酒杯扔進壁爐。

那天晚上史達倫睡在美美的旁邊，有一個窗開著，月光灑進來，微風陣陣吹進帶著濃濃的鹹味。在蚊帳外，有一羣蚊子靠在牀邊，爭先恐後的想找一個入口去吃到裏面的食物，史達倫習慣用一個大蚊帳來擋蚊子，金瓜在好幾年就已忠告過這蚊帳是對身體有好處的。

史達倫正在想著關於這有瘧疾的夜氣。

接著他又想到關於莎莉，當他在幾小時前看到她時的時候，她已經告訴他她已決定離開這裏。

史達倫曾告訴過他：「你和羅齊林都是不夠壯。」

「就是這樣，我們倆都要走，你要安排呢？還是我？你是有一份羅勃遺囑的烤貝吧？」莎莉說。

「是的。」

「我已經讀過它，爲什麼你是羅勃公司的受託人，而我不是呢？」

「那不是女人的工作，莎拉啊！但是你也不必憂慮，你會得到每一個利益，現在正當颱風季節，是坐船最不好的時候，我想你最好等一回再打算回去的計劃。」

「我們馬上就要離開。」

「那麼我也不再勉強你們。」

史達倫離開了去看茲格耶夫的傷口，他的傷口發炎，但沒潰爛，所以還是很有希望的。

接著他轉回到他的辦公室，然後馬上寫了一封快信寄給朗史塔夫，告訴他，他聽到關於那個海盜吳郭將會出現在奎摩之事，他在信上也提及到這裏的水是平靜的，只要艦船司令願意，艦隊登陸定能成功。他已經把那封快信交給賀瑞修了，然後正在他要離開這房間以前，軍醫正好進來看他。關於茲格耶夫的傷，沒有什麼生命問題，但快樂谷裏已漫延著瘧疾……。

× × ×

他扭曲的躺在牀上。

「你喜歡下西洋棋嗎？」美美問他。美美看起來和他一樣的疲倦。

「不，謝謝你，你不介意我吵醒了你。」

「不，不介意。」我回答。她現正在擔憂代辦。然後又擔心瑪麗。辛克萊，這個下午瑪麗到達得很早，並告訴她關於賀瑞修，以及葛萊興的事。瑪麗流著眼淚說：「我已經把這件事告訴一些人，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給我幫助。」

「親愛的，瑪麗。」美美說：「不要哭，我們先來喝杯茶，再來決定如何做。」

因此她們邊喝茶邊談著，美美對那些野蠻人（番人）感到很驚訝，「你需要我怎樣的幫助妳？」

「幫助我——拿掉孩子。」我的天啊，但是它已經開始要成形了。

「那妳爲什麼不早幾個禮拜告訴我。」

「我沒有勇氣，我該怎麼辦呢？」

「妳已經懷了多久？」

「差一個星期就三個月了。」

美美考慮了瑪麗的一切實際情況，說：「我打算派阿珊去太平山，我聽說那有一個藥草商，他可能可以幫助你。但是，妳要了解那可能是很危險的？」

「是的，是只要妳能幫助我，我願做任何事，任何事。」

「妳是我的朋友，朋友就是應該互相幫助。但是妳不要告訴任何人。」

「是的。」

「當我得到那藥草，我就叫阿珊送去給妳。」

「是的。」

「何時是妳的生日，瑪麗？」

「為什麼？」

「占星家可以為妳選一個吉祥的日子吃那藥。」

瑪麗告訴她何時何日。

「妳最好找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我再把藥送去。」

「澳門，我打算去澳門，到我私人的房子，那裏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這些藥不會一直是有效的。」

「我不怕。」瑪麗說。

美美在牀上翻動著。

「有什麼不舒服？」史達倫問。

「沒什麼，是胎動。」

史達倫把他的手放在她那柔弱圓圓的肚子說：「我們最好請個醫生給妳看看。」

「不用了，謝謝你，代辦。」

美美側過身躺著，為著瑪麗而感難過說：「瑪麗看起來不是很好，是嗎？」她試探的說。

「不，那姑娘是有一些事情在她心裏隱藏著，她有告訴你什麼嗎？」

美美並不想說謊話，但是她也不情願告訴史達倫，這事說出來也不能眞正使他關心。美美說：「我想她是擔心她哥哥。」

「他怎麼了？」

「她說她要嫁那叫賀瑞修的人。」

「哦，我明白了。」史達倫了解瑪麗主要是來看美美而不是看他。「我猜想賀瑞修不會同意這件婚事，她是要我去向她哥哥說嗎？她來是關於這事嗎？」

「不是，她哥哥同意了。」美美說。

「眞的，眞令人驚訝。」

「為什麼？葛萊興是壞人嗎？」

「不是，小姑娘，現在瑪麗和賀瑞修非常的親近了，假如沒有她，他將會感到孤單。」

美美沒有說什麼，搖搖著頭，為男女之間的問題感到悲哀。她此時只想轉移話題。

「你將如何處理可怕的發燒症？」

「沒有決定，我認為你應該回到澳門去。」

「是的，代辦，但是在你決定關於香港的事之前我是不會走的。」

「這裏很危險，我不希望發生在妳的身上。」

她聳一聳肩，說：「是的，我的代辦。」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胸前撫摸著，然後溫柔的

親著他。

「有一次你告訴我在你將決定作代辦以前你有三件事必須做，二個我知道了，第三件事是什麼？」

「就是使我們的『富貴之屋』，有眞正安全的保障。」他說。接著他就告訴她伯克所說的、和關於他和科倫今天所爭執的事。

她沈靜了很久，正思想著這第三件事。她把它深藏在她心裏，然後天眞的說：「我說我能幫助你前兩個問題，但是第三個問題已超過我能力範圍，我想我也幫不上什麼忙，再說這個問題有太多我所不喜歡的地方。」

「是啊。」史達倫說。「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加上一句話，「這裏只有一個答案。」

「用殘殺的手段是很不聰明的。」她堅決地說，「非常不理智而且危險。」「怨怨相報，是瘋狂的行爲。代辦。我要更進一步地忠告你，予給你兒子所渴望的一切。」

「我不能這樣做，我的天，那就像我親自割了科倫的喉嚨一樣。」

「就是如此，這是我的忠言，還有我更要忠告你立刻舉行結婚之事。」

「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大叫。

美美說：「我似乎想起一個中國人的習俗，女孩子一進門就屬於丈夫的，一切都得聽從丈夫的，是嗎？所以只要伯克的女兒一離開那高斯的控制，很快地那個伯克也會失去對你兒

子的挾制。」

「什麼？」

「你的兒子實在是需要她的陪伴，」當史達倫從牀上坐起來，美美提高嗓門說：「先聽我說不要反駁，然後我再恭敬地聽你說好嗎？爲什麼你兒子會病的快瘋了——因爲可憐的孩子在晚上又冷又累，沒有人陪著他睡。這是自然的現象，爲什麼你不敢說開呢？我可以告訴你，他現正在火熱地渴望著。所以他才會聽從那高斯的每一句瘋話，如果換了我，我也會同樣的，因爲哥哥總是比妹妹有力量。所以讓你的兒子科倫娶那女孩吧，以後你的科倫還會花費每一鐘頭跟在高斯的後面聽他的話嗎？才不呢！他會花費每一分鐘在牀上和他的情人，滿足他自己的渴望，然後生育寶寶，忙寶寶的事，他會憎恨從你，從伯克或高斯來的打擾。」她甜甜地看著他。

「不是嗎？」

「是的，」他說：「妳很聰明。」

「你愛我是因爲我使你瘋狂，並且還和你睡覺，和你睡覺直到你瘋狂。」她笑著說，「開始讓他們建築自己天地吧，明天，讓他們專心在這些事上，並且遠離那高斯，她還是很年輕的，不是嗎？現在先把他們的新房子造好，等到他們有自己的一切時，他們不會再受高斯的控制了。」

他愉快地擁抱著她說：「我對這件事有我自己的想法。下個星期這裏有另外一塊土地要

賣，然後我要把這份所得放在妳的名下，因爲妳是聰明的。」

「喔！」她發出脾氣說：「你認爲我保護我的男人是爲了污穢香港的土地嗎？一個孤獨貧脊的野外地方？爲了幾兩銀子？爲了硬玉？你把我——美美看成了什麼樣的人？」

她堅定她對代辦的忠心，不是爲了錢，但是對此事而言，她還是感到驕傲和喜悅的。房間又再度地安靜下來，除了幾隻發著嗡嗡聲的蚊子。

美美捲縮著身子背對著史達倫，開始想著那第三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這個問題是如此容易解決，她告訴她自己。謀殺高斯，用就這種方式把他處理掉，人們絕不會懷疑是強盜或海盜之外的人殺的。假如用這種祕密的方式做了，那我代辦的危險便除去了，科倫也就將受到保護，那個伯克在驚慌之下，必然無法有所行動，就是這麼容易，但却是非常危險的，我必須非常謹愼，假如讓我的代辦知道了，雖然我是他的情婦，他也會告發我的。

她又自問，現在，什麼是最好的方法——關於暗殺，我知道的很少，應該如何動手呢？在那裏？何時？

美美整夜無法睡覺。她決定了最好的程序。然後慢慢地沈入夢鄉。

第二十九章

在施洗約翰節來臨前，快樂谷仍是陷於一片絕望。瘧疾繼續流行，但這不是一種典型的時疫，並非每戶人家都會被感染。

只有太陽懸空高照時，勞工們才進入快樂谷，而在天黑前返回太平山。史達倫和伯克及所有商人卻不知所措，他們不能做任何事，除了移遷，避免災禍外；因爲停留只有更不幸的災害降臨，雖然有很多人堅信並非毒土和污氣帶來瘧疾，然而也只有那些已感染的病人睡在谷中。畏懼的心情也使科倫相信這熱病是神的旨意，不能抗拒；雖然人們加倍向全能的神祈禱來保護他們，也毫無用處。同樣恐懼。不信上帝的人雖聳聳肩以示輕視，也不禁喃喃默唸「菩薩啊！」女王城也已變成一個鬼域了。

然而這種絕望的情緒並沒有影響到龍史達夫身上，他昨天晚上才從廣東那兒回來，臉上閃耀著勝利成功的紅光；他住在船上，並不打算住在快樂谷，所以他知道毒氣是奈何不了他的。

他已經得到他想要的每件東西，甚至更多。

在廣東投資之後，他所要求的全數贖金六百萬，已全部償還了；他也無意再攻擊。但是他立刻命令準備對北方的戰爭，沒有任何事可中斷這個計劃——直到和約批准。幾星期之內援軍就會從印度到達，而且艦隊也有更多向北開到白河，甚至北京，然後東方會全部開放通行。

「是的，絕對是的。」龍史達夫輕輕的笑著說。他獨自站立在英國皇家軍艦復仇號上，然後對鏡自我欣賞：「你實在很聰明，我親愛的伙伴，」他自言自語說道，「確實是……比代辦更聰明。」然後他放下鏡子，在臉上塗上香水，看了一看他的短錶鍊。幾秒鐘後，他又咯咯笑道：「即使如此！也不需要讓你的右手知道左手正在從事何事啊？」

龍史達夫幾乎不敢相信，他是如此容易就得到茶種了。至少，他很滿意地提醒自己，賀瑞修也已設法得手了。我總很懷疑，賀這個人爲何對他妹妹想嫁給葛萊興的事如此煩憂呢。我想那應該是一樁很好的姻緣，畢竟她是如此的簡樸又細心，雖然她在舞會時表現得很不起勁。何其不幸，他是如此討厭葛萊興呢？又如此的討厭鴉片貿易呢？好極了！我要想個方法開導他，啊！以葛萊興免職爲餌鈎。

「考慮考慮我的話如何！賀瑞修，」他在一星期以前在廣州就對他說了，「所有的鴉片生意都是可恨的交易，因爲，我們要爲茶葉付大量的金銀，然而，我們要禁止鴉片的行銷，拯救那些異教徒以從事更好的事，在他們之間種植好植物的種子以取代這可恨的東西；然後艦隊皆航回他們的國家，沒有戰事，我們也能過著永久安靜和平的生活。」

在這兩天賀瑞修已經不再想他了，並很興奮的說明要如何從中國得到茶葉種子，然後如何銷到印度。龍史達夫本人相當的吃驚，但他已經允許賀瑞修要使他自己信服這個可能成功的觀念。

「但是喲！賀瑞修，」他說道，「你究竟如何得到那些茶葉種子呢？」

「這是我的計劃：我將私下對總督說明，你將有一個很敏銳的園丁，你可考慮回香港而擁有一個藝園。然後我將向你索取桑樹種子，棉花種子，春稻，山茶花以及其他花種和各種茶葉。然而那將使他忽略了特別品種的茶葉。」

「但是，賀瑞修，他是一個很機靈的人，他一定知道這一點，這些植物應在香港栽培。」

「但是你如何使他保守這個秘密呢？總督會向清朝官吏告密，而他們也一定會告訴那些商人。你知道這些該死的剽竊者將如何施用卑鄙的手段來阻止你的目的嗎。他們一定能看出你的目的，況且關於代辦又如何處理呢？你一定能看到你所計劃的將使他破產。」

「閣下，他已太富有了。我們必須杜絕這鴉片魔鬼，這是我們的責任。」

「是的。但是中國和歐洲雙方面一定各執拗於這計劃。而且當總督知道你在動什麼主意時，他一定會——你就不能得到那些種子了。」

賀瑞修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道：「是的，但假如我說這是爲了答禮——因爲我希望你得到一個意外的禮物而快樂，我的雇主——而我，必須計算這些金額和對付他們的種種跡象；

我不能浪費任何銀幣——然後他能確信保守這個秘密而不讓其他任何一個人知道。」

「這些資金的價值幾何？」

「共有四萬銀兩。」

「但是這些金銀是屬於皇后陛下的，賀瑞修。」

「當然。在你的交涉下，你個人一定能保證有一筆額外的銀幣，那是不屬官方的，如此君權也不會被損汚。先生，這些種子是你給皇后陛下的最好禮物。假如你願意說那是你自己想出的計劃，那我將感到無限的榮耀。我確信那絕對是的。你有些見解對我啓示很大。你理所當然的接受這些榮耀。畢竟你是全權大臣。」

「但是假如你的計劃成功，那麼你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商人，也毀了你自己的前程。那是沒什麼意義的。」

「販賣鴉片是一種很可怕的罪惡，先生。我們的任何冒險都是正當的。但我的工作完全仰賴於你的成功，而不是靠鴉片。」

「假如這計劃也成功，你就要暗地破壞香港的基礎。」

「但是那需要好幾年，才能使茶葉在各地繁盛孳生。先生，香港在你這個時代是很安全的，它仍然是亞洲商業的中心。誰曉得過幾年後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然而我會和印度總督花時間去調查茶葉生長的情形。」

「閣下，除了你，誰會有這種想法——你的想法——如此好的結論呢？」

他很不情願的答應守口如瓶。

第二天賀瑞修很愉快的報導，「總督大人已經同意！他說在六星期到兩個月間，種子的款項就能運到香港了，大人。現在所剩餘的每件事皆如此完美，對我而言；至於葛萊與則應立刻被送回去。我相信瑪麗依然迷戀著。她不能等一年或絕對的確信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遠非他每天的影響所及……。」

龍史達夫對著率直企圖狡猾的年輕人咯咯地笑。他梳著他的頭髮且打開艦長室的門進入航圖室。在保險箱內找著文件，發現賀瑞修幾星期前爲他翻譯的信。「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了。」他大叫著。接著把信撕破，向舷窗探了探頭，把碎片丟入海中，注視它漂走。

或許葛萊與應該被遣回國。這女孩還未成年，而賀瑞修現在處境又很壞。唉！讓我想想如何解決。

他看到史達倫的長艇靠近了。史達倫憂悶地坐在船中央。代辦的危機使龍史達夫想起了瘧疾。唉！我們正在處理它，多麼可惡的瘧疾！又破壞香港整個戰略！

史達倫凝視著船尾的窗戶，耐心的等著龍史達夫。

「達克，再審思我的話，那幾乎好像總督知道我們。」

史達倫正凝視著船尾的窗外，耐心地等著龍史達夫。「考慮我的話，達克，它幾乎就像總督知道我們將要求六百萬兩。贖金立刻準備好了。他對於租界的被搶奪感到非常抱歉。他說它是那些要命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做了一個很徹底的調查，而且希望能斷然地壓服他們。

似乎他們領導者之一已落入他的手中。假如他無法從這個人得到任何東西的話，別人就更無法做到。他答應要立刻告訴我會在此地的名稱。」

史達倫從窗口轉過身來坐入深凹的皮革椅子裡。「非常好，威廉。我說你已做了件值得注意的事。值得注意的。」

龍史達夫感到非常高興。「我必須說事情根據計劃進行。哦，順便提及。你所送來有關海盜吳郭的消息。我認爲由你去領導小艦隊較好，但司令官是固執無情的。他自己去了。」

「那是他的權力。讓我們希望他今晚會去辦一件好事。我將可以休息一陣，假如魔鬼沈落了。」

「非常好。」

「現在你必須做的就是解救香港，威廉。只有你可以做到，」史達倫說著，祈求再一次地他可以使龍史達夫實行這個他最後想出的計劃，當作唯一解救他們性命的途徑。「我認爲你下令立刻放棄快樂谷是非常明智得當的。」

「祈福我的靈魂，達克，」龍史達夫叫著，「假如我做那件事，嗯——那是相當於放棄香港！」

「女王城的瘧疾。至少快樂谷是這樣。所以它必須被放棄。」

龍史達夫顫抖地拿了燃點著的蠟燭。「我不能下令放棄。那使我要對所有的損失負責任。」

「好。你已決定用六百萬兩來償還每個人。」

「豈有此理。我不能做那件事！」龍史達夫忽然叫起來。「這些金塊屬於君主。君主——只有君主——能決定它的用途！」

「你認爲香港是太重要以致於不能去冒險。你知道你必須趕快行動。那是統治者一種很好的態度。」

「我絕對不能如此，達克！一點也不。不可能！」

史達倫走向餐具架斟了兩杯雪利酒。「你的未來完全靠它了。」

「呃？是這樣嗎？爲何？」

史達倫遞給他一杯。「你在宮廷的聲望受到香港的束縛。你整個的亞洲政策——意思是君主的亞洲政策——焦點集中在香港。當然。香港沒有安全，皇后陛下，將不能照他所做的支配亞洲。沒有城市的建築對你或對君主沒有安全可言。快樂谷是個死城。所以一個新城市必須很快地建築起來。」史達倫喝下了雪利酒。「假如你立刻償還給那些建造的人，你會立刻恢復自信心。所有的商人將對你支持——這些你是將來需要的。不要忘記，威廉，很多人在宮廷有重要不可忽視的影響。此外，這項賠償無論如何是要由中國人來付的。」

「我不了解。」

「在三個月之內你將是北京的城門口，無敵軍隊的司令長官。遠征隊的花費將是，嗯，四百萬。加上六百萬可彌補租界地的損失。一千萬。但你要求一千四百萬，那將是公平的賠

償金。這額外的四百萬將是香港政府國庫的基金——而這是在帝國中最富有的殖民地寶庫。實際上，你可要求二千萬：這額外的六百萬償還給你——用你的機智——『投資』在香港爲君主的利益。不要忘記，沒有一個安全的基地你不敢發動北部攻擊。沒有香港的安全，英國會在亞洲衰落。沒有香港的安全你是無望的。你想想看英國的整個未來，威廉。事情就是這樣地簡單！」

史達倫能明白龍史達夫的心意動搖的可能性。這是唯一解決的途徑。使每個人能解救自己且解救這個島。而這一刻他看見龍史達夫張著他的嘴在說：「這是一件最後的事了，威廉。你立刻把這些錢拿回去，大部分的錢。」

「呃？」

「你立刻持有一份土地買賣契約。對新的損失而言，這個爭價將是猛烈的。這些錢要存放那裡去？回到政府的國庫裡。你將出售的土地使你一無損失。你知道爲了政府的所有問題，你是如何地需要錢——薪水，警方，統治者的公館，道路，法庭，船隻停泊港灣和一千件其它事情，而你當然不能如此用這些贖金。我說那將是一種政治家風範之決定技巧。你現在必須下定決心，因爲這對你是不可能爲一份急發到英國的公文等待六個月——且明顯的贊同認可回到這裡。你在沒有任何損失之下解救香港。但所有你向茲格耶夫的大部分英國永久留在亞洲的計劃是非常笨拙的。我說，威廉，你的機敏將使整個內閣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留給女王陛下。且不變的敬意榮耀跟隨著同樣地贊同認可。」

敲了八聲鐘響。龍史達夫拿出他的短錶鍊帶。錶是慢的，他轉動著錶針到中午時刻，他試著去找出史達倫的理由中的瑕疵。竟然無法找出。他對現實感到不安、不快，如果不是代辦他對這個熱病什麼也沒做。除了停留在山谷外面，希望一種成功的治療將出現。他已經被傳染病擾亂不安了，但更重要的是先贏得廣州之役。

龍史達夫有一股難以抵抗的衝動要告訴史達倫關於種子的事。但他控制著自己。「我想你是對的，我將立刻宣布。」

「爲什麼你不在明天召集一個代辦會議呢？給他們兩天的時間向你們的司庫提出土地條例。一個星期前決定新土地契約。這樣你會有足夠的時間去測量土地，我猜想你將要靠近葛萊興的場所。」

「不錯。完全符合我所想的。那將是最好的地點，畢竟那是經過我們長久考慮所決定的。」龍史達夫站起來，倒了些雪利酒，然後拉了下鐘索。「像以往一樣，我很高興有你的意見，達克。吃便餐吧！」

「我希望好好的生活。莎拉明天要回家，尚有很多事要做。」

「關於羅勃和你的姪女，眞是不幸。」

門打開了。「是的，長官什麼事？」衛兵問道。

「去問將軍是否他要和我一道吃午餐。」

「是的。長官。請原諒，但是昆斯太太和先生正等著見你，還有一些人，」——他拿給

龍史達夫一張長長的名單——「我來問您是否願意和他們見面，而我想你也許沒有時間見昆斯太太吧？」

「不。我現在就要見她。達克，請先別走。我想我可能需要精神的支持。」

瑪琳•昆斯揚揚大步而進，亞里士多德•昆斯隨後。他那無生氣的眼神配上黑色的瞳神。現在他只是一個不顯眼的小人物罷了。即使他的衣服是很不雅潔。

「早安，昆斯太太。」龍史達夫說道。

「上帝保佑你。」

「早安。」亞里士多德說道，他的聲音僅僅只能聽到，他的眼睛注視著艦長室的甲板。

「早安！代辦，」瑪琳說。「憑藉著高貴的愛爾蘭守護神，你的草約在幾天內就會有定案了。」

「勿操之過急！早安，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昆斯上下打量著史達倫。他的眼眶充滿了淚水，當他從史達倫的表現感到溫暖。「她打斷了我所有的畫具，達克，」他哽塞著。「在今天早上，他們所有。和我的——她把我的顏料丟入海中。」

「大人，我們會來看你，」瑪琳說。「昆斯先生決定放棄所有無用的顏料。他想定居下來並找個穩定的工作。而關於工作，就取決於大人了。」她背對著她先生而臉上泛現愁容。

「無論如何，只要是穩定而有固定的薪水就可以了。」她轉向龍史達夫。「或許，一個

書記的工作。可憐的昆斯先生欠缺經驗。」

「你想要這份工作嗎？亞里士多德？」

「她打斷了我的畫筆，」昆斯無奈地說。「我所擁有的是顏料和筆。」

「我們同意，不是嗎？啊！多神聖！不要再繪畫了。一個很安定的職業，能使你對家庭負起應有的責任。」

「是的。」亞里士多德自語自言地說。

「我很高興能提供一個職位，昆斯太太，」史達倫插嘴說著。「我需要一位書記。一星期付十五先令。我將安排你住在船上一年，然後你就可以住回你自己的家。」

「願上帝保佑你，代辦。」瑪琳說。

「謝謝你，代辦。」

「明天早上七點到辦公室報到，亞里士多德。快點！」

「明天他一定到，代辦，你不要煩憂。在這窘困的時候守護神一定會保佑你，照顧一個可憐的太太和她正挨餓的孩子們。祝你們好運。」

他們走了。龍史達夫倒了一點烈酒。「偉大的神！我從不相信它。可憐啊！可憐的亞里士多德！你眞的使亞里士多德•昆斯變成一個書記嗎？」

「希望我能找到幫手，我正缺人手。」史達倫戴上帽子，一付很滿意的德性。「我不是一個喜歡干涉別人。然而對於亞里士多德對他崇高的太太的無能，任何人都願意如此去做。

」

龍史達夫突然微笑。「必要時，我將派遣一艘主力艦，皇后陛下的所有財產任由你處理。」

×　×　×

史達倫急急走向海邊。他招呼一頂轎子，指揮著勞工們。

「啊！停停！懂嗎？」當他到達目的地時說。

「等一下，先生。」

他經過看門員而進入會客室。這房間舖著地氈——有長沙發椅，印花棉布的窗簾，鏡子和其他古玩裝飾品。他背後有沙沙的聲音和走近的脚步聲。一個老太太穿過珠簾，她看起來很清潔，舉止刻板，一頭灰髮，大大的眼睛戴著老花眼鏡。

「哈囉！法勒林吉太太。」史達倫有禮貌的說。

「代辦，多高興看到你。」她說。「好幾年了，都見不到你出席。現在對於訪問者嫌太早了，但女士們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笑著露出她黃色的假牙。

「你看！法勒林吉太太——」

「我完全了解，代辦，」她故意的說。「每一個人的生活總有到臨的一刻，當他——」

「那是關於我的朋友。」

「不要擔心，代辦，關於這個組織你要守密哦！」她急急忙忙站起來。「女孩！」她大叫。

「坐下來聽我說！關於亞里士多德！」

「哦！可憐的受傷者。」

史達倫說出他想要的，而女孩們爲他的離開覺得傷心。

×　×　×

當他一回到家，美美說，「你爲什麼要去青樓？」

他嘆了一口氣，告訴她。

「你想我相信嗎？」她的眼睛懷恨著。「我相信你，代辦。」

美美把他們後面的門關上。「現在等著瞧你是否說實話。我們立刻做愛。我瘋狂的渴望你，代辦。」

「謝謝妳，但我太忙了，」他說。

「好吧！繼續你的工作吧！」她說，然後又開始解開那印有蜜蜂花樣的睡衣。「我們立刻做愛。我立刻知道是否那些口才伶俐的妓女給了你精力，對天發誓吧！你的老母親將處置你，我發誓。」

「妳也很忙。」史達倫說。

「我確實很忙。」她穿著她絲質的褲子走出去。她的耳環像鈴子叮噹的響著。「你最好忙得充實點。」

他打量著她，保證不會再有此類事情發生。她因懷孕四個月而受到極大的折磨。他很快將她抱在懷裡而且開始對她熱吻，然後躺在床上，他輕輕的壓著她。

「小心點，代辦，」她無力氣的說，「我不是一個刁蠻的女人！除了吻之外不要證明什麼。脫下衣服，然後找尋眞理吧！」

他再次吻了她。然後用很特別的聲調說，「脫下衣服吧。」

他擠了下眉毛看著她，然後他用鼻子撫觸著她的鼻子，沒有間斷。「現在沒有時間了，我必須去參加一個會議而妳也必須回妳的群體去。」

「什麼群體？」她驚訝的問著。

「你移到浮雲號了。」

「爲什麼？」

「姑娘啊！我們的情況很糟啊！」她放下了繞在他懷裡的雙臂。

她又吻了他，很快的從他的手臂下滑開了，開始整裝。

「我想你還要繼續做愛吧！」他說。

「哼！爲什麼要證明呢？我太清楚你了。即使你過去一小時擁有一個妓女，你也能得到足夠的棉花去遮蒙你老母親的眼睛。」她笑著，再次放下她的手臂。「哦！好的，我立刻走

。」

她尖叫的跑向門，「阿珊……哈哈哈！」阿珊憂慮地著急著，林丁跟在後面，在一場喧囂的爭吵後，阿珊和林丁匆匆地走開，懇祈著全能的上帝的幫助。美美回來坐在床上，搧著扇子。「我正在包裝，」她愉快的說。「來！我幫你穿衣服。」

「謝謝！我自己能穿。」

「我在看守著！擦擦你的背，快去洗澡吧！我很高興你決定留下了。」當他換衣服時她很興奮地談著。他洗澡時她卻抱怨著熱毛巾，當他們出浴後，她替他擦乾背。而她總是懷疑他是否私下擁有妓女，在他料理了那個替她畫肖像的畫家之後。不是我自己願意這樣想，她自言自語，他不應該踏入那些地方。絕對不應該。那對他眞是一件丟臉的事。對我也是一大羞辱。太不像話了。很快地那些汚穢的奴隸又要散佈謠言，說我不能照顧我的男人。啊！老天爺！保佑我遠避那些無稽之談，和他遠離那些淫婦吧！

已接近黃昏了，在她和阿珊、林丁準備好之前，工人們拎走了他們自己的行李，其他的人耐心的靠在狹窄的轎椅旁等待她的起程。

美美被簾幕遮蓋著。她突然和史達倫站在花園的大門前，回盼著她香港的家。但是爲了……她實在不願意離開。

黃昏的微光是動人的。幾隻蚊子繞著他們嗡嗡叫。蚊子吸多了血便飛走了。

×　×　×

史達倫走進白色女巫號的艦長室。伯克們都在等他，除了李里伯他已經去睡覺了。科倫在泰絲之旁。

「晚安！」史達倫說。「很抱歉，莎拉覺得很不舒服，不能來。」

「歡迎上船來，」伯克說，帶著粗大的聲音，臉上蒙上一層憂愁。

「這實在不是一個好開端。」史達倫笑著說。

「上帝啊！太糟了，就如你們都已知道；我們被天降的瘟疫害慘了——我們全破產了。」

「呀！」史達倫說。他對著科倫和泰絲微笑著，爲了消除他們的不安及憂慮，他決定告訴他們好消息。「我聽說龍史達夫命令放棄女王城。」他冷淡的說。

「看在天主的份上！」高斯憤怒地叫。「我們不能放棄。我們在土地和建築物上已經投入太多錢。我們決不能放棄。要不是因爲那混帳選了這該死的山谷，我們不至於……」

「閉上你的嘴，」伯克說。他轉向史達倫。「你承諾不藉上帝之名，然而你臉上有著笑容，這是爲什麼？」

「父親，」泰絲叫著，他深恐這憤怒將破壞這夜晚，同時也因而接受了科倫，又說：「我們來喝一杯吧？香檳涼了。」

「當然啊，泰絲，」伯克說。「但是你知道達克說的嗎？我們必須忍受失去一筆錢。如果我們放棄，那麼我們的前途就會像壕溝般黑暗，而他自己也不例外。」

「高貴之屋的前途也將如都佛的懸崖般慘淡，」史達倫憤恨地說。「並不只有我們，你們會也如此的。龍史達夫不久將以現金賠償我們在快樂谷的損失的。償還每一分錢。」

「那是不可能的！」伯克叫道。

「天啊！那是謊言！」高斯說。

史達倫轉向高斯說。「給你一些勸告，高斯。不要再說我是騙子。」然後他向他們說明龍史達夫要做些什麼事。

科倫十分訝異於這巧妙的安排。他很明顯地看出，雖然他父親從未暗示他影響了龍史達夫的決定，但是他父親必定是有助於這麼細密的安排。他猶記得他和龍史達夫的第一次會面，以及他父親如何地操縱龍史達夫，就像操縱一個木偶一樣。科倫的自信已經動搖了。他知道高斯說的並不全是眞的，亦知道高斯永不能像他父親操縱龍史達夫的——再度去拯救他們。

「那幾乎像是奇蹟哪！」他說，並握住泰絲的手。

「天啊！代辦，」高斯說，「我收回我所說的，並爲此道歉——那是震驚時說的。我讓你處理此事。」

「達克，」伯克露出牙來笑著，「我很高興和你攀上關係，你救了我們因此這正是上帝

的眞理。」

「我沒有做這種事。那是龍史達夫的主意。」

「對極了！」伯克諷刺地說。「你們多喝點。達克，你給了我們充足的理由來慶祝這晚，你帶來了這神聖的夜。因此讓我們乾杯，並敬祝愉快。」他拿起一杯香檳，而當他們全都拿起杯子時，他將自己的杯子放在一份土司麵包上。「爲泰絲和科倫乾杯，願他們的日子經常有平靜的海與港。」

他們都乾杯了。而後，伯克和科倫握手，史達倫和泰絲擁抱，他們之間流露著友誼。

但這僅僅是暫時的。他們都了解這點。但是今晚他們都存心忘卻一切。只有泰絲和科倫感到舒適安全。

他們坐下共餐。泰絲穿了一件襯托她那成熟的身材與姣好體態的晚禮服，而科倫幾乎對她是無法抗拒地崇拜著。

他們喝了許多酒，更多的笑聲與土司麵包。在一陣停歇時，史達倫拿出一個信封給科倫。「給你們兩位的一份小禮物。」

「這是什麼？」科倫問。他拆開信封。泰絲伸長脖子湊過去看。信封裏有一卷文件—那是厚厚一疊中國字。

「那是某塊土地的契約。」科倫說。

「但是那裏從未有要出售的土地呀！」伯克懷疑地說。

「他准許中國人擁有土地，而此核准早在我們接管香港之前。這只是地契中的一部份而已。科倫，你和泰絲現在已有一畝地了。啊！是的，由於這地契，這有足夠的建築材料來建造一幢房子，有七個房間，一座花園以及一個避暑的亭子。」

「哦！代辦，」泰絲說，她閃爍著微笑，「謝謝你！謝謝你！」

「我們自己的土地？而且是我們自己的房子？你眞是這個意思嗎？」科倫問，他爲他父親的慷慨而惶恐疑惑。

「對！我的兒子。我想你會希望立刻開始建房子的。我已經爲二位約好建築師，在明天中午會見以便開始計劃。」

「我們明天就要到澳門了。」高斯尖聲叫道。

「但是，高斯，你不介意延擱一兩天吧？」科倫說。「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件事極重要的。」

「哦，那當然。」泰絲說。

「……還有如何解決女王城的問題，和土地出售……」科倫停了一會，很興奮地轉向他的未婚妻。「蘇拉是東方最好的建築師。」

「我想，我們同鄉羅米第斯比較好，」伯克說，他非常生氣自己沒有想到讓他們自己建一棟房子。他計劃要把在澳門的一家公司給他們以做爲結婚賀禮，以便遠離史達倫的影響。

「啊，是的，他是相當優秀的，伯克先生，」科倫很快地說，感覺到伯克的嫉妒。「假

如我們對蘇拉不滿意的話，那麼也許我們可以和羅*第斯談談。」然後，科倫對泰絲問：「你同意嗎？」而後對史達倫說：「我不知如何表達我的謝意。」

「不用謝了，科倫。年輕人一生中必須有個好的開始，以及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史達倫非常高興地激起了高斯與伯克的注意和興趣。

「是呀！」莉莎很滿意地說。「眞是一個十分恰當的時刻。」

伯克拿起地契，詳看了一番。「你確定這地契是合法的嗎？」他問道。「這需證實。」

「嗳，龍史達夫已經證實這地契了，同時是正式地證實的。他的印蓋在最後一張地契書上。」

伯克對著高斯皺起眉頭，那曝曬過多的臉上配上簇簇的黑棒眉。「我想或許我們最好多查證一下這地契。」

「是的，」高斯說。他直瞪著史達倫。「或許這根本無意出售，爹。」

「高斯，我想這土地還有要出售的部分，」史達倫平靜地說，「如果你準備要追查那塊地的話。對了，泰勒，當這新的土地測量好，也許我們最好就該討論一下我們的立場了。」

「對，像以往一樣，達克。但是這次你先採取行動。」伯克說著，把地契遞還給泰絲。

「科倫，你仍然是殖民地的代理秘書嗎？」

「是的。」科倫笑著說。「雖然我的工作並不是十分特別。你問這做什麼？」

「沒有。」

史達倫喝完酒，認爲這是時候了。「現在快樂谷已放棄，問題也解決了。香港的未來也確定了。」

「是的，」伯克開懷地說，而他又幽默起來。「現在帝國要冒險了。」

「我想不必再延遲婚禮了。我提議泰絲和科倫下個月結婚。」

整個屋裏刹時籠罩著震驚與沉寂。

時間好像爲他們而停止。科倫驚訝於高斯的笑臉，而代辦選擇下個月舉行婚禮又是爲什麼，還有……天啊！就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下個月吧！

高斯知道下個月就將毀了他去接任科倫的希望，天啊！讓時光停止吧。不管爹說什麼，他發誓，婚禮不要即期舉行。明年吧！是的，也有可能。魔鬼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

伯克也正在試著去推測史達倫的目的——因爲史達倫必定有目的的，並且這目的暗示著對他自己與高斯都沒有好處。伯克本能的想——延遲婚禮。但是他已在天父面前宣誓，給科倫他們安全的港口——就像史達倫給他們一樣的——並且，他知道這樣的誓約能限制住史達倫，但也能限制住他自己。

「下星期天我們就能在教堂準備好結婚的預告，」史達倫說，他有意要鬆弛這緊張的氣氛。「我想下禮拜天很適合。」他對著泰絲微笑說：「不是嗎？小女孩。」

「哦，是的。」她說著，握緊科倫的手。

「不。」伯克說。

「這太快了！」高斯尖叫。

「爲什麼呢？」科倫問。

「我是爲你著想呀！科倫。」高斯撫慰他說：「你叔叔會因失掉你而傷心。這種事不適宜匆促，非常地不適宜。」

「莉莎，」伯克聲音嘶啞地說，「你和泰絲已被諒解了。我們在喝完甜葡萄酒後加入你們。」泰絲雙臂抱住伯克的頸子，低聲說：「哦，求求你，爹。」

伯克很沉重地起身，拿了甜葡萄酒瓶。他倒了四杯，遞過來。

史達倫啜了一口，相當識貨的說；「好酒，泰勒。」

「這是一九三一年的。」

「釀酒的好年代。」

又是一刻沉寂。

「伯克先生，你可不可以延一兩天再走呢？」

科倫很不自在地說。「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不可能延遲行程的話——但是我的確很希望泰絲去看看土地，並去會見一下建築師。」

「由於放棄或出售的土地，以及種種原因，我們現在是不可能離開的。」伯克說，「高斯和我是如此想。莉莎和泰絲却必須儘快離開。澳門現在的氣候對健康最有益，不是嗎？達克？」

「嗯。澳門現在天氣很好。」史達倫說，點起一根雪茄。「我聽說下星期將審問大公意外事件的案子。」他看著高斯說。

「是的，」高斯應道，「那時將會有暴動。」

「嗯，」史達倫說。「就在他被擊中之後，有一個人槍殺了暴民的首領。」

「我幹的。」伯克說。

「謝謝你，泰勒，」史達倫說。「你也開槍了嗎？高斯？」

「不。」

「是的，」伯克說。他試著回憶是否能記起任何人開槍。他只想起他送高斯向前去。「他媽的，這些暴民眞可怕，好像知道以後要發生什麼事似的。」

「對，」史達倫說。他知道，倘若這子彈是瞄準的，高斯便是罪犯，而不會是伯克。「就是這些事中的某一樁事。」

油燈掛在椽上，緩緩地在船尾搖晃。船上的人，高斯、伯克和史達倫突然警覺起來。伯克打開舷窗，吸了口海風。高斯凝視著船尾窗外的海，史達倫聽著船發出的聲音。

「沒什麼事，」伯克說。「風勢又回減些了。」

史達倫走到通道上，那兒有一支氣壓計，顯示著二十九點八度。氣壓已改變了，但是這只是一禮拜中少許的變化罷。

「穩定下來就好了。」史達倫說。

「是的，」伯克答道。「但很快就會改變的，那時我們最好釘上木條。我看到你已經在碼頭深水面上放置救生圈了。」

「是的。」史達倫盛了一些酒，也遞一杯給高斯。「你要一些嗎？」

「謝謝。」高斯說。

「是不是要起暴風雨了，達克？」

「不是，泰勒。但是我喜歡事先準備好救生圈。而且這是葛萊與吩咐的。」

「你的建議？」

「對。」

「我聽人家說他和辛克萊的妹妹結婚了。」

「似乎那婚禮現在就在舉行。」

「我想他們會很幸福的，」科倫說。「喬治將她崇拜為偶像呢！」

「但對賀瑞修來說是件很頭痛的事，」高斯說，「她突然地離開了他。而她卻是他的皇后。何況，她尚未成年。」

「她幾歲？」科倫問。

「十九歲。」史達倫答道。

這船艙中氣氛又緊張起來。

「泰絲很年輕，」科倫說，他帶著痛苦說。「無論如何我都不願傷害她。雖然……嗯，

我們能不能……你認為如何，伯克先生？關於這婚禮？下個月可以嗎？只要對泰絲是有利的，對我也是好的。」

「她還很年輕，小伙子，」伯克說，略帶醉意，「但我很高興你所說的。」

高斯沉著平靜地說：「過些時候，你們就能取得協調了，對嗎？科倫，現在距明年只不過還差半年時光而已！」

「明年一月還要等上七個月呢！高斯。」科倫不耐煩地說。

「我這樣說並不是為了我自己。你要知道，凡是有利於你們兩人的，亦有利於我。」高斯一口喝完酒，又添了些。「你認為怎樣？」高斯說。

「我正在考慮，」伯克說，仔細地端詳著他的杯子。

「她還很年輕。倉促行事是不適宜的。你們認識才三個月而已，而且……」

「但是，我愛她，伯克先生，」科倫堅持地說。「三個月和三年是沒有絲毫差別的。」

「我知道，小伙子，」伯克，同情地說。他想著泰絲帶來的歡樂，以及當他告訴他女兒，和願意接受科倫的種種。「我只是為你們著想。我需要時間考慮。」達克在心中為伯克的話作更進一步的解釋。

「我想那對大家都好。」史達倫可以感覺出科倫的熱情。「不錯，泰絲還年輕。但是莉莎也很年輕。同樣地，科倫的母親也不年邁。早結婚是一種時尚。他們可以存錢，同時也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因此，我認為現在結婚很適合。」

伯克用手背撫著頭額。「我正在考慮，以後我會告訴你，科倫。這突然來的問題，我需要時間考慮。」

科倫微笑了一下，被伯克聲調中的眞誠所感動。這是第一次，科倫喜歡並且信任伯克。

「當然啦。」科倫答道。

「你想要多少時間考慮呢，泰勒？」史達倫直截地問。他看到科倫已經被那虛僞的友善所軟化了，同時他感到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會顯露出他們的眞面目。「我們不應該把這些年輕人看做是上鈎的魚，同時又隱藏著一大堆計劃。我們必須舉行一個全亞洲所未有過的，最隆盛的婚禮。」

「我記得，那種婚禮，」伯克說，「最好是父親主持的婚禮。」他知道自己被戲弄。「因此，關於婚禮的計劃都要詳加考慮。」

「當然，」史達倫說。「你什麼時候告訴科倫你的決定呢？」

「快了。」伯克站起來。

「多快呢？」

「現在你聽到了，是由父親舉行婚禮。」高斯憤怒地說。「你爲什麼要攪渾呢？」

但是史達倫沒注意到高斯，他仍然凝視著泰勒。

科倫擔心會引起打鬥，而這麼一來就會使伯克改變主意。同時，他希望知道，他到底還要等多久，因此也暗暗地高興史達倫逼著伯克說清楚。「求求你們，」科倫說。「我確信伯

克先生會仔細考慮的，就讓我們暫時擱下這問題吧！」

「你想怎麼做是你自己的事，科倫！」史達倫假裝非常憤怒地說。「但是，我現在想知道。同時，我要知道，你是不是肯接受事實，或是他們正想『吃』了你。」

「那很難說，」科倫說。

「嗯。但我已經表白了，因而，請閉上嘴。」史達倫轉向伯克，他知道他剛才責怪科倫，已經使伯克和高斯二人都很高興。「多久呢？泰勒？」

「一個禮拜。不提早也不延後。」伯克看著科倫，他的語氣又溫和起來，「多加考慮是沒有害處的，小伙子，同時要求回答問題也不是錯的。只是一切都必須恰當。一星期，達克，這是不是可以滿足你那壞脾氣嗎？」

「謝謝你，泰勒。」史達倫說，走向門，把門打開。

× × ×

在那安全的「浮雲號」船上的一角，史達倫告訴美美發生了些什麼事。

她很專心地聽，也十分高興。「好極了，代辦，太好了。」

他脫下帽子、外套，她把他的衣服掛在衣櫃中。在她的睡袍裏掉落了一卷軸。他拿起來，端詳著。

這卷軸是一幅精緻的中國水墨畫，上面有許多人物。這是一張水墨山水畫，上面有一個

小小的男人對著一個小小的女人鞠躬，而他們二人都站在迷漫著濃霧的群山中。一葉舢板自石岸滑開來。

「這畫從那來的？」

「阿珊從太平山得到的。」她說。

「這張畫很美。」他說。

「是的，」美美沉靜地說，再一次地驚訝於她祖父的精明。他將這幅畫送給他在太平山的一個寵僕，而這個人是她常向他買玉的那人。阿珊沒任何懷疑地收下來，以爲那是送給他女主人的一個普通禮物。雖然，美美確信阿珊和林丁已看過畫和人物了，但她知道他們永遠也不知道，那畫裏還隱藏著秘密呢！這秘密守得很緊。雖然，她祖父的一個私章蓋在上面。而那詩句……「六個鳥窩對著老鷹微笑，綠色的火是旭日的一部份。箭象徵希望舒適」……這是如此的簡單、美麗的句子。現在只有她能知道，他該如何感謝她，爲他找到這六百萬兩的情報；那綠火表示代辦；而他要送她一個訊息，帶某種型式的箭，以用做證明。

「這些人表示什麼？」史達倫問。

「很難翻譯，代辦。我不了解所有的文字，但是上面說，『六隻鳥的房子對著大鳥微笑，綠火在旭日中，箭帶來……』」——她皺皺眉頭，找著適當的英文——「『帶來沒有希望的鳥。』」

「這是胡言亂語呀！天啊！」史達倫笑了起來。

她高興地歎口氣。「我喜歡你，代辦。」

「我也喜歡你，美美。」

「下次我們建造自己的房子，好嗎？」

第三十章

黎明時，史達倫出發要前往加爾各答這位帶莎拉回來的船商。這樣船是屬於東印度公司的，將順著潮汐在三個小時內航行，所有船員都在做最後一刻的準備。

史達倫走下艙，敲了下莎拉的艙房門。

「請進。」他聽見莎拉說。

「早安，莎拉。」他關上門。船艙非常寬敞。玩具、衣服、袋子以及鞋子散佈滿地。耶奇玲已進入半睡狀態了。

「你都準備好了嗎？莎拉？」

「是的。」

他拿出一個信封。「這是爲觀光而設計的，價值五千金幣。（一金幣＝二十一先令）你每兩個月領一次錢。」

「你好慷慨喲！」

「那是你的錢—至少，這是羅勃的錢，不是我的。」他把信封放在橡木桌上。「我不過

是遵行他的遺囑罷。我已經寫下證明，以安排他所需要的信託金，你也會有那些證明文件。同時，我也邀請了神父來看看這船。你願暫住在我家，直到你找到一棟喜歡的房子嗎？」

「我不要你任何幫助。」

「我已經寫信給銀行，要他們確認你的簽字—根據羅勃的暗示—包括一切你分配得到的五千金幣。你必須明瞭你是一位女繼承人，我要給你忠告，你必須小心，因爲許多人都想奪走你的錢。你還年輕，而你往後還有一大段路—」

「我不要聽你的忠告，達克，」莎拉苛刻地說。「至於我的財富，我自己會留神守住，而我一向很小心。關於我的年齡，我已經察覺，我是既老又醜。這是我們共同的感覺。我已經老了！而你在那裏看人們相互玩弄。你非常高興羅娜蓮死了—你下一個目標是什麼呢？瑪麗•辛克萊？或許，是個公爵的女兒？你總是把眼光放得很高。但無論是誰，她必是年輕、富有，而且你會耗費她所有錢，就如你對其他人一般。你靠別人吃飯，而絲毫不施回報。我在上帝面前咀咒你，我祈求我能活著，在你墓前吐口水。」

小孩可憐地哭了起來，但是他們瞪視著對方，以至於什麼也沒聽見。

「你忘了一個事實，莎拉。妳之所以如此苛刻，完全是因爲妳認爲你選錯了丈夫。而你又使得羅勃生活得如同活在地獄一般，也是原因。」

史達倫打開門，轉身離去。

「我恨這個事實，」莎拉對著敞大的艙房放聲大哭。

史達倫猛然坐在桌上，他恨莎拉，他爲莎拉的話激怒。

他記起亞里士多德昆斯。「毛斯！」

「是的，先生。」

「昆斯先生現在如何呢？」

「說起來悲哀，先生。非常悲哀。」

「把他送到這兒來吧，拜託你了。」

昆斯突然站在門口。

「請進，亞里士多德，」史達倫說。「請關上門。」

昆斯照著吩咐做，很不快樂地走到桌前。

史達倫很快地說：「亞里士多德，你不能耽擱了。潛出工廠到碼頭去。那兒有一葉舢板等著你。搭往加爾各答的船－幾分後就要出發。」

「什麼，代辦？」

「當你登上船後，做一個誇大的動作－離港時揮手並高聲叫，讓每一個知道你出去了。」

「上帝保佑你，代辦。」眼睛閃爍著。「但是我不想離開亞洲，我不能離開。」

「舢板上有苦力的衣服，你在離開港口後，潛入水手室的領航處。我已經賄賂船員，但沒賄賂領航的人，你必須躲著，別讓他發現。」

「眞是神通啊！」昆斯似乎覺得太不可能了。「但是－但是我要躲在哪？太平山？」

「弗洛林先生等著你。我會安排一段爲期二個月的訪問。但是你卻欠了我那付出的錢，天啊！」

昆斯把手搭在史達倫肩上，拿出一個風琴。「天，小心！如果瑪琳懷疑，她將使我們很困擾，而她卻永遠不會離開的。」

「對極了！」昆斯嘶啞地說，跑向門，猛然停下來。「錢！我需要錢。你行個方便吧，代辦？」

史達倫已經握著一袋金子了。「這是一百金幣，我會記你的賬。」

昆斯把袋子放進口袋裏。亞里士多德再度擁抱史達倫，並且吻了火爐上的畫像。「啊！舉世無雙的美美。哦！不道德的昆斯，我崇拜你。自由！上帝贈予我自由！」

昆斯舞蹈著，跳著跑出去。

× × ×

美美凝視著玉鐲。她把玉鐲拿到靠近陽光的地方－那透過敞開的艙房蒸騰的陽光－仔細地察看玉鐲。她未曾錯覺，那箭確是相當精巧地刻在上面，同時那些人物顯示著：「無望。」

「這是一塊漂亮的玉，」她用國語說。

「謝謝你，玉皇大帝，」陳高登也同樣用國語說。

「是的，非常漂亮，」美美答道，然後把玉鐲還給他。他拿起玉鐲，很欣賞地摸了一會，但他沒有把它帶上，相反地，他很敏捷地把鐲子丟出船艙，看著它直到它消失在大洋中。

「假如你接受這份禮物的話，我就如獲殊榮了，高尚的女士，但是某些禮物卻是歸屬於漆黑的大洋。」

「你很聰明，我兒，」美美說。「但是我並不是什麼高尚女子，我只是人家的姨太太罷了。」

「父親沒有妻子，因而你是他寵兒。」

「你要不要一杯茶呢？」

「那太麻煩你了，媽媽。」

「那兒的話，我的兒子。」她進入艙房。陳高登跟在她後面，十分驚訝於她那美妙步履，以及她那纖勻的腿，他為她那芳郁的香水而沉醉。當你第一眼看到她時必然會愛上她的，他自言自語地說。她在某方面很像你，如激昂的演說，以及新潮的想法。

他祈求著，代辦是他的父親，而他對代辦十分尊敬。他知道，如果沒有這份尊敬，他對美美的愛便不是出自親情的。茶準備好了，美美解僱林丁，但給阿珊解說的權利。她知道，阿珊無法了解她和高登談話時所用的潮州話。

「一支箭會是很危險的。」

「是的，高尚的女士，倘若使用不當的話。你對箭術感興趣嗎？」

「當我小時候，我喜歡放風箏，我弟弟也是如此。有一度，我試著射箭，但我很害怕。我認為，有時候箭也許是神的禮物，而並不會導致危險的。」

陳高登想了一會。「是的，如果箭是在一位飢餓的人手中，而他又瞄準目標，那麼他就如願已償了。」

她的扇子悠悠地揮動著。她非常高興能察覺他心思，這使彼此容易溝通。「我們得需要提防這個人，假如萬一讓他懂了這個符號的意義的話。」

「對，我高尚的女士。但是，一個聰明的獵人在他的箭囊中是不只一根箭的。」那個遊戲是必須射獵的？他自問。

「一個可憐的女人永遠也無法體會男人打獵時的快樂。」她平靜的說。

「男人是陽性的－他是天神選擇的獵人。女人是陰性的－她是烹調獵人帶回食物的人。」

「天神是很明智的。他們教導獵人什麼可捕食，什麼是不適合的。」

陳高登啜著飲茶。她是否希望著有某一個獵人被發現？或者，某個人被獵殺呢？誰是她希望的目標的？或許，是叔父羅勃的情婦，還是誰的女兒？也許不是，因為了解這個秘密還有賴於他們的幫助－而且，當然，金瓜是永遠不會牽累我的。天啊，究竟這女人對金瓜有多大的影響？她究竟為他做了些什麼，使他來命令我呢？而她到底希望得到些什麼？

而後，他所聽到的一個謠言傳開了：金瓜事先就知道，這條船很快就要開回到廣州了，而不是如大夥所想像地往北航。她必定已經私自傳訊給金瓜，這下替金瓜省下三或四百萬兩了。

他對美美的更尊敬了。「有時候，獵人必須利用武器對付森林中最野蠻的動物，以防衛自己，」他說，給了她另一個話題。

「是的，我的兒子。」她的扇子啪啪作響，而她也顫抖著。「上帝保佑女人，以避免這種罪惡的事情。」

因此她希望有人被殺害，高登想著。「罪惡橫行遍野。或多或少，發生在大陸，在海島上。」

「是的，我的兒子。」美美說，她的扇子發出搖動聲，她的唇微顫著。「甭提那海上的事了。甚至於在身世高尚的人與富有人家之間也是如此。神是以恐佈來責罰世人的。」

陳高登幾乎掉落他的杯子。他轉向美美，試著集中他散慢的心思。「海」與「出身名門」僅意味著二種人。龍史達夫或代辦。無論對抗那一個人，都會形成一種大規模的毀滅！他似乎要嘔吐。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是代辦呢？不要是我父親，哦，天啊，請不要是我父親！

「是的，我高尚的女士，」他語調憂鬱，因爲，他發了誓，必須爲美美做完成她的任何吩咐。「神是很可怕的。」

美美已察覺出陳高登的改變，但她無法了解原因所在。她躊躇困惑，然後，她起牀，走向船尾的一道窗旁。

旗艦平穩地泊在碼頭的鐵錨旁，在閃爍著亮麗波光的海上，舢板圍泊在旗艦四周。中國之雲號停在鐵錨的一邊，而白色的巫婆號就在旁邊。「這些船是這麼美啊！」她說。「那一條是你最喜歡的呢？」

高登走向窗子。他不認爲美美要殺的人是龍史達夫。這是沒有任何理由的，不是爲她。或許是由於金瓜。「我認爲那艘船最好看。」他憂鬱地說，向著中國之雲號點頭。

美美喘息著，放下她的扇子。「天啊，」她用英文說。阿珊很快地向上看，美美很快就控制住自己。陳高登撿起扇子，略爲彎下身，把扇子還給她。

「謝謝你，」她繼續用潮州話，「但是，我喜歡那條船。」她用扇子指向白色的女巫婆號，美美仍舊顫抖著。她知道，陳高登已經明白她要她那極爲崇拜的代辦死的念頭。美美說：「另外是毫無價值的玉。毫無價值的，你聽到了嗎？而且這是違背天理的。你怎能現在去想那些毫不相干的東西呢？」

漸漸可感覺到他減輕緊張。「請原諒我，我高尚的女士。我會向你磕頭一千次，以表示我的道歉，但你的僕役或許會很驚訝。」他故意地用潮州語與國語交互說著。「有時，一個邪念進入我的腦海中，而我無法清晰地了解你的意思。當然了，我永遠也不會認爲這船是好的。」

「是的，」她說。「誰敢褻瀆這塊玉，我將會對付他。」

陳高登退縮了，但還是繼續和美美搭訕。「不要怕，女士，我會叩頭一萬次向妳道歉，以表示我的不識貨，我永遠也不希望你再生氣了。」

「好。」

「如果你能原諒我的話，女士，我要去做我的事了。」

「你的任務還沒完成呢！」她草率地說。「我們應該再來一些茶。」她拍拍手，吩咐阿珊準備新泡的茶以及熱毛巾。當阿珊回來的時候，美美用廣東話說：「我聽說船馬上就要出發航向澳門了，」她說，陳高登很快地意識到，伯克就要被秘密送到澳門了。

阿珊臉上流露出喜悅的表情。「你認爲我們須走了嗎？我好喜歡再去看看澳門哦！」阿珊嬌羞地對著陳高登微笑著。「你聽說過澳門嗎？」

「我當然知道啦！」他說。通常一個僕人是不敢向他說這種話的，但是陳高登知道，阿珊是美美的閨房密友以及私人僕役，因而有這種權利。同時他認爲阿珊非常漂亮。陳高登向美美送個眼神。「眞可惜我今年不能去。雖來我許多朋友都固定地來來回回。」

美美點點頭。「你聽說了嗎？昨天晚上，父親的那蠻橫的兒子定婚了，而且就要結婚了。你能想像嗎？娶父親敵人的女兒哪！簡直不可理喻，這些蠻橫的人。」

「是的，」陳高登說，美美認爲必須把除去伯克的兒子這事說得清楚些。當然她不願這家庭毀滅吧？「簡直不可相信。」

「不是我過份－父親他老了，如果上蒼公正的話，應該不再庇護他。」美美搖搖頭，同時把她的玉和銀的裝飾品弄得叮噹作響。「何況那女孩－嗯！我想她會爲父親家生下胖娃娃。」

「是的，」陳高登附和地說。如此，伯克是不會被殺的，這女孩也不會被殺。那麼只剩下她媽媽和哥哥有可能被殺了。但不可能是母親，那麼就是哥哥，高斯了。但是爲什麼是哥哥，爲什麼是高斯，伯克呢？爲什麼不是父親和哥哥？因爲兩個人都很明顯地對代辦構成了威脅。高登對他父親的尊敬愈來愈深。多麼狡猾呀！使人看來以爲美美是這件詭計事情的鼓動者。多麼邪惡呀！對美美做下一個暗示，誰去接近金瓜，誰來接近我呢？理所當然地，他告訴他自己，代辦知道美美將秘密情報送出去了——代辦必定已經有意把情報給她，然後把金瓜算在她賬上。但是他是否就因而知道三合會呢？還有我？不，必定不會的。

陳高登感到十分疲倦。他心中塡塞了太多的興奮與危險。他非常擔心滿淸官吏在廣東運用三合會勢力。同時，在澳門方面也不例外，甚至太平山方面亦如此。在太平山上有許多官員混在民間，雖然這些官員大部份都是認識的，並且有四個已經被除去了，但是他們的出現，卻帶給陳高登沉重的壓力。如果東窗事發，官方知道他是香港方面三合會的首領，那麼他就永遠無法回廣州了，甚至，這使他一文不值。

何況，他現沉醉在美美濃郁的香水裡，對阿珊那顯而易見的性慾。我喜歡與僕役發生關係，他想。但那是不明智而又很危險的，除非是母親提議。最好趕快回到太平山，回到小姨

子的雙臂中。天啊！她幾乎是價值千兩的。我們將在今天晚上，以多種不同的方式享受性愛。他對自己微笑起來。高登，你必須誠懇，那將是第三次。這又多麼神奇而不可思議呀！

「不能去澳門，我很傷心，」陳高登說，「我猜想，父親的所有姻親都要前往吧？尤其那兒子？」

「是的。」美美很輕嘆了口氣，她知道她的意思現在是很明顯了，「我想是的。」

「啊！」阿珊輕蔑地說。「當這兒子離開香港時，那將會得到很大的快樂。」

「為什麼呢？」美美很細心地問，而陳高登也已經相當警醒了，他的疲倦頓時消失。

阿珊竟在這戲劇般的時刻能保存著稀貴的資料。「這個兒子眞是十分強蠻，他每星期到那妓院兩次或三次。」她停了會，倒了一些茶。

「嗯，阿珊，繼續說吧，」美美非常不耐煩地說。

「他還打那些娼妓呢！」她鄭重地說。

「或許那些娼妓便他不高興！」美美說。「打罵對娼妓無濟於事。」

「是的。但是他鞭笞她們，亂踢他們，然後才和她們上床。」

「你是說每一次都這樣嗎？」美美不肯輕信的說。

「對。」阿珊說。「他付錢來打她們，操縱玩弄她們—以及為了其他花招。呸！他已經做的，和他將要做的—」她咬咬她的手指頭—「就像我剛才說的！」

「哈！你怎麼知道這些呢？嘎？」美美問。「我想你應該好好被修理一番。我猜是你捏

造了這些事情，你這賤僕人！」

「我是絕對不是捏造的，媽媽。那娼妓院的老鴇所說的——那老巫婆，這難堪的名字，那帶有眼鏡及假牙的老鴇所證實的。」

「法勒林吉？」陳高登問。

「對極了，我尊敬的先生。法勒林吉。嗯，這婦人在女王城有最大的房子。近來，她買了六個霍克拉女孩，以及一個廣東女孩，還有一個—」

「應該是五個霍克拉女孩，」陳高登說。

「你也參與這樁買賣嗎？」美美很有禮貌地問。

「哦，是的。」他回答。「那是有利可圖的。」

「繼續說吧，阿珊，我可愛的人兒。」

「嗯，媽媽，就如我說的，霍克拉女孩中有一個是與阿泰有關係的—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是我們的親戚—而這個女孩被指派為那天晚上他的陪伴。一次就夠受了！」阿珊停止她的嗓門。「他幾乎殺了她。他打她的腹部，以及她的臂部，直到血流出來，然後強迫她和他性交。然後—」

「然後怎樣？」陳高登低聲細語的問。

「是的，」美美說，「什麼事？」

「我去談論這種淫穢的事是不適合的。」

「可憐的女孩幾乎被虐待死。」

「實在難以相信！」美美尖聲地告訴她，「我仍然認爲是你虛造了這些事，阿珊。」

「不！我沒有說謊。」阿珊舉起她的手發誓，並開始哭泣起來。

「如果我說謊，願我永遠沒有後代，如果我說謊，願我是嫁不出的老處女，如果我說謊，願我的祖先永不起生，願我——」

「哦，好孩子！阿珊。」美美揶揄說。「我相信你。」

阿珊慍怒地走回去啜飲她的茶。「我怎麼敢對我的這麼好的媽媽，以及可敬的親戚說謊呢？但是我認爲，上帝當然應該懲罰這種野蠻的行動。」

「是的，」陳高登說。

美美笑了起來。

第三十一章

那個下午史達倫上了中國之雲號。他派歐爾羅富艦長到一艘快艇上。並將茲克耶夫送到浮雲號的船尾。他命令張開所有的帆並且收纜，而離開港口，直向大海駛去。

他駛著這艘中國之雲號有三天了，她就像一隻往東南方飛馳的箭矢一般，她的帆桁帶著滿帆發出尖銳叫聲。

他來到海洋的中央好像一個愛人去找尋永恆的愛。而這海洋則以狂風暴雨來歡迎他。

他鞭策自己就如同在鞭策這艘船一樣，不眠不休的，考驗自己力量的極限，他不分晝夜的站在甲板上。從日出到日落，再從日落到日出，他輕聲的哼著歌，很少用餐，並且絕不開口說話，除非是命令加速與更換因速度過快而裂開的帆布。他駛入太平洋的深處，進入無限的空間。

到了第四天，他將船轉向西北方，然後下艙刮了鬍子，洗了一個澡，並睡了一天一夜，在第二天凌晨，他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然後他又回到甲板上。

「早安，先生！」古得海說道。

「將航線定向香港。」

「是的，先生。」

整天他停留在後甲板上，然後睡了一覺。在黎明時分他推測太陽方位後在航線圖上做了標誌並命令停船。然後他赤裸地在海中游泳。船員們迷信的在胸口畫個十字。有許多鯊魚在四周環繞著。

但這些鯊魚仍保持著相當的距離。

他攀上船緣命令洗刷船身以及用磨石來磨甲板——沙子和掃帚和水——繩索裝置的準備，桅桿的守望，排水口及大礮的清潔。他將所有他自己的衣服和他的手下的衣服丟擲到船外水中。他發出新的衣服給他的手下並且爲自己拿出船員的服裝。

一杯裝滿雙份甜酒的杯子在每一名船員的手上。

在第七天的黎明時，香港隱約地浮現在地平線那端，靜寂的呈現前面。山峯被雲霧隱蓋著。

他站在斜桅上，大浪在他的下面翻騰著。

「看你如何阻止，島嶼！」他叫道：「我看到家了！」

×　×　×

中國之雲號經過西方的峽道進入港口。正升起的陽光是強烈的，風隱定地向東吹著

且含有濕氣。

史達倫在後甲板上，赤裸著上身，他的皮膚被晒成赤銅色而他金紅色的頭髮也被陽光晒得發亮。他用雙眼望遠鏡望著港口內的船隻。首先是浮雲號。信號旗在船尾的桅桿上飄動著——「頂點」——船主立刻上船來。這是預料中的事，他想。他還記得上一回——一段很長的時間以前——他曾看過「頂點」在雷雲號上，由這信號傳達了許多死亡的消息，及科倫的到達。

在港口比往常多了許多船艦。它們全飄著東印度公司的旗子。好極了。第一批的增援艦。他看見一隻有三隻桅的大桅帆船靠近旗艦。俄國的旗子在船尾飄動著以及表示擁護獨裁政治的細長三角旗在大桅頂高處。

有更多的舢板和平底船在波浪上匆匆而過。

在他小心翼翼地嚴密審查剩下的艦隊之後，他轉向海岸，大海特有的氣味地與土地的氣味混合在一起。他能看到葛萊與角的活動及許多歐洲人和成群的乞丐走在女王路上。太平山似乎逐漸地增大。

「向右舷四方位！」

「好！好！先生，」舵手唱著。

史達倫熟練地將船停泊在浮雲號的船側。他穿上一件襯衫且上了船。

「早安，」歐爾羅富艦長說道。他非常瞭解代辦的爲人因而不去問他到那裏去了。

「早安。你爲什麼掛上『頂點』的信號旗？」

「你兒子的命令。」

「他在那裏？」

「在岸上。」

「請喚他到船上來。」

「當你進入港口時，別人找他出去了。」

「這就是他爲何不在這裏的原因？」

「我現在能不能收回我的船？雷神啊，綠眼睛的，我是非常厭倦於當一個穿著制服像一個僕役般的船長，讓我當一個運茶船船長或是一個運鴉片船的船長，或者讓我帶他進入北極的小域。我知道有五十五個地方可以得到一船貨的毛皮——爲你的櫃子裏裝滿了財富，這要求並不算過分啊！」

「我這裏需要你。」史達倫的眼淚都笑了出來。

「你儘管笑，看在老天的份上！」歐爾羅富的臉因爲他那特有的笑容而扭曲著。「你到海上去航行而我却被困在這艘破船上，你看來好像一個神，綠眼睛的。你遇到暴風雨嗎？颱風？爲何我的船大部份都改變了，有新的升降索和支索以及滿佈的帆耳繩索。那麼！呃？你只是爲了你的靈魂就將我的美人撕碎了嗎？」

「那一種類的毛皮，船長？」

「海豹皮，黑貂皮，鼬鼠類貂皮——你能叫出名字的，我都能找到。」

「在十月你往北航行，獨自地。你滿意了吧？毛皮是爲了中國，嗯？」

歐爾羅富凝視著史達倫立刻知道他將不會在十月航向北方。他全身打了一個冷戰。我在六月及十月間將發生什麼事？「我現在能收回我的船嗎？可以還是不可以？十月不是個出航的好日子並且遙遙無期。我現在能收回我的船嗎，行不行？」

「行！」

歐爾羅富一脚踏在後甲板上。「放掉前方的繫船索，」他叫喊著，然後向史達倫揮揮手並且笑顏逐開。中國之雲號拋離了母船以優美的姿態離開了快樂谷。

史達倫走下去到了美美的船艙。她正熟睡著。他告訴阿珊不要叫醒他；他待一會兒再回來。然後他到上面的甲板上，到他自己私人的船艙，洗了個澡、刮了鬍子，又換了一套衣服。林丁爲他拿來蛋、水菓及茶。

艦長室的門開了，科倫匆忙地走了進來。「你到那裏去了？」他冒失的開口道：「有許多事情要做，而今天下午還有土地拍賣。你應該在走前告訴我一聲的，整個地方都是在騷亂中且——」

「你沒有敲門嗎？科倫？」

「當然，我很著急，我很抱歉。」

「坐下。怎麼回事？」史達倫問道。「我認爲你可以處理每一件事情。」

「你是代辦，我不是。」科倫道。

「好。但是我若今天不回來，你將做些什麼？」

科倫猶豫著。「去土地銷售市場，買土地。」

「你有沒有與伯克約定，彼此之間互不競爭出價？」

科倫被他父親盯著有些不自在：「我做了一個試驗性的安排，不過還是要經過你的同意。」他拿出一份地圖擺在書桌上。新城市的位置圍繞葛萊輿角，快樂谷的西方兩哩遠。同高的建築物被四周的山環繞著。太平山俯瞰著這位置。「這些就是所有的土地。我挑選了八及九。高斯說他們要十四及二十一。」

「你有沒有與泰勒核對這個？」

「有的。」

史達倫一瞥地圖。「為何挑選兩塊相鄰的土地？」

「嗯，我對於土地、工廠或碼頭什麼也不知道，所以我問了喬治葛萊輿和威格斯，然後私下地，高登陳。和——」

「為何要問高登？」

「我不知道。只是我認為它是個好主意，他似乎是非常精明的。」

「繼續說下去。」

「嗯，他們全同意八，九，十，十四及二十一是最好的土地。高登建議如果我們想擴張

的話，最好是要相連在一起的土地。然後一個碼頭就可供給兩個工廠用。在葛萊輿的建議下，我使歐爾羅富私下地測量向海面的深度。他說有層很好的岩石底層，我們必須開闢海埔新生地並且好好地建設碼頭。」

「那一塊郊區的土地是你挑選的？」

科倫緊張地指出它們。「高登認為我們應在這裏出價。它是——嗯，它是一個山丘，且嗯，我認為它對高貴之屋而言將是個好地方。」

史達倫站了起來走到船尾的窗子，藉著雙眼望遠鏡注視著山丘。它是在太平山的西側。

「我們必須造條路到那邊，呃？」

「威格斯說假如我們能買到郊區土地9A地號和15B地號，我們就有一個——我想他稱它為一個『地役權』，這種東西像，可以保護我們的所有產。以後我們可以在上面建造且出租，假如我們願意的話。或者以後再轉售。」

「你有沒有與伯克討論這事？」

「沒有。」

「高斯呢？」

「沒有。」

「泰絲？」

「有。」

「爲什麼？」

「沒有理由。我喜歡和她說話。我們談了許多事情。」

「與她談論這類的事情是很危險的。不管你喜不喜歡，你已給了她一個考驗。」

「什麼？」

「假如高斯或伯克爲9A和15B出價的話，你就知道她是不能信任的。這個山丘就是個極端的賭注。」

「她絕不會說出任何一件事的，」科倫激動地說道。「它是我們之間的祕密，或許伯克家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它並不證明任何事情。」

史達倫看著他。然後他說，「喝酒或茶？」

「茶，謝謝你。」科倫的手掌心感到濕冷的。他懷疑是否泰絲眞的已告訴伯克或高斯了。「你要去那裏？」

「還有什麼其它事情需要決定的嗎？」

科倫努力地集中他的思緒。「有許多郵件，皆是給你及羅勃叔父的。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它，所以我將它放入保險箱裏。威格斯及陳生爲我們的快樂谷計算消費，——嗯——我簽署了龍史達夫將薪水付給了每個人，如你所說的。我簽署了且計算了它。昨天有一個人從英國搭茲克耶夫船到這兒來。羅傑•布洛他說他是在新加坡上船的。他迫切地想見你。他沒有告訴我爲什麼，嗯——無論如何我將他安置在小舊船上。他是誰？」

「我不知道，小夥子，」史達倫深思地道。

他鳴響了在書桌上的鐘而服務員走了進來。史達倫下令用小汽艦去接布洛。

「還有沒有其他的事，年輕小伙子？」

「爲建築材料及船上觸礁的供給物品訂貨。我們必須訂些鴉片庫存品——還有許多事情。」

史達倫玩弄著他的茶杯。「伯克給你一個回答沒有？」

「今天是最後一天。他請我今晚上白色女巫婆號船。」

「泰絲沒有指出是她父親的決定嗎？」

「沒有。」

「高斯呢？」

再一次地科倫搖著他的頭。「他們明天將前往澳門，除了伯克，我已被邀請和他們一起去。」

「你要去嗎？」

「現在你回來了，我想要去。一個星期——假如他說我們可以很快地結婚。」科倫喝了一些茶。「有傢俱要買和——嗯，那類的東西。」

「你去見索菈了嗎？」

「哦！是的，我們看見了。那土地是很棒的，而且計劃已經擬好了。我們不知該如何感

謝你。我們正在想──嗯，索莎告訴我們關於你爲你的房子設計的──分開浴室及厠所的房間。我們──嗯，我們要求他爲我們建一間。」

史達倫拿出一根雪茄，點燃它。「你們等了多久，科倫？」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對我的回來。大海可能會吞沒我。」

「你不會的，代辦。」

「有一天她會──有一天她會的。」史達倫吐了一口煙霧且看著它飄動著。「假如我再度不告而別，你等我四十天，不要多了，就四十天，若我還沒有回來，那就表示我已死了或是永不再回來。」

「好的。」科倫奇怪他父親在打什麼主意。「你爲何要那樣地離開？」

「你爲何要告訴泰絲？」

「那不是答案？」

「自從我離開後，還有什麼事發生？」

科倫拚命試著去了解，但他無法。他對他父親比以前產生更大的敬意，但是至今他仍未感到做爲人子女對父母的愛。他與泰絲談了好幾個小時而發現自己對他有一種驚異神祕的深厚感情。並且他們討論著他們的父親，試著徹底明白這兩個他們愛著和敬畏的人，並且也是其他大部份的人所憎恨的人。「巡洋艦從克蒙伊回來。」

「如何？」

「他們使得五十五艘或一百艘的舢板沒有利用價值，並搗毀了三個海盜。或許他們擊沈了吳郭，或許他們沒有。」

「我想我們很快地就會知道的。」

「前天我檢查了你在快樂谷的房子。看管的人──嗯，你知道沒有人會在晚上停留的──我怕有人會掠奪裏面的財物。」

史達倫懷疑是否保險櫃被弄亂了。「有沒有任何好消息？」

「亞里士多德•昆斯已從香港逃走了。」

「哦？」

「是的。昆斯太太不相信，但每個人──至少幾乎是每個人──看見他在船上，就是載莎拉姑媽的那條船。這可憐的婦人相信他仍在香港。你知道有關喬治和瑪麗•辛克萊？他們將要結婚了。那很好，不顧賀瑞修反對這件事情。但這也不完全是好消息。我們剛剛得到瑪麗生病的消息。」

「瘧疾嗎？」

「不是。某種類型的赤痢在澳門流行，它是非常奇怪的。喬治昨天接到一封從天主教護士修道院女院長來的信。可憐的傢伙擔心得要命，你絕不能信任那些天主教徒。」

「修女院長怎麼說？」

「只是她覺得她應該通知瑪麗的近親。而瑪麗已說要寫信給喬治。」

史達倫皺著眉頭。「她爲何不到教會醫院？又爲何她不通知賀瑞修？」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告訴賀瑞修？」

「沒有。」

「葛萊興告訴他了嗎？」

「我懷疑。他們現在似乎互相憎恨著。」

「你最好與伯克全家一起去並看看她是怎樣了。」

「我想你要第一手的消息，所以我派威格斯的姪子過去。可憐的喬治不能從龍史達夫那裏告假，而我同樣地也想幫助他。」

史達倫又倒了一杯茶然後稍帶驚異的注視著科倫。「非常好。」

「嗯，我知道你就等於是她的監護人一樣。」

「嗯！」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幾天前舉行了調查俄國公爵的事件，陪審團認爲它只是一個意外事件。」

「你認爲它是嗎？」

「當然。你不認爲嗎？」

「你拜訪了茲克耶夫嗎？」

「至少一天一次。他正在接受調查，當然，他——他說了你很多好話，說你如何幫助他，解救他的生命等等。茲克耶夫對這事件並沒有責怪任何人並將實情呈報給沙皇。他公開地說他認爲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史基能在東方時報上對這次調查有詳細的報導。我爲你拿了一份。」科倫遞給他這份報紙。「假如你從沙皇個人那裏獲得一個王室的嘉獎，我也不會感到意外。」

「現在茲克耶夫怎樣了？」

「他已能走路了，但他的臀還是非常僵硬。我想他是很痛的雖然他絕口不提它。他說他將再也不能騎馬了。」

「但他還是很健康的吧？」

「就像可以騎馬的人一樣健康。」

史達倫走到餐具架前倒了兩杯雪利酒。這小夥子已變了，他想。是的，非常大的改變，我以我的兒子爲榮。

科倫接過了杯子並且注視著它。

「祝你健康，科倫。你處理得非常好。」

「祝健康，父親。」科倫故意地選用這個字。

「謝謝你。」

「不要謝我。我想當高貴之屋中的代辦，非常想。但我不想撿現成的。」

「我從沒想過你會是，」史達倫說道。

「是的，但我考慮過它，而事實上我不喜歡那個觀念。」

史達倫自問他的兒子怎麼會這麼鎮靜的說出這種話，「你在前幾個禮拜中改變了許多。」

「我學了很多，或許。大部份是泰絲的功勞——與無所依助的七天，我發現我還無法適應這種孤獨的生活。」

「高斯也知道你那死人鞋子的意見嗎？」

「我不能爲高斯回答，代辦。只能爲我自己，我知道你大都是對的，我愛泰絲，你將反對每件你相信對我有益的事情。」

史達倫又記起了莎拉的話。

他沈思地啜了一口酒。

× × ×

羅傑•布洛是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他的臉與他的眼睛都是繃得緊緊的。他的服飾雖是很高級的質料，但却都已破舊、磨損了，他的骨架極爲矮小並且瘦弱，他有一頭黑金色的頭髮，一雙藍色的眼睛顯得非常疲倦的樣子。

「請坐，布洛先生，」史達倫說道，「現在，到底爲什麼這麼神祕？你爲什麼必須單獨見我？」

布洛仍然站著：「你是達克•羅齊林•史達倫嗎？先生。」

史達倫感到非常驚奇，很少人知道他中間的名字，「是的。」他頓了一頓，又問道：「你是誰呢？」史達倫對這位年輕人的面貌與姓名都沒有印象。但是他的口音聽來倒是頗像受過高深教育的。

「先生，我能看一下你的左脚嗎？」年輕人有禮貌的問道。

「我的天啊！你這無禮的小伙子！出去，滾出去！」

「你是有理由生氣的，史達倫先生。我幾乎肯定你就是代辦，但是我必須確定你就是你所說的人。」

「爲什麼？」

「因爲我已知道達克史達倫，高貴之屋的代辦，他的左脚有一半被射擊掉了——這是最重要的情報。」

「從誰而來的？」

「我的父親。」

「我沒聽說過你的名字或是你父親的，而我對人名一向記得很熟。」

「我的名字不是羅傑•布洛，先生，那只是個假名——爲了安全起見。我父親是英國議

員。我幾乎確定你就是代辦，但在我交出情報之前，我必須完全肯定才行。」

史達倫拔出放在右邊靴子的短劍並且舉起右腳。「脫下它吧！」他緊張地說著。「假如這消息不是最重要的情報，我將在你的前額刻下一刀。」

「我想我是以我的生命下賭注。一命換一命。」

他拉下史達倫的靴子，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虛弱的坐了下來，我的名字是理查•卡羅斯，我的父親的名字是查理•卡羅斯爵士，是英國議會的一員。」

史達倫曾經遇見過查理爵士兩次，在那時查理先生只是一個很普通的鄉紳，是自由貿易和亞洲貿易的熱切支持者。幾年來史達倫在經濟上曾經支持過他，他也從不後悔這個投資。它必是關於條約的批准。他熱切的想著。「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卡羅斯很疲倦地揉了揉他的眼睛。「我可以喝一杯酒嗎？」

「甜酒，白蘭地，雪利酒，隨你自己使用。」

「謝謝你，先生。」卡羅斯倒了一些白蘭地酒。「謝謝。抱歉，我有點累了。父親告訴我必須格外小心——使用假名。只能對你說——假如你死了，就向羅勃•史達倫報告。」他解開他的襯衣和打開綁在他腰上的錢帶。「他把這個送給你。」他遞給史達倫一個汚穢但封得很緊密的信封，然後坐下來。

史達倫接過信封，收信人寫的是他。是由倫敦寄發的，日期是四月二十九日。突然他怒聲說道：「你是騙子，這都不是眞話！那絕不可能，你不可能如此快就到這裏，那僅才六十

天以前。」

「是的，那是，先生，」卡羅斯很輕鬆地說著。「我將不可能變爲可能。」他笑道。「父親絕不會原諒我的。」

「沒有一個人能在六十天完成這樣的旅程。你有什麼詭計？」

「我在四月二十九號星期二就離開了，是乘馬車從倫敦到都佛港。我趕上郵船到加來港，坐馬車到巴黎轉到馬賽，再被送到亞力山卓港，經由陸路經過蘇伊士到馬何美•阿利的辦公室，馬何美•阿利——父親曾經見過他——然後搭上孟買的郵船，我在孟買被耽擱了三天，然後碰上了叫人難以相信的好運。我搭上往加爾格達的運載鴉片的貨船，然後——」

「什麼樣的貨船？」

「飛行巫婆號，屬於伯克和高斯的船。」

「繼續說，」史達倫說，眉毛向上揚舞著。

「之後，有一艘開往新加坡的東印度公司貿易商船——孟買王子號。非常不幸的，數週之內沒有任何開往香港的船隻。緊接著降臨天大的運氣。我告訴我自己，有一艘蘇俄的船——就是那艘，」卡羅斯說，手指向船尾的窗外。「她是所有最富冒險性的賭注，但是那是我最後的機會。我付給艦長我所有的家當，最初，我想他們一定會割斷我的喉嚨，然後把我丟下海去，然後這眞是我最後的機會。五十九天，先生，事實上——倫敦到香港。」

史達倫站了起來，爲卡羅斯又倒了一些酒，也順便爲自己倒了一些。是的，這是有可能

的，他想。「你知道信裏面說了些什麼嗎？」

「不，不知道，先生。但至少我知道，有一部份是屬於我的。」

「哦！那是什麼？」

「父親說，我是一個流浪兒，是個無所適事的浪蕩子，賭徒和賭馬狂，」卡羅斯以一種毫無敵意的坦白對他說：「有一位債主從新門監獄拿到對我的逮捕令，並提出了證據。他向我提出你的寬容大量，而且希望你能發現我的『才華』，只要能使我離開英格蘭，在他的餘年內遠離他。他提出賭注……」

「什麼賭注？」

「我昨天抵達的，先生。六月二十八日，你的兒子和其他人都是證人。或許你該讀一讀這封信，先生。我向你保證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和我打過賭，除非那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新聞。」

史達倫再一次的檢驗了信的封口，然後拆開它。信上這樣寫著：「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十一點，在倫敦西敏寺，我親愛的史達倫先生：我機密的知道了外國秘書處，坎尼坦議員在昨天寄給威廉•龍史達夫，皇后陛下駐亞洲的全權大臣的信。部份內文寫著：「你已經違背也忽略了管理監督之責，並且顯然為他們利益設想太周全。很明顯，你似乎決定以你自己的想法任性的處理皇后陛下的事。你實在不應該如此的輕視指示，關於那五、六個清廷港口應該開放讓英國通商，不僅是那些港口，還有那些能供外交使用的水道也應該永久的建立起來；

且要儘速建設，當然最好是經過雙方和平的磋商研究，但假如沒有辦法以磋商達成協議，那就使用武力為後盾，清清楚楚地講明我們的立場，而不是要你屈膝而達成使我們不能接受的和談條約，穿鼻草約已經完全被拒絕了。你的繼任者，克業•魏倫爵士很快地將要到達了，我親愛的先生。或許你是有風度的將你的職責移交給你的代理人，蒙賽先生，當一收到派遣令，立刻搭乘在此等候命令任務的戰艦，離開亞洲，為了你儘早的方便，再向我報告詳節。」

「我已經竭盡所能了……」

不可能！他們不可能犯下如此連上帝都不能原諒的荒謬、愚昧之極，令人不敢相信的錯誤！史達倫想著。他繼續唸著：「我實在是江郎才盡了。現在我什麼也不能做，除非消息正式下達高貴之屋。我不敢公開揭開這祕密的情報。坎尼坦將會要我的頭顱，我會被控告叛國罪。即使將它寫在紙上以這種方式洩露給你，我也只是為我自己豎立敵人，突添麻煩而已——這只是自我毀前程而已。我將我的兒子託付給你。（順便，他並不知道信中的內容）

「你是知道的，那位外國秘書是一位很專橫的人，他本人就代表法律，是我們維新黨的堡壘。他的辦事能力是非常強的。我很擔心香港這一個十分擾人的問題。除非執政黨被擊敗，並且羅伯•皮爾的保守黨員能得到權力——那是極不可能的，我說，在可知的未來——香港似乎仍然是一個難題。你銀行破產的消息傳遍了城市各個角落——尤其是你的對手們，大大的慶賀著，由摩根伯克領頭。摩根伯克很有自信，也很明智，有遠見的拋掉可疑的情報，

獨自保守這個消息，即使不是全部，也含有你擁有的那份較突出的資料，這個已經傷害到你在此地的影響力了。而且有一封從泰勒伯克先生那兒來的信，尚有幾樁貿易到臨，幾乎和龍史達夫「穿鼻草約」同時發出，對香港方面的調解抱著堅決反對的態度。龍史達夫的敵方也是如此。那封信是給首相的，外國秘書，來應付他們的敵人——還有就如你所知道的，尚有很多。」

「我很難過忍受如此糟糕的痛苦潮流。我以熱誠的信心如此做著，希望這個情報對你有價值的，而你也將能夠繼續活下去和他們再爭個高下。我仍然相信對於香港，你的計劃是正確的。我熱誠地渴望繼續去嘗試使它發生效用。」

「我對於克萊•魏倫先生只知道一點，是貿易的新指揮長。他曾服務於印度，有相當卓越的表現而且是一位優秀的軍人。所以我相信，他明天就將動身前往亞洲；如此一來他的到來一定是很急迫。」

「最後：我將我的小兒子推薦給你。他是個流浪的敗家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唯一的目的就是賭博，尤其是賽馬。有一封從新門監獄寄來的債主的控訴單，我告訴他我將——最後一次——再為他還清債務，假如他願意立刻承擔這個危險的旅程。他同意了，但是猶豫著是否他能在六十五天內到達香港完成這不可能的功勞——正常的一半時間——我將給他一千基尼做為報酬。」

「希望你儘可能的快速回信，我說過假如在六十五天內送達，就給五千基尼；超過規定

時間的話，一天少五百基尼。信封裏面的款數是第一次的付金，請通知我他到達的日期。

「假如你有任何方法以控制他的話，你將可贏得一位父親永遠的感謝。我已無能再試了，上帝但願祢幫助我們兩個和他自己，我已徹底失敗了，雖然我深深地愛著他。」

「請接受我對你的慰問之意。向羅勃先生致最大的敬意，我將很高與的在最愉快的情形下見到你。你最服從的僕人，查理卡羅斯。」

史達倫注視著外面的港灣和海島。他記起他在第一天燒掉的十字架，和伯克二十個銀幣。和金瓜剩下的三個硬幣，而且數十萬的銀子將先準備好，準備給將來有一天突然降臨的人。現在所有的血汗，勞力，計謀和死亡都是浪費——由於那個高傲愚昧的人：坎尼坦總督。偉大的耶穌，現在我該來做什麼呢？

史達倫平服了這突來消息的震驚並且強迫自己去相信它。一個身為外國秘書的聰明人，他不可能輕易的拒絕香港，必須有一個理由，那應該是什麼才好？我又如何控制瓦林呢？如在將來適應一個「沒有長官的士兵」呢？

或許我今天應該不去標賣土地，讓其餘的商人去買吧！讓他們活受罪吧！伯克也可能和其它人一樣被壓榨，因為這消息不會在一個月內到達。到那時他們將陷入泥淖中，無法自救。啊！那是一個好法子，當大家都知道這消息時，我們已全部到澳門——或者到瓦林要到達的條約中的一個港口——任何一個人都會被擊敗。啊！但是假如我能得到這個消息，伯克也能得到，不過或許他不會相信它。或許！

「卡羅斯先生，你確實下了一個極冒險的賭注。誰曉得那花費你多少的時間？」

「只有你，先生。」

史達倫在紙上寫了些字。「把這個拿給我的主書記吧。」

卡羅斯讀著這簡條。「你要給我五千基尼總數嗎？」

「我已經寫下羅傑布洛，我認爲你最好保留那個名字——爲著將來，無論如何？」

「是的，先生。現在我就是羅傑布洛。」他站起來。「現在沒有事了吧？史達倫先生。」

「你要一個職業嗎？布洛先生。」

「我恐怕……史達倫先生，我已試過一打事情，但都沒有見效。但是，我——我現在正被通緝——或許那是預先命運注定的。你是在浪費你的好意。」

「我和你打賭五千基尼，只要你接受這個工作，我就付給你。」

年輕人知道他將會贏得這筆款數。代辦所提出的任何一個差事，他都不會接受。

「怎樣？布洛先生。你的勇氣到那裏去了？或者你假裝你不再是個賭徒了？」

「五千基尼是我的生命，先生。是我最後所有的賭注。」

「所以珍惜你的生命吧！」

「先生你又不是拿你目己的生命開玩笑。這樣不公平。給我其餘的款數吧！百分之一。」

史達倫欣賞這位年輕人的急切。「很好！很好！布洛先生。」他伸出他的手，而布洛顫抖著，不要這樣做，你太傻了，他自言自語的告訴自己。五千基尼！他握住了史達倫的手。「香港賽馬俱樂部的秘書。」史達倫說道。

「什麼？」

「我們剛剛組成賽馬俱樂部，你是秘書。你的工作是去找馬，設下陷阱，一個俱樂部會所。在亞洲最完美的競賽馬房，可以與世界上任何一個馬場相抗衡。小伙子誰將贏呢？」

布洛無力地安慰著自己。爲了上帝的慈愛，專心吧！他向自己叫喊著。「一個跑馬場！」

「你開始經營吧——馬，賭博，場所，人，獎品，每一樣需要的東西，從今天開始。」

「但是，耶穌啊！到那裏去弄到馬匹配呢？」

「能在那裏得到呢？」

「澳洲！我的天啊！」布洛突然冒出。「我曾聽說他們已經有馬準備出賣。」他把銀行的滙票推回給史達倫而顯出恍忽的樣子。「史達倫先生，你不會後悔的。」他轉身跑向門邊。

「你要去那裏？」史達倫問。

「當然是澳洲。」

「你爲什麼不先去看將軍呢？」

「啊！」

「我似乎記得他們有一些騎兵隊。向他們買些馬匹。我說你明天應安排和他先會面。」

「我能嗎？」

「啊！星期六將是一個很好的競賽日子。而印度比澳洲更近。我將會爲你在船上保留個位置。」

「你會嗎？」

史達倫微笑著遞回紙張，說道：「五千基尼是你第一年的薪水，布洛先生，以後每年五千基尼。其餘是做爲往後的獎金。我要有八次競賽，每次五匹馬，每星期六舉辦一次。」

「上帝祝福你，史達倫先生。」

他走了，留下史達倫一個人。他點了一根火柴，看著信被燒掉。他磨了磨煙灰，讓它們下沈。美美仍然躺在床上，但是她經過刻意打扮看起來格外動人。

「嗨！代辦！」美美說道。她吻了他一下，「我很高興你回來。我要你爲我買一塊地，因爲我決定去從商。」

「那一種生意？」他問道。

「你等著看，但我需要一些銀兩去開始。我付你百分之一的利息，這是第一個階段，一百兩。你是一個睡著就可以拿錢的合夥人。」

他伸出手來撫摸她的胸部：「說到睡覺，有……」

她移開他的手。「在睡前先講好。你買土地給我，借給我錢，好嗎？」

「睡完覺再說……」

「在這麼熱的天氣？」她笑著說。「很好。但我不想加重你的負擔——你的襯衫已經黏在你的背上了，來吧！沒關係。」她乖乖地走向房門，但他抓住她。

「我只是在開玩笑而已。你還好吧？那嬰兒給妳添了不少麻煩吧？」

「當然沒有。我是一個很小心的母親，我僅僅吃那些很特別的食物，以養餵一個健康的兒子。想要把他塑成一個勇敢的代辦。」

「你想要多少錢？」

「一百兩。我已經說了。你沒聽到嗎？你今天實在很奇怪，代辦。是的，當然奇怪。你沒有生病，是不是？還是你得到什麼壞消息？是不是身體很累吧？」

「只是覺得累罷了。一百兩，沒問題。那一類的生意呢？」

她很興奮地拍著手，然後坐回桌子上。「哦！你等著看吧！自從你走了以後，我想了很多。我到底能爲你做什麼？做愛？還是教導你？兩者都相當好，但那樣不夠。所以我決定爲你賺錢，以爲我的老年著想。」她又泛出笑容，而他也微笑的看著她：「但只能從野蠻人那裏賺錢。我將要發財——哦！你想我是天才嗎？」

「是的！」

「你很清楚我的意思。」她緊抱著他。「現在你想做愛嗎？」

「一個小時之內有一個土地拍賣。」

「眞的。那你最好去換衣服，快去快回，在皇后路有一塊小地皮，我一年付不到十兩的租金！你會不會替我買禮物？」

「什麼？」

「嗯！那是個好習俗」她說，她的眼睛露出天眞無邪的光芒，「當一個男人離開他的女人時—給她的禮物。就是這些事情。」

「我下回會留意的。」

她聳聳肩膀說道：「我們等會兒再吃飯吧！」

「好的！」史達倫走向隔壁他自己的臥室。

林定向前鞠個躬。「洗澡水很冷，要洗嗎？先生。」

「嗯！」

史達倫脫下他的衣服，躺在澡盆裏，想著查理先生的消息，他對坎尼坦的愚昧感到很憤怒，他擦乾自己的身體，穿上新衣服，但是過了一會兒，衣服又沾滿了汗水。

我最好坐下來想想，他自己這樣想著。讓科倫來照顧土地。我敢說泰絲告訴她父親關於科倫對於山的計劃。或許科倫設圈套說謊。這塊土地很好；我必須相信他。

所以他叫人送給科倫一份口信，命令他爲高貴之屋出價買土地，也順便告訴他在皇后路買一塊小而好的地皮。他也給了賀瑞修一份口信，告訴他：瑪麗是多麼的可憐，並爲他安排

一條快船，將他送到澳門。

然後他坐進長毛椅子注視著窗外的海島，然後讓他的頭腦神遊太虛。

×　×　×

科倫買下海軍和郊外的地皮，很驕傲的爲高貴之屋出價買地。很多人向他詢問代辦到那裏去了——他曾經到過那裡——但他都簡短地回答，他不知道，繼續著他沒有察覺的謙虛。

他買下了上丘—— 那是塊很安全的土地 ——他自我安慰著伯克沒有責罵他，如此證明泰絲是值得信任。即使如此 他決定在未來的路途上更謹慎，不再把她帶進這個地位，他想著。對她和自己都是很危險的。

×　×　×

在傍晚時分科倫和史達倫登上白色女巫號。伯克已經在等他，坐在後甲板上，高斯在他旁邊。晚上是很暖和又舒服的。

「我將決定你們的婚事，科倫，」伯克說：「下個月似乎不太可能。明年可能比較好。從現在算起第三個月是泰絲十七歲的生日，而那天，十號，你們可以結婚。」

「謝謝你，伯克先生，」科倫說。「謝謝你。」

伯克向史達倫露齒微笑：「你對這安排覺得滿意嗎？」

「那是你的決定，泰勒，不是我。不過我想三個月或兩個月對於一個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仍然要說要下個月。」

「九月適合你嗎？科倫？像我說的嗎？誠實點，小伙子。」

「是的。當然。我希望，但——確是，伯克先生。」科倫發誓他願意等三個月。但是在內心深處他知道他不能再等三個月的。

「那就這樣解決了。」

「嗳！」史達倫附和著。「那麼就三個月吧！」

他自言自語的說，三個月。你已經簽下一張死亡證書了，泰勒。或許兩張。

「還有，達克，或許你明天有空，我們能來安置嫁妝，好不好。」

「中午嗎？」

「是的。中午，現在我想我們應下樓參加女士們的行列。你要留在這裏晚餐嗎？達克。」

「像賽馬嗎？我眞是服了你，你將布洛帶到這裏來眞是聰明，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年青人。我們可以加點獎金。」

「嗳！我們有亞洲最好的跑道。」

布洛在土地拍賣方面已經做了宣傳廣告。龍史達天已經同意為賽馬俱樂部的總負責人。每年的會員會費應該決定為十個基尼，在島上所有的歐洲人都應立刻加入。布洛被那些經過

將軍同意而自願參加支助的騎兵隊包圍著。

「你能騎嗎？達克？」

「當然！但我從沒有參加過比賽。」

「我也一樣。但或許我們應該試試我們的運氣，如何？你騎嗎？科倫？」

「哦？那當然。只可惜我不是行家。」

高斯將他扶上馬背：「我們來登上澳門的小丘，科倫，多練習一點。或許我們能趕上我們的父親呢！」

科倫很不自在的笑著。

「嗳！我們可能那樣，高斯。」史達倫說。「好吧！晚安。我中午再來看你，泰勒。」

「好！晚安，達克。」

史達倫離開了。

在晚餐時科倫嚐試著和解存在高斯和伯克之間的誤會。他發覺那很奇怪，他像他們兩個，又能看透他們兩個——又了解高斯為什麼想成為代辦和為什麼伯克不想受過度的控制。更奇怪的是他覺得為什麼在這方面他比高斯更聰明。

晚餐後，科倫和泰絲手牽著手來到碼頭邊，在星夜下，兩人都顯得有些透不過氣來。科倫輕吻著泰絲的紅唇，泰絲回憶起納格瑞斯對她那粗暴的接吻，以及緊接而來的疼痛——其實也不是很痛，但是每當她想起這種夾雜著快樂的痛楚，她就感到全身都在發燒一樣，她很高

興馬上就可以平熄她這種內心之火。只要再三個月，就可以平息了。

他們回到下面的木屋，然後在科倫離開後，她躺在她的床上，她的熱切需要使她感到痛苦。她啜泣著，因爲她知道納格瑞斯曾經用過那種只有科倫有權用的接觸方式沾污了她。她也知道這個秘密一定要保守住，但是該如何守住呢？啊！我親愛的，我親愛的。

× × ×

「我告訴你，父親，那是個誤會，」高斯在大木屋中儘量降低聲音說道：「一個很嚴重的誤會！」

伯克把酒杯摔在一旁，將啤酒灑在桌上。「高斯，這應該由我決定，就這樣說定了，他們將在九月結婚。」

「那是一個錯誤，沒有買下那個山丘，那個該死的傢伙又搶先了我們一步。」

「高斯！動動頭腦！」伯克斥責他。「假如我們那樣做，那麼年輕的科倫務必會知道泰絲告訴我了他的秘密，那個小山丘是不重要的。」伯克感到有些慚愧，對於探聽泰絲與科倫的對話，並將泰絲作爲打擊史達倫的工具但他對高斯更討厭，並且比以前更不信任他。因爲他知道高斯總是對的。但是他更希望泰絲能過著快樂的生活。「我向上天發誓我將殺掉科倫假如他傷了她頭上一根頭髮，」他說，他的聽音聽來很嚇人。

「爲什麼要那麼快讓科倫娶她呢？那該是很隆重的被舉行啊！當然他將傷害她和使她反

抗我們。」

「我不能改變你的主意嗎？」伯克生氣著說。「你還是這麼熱衷嗎？」

「我仍然是，但不是在三個月內。那將破壞每件事情。」

「爲什麼？」

「當然他會毀壞每件事情，」他說。「當我爲了它時，羅勃仍然活著？然後代辦在這個夏天也會離開，並將代辦的職位傳給羅勃——然後在一年之內傳給科倫。那是夏的明年他們結婚將更好。但現在代辦仍然在。而現在你們同意在三個月內結婚，代辦將把她帶離你們，並且訓練科倫反抗我們，我想他現在不會離開，當你還是伯克家族的代辦時，他當然不會離開。」

「他絕不會離開亞洲，無論他對科倫說什麼。或者羅勃。我知道達克的爲人。」

「而我也知道你們！」

「當他離開——或死了——然後我就離開。」

「那麼他最好立刻死掉算了。」

「你最好有點耐心！」

「我有耐心，父親。」他幾乎決定要將向史達倫報仇的計畫告訴伯克——透過科倫在澳門。但他沒有如此做。他的父親現在更關心泰絲的一切，比高貴之屋的代辦的變化——更關心。他的父親不再有能力與精神對付史達倫了，也無法成爲一個代辦。「記住，爹他在

財力上，婚禮，甚至舞會，他都勝過我們，泰絲是你的弱點。」他生氣地說。「他也知道，他會利用泰絲將我們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所做的。」伯克說，試著減低聲音，他憤怒的就像一隻九尾鞭在呼嘯一樣。

「是的，你是知道的，爹！」高斯發覺他的父親年紀已大，並且也是第一次感覺到他能輕鬆的擊倒他的父親：「所以，去做一個男子漢應該做的吧！」

伯克踱著他的腳，將椅子踢倒。高斯站起來，等著他的父親拔出刀子，他知道無論是現在還是永遠，他都可以等待，因爲他已不畏懼他的父親了。

伯克知道很清楚，這是他最後的機會去控制高斯。假如他不能取得刀子，他就會輸掉。假如他拿到刀子，他必須殺掉高斯。他知道他能——但需要靠智取，而不再是武力。高斯是你最大的兒子。他具有反叛性，他將是你最主要的敵人，他告訴自己。

高斯感到勝利的刺激感，「只有上帝才能將我們從這場危難中，解救出來。」他一腳踢開椅子，「我要到海邊去。」

伯克獨自一個人。他喝着啤酒——一杯又接一杯。莉莎打開大門，但他沒有注意到她，她讓著他繼續喝著他的酒，她回到臥室，爲她的女兒和她的丈夫祈求幸福。

高斯走到海邊，到法勒林吉太太的房子處。

「我不希望做你的生意，伯克先生，」她說。「你總是粗魯的傷害我們。」

「妳這個老巫婆，這裏！」高斯去下二十個金幣，叫道：「快替我找一個來。」

她替他找了一位女孩　並帶他到房屋後面的一個地窖中。

高斯冷血的虐待她，野蠻的鞭打她，然後丟下這位瀕死的女孩，滿足的走了。

第二天，他駕駛著白色女巫號到澳門，所有的伯克家族都在船上，除了伯克本人以外，科倫也站在甲板上，他的手臂環繞著泰絲。

第三十二章

五天以後是競賽的日子了。

而在這些日子，這的新的城鎮的基礎已打下了。

在高貴之屋的引導下，商人們已經控制所有的勞工們和太平山的技工爲他們建築房屋。貿易商人們將龍史達夫給他們的銀兩全部投入這塊土地。在澳門的磚匠和廣州的木匠——和所有與房屋，公司或碼頭建設有關的人，日以繼夜的辛勤工作，以滿足商人的熱切希望。苦力開始感到缺乏——高貴之屋單獨雇了三千磚匠，建造匠和所有的技工——即使每次船期帶來更多的勞工，但是這些人很快的便能找到待遇優厚的工作。

史達倫和美美離開他們在快樂谷的家而移居上浮雲號。

「你看起來氣色不怎麼好，姑娘，」史達倫說。「今天最好躺在牀上。」

「我想我會，」她說。她整夜都沒有休息而她的頭脖子和背部已經開始疼痛。「沒什麼關係，沒關係。你看起來很好。」

「謝謝。」史達倫穿上新衣服，那可使他在聚會中顯得特殊。黑綠色的騎士外套，白色

棉布的長褲，繫著綠色的領帶。

美美聳聳她的肩膀以減輕疼痛，而且阿珊爲她把枕頭整理的更舒適。「這眞是個鬼夏天。我去請醫生。你現在要去海邊嗎？」

「在一個小時之內，會議就要開始了，我想我能請到我們的醫生。他將——。」

「我會去請醫生，中國的醫生。就這麼說定了。不要忘了，替我在第四場競賽，賭下第四號馬二十兩銀子。相士說那將是一個絕對好的贏家。」

「我不會忘記。」史達倫輕拍著她的臉頰。「你自已好好休息。」

「當我贏了，我會感到好多了，去吧！」

他把她抱在懷裏，看著新泡好的茶，然後他就走向海邊。

海邊到處可見已搭置好的帳棚；另外，跑馬的圍場和下賭注的攤子也都架安了，許許多多在竹竿上飄揚的旗子將整塊土地圍成了一片寬廣的橢圓形。

賽馬的賭注是相當大的，而其中要以亨利哈第•海柏斯所擁有的賭帳簿算是最大的了。

「紳士們！來吧！盡你們所能的，將最好的東西拿去吧！」海柏斯喊叫著。

海柏斯一面以他宏亮的聲音招呼著來往的人，一面用拳頭重重的敲著他的黑板。接著他又叫道：

「金特上校是匹雄糾糾氣昂昂的黑色種馬，而謝特恩則是被視爲最有希望獲得第一的勁馬，以錢爲賭注，三比一！」

葛萊興忙擦著他汗涔涔的額頭，以不屑的口吻說：

「你簡直在開玩笑嘛！海柏斯，三比一，這當然是你贏的機會大嘍！這樣吧，給我六比一，我賭那匹灰色的雌馬—一塊金幣—。」

海柏斯瞄了黑板一眼，然後用他已嘶啞的聲音，悄悄的說：

「老兄！只給你，五比一，一塊金幣，我賭瑪麗珍。」

葛萊興掉頭走了，他一方面爲著自身不在澳門，另則，科倫的回信也還未到，這些都使他十分的惱怒。

「哦！老天啊！」他已焦慮的快瘋狂了。

「已到這個時候了，我應該有他的消息了才對啊！怎麼會有這要命的延誤呢？賀瑞修這該該死的畜生到底在幹啥事啊？難道他被女人給剁了不成？」

葛萊興悶悶不樂地向跑馬場走去，無意間，他看到史達倫與茲格耶夫在一起，但因龍史達夫也加入了，所以他沒停下來和他們打招呼。

「先生們！你們選擇了那匹馬呀？」龍史達夫愉快地說。

「那匹被閹過的公馬。」

茲格耶夫靠在木桿上，悠悠的回答。賽馬場熱鬧興奮的氣息和那陣陣的馬味，使他的心神非常爽快，也減少了許多他長久來的痛苦。在此時，他盼望自己能成爲一位受人矚目，敬佩的騎士，但暗自思忖一番後，他的嘴角不禁悸動了一下，那是會心的微笑，笑自己乃癡人

狂想。茲格耶夫才剛從重傷中幸運地復原，思及此，他不得不由衷感激史達倫，若不是史達倫他可能早就一命嗚呼了。

雪凡芬挽著傑夫古伯的手臂，慢步地走過來。

「哦！親愛的先生們。」

她身著一件綠色，閃閃發亮的衣服，手裏撐著一把橘紅色的洋傘，以著柔媚的眼神，迷人的微笑，輕嗲的聲音，她向每個人，特別是史達倫說：

「你們可否有什麼可靠的消息或預測？能夠告訴我嗎？」

「那匹被閹了的公馬，是最有希望獲勝的，氣勢雄偉，跑起來又有勁。然而，誰是最好的騎士，這就不得而知了。」茲格耶夫回答。

雪凡芬乃將眼光轉投到他們所提的那匹「神」馬身上。望著牠碩健，挺壯的褐色身子，光滑潤澤的外表，以及炯炯有神的眼睛：

「哇！」

她以一種神秘而顫抖的聲音道：

「可憐的馬啊！如果我是一匹馬，而這些遭遇將臨在我身上的話，我發誓，我將永遠不跑，一尺也不…將這些事來對待一匹這麼高貴的馬，這是多麼粗魯的行爲啊！」

衆人聽了，都不禁失聲大笑。

「你也賭了同一匹馬嗎？代辦！」

「我尚未決定！」

他回答著，然心裏却担憂著美美。

「不曉得爲何，我比較喜歡那匹小雌馬，但是我想當牠們走到入場門時，我會作最後的決決定。」

雪凡芬給這些話吸引了，稍爲停頓了一下，她懷疑這些回答中是否另有含意。此時，傑夫勉強裝出笑容，尷尬的說：

「讓我們仔細地注意那匹小雌馬吧！」

「我親愛的傑夫，你何不去那邊看看呢？我就留在這裏，一直等到你回來。」雪凡芬說。

龍史達夫注意到了傑夫因爲難而臉紅了。

「哦！我獨自去好了。」

傑夫稍猶豫了一會之後，便和龍史達夫一起離開了。

伯克走了過來，當他經過雪凡芬、茲格耶夫、史達倫的身邊時，十分有禮貌地舉起他的帽子向他們答禮，但並沒有停下來。此回史達倫未加入賽馬騎士的行列，這令伯克暗暗欣喜，一則他並不對騎馬相當內行，二則他對史達倫的諷刺，已不知不覺中生效了。他心想，上帝詛咒他。

「先生，您的傷勢如何啦？」雪凡芬道。

「很好！我已經幾乎完全康復了，這全都要感謝代辦的照顧。」茲格耶夫答道。

史達倫被茲格耶夫稱讚後，十分的不好意思：

「哦！這實在沒什麼！」

此時史達倫注意到伯洛和史基能在跑場邊竊竊私語，他懷疑，交了這小伙子是否爲一正確的賭注。

「先生，您眞是太謙虛了！」

雪凡芬向史達倫行了一個姿勢優美的彎身禮。

「人們不都這麼說嗎？此乃『高貴的人物在道德或慈善上應有的義務』。」

史達倫注意到茲克耶夫極爲讚賞的注視著雪凡芬。

「您有一艘好船，先生。」史達倫道。

這艘蘇俄船有四個船桅，八百噸的載重量，還有許多大砲。

「若有這份榮幸，我吩咐船長帶您上船仔細參觀一番，也許我們能夠介紹的更清楚。」茲格耶夫道。

「謝謝你，我將十分樂意。」

史達倫本欲繼續談下去，然伯洛插了進來，滿身灰塵且似乎相當地疲累。

「馬上就要開始了，代辦！你聽槍聲—哦！午安，雪凡芬小姐」伯洛說得非常急促。

「每個人都將你的錢賭第四號，我決定親自騎她—哦！對了，代辦，昨晚我查驗過種馬

，牠已經上了馬銜，所以在下一回競賽我們能夠用牠－茲克耶夫先生，最好讓我領您到您的位子去，您馬上要在第一跑道開始了。」

「我？」

「難道龍史達夫大人沒提過嗎？呀！笛聲－我是說您在意去嗎？」

伯洛從未如此的認眞過，也從未如此地激動過。

「請您跟我來，拜託！」

他很快地帶著茲克耶夫穿過了人潮。

「伯洛是位好青年。」

雪凡芬非常高興她終能與史達倫單獨在一起了。

「你在那裏找到他呢？」

「是他找到我」史達倫說。「而且我很高興他這麼做。」

此時，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帳棚邊的爭論。一群軍人警衛正在逼迫一位中國人離開圍場。那位苦力的帽子掉在地上－和他的長辮子一起－。這個人乃是亞里士多德•昆斯。

「對不起！」

史達倫一邊說著，一邊很快地站在這位矮小工人的前面，用魁武的身體擋住他。

「朋友們，他是我的朋友，不會惹事的。」

警衛們聳了聳肩膀，一個個的離開了。

「最偉大的雷聲砲彈，代辦！」昆斯哽咽著說。整理一下他零亂的衣服，接著又說：

「在最緊急的時刻，您拯救了我。老天爺祝福你！」

史達倫將昆斯的帽子推到他腦後，並且很快地將他拉到一個帳棚後。

「你這不要命的！你來這裏幹啥？」史達倫壓低聲音說。

「我僅是想來看賽馬，我發誓。」

昆斯取下了他的帽子，他的辮子乃因此落下披在他的背後。

「還有－想要和你談談。」

「這不是時候，瑪琳就在人群中。」史達倫道。

昆斯頓時臉色蒼白。

「老天保佑我！」

「好吧！即使如此，祂有這必要嗎？我沒意見，只要離開你時，你仍安全，這就夠了。我聽說，她已買好了船票準備下星期回家，如果她懷疑了－結果如何，你應該明白。」

「只看第一回賽馬！」昆斯央永著，「而且我有消息要給你。」

「是什這？」

令史達倫震驚地，昆斯告訴他的竟是高斯虐待妓女的事。

「遭透了，這可憐的女孩快要死了，高斯瘋了，代辦，她瘋了。」

「給我消息，如果她死了，然後我們－好吧！我會想個辦法，謝謝你，亞里士多德。最

好，你儘快離開這兒。」

「只第一場，求求你，就看在老天的份上吧！你不了解，這對個窮老人來說，是件多麼有意義的事。」

史達倫環顧了四周，雪凡芬故意裝作沒有意到他們，後來，史達倫看到了葛萊輿在前方散步著。

「船長！」史達倫叫道。

當葛萊輿認出昆斯的時候，他眼睛向天上吊了吊，一副旣吃驚又無奈的神情。

「神明在上，我想你最好是埋在深海中。」葛萊輿說。

「幫我個忙，願意嗎？」史達倫說得很快。

「昆斯太太在標竿那邊，你能否幫亞里士多德渡過這個難關，讓他避開她的眼線，最好帶他到那邊去。」

史達倫指向一群中國人正在磨粉的地方。

「讓他看完第一回賽馬，然後，帶他回家。」

「當然。老天慈悲，亞里士多德，高興見到你。」

葛萊輿說完，轉向史達倫：

「你有科倫的消息嗎？我担心死辛克萊小姐了。」

「沒有，但當他到達的時候，我會叫他去看她的，我們曾有些耳聞，我肯定她沒事的。

」

「但願如此。哦！看完了賽馬，我要帶亞里士多德去那裏呢？」

「法勒吉林夫人那兒。」史達倫答。

「我的老天爺，這不是一樣嗎？亞里士多德？」葛萊輿奇怪地問著，他的好奇心使他原本凝重的心情寬釋了些。

「太可怕了，這會要我的命！」

昆斯抓住了史達倫的手臂，而他的聲音變成嘶啞了。

「不能有片刻的睡眠，除了混湯可解早、午餐，晚餐和點心所吃的則只有茶。你能借我幾個金幣嗎？代辦。」

史達倫哼了一聲便轉身離開了。

「混湯是什麼呀？亞里士多德。」葛萊輿問。

「那是，哦，一種像稀粥的東西。」

史達倫再回到雪凡芬的身邊。

「是你的朋友嗎？代辦。」雪凡芬問。

「雪凡芬，有些朋友是不能以政治眼光去衡量的。」

她用扇子輕輕地在他的臂上打了一下。

「永遠不必在我面前提到政治。—我一直很想念你。」

她溫婉地加上了那句話。

「好！」

史達倫明白和雪凡芬結婚是容易的也是聰明的，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爲還有美美在。

「你爲何要畫裸體相？」他問道。

從雪凡芬閃爍不定的眼神，史達倫證實了他的猜臆是正確的。

「是亞里士多德說得？」

「哦，天哪！不是。他從未提過。但數月前，他一直戲弄我們，說他得一件新的委任工作。裸體像的事，爲了什麼？」

她羞紅著臉，搧著扇子笑著說：

「哥雅畫了伯爵夫人兩次，我相信，然後她成爲世間人人皆欲取得的麵包。」

史達倫有興趣地睇著眼道：

「你是個惡魔，雪凡芬，你眞的讓他－算了，談談他吧！」

「那是他詩人風格的一部分－放蕩不羈。我們討論著兩張肖像畫的意念。你不贊成？」

「我要說你叔叔－和你的父親－將要大爲心痛，如果他們聽到了這件事，或假若那兩幅肖像落入惡人的手裏……」

「你會買它們嗎？代辦。」

「收藏起來？」

「不，欣賞－享受。」

「妳眞是個奇怪的女孩，雪凡芬。」

「也許是我瞧不起僞善。」

她用一種探索的眼光注視著他。

「像你。」

「就算是吧！但你是個在男人世界裏的女孩，有些『事情』，你不能去做。」

「然而有許多『事情』，我樂意去做。」

喝采聲不絕於耳，而馬兒們開始遊行。雪凡芬作了最後的決定。

「我想，在兩個月內，我將離開亞洲。」

「這聽起來，似乎有事要發生了。」

「不，代辦，事實上是我戀愛了－且是愛上了生命。再者，我同意你的看法。馬兒已經在起跑門了，是該選擇優勝者的時候了。」

她搧著扇子，心裏祈禱著她所下的賭注會獲勝。

「你挑那個？」雪凡芬問。

史達倫並沒看著馬。

「那匹小雌馬，雪凡芬。」他說的十分平靜。

「她的名字是什麼？」

「美美。」他說著，眼中放出溫柔的光芒。

她的扇子遲緩了些，然後繼續說：

「賽跑中，是永遠不輸的，直到勝利者被判定了且被戴上花環。」

她笑著說且走開了，頭抬得很高，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美麗。

小雌馬輸了。只因為吵嘈的聲音，但她輸了。

× × ×

「怎麼回來這麼早？代辨。」

美美輕聲地說。

「哦！我對競賽倦了，且我一直担憂著你。」

「我贏了嗎？」

他搖搖頭。她笑了笑，嘆口氣說：

「算了！沒有關係。」

她的眼睛紅了，而在她秀髮下的臉，顯得很蒼白。

「看過醫生了嗎？」史達倫問。

「還沒！」

美美曲身靠著牆壁，但那並未使她舒坦些。她移開了枕頭，一樣未幫助她，所以她換回

原來的姿勢。

「你的老媽媽眞是老了。」她以一種絕望的笑容說著。

「那兒不舒服？」

「那裏都不是，那裏都是。只要好好地睡一覺，一切就好了，不要在意。」

史達倫為她按摩了頸子和後背，並且一再提醒自已不要去想那些難以預料的事。他泡了壺新茶並且準備了些輕淡的食物。勸美美吃下它們，但她沒有味口。

傍晚時阿珊進來了，對美美說了幾句簡短的話。

「醫生和高登陳來了。」美美對史達倫說。

「這下好！」史達倫起來且伸伸懶腰。

阿珊向一個珠寶飾架走去，拿出她身邊一個裸體的象牙女雕像。讓史達倫驚訝的是，美美指著雕像，和阿珊嘀咕地談了許久，阿珊點了點頭，而後走了出去，史達倫慌忙地跟了去。

醫生是個很老的人，他的辮子很長，色澤非常光亮，他穿著一件早已過時的黑長袍，眼睛十分地明亮，有幾根長毛長在他腮幫子的疣上。他的手指相當的細長，而在那瘦長的手背上佈滿了青色可見的血脈。

「代辨，非常的抱歉！」高登陳說。

「這位是鄧吉發先生，乃太平山最好的大夫。我們乃是以最快的速度趕來的。」高登陳

繼續說。

「謝謝您們，您們最好往這－」

史達倫停頓了下來。阿珊已經走近醫生了，深深地鞠了一個躬，然後拿出雕像給醫生看，指著美美曾指的同地方。她流暢地回答著問題。

「他在搞什麼鬼？」史達倫道。

「他們在做診斷。」

高登陳說著，仔細地聽著醫生和阿珊的交談。

「用一個雕像？」史達倫問。

「是的，如果沒有必要，醫生可藉此省去直接檢查夫人。阿珊乃在解釋著病痛的地方，請你忍耐些，我相信不會太嚴重的。」高登陳答。

醫生安靜地注視著雕像沉思著，最後，他抬起頭來望著高登陳，輕輕地說了些事。

「他說這不是個容易的診斷，如果你允許的話，他想替夫人做個檢查。」高登陳說。

醫生走到美美的身邊，再一次地，他陷入沉思之中。幾分鐘後，他急促地說了幾句話，美美順從地從床簾後伸出她的左手，醫生舉起她的手，細心的檢查著。然後他將手指按在她的脈搏上，閉上了眼睛，他的手指輕輕地敲著美美的皮膚。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醫生慢慢地輕敲著，似乎在尋找一件不容易發掘的東西。

「他在做什麼啊？」史達倫問。

「在聽她的脈搏，先生。」

高登陳輕聲地說：

「我們必須十分安靜，在每個手腕上有九條脈搏，三條在表層上，三條在稍深點的地方，另三條在最深處，這些可告訴他生病的原因。代辦，請你千萬要忍耐著，用手去聽脈搏是最困難的工作。」

手指繼續地輕敲著，那是木屋內唯一的聲音。阿珊和高登陳看起來像被迷住了，史達倫挪動了下身子，但沒發出聲音。醫生似乎沉淪於一種神秘的深思中。突然地－似乎捕獲到一不可捉摸的戰利品－拍敲停止了，醫生重重的用手壓著。在那頃刻間，醫生頓時像座塑像，一動也不動。然後，他將手腕平放在牀單上，美美安靜地將右手腕交給他，他重覆著檢查手續。幾分鐘後，敲拍又猝然的停止了。醫生睜開了眼睛，嘆了一口氣，將美美的手腕放回被單內。他向高登陳和史達倫打了個手勢。

高登陳跟在他們的後面，關上了門，醫生淡淡地笑著，但顯得有些緊張，接著以快速而小的聲音述說著。高登陳的眼睛睜大了。

「到底怎麼回事？」史達倫尖聲的說。

「我不知道媽媽懷孕了，代辦！」高登陳轉身走向醫生並問了個問題，醫生詳細地回答了他，接著是一片沉寂。

「好了，他到底說了啥鬼？」

高登陳望著他，並試著表現出平靜，但他並未成功。

「他說媽媽病得很重，代辦。在她下肢的血脈中已佈滿了毒素，這毒素已經控制了她整個肝臟，而且肝臟現在－」他在尋找一適當的字眼。

「－失調了。很快的她就會發燒，嚴重的發燒，非常嚴重的發燒。三、四天後會再一次發燒，然後再一次……」

「瘧疾？快樂谷熱？」

高登陳過去問了個問題。

「他說正是。」

「大家都知道，它是夜晚的毒素，無數的毒素貫透過皮膚，哦！我的天啊！」

史達倫重重地對著高登陳說：

「她已經活不到一個禮拜了！」

高登陳聳聳肩說道：

「我只是傳達他所說的，代辦。我不是醫生，但是我相信這位醫生──我想你也應該信任。」

「他的治療是什麼？」史達倫問。

高登陳詢問了醫生後道：

「代辦，他說：『我曾遇過幾位同樣患「快樂谷毒」的病人，有幾個成功的病例，但他

們都是壯年人，只要在前三次發熱前服用一種特殊的藥物，便可痊癒，但這位病患是位婦人，即使她是二十一歲且精力旺盛，她所有的力氣也都給了她肚子裏四個月大的孩子了。』」

高登陳不安的停了一下。

「他担心夫人和小孩。」

「告訴他馬上開藥單治療她，不要等到任何病痛襲擊之後。」史達倫說。

「這就是麻煩的地方，先生，他不能夠，他已經沒有藥了。」

「不然，告訴他快些去拿點來，我的老天！」

「他肯定說，在香港是一點也沒剩了，代辦。」

史達倫的臉色頓時陰沉了。

「一定有，叫他去拿　無論價錢多高。」

「但是，代辦，他──」

「贖罪的神！告訴他。」

再度地，一番激烈的舌談展開了。

「他說在香港已經沒有了，即使在澳門和廣東也是一樣。這種藥是從一種非常稀有的樹的樹皮中提煉出來的，那種樹生長在南海的某個地方、或海洋中的小島上，他從他當醫生的父親手中得到那一點點藥，而他父親則是獲由其祖父。」

高登陳無助地加了句話：

「他十分的肯定，藥已完全沒有了。」

「兩千兩的白銀，如果她痊癒的話。」史達倫說。

高登陳的眼睛一亮，想了一會兒，然後很快地和醫生說了些話，而後他們兩位乃鞠躬告退了。

史達倫拿出了手帕，擦乾他臉上的汗水，而後走向臥房去。

「嘿！代辦。」美美說著，她的聲音非常的細。

「我的『神象』怎麼啦？」

「他們已經去拿治療你的藥了，沒什麼好担心的！」

他盡可能的安撫她，他的心裏折磨著之後，他很快地趕到旗艦去，向軍艦的主治醫生詢問關於「樹皮」的事。

「很抱歉！親愛的史達倫先生，但那是一個老婦人的傳說。有個神話，乃述及一位金雞納伯爵夫人，她是西班牙在秘魯總督的夫人，她在十七世紀時將一種從南美洲來的樹皮介紹到歐洲去。那樹皮被認知爲「耶穌信徒的樹皮」，有時被稱爲「金雞納樹皮」，磨成粉和著水，聽說這樣可以治療發高熱。但是有人將它用在印度，却完全的失敗了。那些該死的天主教，任何事從他們口中傳出，都會像個神蹟。」

「我能在什麼地方拿到那『可惡的東西』？」

「我眞的不知道，親愛的先生。也許秘魯會有吧！爲什麼你這麼焦急呢？女王城已經被

廢棄了，如果你沒有吸到『夜毒氣』，你實在不必要著急這事。」

「我有個朋友剛患上了瘧疾。」

「嚇！趕快用氯化亞汞洗滌乾淨。你千萬不要做任何的承諾，當然啦！我們會立刻的治療他。」

史達倫試著去問主治軍醫，然後，在那段期間中，所有的次要醫生——軍人和平民都是他詢問的對象，而他們都給了他同樣的答案。

後來，史達倫想起了伍爾夫。特曼還活著，他匆忙的趕到古伯－特曼的鴉片廢船去。

而當史達倫正四處訪醫的期間，高登陳已經回到了太平山，並且請來了十隊三人小組跟隨他來，然後他們到了他們的總部請了十位嚮導。消息以難以相信的速度傳開了，到處都風傳著：有一種特殊的樹皮長在特殊的樹上，正被尋覓著。藥著帆船、舢板，消息從港口走漏到了九龍，很快的傳達到了小村莊、小城鎮、和大都市。在香港的所有中國人——三人小組或非三人小組——都知道那稀有的樹皮被急切的尋找。然而他們並不知道是誰要尋它，或究竟是爲何原因，他們僅知道尋到了樹皮將會得到一筆非常高的酬勞。而這消息傳到了反對三人組的北平官員耳中了，他們知道，一部分的樹皮或能誘惑三人小組的嚮導說出眞象。

× × ×

「很抱歉，我不請自來了，伍爾夫，我——」

史達倫停語了，他被伍爾夫的眼光給震住了。

伍爾夫枕著一個汗斑點點的枕頭，他的臉凹瘦的骨形畢露！——一種未洗的舊亞麻顏色——他的眼睛佈滿了血絲。

「進來！」

他說，聲音幾難辨認在說什麼，此時史達倫見曾擁有又健康、又白的牙齒的伍爾夫，竟然——一齒無剩。

「你的牙齒怎麼了？」

「氯化亞汞，它影響了一些……」

伍爾夫的聲音模糊地逐漸消失，他的眼睛轉移注視著一個奇性的燭台。

「我曾希望你能幫助我，答案是——無望。」伍爾夫說。

「什麼？」史達倫懷疑的說。

「沒什麼，」伍爾夫的聲音漸漸地大了。

「我是她的監護人，她永遠不可能嫁給你。」

「我並不是為她而來的，我只是來看看你是否安康，且想知道關於瘧疾——」

「我不相信！」

伍爾夫的聲音提高了，且有點歇斯特里的。「你只會希望我早點兒死。」

伍爾夫從被窩裏拿出一個腐臭的搖鈴，搖了一下，門打開了，一個高大的黑人光著脚進

來，他是伍爾夫的奴隸。

「傑畢弟耳，去叫古伯先生和小姐馬上來這兒。」

傑畢弟耳點點頭，關上了門。

「仍在販賣人口？伍爾夫。」

「你這該死的東西，傑畢弟耳他自己相當滿足。你走你的獨木橋，我過我的陽關道。」

「你的『陽關道』可眞可惡！你這該下地獄的奴隸販賣者。」

史達倫的第二條船，深刻的刻在他的記憶裏，且常常地，他作惡夢，以為他又出海了。

他是以特拉法加獎金把自己贖出海軍的，然後他在一艘往返大西洋的英國商船上當侍者。直到當船遠航，他才發現她是一艘不法的奴隸販賣船。航向達卡載運奴隸，然後經過大西洋下端，赤道無風道，到達賽凡那，男人、女人和小孩全像蛆般被擠放在甲板下，他們如死的哀號和抽嗝聲塞滿了他的耳朵，那噁心的惡臭幾令他窒息，一星期又一星期……，他，一個八歲的小夥子，感到極端的無助。他在塞凡那放棄了，這是他一生中唯一放棄的船。

「你比一個奴隸商還要壞！」

他不平的叫道：

「你只是買進了一群『肉體』，而後將他們放在販賣台上，從中剝取利益，我曾看過奴隸市場。」

「我們待他們很好！」

伍爾夫尖叫說。

「他們只是一群野蠻人，而我們給了他們好的生活。」

當他躺下時，他的臉肌肉抽動著，似與一強壯的力量爭戰，看到史達倫健康的身體和充沛的活力，令他感到妒羨、絕望，似乎他自己瀕臨死亡了。

「你將不會從我的死得到任何益處，願上帝永遠地詛咒你！」伍爾夫說。

史達倫走向門。

「你最好等著，我要說些與你利害相關的事。」

「你說吧，不會有任何事與我相關。」史達倫說。

「你罵我是奴隸販賣商？你是怎麼得到情人的，你這個可惡的僞善者。」

門被用力地打開了，古伯匆忙的進來。

「哦！哈囉！代辦，我不知道你在船上。」古伯說。

「哈囉，傑夫。」

史達倫努力地在抑制他的脾氣。古伯望著伍爾夫：

「怎麼了？伍爾夫。」

「沒什麼！我只是想看看你和我姪女。」

雪凡芬進來了，驚訝地停住了脚步。

「哈囉，代辦。你好嗎？伯伯。」

「不！孩子，我非常不舒服。」

「什麼事？伍爾夫！」古伯問道。

伍爾夫輕輕咳著。

「代辦來『拜訪』我，我想這是個最好的時機來解決一椿事，明天我必然還會發一次高燒，我想……」

此時雪凡芬的眼光流露出柔和的光芒。

「我很驕傲地對你說，傑夫已經正式地向你提出求婚，而我也高興的接受了他的請求。」

雪凡芬的臉色因恐懼而發青了。

「我還不想結婚呀！」

「我已經仔細地考慮過每件事了。」伍爾夫說。

「我不！」

伍爾夫用力地以手肘將自己撐起。

「現在，妳聽我說。」

他尖聲的說，因著他的氣憤而顯得有力。

「我是你合法的監護人，幾個月來，我一直和你的父親通信，他已經正式地贊成了這椿婚事，如果我認爲那對妳有益的話，而現在我已經決定了，所以——」

「然而，我尚未決定，伯伯。現在是十九世紀，不是中世紀時代，我還不想結婚。」

「我不管妳希望什麼。不錯，現在是十九世紀，但你聽清楚，你已經有婚約了，你『將要』結婚，你父親和我都希望你在這裏觀光的期間能舉行婚禮，傑夫會好好的待你。他已經——」

伍爾夫慢慢地躺下。

「那是一門最令人興奮的親事。」

古伯走向雪凡芬。

「雪凡芬，達令，你知道我的感受，我沒有意見，伍爾夫他……我曾希望這樣，而……」

雪凡芬轉身離開了古伯，而她的眼光注視著史達倫：

「代辦，告訴我伯伯，告訴他不能這麼做——他不能替我訂婚——告訴他，他不能！」

「你幾歲了？雪凡芬。」史達倫問。

「十九。」

「如果你的父親贊成，你伯伯也贊成的話，你毫無選擇的餘地。」他望著伍爾夫。

「我希望你有明顯的證明。」史達倫說。

伍爾夫指向一張書桌。

「信在那裏，雖然那沒有你的狗屁事。」

「這就是法律，雪凡芬，你尚未成年，必須被迫照著你父親和叔叔的希望去做。」

史達倫悲傷地去向門去，雪凡芬阻止他。

「你知道，爲什麼我會被賣嗎？」雪凡芬爆發了。

「閉上你的嘴，丫頭。」伍爾夫叫道。

「自從妳來到這裏，就不斷地惹痲煩，現在是你學習規矩和尊敬你的長輩的時候了。」

「我是因你的股份而被出賣的，」

她悲痛地說。

「爲了古伯—特曼號。」

「不是這樣的。」伍爾夫說著，臉色蒼白地。

「雪凡芬，你太勞累了。」古伯開始不高興。

「那只是突發事件，而且——」

史達倫穿過了雪凡芬，準備走了，但雪凡芬捉住了他：

「等等，代辦，那是一項交易。我知道一個政客他心裏的想法和他做的事，政治是件花錢的生意。」

「停住你的舌頭！」伍爾夫大聲吼叫，然後因痛苦的啜泣，並且崩潰地倒向牀。

「沒有從這裏支去的收入，爸爸不能進升國會議員，伯伯是兄弟中最年長的，如果伯伯死了，傑夫可以表面上全部買下伍爾夫的股份，然後——」

「好了！雪凡芬，這和我愛你毫無相關，你把我想成什麼樣的人？」古伯大聲的說。

「老實說，傑夫，那是眞的，不是嗎？關於表面登記股票的事？」

「是的！」古伯經過了一番掙扎後回答。「在那種情況下，我能買下所有特曼的股票，但是我沒有做這樣的交易，我並不是買一件有形的財產，我愛你，我希望你能成爲我的妻子。」

「如果我不答應，你將不買下伯父的股份？」雪凡芬問。

「我不知道，時間到了，我自會決定，如果我比你伯父早死，他將會買下我的。」

雪凡芬轉向史達倫。

「請你買下我，代辦。」

「我不能，姑娘，但我想傑夫也不會買你，我知道他是眞心愛你的。」

「請你買下我！」她的聲音破碎了。

「我不能，姑娘，那是違法的。」

「那不是！那不是！」她崩潰的抽泣。

古伯痛苦地伸出雙手環抱雪凡芬。

當史達倫回到浮雲號時，美美仍舊間歇發熱地睡著。當他看過她後，他遲疑著；高斯和科倫的事該如何去辦。他知道他應該馬上去澳門，但美美的病還沒治療——哦！上帝啊！讓她痊癒吧！我是否該前往中國之雲號？——或者我該等一下？我已經告訴科倫隨機應變，但

是，他會嗎？哦！耶穌基督，幫助美美吧！

在半夜的時候，傳來敲門的聲音。

「誰？」

林丁輕輕地走進來，他注視著美美，嘆氣說：

「那個大胖子來看看，可以嗎？」

史達倫的肩膀和背後酸痛，當他爬上舷門時，他覺得頭好重。

「很抱歉，這麼晚了還不請自來，代辦。」摩里•史基能說。挺起他肥膩、滿身大汗的巨軀站在一張椅子旁。「有重要的事。」

「請原諒房內的雜亂，請坐！喝酒嗎？」

史達倫試著將心思從美美身上挪開，強迫自己集中精神去知道這突來訪問的用意。

「謝謝你，威士忌。」

史基能環顧船艙內豪華的裝飾：在洗刷的很乾淨的甲板上舖著一塊綠色中國地毯，芳香皮革所做的椅子和沙發；淡淡地油煙味從船艙下面傳出；漂亮的裝飾燈帶來了亮光和溫暖。他將它和他在香港的小屋比較了一番，那是一個陳舊且被臭氣充滿的房子。

「那麼晚了你還願見我，眞謝謝你！」史基能說。

史達倫舉起杯子。

「祝你健康！」

「是的，健康，爲那些可怕的日子乾杯，『瘧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其他的事呢？」

那小豬眼睇成了一線。

「我聽說你有個朋友患了瘧疾？」

「你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金雞納樹？」

史基能搖搖頭。「不，代辦，我所聽到的都說那只是個神話。」

史基能拿出一份從東方時報抄下來的副本交給史達倫。

「雖然你喜歡看關於今天賽馬的社論，明天我會拿出一份特別的副本。」

「謝謝！這就是你要見我的原因嗎？」

「不！先生。」

史基能一口氣喝下了威士忌，然後看著他空底的杯子。

「你自己來吧！如果你想再喝一杯的話。」

「謝謝！」

史基能搖幌地走向餐桌上的酒瓶，他那巨象一般的屁股搖動著。

「希望我有你的身段，史達倫先生。」

「那麼就別喝太多酒。」史達倫說。

「喝太多和肥胖沒有關係，你會胖或者不會全在上帝生下你時就註定了，我一直都是很

重的。」

史基能笑著說，他替自己倒了滿杯，然後走回座位。「昨晚有個消息落到我手中，我不能洩露消息，但在我出版之前，我必須和你討論。」

「你到底聞出了些什麼？我的好朋友。」史達倫想著。我只希望那是正確的。

「我擁有東方時報，據我所知，只有你和我知道這件事。但是我從未告訴你什麼該印或什麼不能印，你是編輯和出版者，你有絕對的權力，但是如果你出版了些中傷人的事，你將會被控告、以毀謗名譽的罪名。」史達倫說道。

「是的，史達倫先生。我很感激你給我的自由。」

史基能的眼睛似乎沉入一轉動的膠狀中。

「自由成爲一種負擔——對自己，對報紙，對社會。雖沒這個必要，但這次不一樣叫我如何處理它。」

史基能拿出一小片紙，上面寫著十分潦草的字，只有他自己看得懂，他抬起頭。

「穿鼻草約已經被女王否認了，香港方面也贊成了。」

「這是個可笑的故事嗎？史基能先生。」

史達倫懷疑著，伯洛是多麼令人信任啊！你賭對了嗎？小子。他自問著，這小子有個很有意思的幽默：種馬脫出了控制，貨車馬反而會更有才能。

「不！先生，也許我最好念給你聽。」

史基能一個字一個字的念查理•卡羅士先生所寫的字條。那是史達倫告訴伯洛秘密傳給史基能的消息。史達倫決定讓史基能扮演一個角色——煽動商人們陷入複雜的憤怒中，如此他們將用他們各自不同的方法，拒絕讓香港腐敗。且同許多年前的騷動一般再引起一次大鼓動，而後終能制轄印度公司了。

「我不相信。」

「我想你應該相信，代辦。」

史基能喝乾他的酒後，舉起杯子又說：

「我可以嗎？」

「當然，輕輕的倒，能使你較清醒些。是誰給你這消息？」

「我不能告訴你。」

「如果我堅持呢？」

「我還是不能告訴你，這會毀了我在新聞界的前途，這有很重要的道義在裏面。」

「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必須要有一張報紙。」史達倫考驗他，直截了當的說。

「的確，這是我的賭注——對你的。但如果你用這種方法，我仍舊不會告訴你。」

「你能肯定那是眞的嗎？」

「不！但我相信那是眞的。」

「發信的日期是什麼時候？」史達倫問。

「八月二十七日。」

「你眞的相信它這麼快就到了嗎？荒謬！」

「我仍然覺得這是個可信的消息。」

「如果那是眞的，那麼他們全都被敗壞了。」

「也許吧！」史基能說。

「不是也許……是一定。」

「你忘了新聞報紙的效力和船商們聯合的力量？」

「我們沒有能力對抗外交部，而且時間對我們不利，你打算把它印出來？」

「是的，在適當的時間。」

史達倫望著他的杯子和從燈緣射出的閃光。

「我要說，你這麼做之後，必然會產生一次非常大的經濟恐慌，且龍史達夫將會大大地責罵你。」

「我並不担心這個，史達倫先生。」

史基能的心裏十分亂。史達倫的反應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除非代辦已經知道了，他自己千百次的這樣告訴自己，但是他派伯洛到我那兒，對他是毫無意義的。伯洛一星期前到達香港——且在這一星期中，代辦在香港投資了無以計算著銀兩。這眞是個瘋狂的行爲。那麼伯洛是送快信給誰呢？伯克嗎？不太可能，因爲他和史達倫一樣，向來在花費上毫不節制。那

一定是個令人仰慕的人——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或者是蒙塞。蒙塞！有誰比蒙塞和上層社會更有關連？有誰比蒙塞更恨龍史達夫，更想得到他的工作呢？除了蒙塞？還有誰會眞正地關心香港的成敗呢？因爲若沒有一個興盛的香港，蒙塞在外交使節團中便沒有前途了。看起來香港似乎是死了，所有的金錢及和金錢有影響的，都被扔到一旁了。

「香港不能結束，沒有這個小島，我們在大陸的所有港口便成了碎屑了。」

「我知道，先生，我們都知道。」

「然而，外交團却不這麼認爲，爲什麼？我眞是不懂，且我們能做什麼呢？如何叫他們悔悟呢？要怎麼做呢？」

史基能和史達倫一樣對香港有一股熱忱。沒有香港就沒有高貴之屋，沒有高貴之屋，便沒有每周一次的東方時報，便沒有了工作。

「也許我們沒有必要讓這隻臭蟲悔悟。」史基能冷冷的說。

「嗯？」

「這隻臭蟲不會永遠掌權的。」

史達倫的興趣被提高了。這是個新的看法，且出其不意的提出。史基能是所有報紙和定期刊物的貪吃者，且在出版議會消息界中　是個非常有名的人，同時——他對人有著超凡的記憶力和充沛的興趣——他有五花八門的消息來源。

「你想政府會有機會改變嗎？」

「我敢打賭，羅勃。皮爾爵士和保守黨在今年內會推翻民權黨。」

「這是個極危險的打賭，我會用錢與你互賭。」

「你願意拿東方時報賭民權黨的下台——且香港將會爲女王所擁有嗎？」

史達倫清楚知道，這樣的賭注會叫史基能完全的站在他這邊，且報紙將會十分便宜。但是他的手很快的伸出表示他的贊同。

「你將沒有機會贏得這項賭注。」

「這是項非常好的賭注，史達倫先生。去年家鄉的冬天，是最壞的一年——經濟和工業。失業的情況眞是難以相信，收割的成果差的可怕。根據上星期早報的地方版，一條麵包的售價是一先令兩便士，你知道嗎？塊狀的砂糖，一磅八便士；茶則賣七先令八便士；香皂一塊九便士；雞蛋一打四先令。馬鈴薯一磅一先令、燻肉一磅三先令六便士。而現在的工資—所有的工匠、磚工、鉛管工人、木匠——一星期的工作至少要十七先令和六便士；而農工，天曉得要做多少個小時，一星期大概九先令；工廠工人大約有十五先令——而這些工作及未必都容易得到，慈悲的上帝啊！史達倫先生，你以難以致信的財富，生活在高高之上，你爲一個女孩花上一千先令，有時只爲替她買件衣服，所以你不知道，不可能了解，在英國十一個人中便有一個是貧民。去年，蘇格蘭有三萬人每星期所賺到的錢少於二先令。在里茲，三萬人週薪少於一先令。大部分的人都餓得要死，而我們却是世上最富有的國家。民權黨只要閃開他們的屁股，不必去面對那人人可見：荒謬絕倫的不平等。他們除了假裝自己是無政府

論者外，他們所做的沒有一件和民權運動相關。他們不必去面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磨粉廠和工廠。慈悲的基督啊！一個六、七歲的小孩，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時，婦女也是如此。他們是廉價的勞工，且奪走了男人的工作。民權黨爲何該做事呢？他們擁有了大部分的磨粉廠和工廠。而金錢便是他們的神，愈來愈多，甚至老是以爲每個人都該死。民權黨不必面對愛爾蘭問題。我的上帝，去年那兒有個飢荒，如果今年再來一次，遲早愛爾蘭會再發生一次暴亂，而民權黨却不願動一下手指去修正一下銀行，他們又何必呢？——銀行也是他們所擁有的啊！看看你自己的霉運，如果我有一個正確有力的法律去保護那些與民權黨陰謀對抗的人」

史基能停了一下，他滿臉通紅且顎骨震動一下，「抱歉！我並非要作演講，而是民權黨必然要下台。我敢說，如果他們在六個月內不下台的話，在英國一定會發生一次效法法國革命的血戰。而唯一能救我們的便是羅勃特比爾爵士，那將是一神聖之舉。」

史達倫記得科倫曾向他說過英國的情形。他和羅勃在充滿理想主義的大學時代便曾談過，且他也對他父親隨手寫下的事做了一番評估。

「如果卡靈頓首相退任了，誰將任聽下屆的外交部長？」

「羅勃特先生自己，願亞伯丁伯爵失敗。」

「但是兩人都是三權分立的反對者。」

「是的，但兩人都主張自由、和平。然一旦有暴力發生，他們都會改變。任何時候只要

反對黨拿到權力和責任，他們即改變。三權分立是英國唯一能生存的途徑！」這是你知道的所以他們必須支持它，且他們必須利用所有的權勢和財富去得取支持。」

「你是說，我應該支持他們？」史達倫問。

「東方時報，以及所有的出版事業都和民權黨的衰頹對抗、還有香港。」

「你想你能幫助這件事？」

「香港！哦！是的，香港。」

史達倫鬆開他的左靴讓自己舒服些，且再次的靠向椅背，他使空氣凝沉了一會兒。

「百分五十的利息，然後你得到這比交易。」史達倫說。

「要就全部，否則就一分也不要。」

「也許我應該把你給扔出去，然後再去進行這事。」

「或許你應該這麼做，你有足夠的財富去維持你自己和你擁有的財產。我要問你，究竟你對香港的寄望有多少？對英國未來的前途，又懷抱了多少？而我正是關鍵所在。」

史達倫替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且替史基能的杯子倒滿。

「做！全部或零。你願意和我共同進餐嗎？我有些餓了。」

「好啊！謝謝你，談話的確是件令人發餓的事，感謝你的仁慈。」

史達倫搖了叫鈴，心裏爲他剛下的賭注祇禱。林丁進來，史達倫點了菜。

史達倫大口地喝了酒嗽嗽口，感謝神他公正的做好代辦這職務。

「你不會後悔的，代辦。現在你聽一會，關於龍史達夫的損失，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但是我是圓滑的說是香港的一大幸運。第一，他出身名門；第二，他是個民權黨員；第三，他是個傻瓜。克萊•魏倫爵士，第一，是個地主的兒子；第二，不傻；第三，是個實踐家；第四，他了解印度，曾在東印度公司服務三十年。更重要的是，他曾是英國海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外表上是個民權黨員，但我敢肯定，他暗中相當恨卡靈頓及現在的政府，並且將會做一些致使他們跌倒的事。」

「爲什麼？」

「他是個愛爾蘭人，卡靈頓在過去十五年中，曾中傷大部分的愛爾蘭立法院，且直接的責任感，所有愛爾蘭人的感覺，爲我們悲慘的愛爾蘭政策。這便是魏倫的致命傷，如果我們能找到利用的方法。」史基能說道。

林丁和幾個僕人進來了，端著些冷盤、醃香腸和甜點、涼派、冷水果餅，以及裝著啤酒的大杯子，另外一瓶裝在冰桶的香檳。

「一個適合百萬富翁的宴會。」史基能高興地笑著說。

「適合一報社擁有人，自己動手吧！」

史達倫的心思奔騰著，要如何去扭轉魏倫呢？民權黨會倒勢嗎？我應該將我的力量轉向保守黨嗎？停止支持克柔斯這般人？在此時，高貴之屋仍舊是高貴之屋，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我應該賭羅勃特•皮爾爵士嗎？」

「當你印行這封信時，一種不能估計的恐懼將會侵襲每個人。」史達倫說。

「是的，史達倫先生，如果我不斷然地反對香港的離失，我將會有報紙前途之憂。」史基能塡塞更多的食物入口中，且邊說邊嚼：「但是現在新聞的道路和其他路線使得報紙事業如此的興盛。」

他笑著，一些食物從他的嘴中掉出。

「哦！是的，我必須爲『我的』報導多想想。」

史基能將注意力轉回他的食物上，且吃得更狠吞虎嚥。

史達倫慢慢地吃著，陷入沉思之中。最後當史基能吃飽時，他站起來，謝謝他帶來的消息和忠告。

「當我出版這封急信時，我會私下的通知你。也許是在幾天內，但我須要時間去計劃。謝謝你了，代辦。」

史基能離開了，史達倫走下船艙，美美在睡覺中翻身。他有個牀舖在她的房裏，使他能陪伴著她。

到黎明時，美美開始發抖，冷汗在她的血管中，在頭上溢出，這是第十五天了。

第三十三章

美美羸弱無助的像個嬰兒，她的臉色蒼白，眼神十分可怕。經過四個小時，她由寒冷轉變成發燒。史達倫用冰水擦拭她的臉，但毫無減輕她的痛苦。美美的精神漸漸錯亂了，她拍擊著船，不時地發出尖叫聲，其間混雜著英語、中文，她被那可怕的高燒折騰著。史達倫抱著她，並試圖使她舒服些，但是沒有效，她也聽不見他說的話。

發燒突然退去，美美滔滔不絕的說話，她的牀單和衣服都濕透了，而她的痛苦漸漸減輕，她睜開眼睛，開始恢復知覺。

「我覺得好累，好舒服。」她無力的說。

史達倫幫著阿珊換枕頭套和被單、衣服。而美美疲累的睡著了。史達倫坐在椅子上看顧著她。

美美在六點後醒了。平靜地神態顯得十分虛弱。

「哈囉！代辦，我得了快樂谷的熱病。」

「唔！但是你的醫生拿到治療它的特效藥，他在一兩天之間會拿到手。」

「太好了，眞是太好了。不要担心，沒啥關係的。」

「你爲什麼哭？我的小姐。」

「嗯！」

她滿足地閉上眼睛，把乾淨的被單蓋得更密。

「如果當你失敗時，你仍能這般的笑，你在人生的途上便算勝利。」美美說。

「你很快就會好的，不要担心。」史達倫說。

「我並不担心自己，只担心你。」

「你是什麼意思？」

史達倫因長夜的看護顯得十分困倦，且他覺得美美似乎比以前更瘦了，心裏感到十分苦惱，此時的美美瘦得像鬼似的，她雙眼深陷，顯得蒼老。

「沒什麼！我想喝些雞湯。」

「醫生給了些藥，希望妳早點復原。」

「很好，我感到很虛弱，喝完了雞湯，我會吃藥的。」

他吩咐了端湯來、美美喝了一些，然後又躺下。

「現在該你休息了，代辦。」美美道。

她皺著眉頭說。

「我離下回發燒還有多久？」

「大約三、四個小時。」他悲傷地說。

「不要憂慮，代辦。不要緊的，請快去休息吧！稍後我們再談。」

史達倫回到他自己的艙房，勉強的睡，間斷的醒過來，又不停的作惡夢，幾乎毫無眞正休息。

死寂的太陽已經落到地平線了，史達倫醒了過來。他起來淋浴仍然覺得腦子昏昏沉沉的。他照著鏡子，但對他所看到的十分不滿意。他潛意識感到美美經過三次如此的掙扎後將難以復原。她至多能活十二天。有人敲門。

「那一位？」

「代辦？」

「哦！高登，有什麼消息？」

「沒有，我已經盡力而爲，夫人怎樣說？」

「第一次的發作已經過了，情況並不好。」

「所有能做的都已經做了，醫生給了她些藥和特別的食物，阿珊知道怎做。」

「謝謝你。」

高登走了，史達倫又陷入冥想，他痛苦地思索著解決的辦法。我到那兒去找金雞納樹？一定在某個地方，秘魯人的樹皮在亞洲的什麼地方呢？

然後他飄渺的思域中忽有所悟：「靠著上帝的愛。」他大聲的叫道，他的希望復甦了。

× × ×

在兩個小時中，中國之雲號劃破了美麗的夕陽，所有的水手，逆著強勁的季風將帆收起；當船穿過了西方的運河，太平洋有力的浪潮和風吹擊著她。她勝利地突破了這些阻礙。

「北北東！」史達倫對著風大吼。

「北北東！」舵手們回喝著。

史達倫凝視著上空，黑夜無情的降臨。

小時候，史達倫叫道：

「所有的人都到甲板上－注意謹防別的船。」

水手們在黑暗中匆忙地從船艙出來，並已準備好了繩索和錨。

「西北西！」史達倫命令著。

舵手們朝新航向轉動著舵柄。這快速的船依風轉動。船桁發出尖叫聲且被拉緊了。史達倫叫着：

「張開主帆！」

船在波浪中前進，船首破開一道小瀑布。

「嘿！嘿！」舵手喊著。他們望着搖擺的羅盤，維持固定的航向。

「接掌！奧爾羅夫船長。」

「時間到了。」

「也許可以開更快點。」史達倫說。

「我希望立刻到達澳門。」史達倫走下船艙。

當他看到史達倫時，他知道中國之雲號最好在登記的時間出港，否則他將失去這艘船。雖然他的水手們告訴他，夜晚航行在這一大群石礁的海洋中是件極危險的事。

「把繩索拴上導航燈，在晚上我們不須要它。」

奧爾羅夫又糾正自己的話說。

「我不希望餵鯊魚。我要親自導航，我們可是有緊急的事。」

古得海彎著腰，把靠近船長的耳朵說：

「是她嗎？」

「滾到前面去，閉上你的狗嘴，吞回這些話。」

「對不起！我的好船長先生！」

古得海笑著說，挺身走了。

他跳躍的下了舷門，進入船艙內。

奧爾羅夫橫跨過舷門，懷疑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代辦帶出海的女郎是出了什麼差錯呢？他看到矮胖的中國人方，他跟隨著古得海就像一隻溫馴的狗。奧爾羅夫再次的懷疑了，爲什麼那些人都被送出海去訓練，以便能成爲船長？爲什麼代辦在每艘船都安插一位異教徒：

我很想看看那女孩的臉，她一定很有價值是的，所以故事才這樣發展下去。我希望—哦！我多麼希望我不是現在的樣子，那麼我就能看到那女人的臉。我要試著使駝背的奧爾羅夫成爲昂首濶步的奧爾羅夫，難道這就是當我聽到代辦說：「在十月你將獨自前往北方。」而感到害怕的原因嗎？他呆滯地看著船櫞，黑色的浪潮不斷地沖擊著船身奧爾羅夫啊！你仍是現在的你，且你是世上最好的船長。你學習了怎樣做一個人。

船繼續的前進，他看到了澳門的燈光，他命令水手們收帆，且放慢速度—但總是以極大的限度前進—進入澳門的淺灘。導航員測量着水的深度。

「一切都很好，船長。」史達倫說。

「哦！沒看到你。準備靠岸了。」

奧爾羅夫輕淡的加了一句。

「雖然我可以讓船到黎明後才到達。」

「你是個好幫手，船長。」

史達倫望著港口的燈光，和那看不清楚的城市，雖然身在海洋中，心卻在山頂上。

「我們在早晨的時候停泊，你守著我的艙房。不要讓任何人進入，禁止任何人離船。」

「我已經下達命令給他們了。」

「當葡萄牙官方人員上船來時，向他們道歉未等他們導航，再者，付給他們該給的手續費。就說我正要上岸。」

奧爾羅夫明白，此時最好不要問他何時離開。

× × ×

當中國之雲號停泊在港口的西南方時，旭日已劃破了地平線。這是個非常危險的淺灘，幾乎可說毫無用處。史達倫注意到南方有另一艘帆船：白色的女巫號。一些歐洲船在拋錨，旁邊圍繞着數百艘舢板和小帆船。

史達倫沿著仍為貴族院所租借的防波堤，他看到那些為葡萄牙租賃地的廣大居民沒點燈。那是一幢有柱廊的大別墅，四層樓高。史達倫攀上艙頂，面對著大教堂。

有一天香港也會變成這樣，史達倫自言自語。在中國之雲號上的美美，經過兩三天的發燒，顯得十分的脆弱。藍雲號不知怎麼了？她應該很快就到達了才對，她會較白色女巫更快到達嗎？或者她仍在千里之外的大海呢？其他的快帆都怎麼了？這一季我損失了幾艘船？讓藍雲號領先吧！溫尼弗瑞德不知怎麼了？科倫也還好吧！高斯現在那裏呢！今天是不是結帳的日子呢？」

城市仍在黎明中酣睡著。

一里遠的地方有塊平地。那兒有花園走道和深綠色玉石鋪成的跑道，這些都英國人建造的。

史達倫穿過廊道，他的長靴發出巨大的聲音，他打開教堂高大的鐵門，走過了花園，這

是仿造三世紀建築的。將來有一天，我一定要有一個像這樣的花園，他自忖著。他走往大門，拉了鈴，且聽到屋內響起回音。最後他聽到了下樓的脚步聲靠近了，和一個葡萄牙人發牢騷的聲音。門打開了。

「你好！我想見主教。」

這個還在半睡狀態中的僕人以陌生的眼光望著他，然後葡萄牙人又吼叫一番，且開始關上門。史達倫推著門，強迫他打開，然後鑽進了屋內。他轉進了第一個房門，那是一個設備精巧的書室，然後再度望著僕人道：

「我想見主教！」

約過了半個鐘頭後，澳門主教兼羅馬教堂總督的古寧巴先生，極為威風地邁跨步伐走進史達倫等候的房間。他原是位貴族，年紀雖已五十但却顯得年輕活力；他的鼻子挺高且彎下、前額廣濶且大，看來挺英俊。他帶着一項紅色便帽、穿着紅色禮服，並且掛着一副鑲着珠寶的十字架項鍊。他那烏黑的眼睛顯得睏盹而且含有敵意似。然而當他看到史達倫時，他原先的怒氣和睡神却全消失了。他站停在房間的門檻處，突然變得頗為機警的模樣。

史達倫很恭敬地站起來，說道：「早安，閣下，請原諒我不請而來，而且又在清晨！」

「十分歡迎，先生！」主教很愉快地表示着，並且走近一把椅子：「我想吃些早點，我們一起來用好嗎？」

「謝謝您！」

主教用葡萄話親切地向他的佣人說些話，那人行個禮後即忽忙地走開。事後，他慢慢地跨步走到窗前，他的手指頭却擺在十字架項鍊上，面向着外邊並凝注着冉冉上升的太陽。他看着中國之雲號的商艦被成群舢板圍繞著停泊在遠處海灣裡。他正凝思着，到底什麼急事把這位貴族院的代辦帶到我這兒來？

每個人都會幻想着一種不同的感受。

對這位主教來說，史達倫代表着崇尚物質的、罪惡的、而且甚至破壞上帝規條的異教英國人——永遠被痛罵的；甚至他拒絕羅馬教皇如同猶太人之拒絕耶穌基督一樣；這傢伙又是他們（中國之雲號）的領班，而且幾乎憑他一手即可毀滅了澳門，連同天主教都要落入這個異教徒的手裡哩。

對史達倫來說，這主教却代表着所有他對天主教不屑一顧的東西——自我陶醉的獨斷的狂信者與追求權利，因爲他們假借天主的名義從濫收別人財富，如吮吸着人們一滴滴的鮮血，而且從那些血滴，他們建蓋了所謂神意的光榮的教堂，並且他們以崇拜偶像似地在羅馬設立教皇，並使之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人。

佣人恭敬地端來銀製的茶盆，在盆上有巧克力、新鮮奶油、甜美的果子餅等等，可說是該教堂最出名的食品。

這位主教用拉丁語做了飯前禱告，雖然這使史達倫更加不舒服，他却保持沉默。

兩人靜靜地用餐。

早餐後，主教打一個手勢，一個佣人端來一盒裝飾漂亮的雪加煙，並且遞了一支給史達倫。「這些雪加來自哈瓦那，不知你滿意。在早餐後，我們可安享上蒼賜給人類的恩物哪！」

史達倫選了一支，並說聲「謝謝。」佣人爲主客二位點個火，然後告退。

主教望着煥圈嫋嫋上升。然後帶着苦笑說著：「爲什麼貴族院的代辦會找我幫忙？」

「閣下，你可曾聽過金雞納樹皮？」

「那末，你有了瘧疾病。快樂谷的高熱病，」他輕輕地說著，「不！我並沒有瘧疾；而是我養育長大的一個人患了這種病。是不是那樹皮可治瘧疾病？」

主教用玩弄他中指的一個大戒子，然後又撫摸他的十字架項鍊。「是的。如果快樂谷的瘧疾和南美洲一樣的話，他的目光炯炯，雖使史達倫覺得有一種壓迫感，可是他也冷酷的回視。「記得許多年前，我在巴西當神父時，得了瘧疾，那樹曾救了我一條命。」

「你在這兒有那種樹嗎？」

頓時一陣沉靜，而被那手指甲撥弄十字架的聲音咯咯作響，提醒了史達倫回憶起一位中國大夫輕打美美手腕的聲音。

「如果那樹皮能治療我們的瘧疾，那末我即準備付錢。設若你要錢，我付錢；若要權勢，我也辦得到；再如你要的是我的心靈，你也能得之——所以這將是一件安全的交易。我甚至很高興成爲一個天主教徒，可是那將是件沒多大意義的事，你我都明白得很。反正，不管

你要什麼，我都會給你，只要我做得到。總之，我要那樹皮用來治療那可憐的人，請快說出你的代價吧！」

「代辦，你的舉動可眞奇妙得很！」

「噯！我正在想，不管我的舉動如何，我們之間正談着交易。你到底有沒有那樹皮。如你有，它能不能醫治快樂谷的瘧疾病呢？而且如果它能，開價吧？」

室內十分沈靜，而且靜得聽到心跳的聲音。

「如今，我對你的所有問題，連一個都回答不出！」這位主教毫無掩蓋的說道。

史達倫站了起來，且說：「我在今晚中會再來一次。」

「先生，你不需要再回來！」

「你是說，你將不談這個交易了！」

「我是說，今晚或許言之過早。我需要一些時間。到時我會跟你連絡的。你回去那兒？中國之雲號呢？或者是在你的住所？」

「我將派一佣人在教堂門檻外等候着！」

「倒沒有這個必要。我會通知你的。」主教仍坐在他的椅子上。當他發覺史達倫對此事這麼關心時，就很有同情心地說道：「先生，你別担心！我保證盡力而爲。」

「謝謝你！」當史達倫道謝離開時，却聽到主教說道：「願上帝保佑你！」，然而並他的的話沒使史達倫停止脚步，他開了門走出去了。

在這寂靜的小房間裡，主教獨自深深地嘆了口氣。他向胸前美麗的十字架看了一下，然後默默地祈禱着。過了一會，他喊來他的秘書，並吩咐立刻開始搜集工作。

第三十四章

史達倫走上公司大理石的樓梯，身體是疲累的，心理却十分平和。我已經盡力做了我所能做的，他想。

在他開門以前，他聽見一聲用力的推門聲。羅查正從裏面出來，他本是貴族院在澳門衙門的僕役領班，由他的笑口看出他的牙齒所剩無幾。他是個矮小的老人，他有個象牙色的臉和神仙般的笑容。自從史達倫能供得起僕人起，便一直服侍著史達倫。他穿著一件乾淨的白色工作服和黑色的長褲。

「哈囉！代辦。早餐準備好了，衣服也準備好了。」

「羅查，放了洗浴水嗎？」

「陳生曾來過，我說你九點會回來，可以嗎？」

「可以。」史達倫不經意地回答。

羅查關上了主人臥房的門，把一個鐵製的大浴池放滿了水，和往常一樣的，一杯牛奶放在一張小桌子上，他的修面用具也擺得好好的，乾淨的襯衫和衣服放在牀上－和日常一樣。

在家裏眞好！史達倫心想。

「羅查！叫科倫先生過來！」史達倫說著，將他的髒衣服丢出來。

「科倫先生不在家。」

「他去了那裏？」史達倫問。

羅查撿起髒衣服，搖搖愰愰的走著。

「所有晚上都不在家。」

史達倫皺著眉頭說：「全部一樣，每個晚上，是嗎？」

羅查搖頭說：「不？代辦，有兩個晚上在這裏。」他急忙更正說。

史達倫將自己浸到浴池中，爲科倫的行踪而不安。

在九點的時候，豪華的轎子停在大宅邸前面。陳生，高貴之屋的買辦，笨重地走了出來。他的長袍是深紅色的，而他的帽子飾著珠寶，而他對史達倫感到十分的好奇。他很快的向門走去，而門已被羅查親自打開了－和平常一樣。這給了陳生一個很大的面子，因羅查平常只爲史達倫和他開門。

「他在等我嗎？」他用廣東話問道。

「當然啦，閣下。」

「我聽說他以瘋狂的快速離開了香港。你知道爲什麼事嗎？」

「他直接去見長邊的代辦－」

「這我知道。」陳生傲慢的說。他無法揣測為何史達倫匆忙的去修道院。

「為什麼我一直對你這麼有耐性？羅查，在你捎話來之前，我已經知道船停泊在港口了。」

「我眞的很抱歉，閣下，」羅查說：「當然代辦帶了他的姨太太在船上。」

「哈！」這下可好，他想。我將把嬰孩帶回去，且完成這個責任。

「這，好多了，還有什麼消息你能告訴我嗎？」

羅查睜大了眼睛說，「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是個卑下的僕人，那像您那麼有智慧，」他非常悲傷的說，「那是段困苦的日子；閣下。我的兒子把白花花的銀子向賭場浪擲，好像銀子是紙做的，眞煩惱哦！只有靠祖上積德才能和命運抗衡。如果有些事掉到那些不正當的耳朵，可就大大麻煩嘍！」

陳生玩弄著他的辮子，很快地提醒羅查，關於那特別的消息。「我同意，在這種艱難的時代，神的判決是很重要的，」他冷冷的說，「我想送你一些沒什麼大價值的禮物，以嘉獎你那些優秀的祖先－三條烤豬，十四隻母雞，兩匹山東絲綢，和十兩純銀，一塊值五十兩銀子的清朝玉石，和一些臘肉，雖不成敬意，也許你可以將它們送給你自己的僕人。」

「這麼貴重的禮物，我實在不能接受，」羅查說。「那會叫我欠你一輩子的。」

「如果你拒絕，這將使我很沒面子了。」

最後羅查還是被說服了，這是陳生自己所許下的。

「我聽說代辦去找件東西，」羅查輕聲的說，「他的姨太太病得很重，這是一種在香港流行的熱病。」

「什麼？」陳生被這消息怔位了。他很高興那些禮物沒有白花。「請繼續說下去。」

羅查告訴他醫生和那金雞納的事，以及阿珊今天早上和舢板老板所咕噥的事。「傳言說代辦已宣佈要懸兩千兩賞金，他們都在香港瘋狂的尋找那藥。」

陳生的心情因這些消息而興奮，他由羅查陪伴着進入史達倫的書房。

「代辦，你好！」陳生很大方地打個招呼：「眞高興在澳門見到你！」

史達倫也回答說：「陳生，你好！」

陳生担心著。他，澳門商船的領導人，已經負起美美和她孩子的責任。只有他，在金瓜的朋友中，知道她是金瓜的孫女，是買辦的姨太太。

現在，這個愚蠢毫無價值的女人；用那爛偶像去治那不能治好的病。至少，在我拿到藥以前那是不可能治癒的。還有代辦，他懸賞二千兩的獎金，那麼，這裏一定還有那種藥。他想了一下，陳國棟會怎麼說呢，如果他告訴他這個秘密－金瓜是所有廣東商船的領導人，而他陳生的地位，僅次於金瓜。他告訴自己，把許多事隱藏起來是最聰明的；你永遠無法知道有個人在何時將溜掉。

史達倫正在考慮，是否要告訴陳生關於美美的事。

「代辦，您氣色看起來很好！」陳仙開始說話了。「不麻煩好，想想在澳門的藥材，我

已經經營好多年了。」

「你怎麼知道她在這裏？以及瘧痨的事？」

「什麼？我不懂？」

「你怎麼知道，我有了最痲煩的病？」

陳生暗暗的笑，然後來回的走著。

「都一樣啦，沒有關係，藥在這裏？眞的？」

「好，—我會很快送到中國之雲號去。」

他鞠躬告退，走了出去。

史達倫一到中國之雲號上，陳生的舢板很快便划到船邊。美美小心的上了岸，一位中國醫生被帶進她的房子去。房子十分的清潔，茶也準備好了。阿珊親切的招呼著，扶著美美到大床去，然後帶著孩子去見他。美美和阿珊都高興著終於到家了。

醫生已帶著藥去治療美美的熱病和維持她肚子裏的孩子。

「我會很快的回來。」史達倫說。

「好！謝謝你，代辦。」

「我也許要去伯克的房子。」

「他們在澳門？」

「是的，除了伯克外，他們全在，我想我已告訴過妳了，你不記得嗎？科倫說泰絲也在

這裏。」

「哦！是的。」她回答。「很抱歉，我忘了，我的頭腦像個粗籃子，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很高興離開了船回到家裏，謝謝你。」

他回到了邸第，科倫還沒回來，所以他到伯克家去。但是莉莎和泰絲也不知道科倫在那裏？高斯說昨晚他們倆在英國俱樂部玩，但是他！高斯很早就離開了。

「我送你到門口，」高斯說，他們一起走到門口的時候，高斯冷笑著說，「你知道怎麼一回事嗎？我遇到一位小姐，現在科倫泡上了他。沒大關係啦！當我離開他的時候，他贏了牌，沒什麼好担心的！」

「嘿！高斯，我並不担心這些，你知道大英帝國對謀殺案有一套相當好的法律—不管是誰？剁得快，砍得快，即使謀殺一個妓女也一樣的嚴厲。」

高斯的臉轉青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有人上了絞首台，我樂意當個劊子手。」

「你是在威脅我嗎？總有法律來對抗這瘋狂的言論吧！我的上帝！」

「如果有個屍體—那將是一樁謀殺案！」

「我不懂你的意思！」高斯咆哮着說：「你在誣告我，是嗎？」

「高斯，我不是在控告你，而是在提醒你一些事實。我聽說對這俱屍體可有兩個見證人哪——他們準備在法庭做證呢。」

高斯設法控制住他的驚慌。那一定是腐敗的法勒林吉太太和那位通姦的昆斯。我已付錢給她，叫她不要說出來。好吧，如果需要的話，我要好好地和他們做個了斷。「我不怕你這類的人；也不怕你那腐敗的誣告。」

「高斯，我不是在控告你！」史達倫說道。他被觸怒而面對一場不可避免的爭執。他知道必須等到高斯先犯個錯誤，來刺激他在公衆面前失態。最後，只有訴諸於一場決鬥。只有這個方法可避免科倫和泰絲的婚約不被破壞，也只有如此，才可避免伯克在法庭上毀謗他。

「如果看到科倫，請告訴他，我正在找他。」

「這是你自己的事，我不是你的僕人，我說，你當高貴之屋的代辦已沒有多少時間了。」

「注意你的言行，」史達倫說。「我並不怕你。」

高斯對著面前的餌，大噍口水。「我也不怕，達克，我告訴你，面對著面，注意你的言行，否則我會跟在你的背後去。」

史達倫轉身回邸第去，心裏十分不愉快。

科倫仍舊未回來，主教也沒傳話過來，史達倫要羅查試著分途去找科倫。他自己也去碰碰運氣，看能否找到他的兒子。他經過了大教堂，轉進一條很少人知道的小巷，路旁有一家很不錯的餐廳，又穿過一條大道，在一家大門口，見到一位女郎注視著他。

「早安！你能說英文嗎？」史達倫問道。

「一點點，先生。」

「我來探訪瑪麗•辛克萊小姐，我是她的朋友。」

一段長時間的停頓，「你想見她？」

「是的，請帶我去見她。」

她用葡萄牙語快速地向身旁的一位女郎說。史達倫隨著她走過一個走廊，然後上了幾個階梯，進入瑪麗的房間。

那是一個很小的房間，窗戶緊緊的閉著，一個十字架掛在她的牀前。

瑪麗的臉十分枯乾，她的笑容十分的微弱。而痛苦在她的臉上留下殘酷的刻痕。

「哈囉！代辦。」

「妳有什麼困難？瑪麗。」他溫和的問。

「沒什麼，我並不值得注意。」

「我要帶妳離開這個鬼地方。」史達倫說。

「我很好！代辦，他們對我很仁慈。」

「是的，這不是個英國新教徒該住的地方。」

一個憔悴光頭的僧士進來了，他穿著一件簡單的長袍。

「早安！」僧士說，他的英語語調非常的平淡。

「我是辛巴士坦神父，病人的醫生。」

「早安！我想我要將她從你的照護下帶開。」

「我不會答應的，史達倫先生，至少在一個月內她不應該離開。」

「她到底是怎麼啦？」

「她的內部失去了協調。」

「你是英國人？」

「這很奇怪嗎？史達倫先生。這兒有許多英國人從事傳佈基督福音的工作。但是身爲一個天主教徒並不影響我當一個醫生。」

「你這兒有金雞納樹皮嗎？」

「什麼？」

「金雞納樹皮，耶穌的樹皮。」

「我從未用過它，也未見過，爲什麼？」

「沒什麼？辛克萊小姐怎麼了？」

「那是相當複雜的，她一個月內應該不要離開－最好兩個月。」

「妳覺得好得足以離開了嗎？」史達倫問瑪麗。

「她的哥哥，辛克萊先生，不反對她留在這兒，且我相信科倫先生也會贊成我的建議。」

「科倫今天來過嗎？」史達倫問瑪麗。

她搖搖頭，對神父說，她的臉十分悲傷。「請告訴代辦，關於我的事。」

辛巴士坦嚴肅的說：「我想你很聰明，你該知道辛克萊小姐病的很重。史達倫先生，她喝一種中國草藥，也許說是一種毒藥要恰當些－導致她流產，而大量出血，仁慈的上帝啊！現在總算控制住了。」

史達倫感到一身冷汗。「還有誰知道？」

她搖搖頭。

史達倫轉向神父。「幾乎已經控制住了？這是說她已經好了嗎？或者一個月內她將康復？」

「理論上說來，是的，如果她內部沒有敗壞的話。」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理論上說？」

「我是說，若除開心靈的問題，應該可以康復。但這位女士和神的旨意相違，所以必須在神與她之間建立起和諧，這就是我要說的。」

「如何－她要如何才能得到呢？」

「我們把她安置在這裏，且盡我們所能的對她好。修女長堅持要將這件事情通知有關的人，我們假定葛萊與船長是－是這個孩子的父親，但是辛克萊小姐發誓說她不是－她求我們不要洩漏她生病的原因。」辛巴士坦神父停了一下。「這是個罪惡，是神的恥辱，過去了。」

「你會保守這個秘密嗎？」

「只有你、我、和修女們知道，我們在神的面前有誓的，不會背信的。你不用担心我們，但是我知道沒有平安和審判她這可憐的罪是無法治癒的。」

神父離開了他們。

「孩子的父親，是你的『朋友』？瑪麗。」

「是的，我不！不後悔我的生活，代辦，我不—我不能，或者—或者我已經做了，那是神像。」瑪麗看向窗外，「神像，」她重複說。「在我非常年輕的時候，我被強暴了—至少……這不是眞的。我不知道什麼…我不懂，但是那是第一次我被強力所脅迫。然後…然後不須要去對抗—我需要它。」

「他是誰？」

「一個學校裏的男孩，他死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史達倫思考著是否不記得有這樣的一位男孩已經死了，沒有一個男孩可以撞進辛克萊的家。

「這以後，」瑪麗躊躇著說，「我有了需要，賀瑞修……賀瑞修在英國，所以我要求—我要求阿姆去替我找個愛人。她向我解釋說，我可以有一個愛人，許多個愛人，如果我聰明的話，可以有個秘密的生活和美麗的生活。許多現實的生活並不快樂。你知道我父親，所以阿姆告訴我如何做。她…她替我介紹。我們—我們變得富有，且我很高興，我買了兩幢房子

，她總是介紹非常有錢的人。」她停了，過了很久的時間，她啜泣的說：「哦，代辦，我好害怕。」

史達倫坐在她旁邊，他記得幾個月前向她說的話，和她充滿自信的答覆。

第三十五章

史達倫站在開著的窗口旁，悶悶不樂的看著下面的庭園。已經是夕陽了。所有的葡萄牙人都穿著晚服，來來回回的閒逛著、交談著——年輕的小伙子和女孩小心地在保姆和父母的監視下賣弄風情。一旁邊停放着一些轎車和等待的苦力，今晚在市政廳大廈有個舞會，史達倫亦被邀請，但是他不知道是否該去。科倫尚未回來，且未知道主教的回話。

今天下午他見過賀瑞修。他因瑪麗的保姆失蹤而十分生氣。

「我敢肯定，是他餵毒藥給可憐的瑪麗，代辦。」

他悲傷的說瑪麗曾告訴他，她曾誤喝了一些放在厨房的草茶——其他什麼也沒喝。

「這簡直胡說八道，賀瑞修。阿泰這兩年都一直跟著你，她有什麼理由這麼做？」

賀瑞修走了以後，史達倫一直尋找昨晚和科倫、高斯在一起的那些人。他們大部份是高斯的老朋友，他們都說在高斯離開幾小時後，科倫便離開了，而他雖喝了不少酒，却不比其他的人喝得多。

「你這白癡，科倫。」史達倫心想，「你應該多知道些。」突然他看到一個很潔淨的僕

人走近了。他很快便認出那是主教的僕人。他沿著庭園從容地走著，經過宅第，但並未停下來，且在庭園遠處消失了。

舞會的油燈開始暗淡。史達倫看到屋外一座轎子停下來。兩個苦力的身影在小徑中逐漸的消失。史達倫衝出門，急忙下樓梯。

科倫懶散地伸了懶腰，他的衣服零亂且十分髒，發出陣陣的酒精惡臭。

史達倫十分生氣，但他更感到訝異，他把科倫拉起，用肩膀頂住他，且不顧來往路人的眼光，把他帶進屋內。

「科倫，去洗個澡，快！」

史達倫將科倫平躺在牀上，替他脫去衣服，他的身體並沒任何的瘀傷，史達倫將他翻轉過來。

「你這個白癡！」

他很快而小心的察看科倫，沒有斷一根骨頭，也沒掉一顆牙齒，但印章和手錶卻掉了。口袋裏一無所剩。

「你被搶劫了，小伙子，也許這是第一次，但絕非是最後一次。」

史達倫知道，他必然是在妓女戶，被人偷偷在酒中下迷藥。

僕人提來一桶熱水，倒入浴池中，史達倫把科倫抬進浴缸，替他擦上香皂，用海棉大力的刷洗。

「先生喝了很多的酒嗎？」僕人問。

「哦！是的。」

當史達倫將科倫扶出浴室時，左踝一陣刺痛，他知道今天走了太多的路，傷到脚踝了。我最好綁上繃帶，他想。

他擦乾科倫的身子，將他放在牀上，他輕輕地拍著他的臉，但科倫並沒醒過來，因此史達倫便去用晚餐，繼續等科倫醒過來。幾個小時過去了，史達倫開始擔憂了，他知道，即使科倫喝了再多的酒，這時候也該醒了。

科倫的呼吸很深沉也很規律，心跳也很強。

史達倫站了起來，伸伸懶腰，現在除了等待，毫無其他的辦法。

「我去上厠所，你看著先生，好嗎？」史達倫說。

「是的，」羅純回答。

「只要先生一醒過來，便來通知我，知道嗎？」

但這晚羅純並未捎來隻字片語。

× × ×

天亮時，史達倫離開了美美，回到邸第。美美睡得很安詳，但史達倫却整晚都未入睡，每個過路人與車轎的聲音他都聽得一淸二楚，且在他不時的幻想有許多鬼魂干擾他。

羅純打開了前門。

「早啊！代辦，早餐已準備好，沐浴水也放好了，只等您了！」

「先生醒了嗎？」

「何必問呢？如果醒了，我會通知你，不要操心！」

羅純回答，他的自尊受到刺傷。

史達倫上樓，科倫仍然沉睡著。

「有一兩次，先生似乎——」羅純自言自語，他似乎要說什麼又止住了。

早餐後，史達倫派人傳話給莉莎和泰絲，告訴他們科倫已經回來了，但沒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他試將心思轉移到他的生意上。

他簽了些公文，核准香港種種建築繁重的經費，他對逐漸高漲的工資感到十分的憤慨。眞可惡，所有的費用都提高百分之五十，且沒有任何穩定下跡象。我該爲明年的新帆船屈服嗎？或者對我們已擁有的下一番賭注呢？打賭海上將無任何沉船事件發生。

因此他訂購了一艘新的帆船，命名爲泰山雲號，而她將是科倫的生日禮物。那提醒了他的蓮雲號正在格拉斯哥建造，和明年與吳郭的競爭——如果他仍活著——或吳芳洲，吳郭的父親，也是他的掠奪者。他懷疑斯桂欣的小夥子是否會安全的回家，現在離他們回家至少還有一個月，其他三個月則讓消息傳回來。

他離開了辦公室，到英國俱樂部，和賀瑞修閒談了一會，然後和一些商人在一起玩玩擡

球，但他却從未在這些朋友和遊戲中得到樂趣，那些談話全是客套的生意經；他們憂慮的盡是國際貿易的波動和他們這季巨大的賭資。

他坐在一間很大而安靜的書房，讀著剛寄到三個月前的報紙。

「你沒看到什麼特殊的消息？」史達倫為沒一件特殊的事而發牢騷。

「整個世界都瘋狂了，我的上帝！」

「那兒不對勁？代辦。」賀瑞修問。

「整個世界都瘋了，什麼都不對勁，為什麼那些該死的人不停止互相砍殺而和平相處呢？」

「對呀！」馬特森從在一房間叫道。

「是的，世界進展得太快了，老天！你也許會想政府官員該多學習，但他們永遠不這麼做！每天我們從報紙上看到的只是首相說的：「束緊你們的腰帶！」為了上帝的慈悲，我們為何不能稍為放鬆一點呢。」

「我聽說茶的進口稅漲到兩倍。」馬特森說。

「如果那瘋狂的皮爾上任了，我想連漢堡都要上稅了，這可惡的魔鬼！」

一些強烈的叫罵和惡毒的話全都堆到皮爾的身上。

「他是個該死的無神論者。」馬特森說。

「一派胡言！」羅克說。

「根本沒有什麼稅，事實上只是人口太多了，生育率控制了每件事。」

「什麼？」馬特森吼道。

「不要鼓起說黑。你是個反基督的嗎？」

「不！上帝為我作證，但我們將會被拖入低階層中，我並非說「我們」應該，而是他們不應該，斷頭台隨時預備著！那些人渣。」

史達倫把報紙扔在一旁，然後到英國旅社去，那是一幢壯麗的有柱廊的建築物。

在理髮廳，史達倫理了髮、修了面，然後去見史文生，是個瑞典海員的按摩師。

這個脾氣乖戾的老人以手用力的推著他，且在他的全身覆上冰塊，然後用一條浴巾擦乾身體。史達倫任由他推，他漸漸地打盹了。

「代辦！」是羅純的聲音。

史達倫立刻醒過來。

「是科倫先生？」

羅純搖搖頭，張開無齒的嘴笑著說：

「是龍史達夫先生。」

× × ×

史達倫隨著沉默的天主教修士經過了天井和美麗的花園。大教堂的鐘敲了四聲——已經

四點了。

修士帶著史達倫走進一柚木製的門，眼前一間很大的接待室。一幅織錦畫掛在牆上，地板上覆著豪華的地毯。

他恭敬地敲著門，然後進入房間內。法拉林．吉寧巴先生坐在一張高背的椅子，乍看之下，那椅子似乎代表面權威，他向修士做了個手勢，修士鞠躬退出去了。

「先生，請坐下！」

史達倫坐在被指定的椅子上，這比主教的椅子稍低，且他感覺到主教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控制著他。

「您找我？」

「是的，我叫你來見我是為了金雞納樹的事，這種樹在澳門是沒有了，但我相信羅丁的傳教區一定有一些。」

「那在什麼地方呢？」

「在內地！大約在西北方一百五十哩的地方。」

「我要馬上派個人去。」史達倫站起來說。

「我已經派人去了，先生。請坐下。」主教嚴肅地說。

「我們的快信郵差在黎明時離開，他是個中國人，從那個地方來的。」

「您想他多久能拿到那些樹呢？可能需要六或七天。」

「這是我關心的問題，那個女孩已經發燒多久了？」

史達倫想問主教，他怎麼知道美美，但他止住了。

「那是兩天以前，差不多在這個時候。」

「那麼明天將會再有一次，但專差至少需要七天的時經往返，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

「我不認為她能再經得起兩次的襲擊。」

「我聽說她很年輕，且身體一直都不錯，我相信她應該能忍耐八天。」

「但她有四個月的身孕。」

「這就糟了。」

「羅丁你在那兒？給我個地圖，也許，我能減少一天的航程。」

「這段旅程，我比你更清楚，如果這是神的旨意會，也許七天能達成。」主教說。

哦？史達倫想，我希望此時我有這方面的常識。

「神的旨意？」史達倫說。

「先生，你是個特殊的人，我很高興有機會能認識你，你喜歡喝杯白葡萄酒嗎？」

「金雞納樹的售價如何？」

「你想喝杯白葡萄酒好嗎？」

「謝謝！」

主教搖了鈴，立刻，一位侍者站在門口，手中端著銀盤、酒杯、和圓酒瓶。

「爲我們更互相了解而乾杯，先生。」

他們喝著酒，心裏互相的揣測著。

「閣下，關於價錢？」

「目前有太多的『可能』，結果是可以等的，但有兩件事却不能。」主教重倒一杯酒。

「眞是好酒。」

他停了一下接著說：

「我眞的很擔心賀瑞修·辛克萊。」

「我也是。」史達倫答。

「辛巴斯登神父是個神奇的禱告醫治者，但除非女士她完全信靠上帝，否則難以治療。

」

「不，瑪麗她非常強壯，她不須要這麼做。」

法拉林·古寧巴握住他的手，一道陽光射入他紅寶石的戒指，發出了閃爍的光芒。

「如果她能完全將自己交在辛巴斯登神父的手中——靠著耶穌基督的聖手——她將會痊癒的。對她來說這是最好的。我確信這是唯一解決的辦法。但是如果這樣仍無法復原，那麼還有誰能接納她呢？」

「我會接納她！」

「很好，但是我想你是聰明的，先生，即使如此，你的生命和你的靈魂——和她的——

都是在神的掌握中，我將禱告你們能得到赦免。很好，在她「離開」之前我會盡我所能的去拯救她的靈魂——但是當她適合「離開」的時候，我會通知你。」

大敎堂的鐘顯示已五點了。

「茲格耶夫皇的傷勢如何了？」

史達倫的眉毛皺在一起。

「這就是第二件不能等的事？」

「對你們不列顚人來說，也許是吧！」

法拉林·吉寧巴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疊厚重的信。

「有人拜託我要小心的將這交給你，那似乎是一種特別的外交信緘。」

「這是教會的威信象徵。」

「不！先生，有人託我告訴你，如果你想了解，請看這些文件。」

一種曖昧的笑容掠過他的臉上。

史達倫認識總督將軍的印鑑。

「爲什麼我能接受這外交秘密呢？在那裏即有外交能手。蒙西先生在距這兒不到半里的地方，而閣下在香港，你們對外交禮儀非常的熟悉。」

「並非是我要給你什麼，我只是受託做我應該做的事。別忘了，先生，我個人相當厭惡你的政策。你是英國宮廷有權勢的人之一，而你的貿易生意遍及全世界，我們生活在危險時

期，且不列顛和葡萄牙是世交的老友。不列顛曾是葡萄牙的好朋友，且對朋友而言，互相幫忙這是聰明的，不是嗎？只是如此簡單，不是嗎？」

史達倫拿著主教所給的公事包。

「只要羅丁的特使一回來，我會馬上傳話給你。」法拉林．古寧巴說。

「不管那是什麼時候，你願意讓辛巴斯登神父爲女士治病嗎？」

「我想不能。」史達倫說著站了起來。

「也許我會考慮，謝謝您了。」

「隨您的心意，先生。」

古寧巴停了一會又說：

「願神與你同在。」

「神與你同在，主教先生。」

×　×　×

「哈囉？代辦。」

科倫的頭仍有點沉重而且喉嚨乾枯。

「哈囉！小子。」

史達倫放下未打開的公事包。走向餐架，倒了一杯白蘭地。

「吃東西嗎？科倫先生？」羅紼朗爽地說。「豬肉？馬鈴薯？肉湯？」

科倫輕輕搖頭，史達倫遣走羅紼。

「來一杯吧，」他說，替科倫倒了一杯白蘭地。

「我不能喝。」科倫作嘔的說。

「喝下它！」

科倫飲下了酒，躺下來，他的太陽穴顫動得很厲害。

科倫的臉色頓時蒼白。

「我們談談吧！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記得任何事了，上帝啊！我只覺得恐怖。」

「從頭開始說。」

「我和高斯以及幾位朋友在玩撲克牌。」科倫吞了口水繼續說：

「我記得我大概贏了一百個金幣，我們喝了很多酒，但是我記得我將贏的錢都放在口袋裏，然後——其他的便是一片空白了。」

「你記得你去了那裏嗎？」

「記不清楚了。」他飢渴的喝了些茶，用手拍拍臉，試著想清除酒精所致的昏沉。

「哦！上帝！我覺得像死了一樣。」

「你記得你去了那家妓女院嗎？」

科倫搖頭。

「你有常去的一家嗎？」

「慈愛的上帝啊！沒有！」

「你被玩弄了，這是千眞萬確的。你的酒被下了藥，這是無可否認的。」

「我被下了藥？」

「這是世上最老套的把戲，這就是我叫你永遠別去沒人介紹的妓院的理由。這是你在澳門期間，第一次去的嗎？」

「是的！是的！我的好先生，我眞被下了藥？」

「你這不中用的頭腦。想想看，小子，你記得是那一家嗎？」

「不——甚麼也不記得了，腦子裏一片空白。」

「誰帶你去的？」

科倫坐在牀上：

「我們喝酒、玩撲克牌。我喝了很多酒。然後，大家都在談論著——談論著女孩子、妓女院，然後——對了——」他望著史達倫，痛苦且羞澀的說：「我只是——喝了一口酒，然後——我覺得，爲一個女孩所激情，我正決定我要——要去一家妓女院。」

「這些都無關緊要，是誰給了你住址？」

「我想……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他們每個人都給了我住址，他們寫下住址——或告訴我住址，我記不清楚。我只記得出了俱樂部，有一部轎子在那兒等，然後我就坐進去了。等一下——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告訴他去F和E！」

「他們不可能在那裏玩弄了你，或放藥在你酒中，或這樣的送你回來。那將會損他們的信譽。」

「他們帶你走那條路？中國城？」

「我不知道，我似乎記得——我不知道。」

「你說你感到一「熱」，是那種熱水？」

「哦！像是……我記得非常的熱，——該死的，我是那麼狂烈的渴慕著泰絲。到底每件事怎麼了……我沒有平靜過，所有——所以我去妓院……。」他的話含糊的。

「哦！老天，我的頭要爆炸了，請讓我靜一靜。」

「你帶來國籍證明書嗎？」

科倫搖搖頭。

「這種慾火，這種刺激，昨晚有什麼不一樣嗎？」

科倫再次的搖搖頭。

「不！幾個星期來都一樣，但是——在那情況下，我以爲我硬的像塊鐵，而我的腰像著了火一般，而我只是需要一個女孩，且，哦！我不知道，讓我靜一下！拜託——我很抱歉，

但是請你……」

史達倫走向門去。

「羅純——」

「是的，先生？」

「去陳生家，請最好的大夫來，快一點，知道嗎？」

「我知道啦！」羅純不悅的說。

史達倫下樓，羅純奔去告訴醫生。醫生說他會送藥來，且吩咐注意飲食，他也接受了慷慨的診金。史達倫回到樓上。

「小子！你能記起什麼事嗎？」

「不——什麼也記不得。抱歉！」

「聽我說，小子！忘了吧，科倫，那不重要。」

「求求你！爸爸，不要說得那麼大聲，」科倫說著，絕望地張開眼睛。

「什麼？」

「看起來，你好像被姑娘迷惑了。」

「什麼？」

「只有兩種解釋。第一，那苦力帶你去妓院——然而那不是F和E在澳門的分店——在那兒他們像強盜一樣對豪客的壓搾。他們向你下了藥，搜光了你的東西然後送你回來。我希

望這件事是這樣發生的。另一種可能是你的朋友中在俱樂部那裏給你安排那位『女神』，安排了轎子等你——然後抬你到一特別的春院。」

「這簡眞是胡扯！爲什麼有人要這樣做？爲了一百個金幣和一只戒指、一個手錶？我的朋友？這眞是瘋狂。」

「難道說有人懷恨你？科倫。安排你與有梅毒的妓女在一起。」

科倫不作聲。

「你只是想責罵我。」

「哦！老天在上，我的孩子，我不是這意思。但種情形十分可能，因爲你被送了回來。」

「誰會對我這樣。」

「你必須自己去找答案，小子。但若是眞這樣發生的，並沒損失什麼。對了，我叫人煎了些中國藥材，你要全部喝完，不准違命。」

「但是，並沒有治療梅毒的特效藥！」

「是的，這種病曾一度被控制。你只能小心的處理。一年以前——當我第一次到這裏時，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亞里士多德在中國城的一個陰溝旁發現了我，然後他請了一個中國醫生替我看病，不久我便痊癒了。那便是我與他認識的原因——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肯定是那家妓院——或那個女孩——是否有梅毒？」

「哦！上帝請幫助我。」

「然而，我們在一星期之內尚不能確定你的情形。如果到那時沒有膿疱或疼痛或流膿你便逃過了。」

史達倫從他兒子恐懼的眼神，心中不覺得滋起了憐愛之心。

「這一個星期你的感受會如在地獄般的生活，小子。等著吧！我知道那將是怎樣的情況所以不要自尋煩惱，我會盡所能的幫助你，像亞里士多德曾幫助我一樣。」

「我會自殺！我會自殺如果我……哦！神哪！我爲什麼會這麼傻？泰絲！哦！神哪！我最好告訴——」

「你不必這樣做！你只要告訴她你在回家的路上被搶劫了。我們將對外這麼宣稱，你對你的朋友也要這麼說。就說你喝太多了。這個星期，你就照著平常一樣的過活。」

「但是，對泰絲，我怎能——」

「這就是你要做的，小子！我的天哪！」

「我不能如此，爸爸，這是不可——」

「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你都不能說出任何關於中國藥的事。在我們知道眞象之前，不要再到妓院去，且在你結婚之前，不能碰泰絲。」

「我眞感到羞恥。」

「不必這樣，小子。」

「不要忘了，你必表現如平常一樣，否則你會失去泰絲。」

「爲什麼？」

「你以爲當莉莎和伯克發現你是如此幼稚愚蠢時，他們仍會將泰絲嫁給你。如果我是伯克，我會說，你沒有資格當我的女婿！」

「抱歉！」

「去休息一會吧，小子，我過一會回來。」

史達倫去美美家的途中，他想，他決定要幹掉高斯，用最狠的方法——如果科倫得了梅毒。是的，他冷冷的想著。

× × ×

「你看起來很怕人，達令。」泰絲說。「你應該早點睡。」

「是的。」

他們在庭園散步著，那是在晚飯之後，他的頭腦十分清醒，但是他內心十分難堪。

「怎麼啦？」她察覺到他的苦悶。

「沒什麼！達令。我只是喝太多酒了。且那些攔路的強盜十分野蠻。眞是要命，我發誓一年內再也不喝酒了。」

神啊！求求祢，別讓任何事發生，這星期快點過——且別發生事情。

「我們回去吧！」她說，緊緊地挽著他的手臂，帶他回伯克邸第。

「好好休息一個晚上，一切會轉好的。」

她很健談，然而並不能影響他快樂，因他幾乎是無助。

「我很高興你發誓不再喝酒，親愛的。爸爸有時喝得好兇——還有高斯，大部分的時間，我看到他都是爛醉。」

「我看過他。」

「我曾見過他喝醉，哦！我很高興他就要結婚。」

有什麼理由，高斯竟會這樣做？科倫自問。代辦一定是誇大其詞，對。

一個僕人打開了門，科倫送泰絲入客廳。

「這麼快就回來了？親愛的。」莉莎說。

「媽，我有點累。」

「我要走了。」科倫說。「明天見，你們要去看鬥蟋蟀嗎？」

「哦！好呀！讓我們去？媽！」

「泰絲。明天見。」科倫吻了泰絲的手。

「再見！伯克太太。」

「再見！」

科倫轉身走出，此時高斯正好進來。

「哦！哈囉！高斯。」

「哈囉！科倫。我正在等你。正好一起去俱樂部喝酒。」

「今晚不行，謝謝你。且明天有鬥蟋蟀大賽。」

「喝杯酒誤不了事。」

「今晚眞的不行，謝謝你，明天見。」

「好吧，好小子。現在起，要好好照顧自己。」

高斯關上了前門。

「高斯，昨晚發生了什麼事？」莉莎詢問他。

「可憐的小子，酗酒誤事，我在他走之前離開了俱樂部，所以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他說了什麼嗎？泰絲。」

「他只說喝太多了，且遇上強盜。」她笑著說。「可憐的科倫，我想他戒酒一陣子便會復原的。」

「你拿了我的雪茄嗎？泰絲。」高斯說。

「我聽說我們親愛的科倫被毆打了，且被跟蹤了。」高斯說。

「什麼？」莉莎停了刺繡。

「傷的很重；」高斯說，「也許我不該這麼說，如果他小心些，我的天，這種男人。」

「但是，他就要和我們的泰絲結婚。」

「是的，我想我該和這小子談談。在澳門最好是小心點。」

「也許我重新考慮這門親事。」

「泰絲希望結婚不要太浪費，科倫却一點也不這麼想。」莉莎說。

「是的，」高斯說著，然後突然決定的說：「我想去一趟香港，一兩天就回來。我和爸討論一番，這是最好的方法，然後我再適當的和科倫談談。」

第三十六章

史達倫把這篇俄文翻譯成英文的文件的最後一部分看完後，他有條理的收拾這些文件，把它們放回公事包，並把公事包放在自己的膝上。

「怎麼啦！」美美問，「嗨！你爲什麼這麼安靜？」她躺在一張掛著蚊帳的床上。她的金絲睡袍使她的皮膚看起來更白皙。

「沒什麼啊！」

「那麼丟開你的公事，來陪我聊聊，整整一小時，你都像個老學究似的。」

「讓我再想五分鐘，然後我陪你聊天。」

「哼！」她說，「假如不是我生病，你大概整天都在床上陪我了。」

「哦！好好。」史達倫走到庭園門口，望着夜晚的天空，星星閃閃發亮，天空似乎在預報着明天是好天氣。

美美躺在床上看著他，她想，他也夠累了，喔！可憐的代辦有那麼多的麻煩。

他會和她談論過科倫，但沒有談到高斯，他還告訴她在最近幾天內，她會有咳嗽的徵狀

，並告訴她有關瑪麗和阿泰的事情。

「該死的笨蛋，她應該知道的很清楚，假如瑪麗告訴我，或是妳，我們就可以將她送走，並秘密安全的生下小孩，然後送到美國或是其它的地方，那個嬰兒可以被收養……」

「她的葛萊與呢？」她問道：「他還會娶她嗎？在經過九個月以後。」

「可能沒希望了。」

「孩子的父親是誰？」美美問。

「她沒有告訴我，」史達倫回答，而美美只是自顧自的笑了起來。

「可憐的瑪麗，」他又接着說，「如今她沒有前途了。」

「代辦，胡說，他們仍然可以結婚，假如葛萊與和賀瑞修還不知道內情的話。」

「妳難道昏頭了嗎？當然是沒有前途了——妳所說的是不可能的，不誠實的，非常不誠實的。」

「又沒有人知道這件事，這只是出於善意的欺騙。」

「他會永遠不知道嗎？遲早他會發現她不是處女的。」

美美想，代辦，還是有辦法去欺騙的，你們男人在某些方面頭腦都是很簡單的。女人在處理重要事情方面總是比較仔細，聰明的。

她決定派一個人到瑪麗那兒，去安慰她，並向她解釋必須做的事情與阻止她自殺，派誰呢？大姐是最合適的，陳生的第三位妻子，她也曾在妓院待過，對這些事情，她是很瞭解的

，她會安慰瑪麗的，瑪麗就不會再有煩惱的，至於科倫，高斯和泰絲，也不會有煩惱的，因爲馬上就要有所行動的，我的熱病呢？那就要看我自己的命運了，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命運解決，所以爲什麼要擔心呢？我同情你，代辦，你一直想控制命運，就像一個中國人一樣，他嘲笑命運，神祇並嘗試利用人力去達成自己的目標，和改變命運，是的，在許多方面，代辦比我更像一個中國人。

她鑽入厚而且暖和的被子裏，等着史達倫開口對她說話。

然而，史達倫正在集中全部精神在思考那份文件的事情。

公文包括一份翻譯的副本，一份預備在去年一八四〇年一月給尼古拉一世的秘密公文，還有一份清廷和俄國之間疆界的地圖。這地圖是極珍貴的，並且還有一份分析公文的報告。

這份秘密文件，是如此寫的：

「我們所決定在半世紀之內，由沙皇統治波羅的海至太平洋，從北極海到印度洋，並處於控制世界的地位。假如在三年內運用這些策略的話。」

「控制世界的鑰匙是在亞洲和北美洲，如今北美洲已在我們的手中了，假如大不列顛和美國允許我們在美屬阿拉斯加自由行動十年，那麼整個北美洲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態度是強硬的與友善的，美國是從未考慮到我們在北方的大量擴展領土所造成的威脅，把阿拉斯加到我們最南邊的貿易市場即是在北美州之地聯合一起，也就是從內陸到大西洋的合併是可由以下的方法完成的。此法即：直接立刻的大量移民：美國西部的大部分

及除了東加拿大的一小部分的地方外，幾乎沒有移民居住，所以我們侵占東方野外的疆域是不會爲人所知的，並且這是必須的。這些移民將是我們強健好戰的歐亞民族，包括烏茲列克人、土庫曼人、西伯利亞人、吉爾吉斯人、韃靼人，和回紇人，大多數是遊牧民族，他們將煽動群衆，然後他們就可任意的要求土地。」

「我們必需在往後的十年和英國、美國維持眞摯的關係，到那時，我們的移民力量將使俄國在美洲具有龐大的勢力。這將是我們裝備最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接受沙皇的命令，我們將可以把盎格魯·薩克遜人趕到海中。」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美國退出，但絕不放棄亞洲。」

「清朝是亞洲重鎭，而清朝又在我們的腳下，我們與清朝相連邊界共五千哩。我們必須控制清朝，否則我們絕不安全。我們絕不允許清廷強大，或被其他強大的勢力所支配。那將使我們跌入東方圈套中，甚至可能腹背受敵。所以控制的亞洲的公式就是：清廷絕不能強盛，並屬於俄國的勢力範圍。」

「只有大不列顛阻擋在我們的成功之道上。假如她能被技巧的被除去——那麼，亞洲便是我們的了。」

「當然，我們現在不敢破壞我們與大不列顛的友好關係，但是法國，普魯士，波蘭都與我們一樣——絕不會滿足於現在與土耳其的關係，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小心防備他們持續不斷的騷擾，以大不列顛對清廷的態度來看，他們只是希望建立貿易關係和補給站而已，且與所

有的西方國家共同分享利益。而我們所能走的路線則是經由新疆、阿富汗和蒙古達成控制清廷的目的。這五年內，我們將利用外交手段壓抑清廷的大使，直到他們割讓土地爲止，並且在清廷大臣與百姓間，對大英帝國的恨意日漸增加，這對我們相當有利，我們可以放手進行。」

「我將鼓舞且支持大不列顛在中國的貿易，可能大不列顛會遭到中國人的阻止，並且無論使用何種手段我們必需使英國不得在任何島嶼上設立要塞與移民。——如他們正在新加坡，馬爾他等地的設防一樣——這些島嶼雖然與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她能爲我們打下與海外直接貿易的基礎，這是對我們很有利的。」

「我們外交政策的重點是：讓英國統治海權和貿易，且成爲世界上第一工業國家，但是讓俄國統治陸路。」

茲格耶夫將成爲這個計畫的關鍵。史達倫想，他是不是被派來探查我們在中國之軍力，要記得「陸路之權是屬於我們的，海權是屬於你們的」這句話。

這篇報導的批判已明顯指出：「基於這秘密文件和地圖，我們相信這計劃是毫無疑問的，是正確且重要的。」

「首先，是有關北美的戰略：雖然美國是很憂慮目前與加拿大邊界的議論，這也是爲大衆所注意的焦點，她並不希望得到北美太多的版圖。因爲美國與俄國一直保持着友好關係。他們是希望維持這友好關係。目前一般的政治觀念是不能破壞美國的主權，俄國雖侵入阿拉

斯加且往南伸入到西海岸，但還是不能破壞她的主權，美國不可能以門羅主義來對抗俄國。且將打開他們的門戶，反對他們的最大權益，確實地反對英屬加拿大的權益，假如五十萬的歐亞人都被引入北美，那麼英國和美國將處於劣勢。」

「更被注目的是，雖然目前的沙皇是傲慢的，他的版圖仍是目前到大陸的鑰匙。且美國國內爲了奴隸問題，內戰是無法避免的，如此俄國就可以支配這場戰爭，也會把英國、法國牽連帶入這場戰爭，俄國的大批遊牧民族是被用來聯絡白令海峽間之土地，如此可獲得明顯的利益，因爲西方和西南方的大部土地是人口稀少的，這些移民——戰士——可以橫掃整個南方。」

「如此，假如大不列顛希望維持自己的有利情勢和打消俄國毫無止盡的支配世界的夢想，她首先必需盡其能力去說服美國引用門羅主義以遏阻俄國的野心，或者運用外交手段去獲得這塊版圖，因爲除非俄國在半世紀之內廢除她的計畫，否則整個北美將成爲俄國的附屬。」

「第二：英國必需保持她在中國之獨有權益，且必需趕走其它的野心者，如此才能橫跨馬拉爾，才知道她們到底已經貫穿了多少土地。再根據這一連串的地圖，日期，地點及翻譯的文件，俄國人移民東方的計劃已被證明了。」

「在最近三百年來，俄羅斯人在他們野心的驅使下穩紮穩打的向東方擴張，在一六四〇年，中國北方的鄂霍以克已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他們的軍隊直接向南長驅直入，首先接觸

的便是滿洲人。」

「一六八九年，俄國沙皇與清廷簽訂尼布楚條約，約定北以額爾古納河及格爾畢齊河及外興安嶺爲界，於是大清帝國東邊的西伯利亞就拱手讓予俄國了。」

「在一六九〇年，蘇俄派一名大使到北京，他是來探查侵入中國精華區的路線，他發現最好的路線是沿着色楞格河進入北京北邊的平原，這關鍵就是要擁有外蒙古和新疆省。」

「根據報導，他們的軍隊已經支配中國北部，並且勢力範圍已到了新疆、外蒙古的邊境。蘇俄蠶食中國已有好長一段時間。」

「除非大不列顛堅持她的態度，中國和亞洲才會成爲她的勢力範圍，且俄國的軍隊將從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爾進入英屬印度且控制此路線，並將侵入英屬印度，且將其占領。」

「如果大不列顛希望繼續成爲世界霸主，那麼在中國建立據點以對抗俄國是必需的。且阻俄國在新疆的侵略也是必需的，把大不列顛的據點集中在中國也是必需的，清廷自己是無能爲力如此做的。假如中國還是停留在古時候的觀念，俄國就能很輕易地征服清廷且破壞了亞洲的平衡。」

「結論：葡萄牙不夠強盛以阻止俄國侵略的野心實在令人扼腕，我們唯一的希望是能聯合起來，大不列顛是應該義不容辭的提防這件事情。」

「我們是在維吉尼亞州得到這份文件的。」

文件上還有兩位葡萄牙的政治家的簽名，史達倫對這些人了解很少。

史達倫把方頭雪茄的煙屁股丟到院子裏，望着它熄了，他告訴自己，我們要保有香港，這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運用這份資料呢？這是很容易的，我必需立即回香港，告訴龍史達夫和古伯，但我又能得到什麼呢？我是否應該與茲格耶夫談一談。

「代辦？」

「呀！什麼事？」

「你把門窗關好了嗎？今晚有點冷。」

那麼，這必定是個溫暖的夜。

第三十七章

寒冷使得美美痙攣著，使得她的力量耗盡，經過一陣令人錯亂的掙扎後，她感到體內的子宮好似要裂開一樣，她尖叫了起來，她感覺自己無力再與死神搏鬥了，就在這時，流下的汗水使她從惡夢中醒來，在經過四個小時的與死神搏鬥後，她的命運之神終於眷顧了她，她開始漸漸恢復知覺了。

「哈嘍！代辦。」她可以感覺得到她的子宮內繼續有東西滲出，「流產是非常不幸的。」她悄聲道。

「不要太勞累了，身體要緊，金鷄鈉馬上就會到的，我知道的。」

美美集中力量支撐著身子，以她那慣有的驕傲的態度說道：「我不要緊的。」

但是這種努力使她又失去了知覺。

兩天後，她看來好以病情減輕許多了。

「早安！親愛的，妳今天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美美說道，「美麗的一天，是嗎？你去看瑪麗了嗎？」

「是的，她看來好多了，幾乎是一個奇蹟。」

「爲什麼會好轉的這麼快呢？」她天眞的問道，她曉得她的大姐昨天已經看過瑪麗了。

「我不知道，」他說道，「在我離開前，我看到賀瑞修，他替瑪麗帶了花來，她請我代她謝謝妳送給她的東西。妳送給她什麼東西？」

「我的醫生推薦的芒果和一些藥茶。是阿珊兩三天前送去的。」美美停頓了一下子，即使是說話也使她費盡了力氣，我今天一定要好起來，一定要復原。她堅定的對自己說。

今天有很多的事要做，而明天，我可能病情又會惡化，唉！至少瑪麗已經沒問題了她已得救了。大姐告訴她所有在妓院中的女孩所應知道的技巧——細心的注意小地方的破綻，再加上動作，眼淚和假裝的痛楚與恐懼，最後再小心謹愼的在床單上塗一點胭脂，一個女孩可以，假如必須的話，爲十個不同的男人做十次處女。

阿珊走了進來，瞌了一個頭，然後向她耳語了一陣，美美立刻振作了起來，「啊！非常好，阿珊，妳可以走了。」然後轉向史達倫：「代辦！我需要一些銀子，求求你。」

「多少？」

「不少？我已一文不名了。」

「等妳康復了，妳要多少我給妳多少。」

「你實在太疼我了，代辦，你給了我很大的面子，你花了兩萬兩銀子爲我治療，你像對待一位王后一樣的對待我。」

「高登陳告訴妳的？」

「不是，是我在門後聽到的，難道你以爲我不想知道你和醫生所說的話嗎？」她望著房門說道。

史達倫轉身看到一位可愛的少女，正高雅的向他鞠躬，她的烏黑秀髮上用碧玉和花朵點綴著，她那杏仁般的臉龐就像雪花石像般的美麗。

「這位是楊欣，」美美說道，「她是我的妹妹。」

「我不知道妳有妹妹，她很漂亮。」

「是的，但是她並不是我的親妹妹，代辦，中國的女孩子都以姐妹相稱，這是禮貌。楊欣是你的生日禮物。」

「什麼？」

「啊！代辦，你難道點不透嗎？」美美哭道：「再過四個月就是你的生日，到那時候，我會因懷孕而顯得笨重，所以我找了一位『妹妹』來，做一個最好的選擇是很困難的，而楊欣是最好的，現在因爲我生病了，所以我將她給你，你不喜歡她嗎？」

「老天，親愛的，不要哭，美美，聽著，不要哭……我當然喜歡妳的妹妹，但是妳不能買個女孩子當做生日禮物，老天爺。」

「爲什麼不行？」

「呃！就是不行。」

「她很好——我把她當做我妹妹，我要教她四個月，但是現在……」她又不禁哭了起來。

楊欣連忙走過來跪在美美的旁邊，爲她擦拭著臉上的淚水，並侍奉她喝了一點茶水，美美曾警告過她，野蠻人的舉止有時候是非常奇怪的，他們有時以叫喊和咒罵表示心中的快樂，但是不必担心。

「看！代辦，她有多漂亮！」美美說道。「你喜歡她，是嗎？」

「這不是重點，美美，當然我喜歡她。」

「那就這麼決定了。」美美閤上眼睛再度躺了下來。

「沒有決定。」

她勉強打起精神來說：「就這麼說定了，我不再和你爭論了，老天，我付了一大筆銀兩，並且她是最好的，我不能將她趕走，因爲若是如此，她的面子都會丟盡了，她會上吊自殺的。」

「不要胡說八道了。」

「我相信她會的，代辦。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在爲你和我找一位『妹妹』，現在假如你將她送走，她的顏面會丟盡了。她一定會懸樑自盡的。」

「不要哭，親愛的。」

「但是你不喜歡我送你的生日禮物。」

「我喜歡她，妳也不必將她送走，」他連忙說道——只要能止住她的眼淚。「留她在這裏，她是——是妳的妹妹，當妳康復了，我們——我們就替她找一個好丈夫，好不好？沒有必要哭嘛！算了！親愛的，現在把眼淚擦乾吧！」

美美好不容易停止哭泣了，並且躺了下去。她剛才的哭泣使她花費了不少體力，但這樣是値得的，她自忖道，現在楊欣可以留下來了，假如我死了，代辦仍會得到完善的照顧，假如我康復了，那麼她將成爲我的妹妹，並且代辦的第二位太太，當然他會要她，她想著漸漸的進入夢鄉。

阿珊走了進來，「先生！醫生來了，要他進來嗎？」

史達倫被美美蒼白的臉色嚇壞了，「快請醫生來，快！」

史達倫悶悶不樂的走出房間，阿珊在他走後關上了門，並跪在床邊向楊欣說道：「二姑奶奶，我要在醫生來以前替大姑奶奶換衣服。」

「是的，我來幫妳，阿珊，」楊欣說道：「主人實在是一個奇怪的巨人，假如大姑奶奶和妳沒有事先警告我，我一定會嚇壞的。」

「主人是非常好的，以一個野蠻人來說，當然，大姑奶奶和我都曾教導過他。」阿珊將沈睡中的美美翻了一個身，「她氣色看來實在糟透了。」

「是的！但是我的算命先生說她一定會康復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耐心一點。」

×　×　×

當史達倫走到美麗的前院時，他看到了科倫。

「哈囉，科倫。」

「哈囉，代辦，希望你不介意我到這裡吧。」科倫從藤椅站起來，他拿出一封信，「這是剛剛收到的。」

史達倫接過信，信封上寫上「緊急的私人信件」，這封信是史基能寫來的。

「美美昨天流產了！」他說。

「好可怕。」科倫說：「拿到金鷄鈉樹了沒有。」

史達倫搖搖頭，「坐吧！」他撕開信封，上面寫著她在史達倫回來前拒絕作一切決定，史達倫現在公告公文是很適宜的，內容是：「從英國來的驅逐艦已於今朝到達，我的密告者說旗艦的司令因得到海軍總部的公文而喜悅，「我們能在這個月到達北方，實在很幸運。」之外，我聽說龍史達夫也得到一些祕密的消息。最後我希望你盡力去查金鷄鈉的價格，據我所知，此地無人獲得此樹，眞遺憾。史基能敬啓。」

美美的情況並未轉好，史達倫痛苦的想，但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除非金鷄鈉樹現在運到，但誰又能確定它的功效呢？

如果不幸美美不治，你必須拯救香港，假如她能活著，你更需要如此做。但香港不需要

英國的保護，你爲何如此武斷的以政革的運動去打開中國門戶，就讓中國以它原有的方式存在吧，有一天你會死去，高貴之屋會確定它的標準。這是定律——上帝的定律，自然的定律。

還是回家吧，你已經犧牲夠多了，不要再懲罰科倫，回家吧，把一切都忘記，你有錢有勢，你是代辦，光榮的離開吧，放棄中國——這個「保守」的婦女。

「是否有更壞的消息。」

「唔，但是很重要的——」史達倫注意到科倫這幾天的犧牲。科倫，你顯得很疲倦。他又想到高斯，他知道高斯不輕易離開亞洲。

代辦有兩次救了科倫，一次是在海邊，一次是——，這種情況拉近他們之間的親情。在一個看守的夜裡，史達倫告訴他兒子，做父親做的事情，不管憂傷或快樂。他們談著過去，未來，以及去容納一個人是如何困難。

史達倫站起來，「我希望你立刻趕去香港。」他對科倫說，「趁漲潮，我命令歐爾羅富將職位移交給你，在這次航程，你就是中國之雲號的船長了。」

科倫感到十分欣然。

「當你到達香港的時候，歐爾羅富會帶史基能上船，替我把信件帶給他，另一封交給高斯。而且盡快將他們的回信寄來，你將於明晚趕回。去吧！趁現在漲潮。」

「是的，我不知如何表達心裡的謝意。」

「一小時後到我的辦公室。」

「好的，正好有時間讓我去向泰絲辭行。」

「你是否有考慮帶她去。」

「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們私奔？」

「我是問你是否曾考慮過這件事，我並沒有鼓勵你去做。」

「我希望我能如此做。」

伯克有點發狂了，高斯也一樣。

「高斯回來了沒有？」

「沒有，他今晚才會回來。」

「你帶話給歐爾羅富，一小時之後到我辦公室來。」

「好的，一小時後見。」科倫道。

× × ×

「晚安，達克。」莉莎邁入餐廳。

「對不起，打擾你了。」

「莉莎，沒有關係，我們一起來用餐，好嗎？」

「科倫已搭中國之雲號離去了，你知道嗎？」

「他是下午離開澳門的。」史達倫禮貌的說。

「但是我以為他與泰絲在一起。」

「今天早上，我派他去的，他有向泰絲辭行。」

「不要担心，泰絲可能與朋友在一起，你是知道的，年輕人在玩樂時從不注意時間的。」

莉莎憂慮的說：「她從未如此晚歸過，她是個乖孩子，也許她發生了什麼事，假如她跟科倫上船，他們會受懲罰的。

「伯克太太，他們為什麼如此來。」史達倫問。

「假如眞的如此，求上帝與妳原諒他們。」

莉莎走後，史達倫倒了一杯白蘭地，走到窗口凝視著港灣。

第三十八章

高斯像似蠻牛般的衝進了俱樂部的走廊，手握著一條粗長硬實的九尾鞭，他推擠著人羣，把客人和服務生都給嚇跑了，他擠進了賭場。

「史達倫在那裏？」高斯氣勢洶洶的大聲叫道。

「我想他大概在酒吧，高斯。」賀瑞修發抖的對他說，因爲他被高斯的氣勢與九尾鞭嚇倒了。

高斯越過了走廊而進入酒吧，他看到史達倫正和一羣客人坐在一起，當高斯走向史達倫時，客人們都全部被嚇跑了，「這王八旦，快告訴我泰絲在那兒？」高斯向著史達倫吼道。

此刻此地突然一片沈靜，賀瑞修和客人們都擠在酒廊的門觀望。

「我不知道，假如你再用那字眼對我說話，我會殺了你。」史達倫道。

高斯急急的抓住史達倫道，「她是不是在中國之雲號？」

史達倫掙脫掉他的手說，「我不知道，就算她在中國之雲號，又有何妨，不會有人會傷害這對青年人的。」

「是你計劃的，是你計劃的，你這個卑賤之人。」高斯非常激動的叫道。

「就算他們私奔了，又有何妨？就算他們結婚了，又有何妨？」史達倫笑道。

高斯把九尾鞭子打向史達倫，其中的一鞭正好打在史達倫的臉上，「我們的泰絲嫁給那全身梅毒的無賴！」高斯大叫，「你這王八旦。」

「原來正如我料。」史達倫想：「就是你。」史達倫向著高斯微笑，一手握著鞭子的尾稍。但是室內的人羣已把他們兩人拉開，桌上的一枝燭台被打碎在地板上，高斯立刻踏滅燒在地毯上的火。

史達倫暗笑並注視著高斯，「今晚我會送個禮物給你。」

「少廢話，現在開始，你快抉擇你的武器，你之後，還有科倫。」

「爲何要激怒我？高斯！爲何要害科倫？」史達倫道。

「你這狗養的，你們兩人都是賤人。」高斯道。」

外面出來了四位大漢把高斯架走，高斯想掙脫開掌握，却是無法。「上帝啦，你們計劃好了。」高斯道，「放開我」，高斯大叫。史達倫搶過高斯手中的鞭子「放他下來。」史達倫道。

人羣都向後退，高斯拿出刀子準備決鬥，而那刀子好似電般的出現在史達倫的左手。

高斯嚇的出了一身冷汗，史達倫冷靜似岩石一般，而讓高斯立刻了解任何人想殺史達倫都是一種浪費。

「這不是一個決鬥的地方」，史達倫說道：「這決鬥並非出於我的選擇，但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賀瑞修，能不能請你當我的幫手？」

「是，是，當然。」賀瑞修回答說，他的良心因他幫龍史達夫安排茶種的那件事而受到譴責。難道這就是報答一生的幫助和友誼的方式嗎？代辦允諾你有關瑪麗的事和載你到澳門去。他對待你和她就如同一位父親一般，但現在你的刀刃竟對著他的背。是的——但你對他來說不算什麼。你只不過消滅了一個魔鬼罷了。如果你能做到你將要做的，那麼在你面對上帝的時候，這件事將補償你自己的罪惡。「如果我將是你的副手，代辦，那我將感到很榮幸。」馬森說道。

「那麼或許你將和我一道走，先生。」史達倫擦去從下巴流下的鮮血然後把皮鞭往酒吧一扔，向大門走去。

「你將會成為一個死人！」高斯在他後面大聲喊著，再一次自信地說。「快一點，討厭的傢伙——該死的混帳——小鬼！」

史達倫並沒有停止他的脚步直到他走到俱樂部外面。「我要選擇決鬥的武器。」

「親愛的上帝啊！代辦！這可不行。」賀瑞修說，「他是一個非常強壯和善於…你已經……你是……過去的一週所消耗的體力——你不是他的對手。」

「我十二萬分同意，」馬特森說道，「帶著武器是明智些。噢！代辦！」

「回去並馬上告訴他。請不要爭論。我的心志已決。」

「那麼——那麼你將要……但是，這個你一定保守祕密吧？或許葡萄牙人會想要阻止你。」

「嗯！租一條平底帆船。你們兩個人、我、高斯和他的幫手們將在日出時離開。我要目擊的證人和一個公平的決鬥。在帆船的甲板上將會有多餘的空間。」

我將不會殺你，高斯，史達倫感到十分興奮。噢！不，那實在太容易了，從明天開始你將不會再行走，你也不用睡覺了。我將告訴你什麼是復仇。

在夜晚降臨時，決鬥的消息由一張嘴傳一張嘴的傳遍了，跟著這個消息的傳播，打賭也開始了。許多人賭高斯：他是精力充沛的，而且必竟有充足的理由向代辦挑戰，如果關於科倫患有梅毒的謠言是眞的，代辦卻送泰絲和科倫跟一位船長出海，在三海浬海外，船長就能爲他們證婚。

這些把錢下注在代辦的人們，並不是因爲他們相信他會勝利。每個人都知道他的對於金雞納的狂熱的焦慮，以及傳說中他的太太即將去世。而且大家都能看出這些對他所造成的大破壞。只有陳生、阿珊和楊欣借了每一分他所能借的錢來信心十足地賭高斯，而且祈求上帝眷顧他們。如果沒有沒有代辦，他們無論如何都爲失敗的。

沒有人告訴美美決鬥的這件事。史達倫很早就離開，她而且已回到的住所。他睡的很沈。決鬥的事斯毫未困擾他，他相信他能解決高斯。但在進行中他不在乎受到小傷害，而且他知道他必須很強壯和敏捷。

在這特別美麗的星光閃亮的夜晚下，大地呈現一片暖和，他走在寂靜的街道上。

羅純打開了大門「晚安，先生！」他溫和的提到會客室中莉莎克正在等候著。

「晚安。」史達倫說。

「科倫是否染有梅毒？」

「當然他沒有梅毒！上帝的血啊，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結婚啊！或許他們只是在進行一次神祕的旅程吧。」

「但是他曾在那房中──誰知道呢？」

「科倫沒有得梅毒，莉莎。」

「那麼他們爲何這樣說呢？」

「問高斯吧！」

「我問過了，而他說有人告訴他這件事。」

「我將再重複一遍，莉莎。科倫沒有梅毒。」

莉莎的肩膀因爲哭泣而擺動著。「噢！我的天啊！我們做了些什麼？」她希望他能阻止這場決鬥。她喜歡高斯，雖然他並非她的親生兒子。她明白她的丈夫也因爲這即將發生的流血事件而有罪──而血將會是高斯的，代辦的，科倫的或其他人的。如果她不曾要泰勒強迫泰絲去參加那舞會，那麼所有的這一切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不要憂愁，莉莎。」史達倫和靄的說。「泰絲很好，我能肯定。如果他們結婚了，那

麼你就不必恐懼任何事了。」

「什麼時候中國之雲號將會回來？」

「明天晚上。」

「你將會讓我們的醫生檢查他嗎？」

「這將要看科倫的決定了。但是我將不會阻止他的。他沒有得梅毒，莉莎。」如果他有的話，你想我會允許這件婚事嗎？」

「是的，我相信，」莉莎回答道。「你是一個魔鬼，而且只有魔鬼才能知道你腦子裏打什麼主意，達克·史達倫，但我對上帝發誓，如果你對我撒謊，即使我的人不殺你，我也會殺你的。」

她走到門旁。羅純爲她開門，等她出去後關上門。「先生，好好睡一覺。」羅純愉快的說著，「明天很快就會來臨，對嗎？」

「去你的吧！」

前院鐵門的呆板的敲門聲反響到臥房裡。史達倫在這和暖而虛幻的黑夜中仔細的聽著，然後他聽見了羅純的輕柔的脚步聲。他滑下床，手中握著一把刀並握著他絲袍的一角。他快速而靜靜地走出房間來到樓梯邊，他凝視著欄杆。在兩個旋階下，羅純放著一個提灯，門上的門閂已被拔去。那古老的時鐘正響著一點十五分正。

辛巴斯登神父站在門檻的地方。

「代辦要見我嗎？」

羅純點點頭然後把藏在他背後的一把大菜刀拿開。他開始走上階梯但是當史達倫叫他時又停下來。

「嗨！」

辛巴斯登神父伸長脖子向黑暗中望去，他頭上的纖毛由於這突然的叫聲而卷曲。「史達倫先生？」

「嗨！」史達倫叫道，聲音顫抖著。

「希斯派我來，我們得到了金雞納樹的樹皮了。」

「在那裡？」那神父拿出了一個小而堅固的袋子。「這裡，希斯主教說你想要一些。」

「關於價錢呢？」

「我對於值錢一無所知，史達倫先生。」辛巴斯登神父小聲說道。「希斯葛瑞斯只簡單的吩咐我接待任何你帶來的人而已。」

「我待一會兒再回來。」史達倫一邊叫一邊向房裡衝去。他披上他的衣服，套上他的短靴，衝到門。停了下來。經過一瞬間的思考，他拾起他的武器然後四楷併他一階的走下樓來。

辛巴斯登神父看到了他的武器，感到有點畏縮和膽怯。

「早安，神父！」史達倫說。他隱藏了他對神父卑鄙的態度。

「羅純，當辛克萊到這裏時，你叫我，知道嗎？」

「知道，先生。」

「來，辛巴斯登神父！」

「等一會，史達倫先生！在我們要走之前，我要解釋一件事。我從沒使用過金雞納我們之中沒有人用過。」

「算了，這沒有什麼不同，對嗎？」

「當然，這有所不同！」那瘦削的神父叫道。「我所知道的只是把樹皮拿來煮汁。但問題是我們不能確定要煮多久的時間，它的濃度必須是多少。或是病人須服多少劑量。或是間隔多少時間須要服藥。唯一的醫藥論文是古體的拉丁文，而且是模糊的！」

「主教說他患有瘧疾，他服多少劑量？」

「主教記不得了。只記得嚐起來很苦，使他覺得很噁心。他覺得他大概喝了四天之久。」

「是的，我瞭解的很徹底。來吧！」

史達倫衝出門去，辛巴斯登跟著他。他們走了一會然後走向一條安靜的、樹木成行的大道。

「史達倫先生，請不要走那麼快！」辛巴斯登神父氣喘的說著。

「我們必須趕快。」史達倫不耐煩的朝著一條街道走去。突然間他的直覺警告他停下來

，然後衝向街道的另一邊。一個毛瑟槍彈打到牆邊，正好落在他的身旁。他拉了那受驚的教士一把。又是另一槍，子彈在他肩上劃下一痕，他詛咒他自己沒有帶槍械。

「自己逃命去吧！」他拉起教士穿過大路，把身體擠進一個安全門，在房子裡灯還亮著。

「這邊走！」他小聲說道，然後衝出去。突然把他改變了方向，接著當他到達小巷的安全地帶時，又一顆子彈呼嘯而過。這時辛巴斯登神父正靠著在喘氣。

「你仍然帶著金雞納馬？」

「是的，看在對上帝的愛的份上，怎麼回事？」

「攔路的強盜，」史達倫抓著教士的手臂然後路過小巷的盡頭，再走進聖波羅多炮台的空地。在炮台的陰影下，他深深地吸了一氣。「金雞納在那裡？」辛巴斯登神父無力地提著袋子。月光照在史達倫頰上灰青色的鞭苔的痕跡，他的眼睛閃爍著，而且月光好像使他顯得更巨大更加可怕。「那是什麼？是誰在向我們開槍？」他問道。

「攔路強盜，」史達倫重複說道。他知道那確是高斯的手下——或高斯——必定是設有埋伏。他曾有一度懷疑是否辛巴斯登神父是一個誘餌。不像——不該是個傳教士而且不該用奎寧。然而他想將很快就知道。而且如果他是的話，我將割斷幾個天主教徒的喉嚨。

他小心地研究黑暗的形勢，他從短靴中抽出他的小刀，然後鬆下腰間的繫槍械的皮帶。當辛巴斯登神父呼吸不再那麼急速時，他走經山頂的路，經過聖安東尼教堂來到下山的一條

小路，這條路是通到美美家的圍牆。大門是設在一座又高又厚的花岡岩牆上。他急急的重敲門環。幾分鐘之後，林丁從窺視的小孔中凝視。門被打開了。他們進入前院然後門又閂上了。

「我們現在安全了。」史達倫說。「林丁，茶——要喝很多，快！快！」他示意辛巴斯登坐下然後把刀子放在桌上。「先喘口氣。」傳教士把他原來在十字架上的手移開然後眉毛皺起來「難道他們眞要殺死我們嗎？」

「我個人認爲是的」史達倫說，他脫掉他的外套然後檢查他的肩膀。子彈擦傷了肌肉。

「讓我看看傷口。」傳教士說。

「這算不了什麼。」史達倫穿上他的外衣。「不要煩惱，神父。你是冒了危險來治療她。妳還好吧？」

「是的。」傳教士的嘴唇乾澀的說道。「首先我將準備奎寧茶。」

「太好了，但在我們開始之前，在十字架的前面發誓你絕不和任何人說起這房子和在這裡發生的一切。」

「這不須要，眞的。這兒沒有任何事……。」

「嗨！這就是了！我喜歡我的隱居！如果你不發誓，那麼我將自己醫治她。既然我似乎對於如何使用奎寧知道的和你一樣多。快做決定吧！」

這個傳教士對於他的缺乏知識而感到悲傷，然而由於不顧一切的渴望用上帝的聖名做禱

告「好吧！我在十字架前發誓。」

「謝謝你！」史達倫帶路從前門走到一個迴廊。阿珊正走出她的房間而且暫時地彎著腰，把綠色的睡衣拉近她的身旁。她的頭髮亂糟糟的，她的臉還因睡眠而膨膨的。她提著燈跟著他們到廚房。

廚房很小，有一個壁爐和木炭火盆，以及毗連著的一個擁擠的花園。廚房裡堆滿了鍋、盆和茶壺。成千束的藥用植物、葷、蔬菜、內臟和香腸都掛在污穢的牆壁上。幾袋米因為袋子破了，米散亂在污穢的地板上。

二個因吸鴉片而感到頭昏的阿媽正半躺半臥的坐在睡舖上，兩眼無神地的盯著史達倫。但當他漫不經心的推開一堆亂糟糟的鍋子和髒盤子，想在桌上找一塊乾淨的地方時，她們已跳離自己的床舖然後一溜煙的逃離廚房去了。

「茶嗎？先生。」阿珊不知所措的問著。

史達倫搖了搖頭，他從那緊張兮兮的教士手中接過汗漬斑斑的袋子，然後打開它。樹皮是棕色的，外表很普通而且已經破成許多小碎片了。他嗅了幾下但覺得沒有什麼特殊的味道。「現在怎麼辦？」

「我們現在需要一些東西來乘它，」辛巴士坦神父檢起一個完全乾淨的淺鍋。

「首先能不能請你把手洗乾淨？」史達倫指著一個小水桶和旁邊的一塊肥皂。

「什麼？」

「洗洗洗你的手，拜託。」史達倫汲了一桶水而且拿出肥皂。「你將不做任何事除非你已洗了你的雙手。」

「為什麼這會如此重要？」

「我不知道。一個中國古老的迷信而已。請——神父請開始。」同時史達倫把淺鍋洗乾淨而且放在桌上，阿珊明亮的眼睛盯著辛巴斯登神父用肥皂刷洗他的手，然後用一條乾淨的手帕把手擦乾。接著他閉上雙眼，合起他的手，然後喃喃的低誦了一段禱文。

「現在須要一樣東西來量東西。」他說道，再看看四週地上隨手挑了一個小杯子，把它裝上滿滿的金雞納。他把樹皮傾到鍋中，然後慢慢地有規則的加上十倍同樣多的水。他把鍋放在木炭火盆上煮。「開始時是十對一的比例。」他用一種乾澀的語調說，他很緊張地用僧袍的一邊擦拭他的雙手。「現在我想看看病人。」

史達倫對阿珊做了下手勢，指著鍋子說：「不准動它。」

「不准動，主人。」阿珊有力的回答。現在她正從突然被叫醒的驚嚇中回復過來，她開始享受著這所有奇怪的陌生的過程。

「不准動，主人，不要緊。」史達倫和傳教士離開廚房，然後來到美美的臥房。阿珊跟隨著。

楊欣正在鏡子前面梳她那亂糟糟的頭髮。她停了下來倉促的鞠躬。她那草蓆墊的床舖在地板上，旁邊是美美的四位高大的脚夫。

美美在重重的毛毯中軟弱地打顫著。

「哈囉！我們拿到了金雞納了。」史達倫說，走到她的身邊。「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總算現在情形好轉了。」

「我覺得好冷喲，代辦。」她無助的說。「我覺得好冷喲！你的臉怎麼啦？」

「沒有什麼。」

「你受傷了。」她發抖著，眼睛已經閉上，然後完全跌入了那個卷著她的風雪中。「眞是太冷了。」

史達倫轉身看著辛巴士坦神父。他看到了他臉上驚嚇的表情。「那裡不對勁？」

「沒有，沒有什麼。」那神父放了一個砂漏在桌上，然後她跪在床邊，握著美美的手腕開始聽她的心跳。「一個中國女孩怎麼能說英語？」他問他自己。難道那女孩是第二個情婦？難道我是在一個魔鬼的妻妾的閨房裡？噢！上帝請保護我，並賜我力量使我能治愈她，使我在今晚成爲你的工具！美美的脈博是那麼緩慢和無力，因此使他幾乎無法感覺到。他很輕柔地把她的臉轉向另一邊然後仔細的看了看她的眼睛。「不要害怕！」他說。「沒有任何事值得害怕的，你現在是在上帝的手中，我必須檢查你的眼睛。請不要害怕，你是在上帝的手中。」

毫無防備的、茫然若失的情況下，美美照著他所指示的去做。楊欣和阿珊站在後面很憂慮地看著。

「他在幹什麼啊？他是誰？」楊欣悄悄地問。

「一個野蠻人的、魔鬼的、會巫術的醫生。」阿珊小聲的回答。

「他是一個神父。他是那些爲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神的長袍神父中的一個。」

「噢！」楊欣感到毛骨悚然。「我曾經聽說過他們。他們怎麼會做出這麼可怕的事？他們眞是一羣魔鬼！你爲什麼沒倒杯茶給神父？茶對焦慮永遠都有幫助。」

「林丁去倒了。」阿珊悄悄地說，他發誓她將不會爲任何事而離開，「我眞希望我能了解他們可怕的語言！」

神父把美美的手腕放回到單的上面，然後抬頭看著史達倫。

「主教說過瘧疾會引起早產。我必須檢查一下。」

「好吧！」那就檢查一下。」

當神父移開毯子和被時，美美想要阻止他。阿珊和楊欣焦急地幫助她。

「不。」史達倫叫道。「別動！」他站在美美旁邊然後握著她的手。「不要緊的；繼續吧！」他告訴神父。

辛巴斯登神父檢查美美，然後再使她安適的睡下來。「出血已經幾乎完全停止了，這是很好的現象。」

他把他的長手指放在她的頭上，很小心的探測著。美美覺得他的手摸去了一些她的痛苦。但是寒冷再度在她身上形成而且她的牙齒開始卡搭卡搭地發抖。「代辦，我好冷喲。我能

不能用熱水袋或毛毯？拜託，我覺得好冷喲。」

「好，等一會。」在她的背後有一個熱水袋。她蓋了四條棉被睡覺。

「你帶了錶嗎？史達倫先生。」辛巴斯登神父問道。

「有。」

「請你到廚房。一旦水開了，注意是什麼時間。當它沸滾一小時……。」辛巴斯登神父的眼睛反映出可怕絕望。「二小時？一個半小時？多久？噢！上帝啊！請在這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救救我！」

「一個小時。」史達倫肯定的，自信的說。「我們將用同樣的份量去煮二小時。如果這樣效果不好，那就再試另一種方法。」

「是，是。」

史達倫在廚房裡，他在提灯的光下對他的錶。他把藥汁從火盆上拿下來，然後在一桶水裡把藥汁冷却。第二鍋的藥已經開始滾了。

「她現在怎麼樣了？」他問正進來的神父。阿珊和楊欣在後面緊跟著。「她打擺子的情形很嚴重，她的心臟很弱。你能記得她發熱是在發冷多久之後才發生的嗎！」

「四小時，或許五小時五小時。我不知道。」史達倫倒了一些熱藥汁到一個小茶杯中，然後嚐了一下。「我的天啊！它眞是苦！」神父啜了一口，然後也做了個鬼臉。「好吧！讓我們開始吧！我只希望這能壓制住她的病況。每小時飲一杯。」他隨意的從那煙跡斑斑的架

上挑了一杯出來，然後從桌上拿起了一塊抹布。

「這幹如何？」史達倫問。

「我必須把樹皮從藥汁中過濾掉。這將有用的。這網子夠粗的了。」

「我來做吧！」史達倫說。他拿出他已有的銀的濾茶網，然後用一塊乾淨的手帕把茶網再擦乾淨。

「你爲何如此做？」

「中國人永遠都很仔細的保持茶壺和茶杯的清潔，他們說這樣才能使茶更合乎衞生。」他開始把聞起來很臭的金雞納汁倒進一個乾淨的磁茶壺裡。他希望這藥汁的藥力強度是正確的。「很可能這就是所要的，對嗎？」

他把茶壺和杯子一起拿到臥房。美美吐掉了第一口，然後第二口。儘管她可憐的哀求著，史達倫強迫她再喝。美美一口喝了下去沒留下任何餘物。但是仍然沒有任何反應發生，除了美美打擺子的情形轉烈之外。一個小時之後，叫她再喝一杯。她喝了但是情形仍然繼續惡化。

「我們將把劑量加重到二杯。」史達倫仰制著心中的驚慌而說。他強迫她喝完二倍的藥汁。一小時又一小時的重複這同樣的過程。現在已經天亮了。

史達倫看著他的錶——六點正。沒有一點進展。發冷使得美美抖的像狂風中的小樹枝一般。「看在老天的份上，它必須生效！」史達倫狂喊著。

「憑著上帝的愛，它發生效用了，史達倫先生。」辛巴斯登神父說。他握著美美的手腕。「在兩小時以前應該會有高熱的現象發生。如果不發生高熱的症狀，那她就有治癒的希望。雖然她的脈博仍然不能感覺到，但金雞納汁已經開始奏效了。」

「支持下去，親愛的。」史達倫緊緊的握著她的一隻手說道。「只要再幾個小時，支持下去！」

在花園圍牆的大門傳來幾聲敲門聲。史達倫一溜煙的走出房去然後打開門閂。「哈囉，賀瑞修。嗨！羅純。」

「她死了嗎？」

「還沒。我想憑著上帝的恩寵，她將痊癒。」

「你拿到金雞納了？」

「是的。」

「馬特森正在甲板上，這對高斯來說是一個絕好的時機。我將會請他們——他的手下拖延到明天。你就不必跟任何人決鬥。」

「你沒有必要憂慮，除了一脚踏碎蛇頭之外，還有很多方法可以殺他。我將一小時之內到達那裡。」

「好吧！代辦。」賀瑞修很快的離開，羅純跟著他。

史達倫門上門然後回到美美那裡。她很舒適的躺在牀上，辛巴斯登神父正摸著她的脈博

，他的臉因爲焦慮而僵硬。他跪下來聽她的心跳。時間一秒秒的過去。他抬起他的頭很嚴肅地的看著史達倫。「一度我以爲……但她現在已經沒有危險了。雖然她的心跳十分緩慢，但是沒有關係她還年青。憑著上帝的眷顧……高燒已經退了，史達倫先生。祕魯的金雞納能治療高燒的病症。上帝的創造是多麼奇妙啊！」

史達倫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超然的感覺，他問：「這種高熱會再出現嗎？」

「或許。一陣接一陣的，但只要多一點金雞納汁就能抑住——沒有什麼好擔心的。這高燒的情形已經消失了。難道你不明白？她的瘧疾已經治癒了。」

「會活下去吧？你說她的心臟很衰弱。她會活下去吧？」

「上帝的旨意，她的機會很大！很有可能，但我不能確定。」

「我必須要離開了」，史達倫說著站了起來。「能不能請你留在這兒直到我回來呢？」

「好的。」辛巴斯登神父本想爲他劃個十字，但是決定不做了。「我不能爲你的離去禱告，史達倫先生。你是要去殺人，對吧？」

「人生來就要死的，神父。我只想保護我自己和我的一切，用一切我所知道的方法並選擇我死亡的時間而已。」他拿起他的刀子並把它繫在手腕上，然後離開那房子。當他走在街上，他覺得有對眼睛在盯著他但他並不在意。他從這清晨，從這太陽、從這景象和海洋的氣息中得到了力量。這是一個殺蛇的好日子，他想著。但你是將死的那個人。你沒有去和高斯抵抗的力氣。今天不行。

第三十九章

那裡有一大群人圍在舢板的四周。商人們，一隊由一位年輕軍官率領的葡萄牙軍人和漁夫們。舢板正停泊在一道防波堤邊。當史達倫出現時，那些賭他勝利的人都感到沮喪，而賭高斯的人卻很喜躍。一位軍官很禮貌的攔住史達倫：「早安，先生。總督希望你知道在澳門是禁止決鬥的。」

「我了解，」史達倫說，「或許你該為我謝謝他，而且告訴他，我將是最後一個破壞葡萄牙法律的人，我明白我們都是客人，所以客人對他們的主人應負一些責任。」他把掛武器的皮帶取了下來，然後向舢板走去。人群讓開條路，他在高斯手下的臉上看到了憎恨，而這些人都希望他死。這些人不算少數。

羅純正站在舢板的最上面等著，他的旁邊是賀瑞修。「早安，主人。」他拿著一個刮鬍刀。「你要這個嗎？」

「高斯在那裡？賀瑞修！」

「他的助手也正在找他。」

史達倫祈禱高斯正躺在一個妓院裡，醉的像一條豬一樣。噢，上帝，讓我們明天再打吧！

他開始刮鬍子。人們靜靜地看著，接著許多人在胸前畫十字，他們都震懾於代辦的沉著。

刮完了鬍子，他覺得舒服了些。看看天空。海天一色，海是那麼平靜就像一個湖一樣。他喊古得海來，他是從中國之雲號所帶下船的一個人。

「掩護我。」

「是的，先生。」

史達倫一躺在地板上就睡著了。

「我的天啊！」羅卡說道「他眞是毫無人性。」

「是的，」維芬說；「他是魔鬼，對吧！」

「賭注加倍吧！如果你這麼自信的話。」

「不，除了高斯醉了。」

「如果他殺了高斯——那伯克怎麼辦？」

「我想，他們將會一決生死。」

「科倫將如何呢？如果高斯今天勝利的話。」

「什麼都不做。他能怎麼樣？除了恨之外，或許吧！可憐的科倫，我非常喜歡他。無論

如何他恨代辦——所以他可能祝福高斯，對吧？他很可能成爲代辦的。那邪惡的高斯在那裡？」

太陽無情地在天空中昇起。一個葡萄牙士兵從鄰近的街道裡跑了出來，並生氣蓬勃地向軍官說話。軍官立刻開拔他的部隊到公園去。旁觀的人群也開始跟隨著。

史達倫感到痛苦的事實，他的每一個細胞都在狂喊著需要睡眠。他沉重的摸著他的腿。賀瑞修奇怪地的看著他。

高斯被野蠻殘酷地破壞的身體，正躺在中國城碼頭附近一條小路的汚物堆中，在他的附近尚有三具中國人的屍體。另一個中國人，半死不活地躺在一個葡萄牙巡邏警官的腳邊呻吟著，在他的鼠蹊部露出一把破矛的柄。商人們和葡萄牙人都擁了上前，想看個清楚。他們都看到高新，卻爲這一悲慘的場面，很噁心的把頭轉了過去。

「巡邏隊說，他們聽到慘叫聲和打鬥聲，」葡萄牙軍官告訴史達倫和其他附近的人說。「當他們趕到這裡，他們看到高斯先生躺在地上，就像現在一樣。三、四個中國人正拿矛刺他。當這些殺人的魔鬼看到我們時，他們都逃走了。」他指了指那堆靜悄悄的小破屋，彎彎曲曲的小巷和行人道。「這些士兵們曾追踪他們，但……。」他聳了聳肩。

史達倫知道他被這些刺客所殺。「我將提供一筆獎金來捉拿兇手，」史達倫說，「死的每個一百兩，如果活捉每名伍佰兩。」

「省省你的錢吧，先生。當地的人將會提供三具屍體——最先他們所找到的。至於『活

的』——」那軍官突然伸出手指輕蔑的指著受傷被捕的人犯說：「除非他告訴我們其餘人在那裡，我認爲清廷政府——是不是該如此說——比我們更懂得訊問。」他用葡萄牙文很尖銳的說道，士兵把他放在一扇破門板上然後抬走。

那軍官拍了拍他制服上的一堆灰塵。「一種很愚蠢而不必要的死亡。」

「你實在很幸運，代辦。」一個高斯的朋友嘲笑著，「十分幸運。」

「對，我很高興我的手上沒沾上他的血。」史達倫轉過身來，慢慢地走離現場。

他離開了小巷，爬上了古炮堡的山峯，他忘卻了來往的人們，忘卻了炮台大門的士兵們，忘卻了教堂的鐘聲，鳥鳴聲，或是這微風，或是炙熱的太陽，甚至時間。他感謝著今晚的幸運和一天的幸運。

過了一會，他試著去決定他該做什麼，但他的腦子不能思考。「控制你自己。」他大聲的說。

他走下山來到主教的住所，但主教不在家。他又到總教堂去找他，一個教士請他在修道院的花園稍候。

史達倫坐在一條舊板凳上聽著噴泉的噴水聲，花朵對他來說，似乎比以往更加艷麗，它的香味似乎更加醉人。這不是夢，這是眞的。噢上帝！感謝你賜予我生命。

主教從修道院的小徑那邊注視著他。

「嗨，你好！主教。」史達倫生氣蓬勃的說。

主教縮攏他的薄嘴唇，「你在看些什麼？代辦。」

「我沒有看什麼，」史達倫回答說，「我只是看看這花園。享受它。享受生活。」

「我相信你已非常接近上帝，代辦。或許你不認爲如此，但我認爲如此。」

史達倫搖搖頭，「不，主教。只是很高興在一個榮耀的日子，能置身於一個美好的花園裡，如此而已。」

但是主教的態度並不改變。他細長的手指摸著他的十字架。「我注意你很久了。我能感覺到你很接近了。你！雖然如此的惡劣。」他嘆了口氣。「但是我們這些可憐的罪人如何能了解上帝的旨意呢？我羨慕你，代辦。她想見我嗎？」

「是的，主教。那金雞納治好了她的高熱。」

「太好了——上帝的旨意多麼神奇啊！」

「我將要租一條船立刻去秘魯運金雞納。」史達倫說，「如果你允許，我將派神父去查明他們怎麼收割它的樹皮，如何治療瘧疾——所有的細節。我們在他回來時，平分所有的船貨及知識。我希望他在你的授權下寫一封醫學報告，然後立即送到倫敦的蘭西和時代雜誌—關於你使用金雞納成功的治療瘧疾。」

「這樣的正式醫學論文應該由羅馬教廷來轉送。但是我會命令他做的。至於派他跟你去嗎？——我會考慮的。無論如何我會派一個人上船的。什麼時候開船？」

「三天之後。」

「很好。我們將平分船貨和知識，公平地。你實在太慷慨了。」

「我們不曾談妥治療的費用。她已痊癒了。現在你是否能告訴我費用多少呢？」

「免費，先生。」

「我不明白。」

「一撮可以挽救生命的金雞納是無價的。」

「它當然是有價的，我說過無論你要什麼。我已準備付錢，我將給你一張二千兩的香港匯票。」

「不，代辦。」那高個子神父耐心地回答。「如果你這樣做的話我將會把支票撕碎。我不要你爲樹皮付出任何費用。」

「我將在香港捐建一座天主教堂。一座修道院，如果你希望的話。不要跟我玩花樣了，主教。生意歸生意，說出你的價錢吧。」

「你不欠我什麼，先生。你不欠教會什麼。但你欠上帝很多。」他舉起他的手，然後畫了個十字。

第四十章

美美發覺自已是醒著的，史達倫正用手扶著她的唇邊有一個杯子。她模糊地聽到史達倫悄悄地在跟辛巴斯登說話，但她不會去嘗試了解英語。順從地她吞下了金雞納霜，然後再回復到半昏迷的狀態。

她聽到了神父的離去聲，這使她很快樂。

史達倫再度扶起她，她又喝了第二杯，那濃濃的味道使她很噁心。

在那極舒適的迷濛中，她聽到史達倫生在竹椅中，他的沈重吸規律的呼吸聲，她知道他已經睡著了。這情形使她覺得很安全。

厨房裡阿媽的吱喳聲，然後是一時的，刻薄的笑話，這些都是如此的令人喜悅，因此美美不能安然入睡。

她靜靜地躺著，她知道她能再活下去。我將會焚香禱告。或者是爲長袍神點一個蠟燭。畢竟是神父帶來樹皮的，對吧？——雖然它很苦。或者我該改信天主教。這將給那神父很大的面子。但我的代辦不會贊成的。雖然如此，我仍然願意去做。因爲如果沒有長袍神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傷害，如果有的話，那我一定會更聰明些。我懷疑野蠻人的神是不是像中國神一樣。如果你想一想，你會覺得他很愚蠢，事實可能不是如此。他們和人類一樣有所有的弱點和力量。他們強烈的感覺到他們的神是完美的，注意著他們，並審判他們和處罰他們。我很高興我不是他們之中的一個。

她聽到楊欣衣服沙沙作響的聲音和她的香味。她張開她的雙眼。

「你看起來好多了。姊姊。」楊欣低語著，跪著她的旁邊。「看，我給你帶了些花來。」

淡淡的花香十分美好。美美微笑地點點頭。但覺得她的力量在奔流著。史達倫躺臥在那張稍有傾斜的竹椅上，沈沈的睡著，他那年輕的臉是那麼平靜，在他的眼睛下有一片陰影，而在他的臉頰上有一條新的紅的鞭痕。

「代辦停在這裡大約有一小時之久。」楊欣說。她正穿著一件淺藍色絲質長褲，和一件水青色的及膝短袖衣，在她的頭髮上戴著鮮花。

美美微轉動她的頭，然後發現到處一片混亂。「這高熱的情形持續了多久了，妹妹？」

「從昨天晚上開始。代辦和一個長袍洋和尚一起來。他們帶了神奇葯水，你不記得了嗎？今天清晨我派人去廟裡謝神。你要不要我替你洗個澡？讓我替你梳梳頭，你會覺得舒服些。」

「噢，是的，拜託你，妹妹。」美美答道，「我一定看起來很可怕。」

「是的，姊姊，但我保證十分鐘之後，你將和以前一樣的美麗。」

「像一隻蝴蝶一樣的快吧，妹妹。」美美說，「不論你做什麼，但別把代辦吵醒，而且告訴蠢材們，如果在我還沒梳好妝之前，就把代辦吵醒了，你就——憑我的命令——給他們裝上姆指夾。」

楊欣快樂地滑步走了出去，剎那間房裡一片沈靜。

楊欣悄悄地又回到房裡，然後用加了香精的水幫美美洗澡，並替她穿上紅色山東綢做的褲子及像太陽那麼紅的短袖衣。再扶她刷牙。最後美美嚼些茶葉，她覺得她已完全復原了。她爲她梳好頭髮，然後編成髮辮，配上新鮮芳香的鮮花，要替枕頭換上新套子，噴上香水，最後放了一些香草在枕頭下。

即使這些事情消耗了她大部分的精力，她覺得像新生一般。「現在喝一點湯，姊姊。然後吃一個新鮮的芒果。」楊欣說，「最後，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什麼？」

「只要妳先吃了這些，姊姊。」「我必需照顧你，你仍是一個病人。」

美美喝了些湯和一小片的芒果。「如果你現在告訴我那消息，我會把芒果吃掉的。」美美說。

「在我們來的前一晚——在七個可怕的日子之前——代辦的兒子落入魔鬼的陰謀裡。那個可怕的野蠻人所設的圈套是那麼卑鄙，那麼殘忍——來毀滅代辦寵愛的兒子——那是我沒

法說明的。直到昨晚和今天，當那神奇的葯水治好你的高燒時，事情發展到了可怕的高潮。我們整晚都跪著祈求神明。但是沒有用，代辦敗了，你敗了，我們也敗了——更糟的是敵人贏了這場比賽。」

「然後在那裡——污穢不堪的地上，」「砍成四十塊，旁邊環繞著有十五個刺客的屍體，是那可怕的野蠻人的屍體，高斯！就這樣我們的老爺得救了！」

美美喜悅地拍著她的手，感謝她的先見之明。神確實眷顧我們啊！謝謝神啊！當時我告訴了高登陳，但他…「噢！多奇妙啊！噢！噢！當你說到老爺在今天早上離開這裡，我幾乎都要死去。如果在開始時你沒說這是一個好消息，我一定會死的。」

史達倫醒了，被美美的掌聲吵醒。

「我覺得出奇的舒服，代辦。」美美說道。「你大概整天沒吃東西吧！」

「謝謝你，但我不餓。等一會我要回家拿些東西。」史達倫站了起來伸伸懶腰。

「請在這裡吃飯，」美美說：「今晚留在這裡，求你。我不要——好嗎？請留下來。這將會使我非常快樂的。」

「當然」，史達倫說：「你必需在以後的四天內喝金雞納，一天三次。」

「但是，代辦，我感到很好啊！拜託，不要再喝了。」

「一天三次，四天。」

「老天，它喝起來像膽汁一像的苦。」

滿滿一桌的食物送進了臥房，美美很講究地夾起一些炸蝦。「你今天做了些什麼？」她問。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但是一個問題解決了。高斯死了。」

「噢！怎麼回事？」美美問道，帶著恰到好處的驚訝和震驚的表情。「你實在太聰明，代辦。你的神太好了。」

史達倫推開他的盤子，打了一個呵欠。

「伯克是不是很生氣？」

「高斯的死不關我的事。即使是，他也罪有應得。在某些方面，我為他死的方式有些惋惜。」他想起高斯的死和逃亡將會令伯克暴跳如雷的。「我最好帶一枝槍或一把刀。他今晚是否會像刺客一般的尾隨著我？或明目張膽地？我還是明天再擔心吧！科倫應該快回來了吧。」

「你為何還不上床休息呢？你看起來很累。」

「我想我該睡了。」史達倫溫柔地親了親她，把她擁在懷中。「噢！我眞為你擔心。」

「謝謝你，代辦。去睡吧！明天我會更好的，你也一樣。」

「我必需去香港，儘快的去，要去好幾天。」

「你何時要去？代辦。」

「明天，如果你復原的話。」

「你能不能答應我一件事。代辦。」

「當然。」

「帶我一起去。如果你在那裡，我不要——不要一個人在這裡。」

「你還沒強壯到可以行動，而我又必需前往。」

「噢！但我明天一定會好的，我保證。我在船上會躺在牀上，而我們會像從前一樣的生活在中國之雲號上，求求你。」

「我只去幾天，你留在這裡比較好呀。」

美美緊靠著他哀求著。「求求你。我會很好的，我會一點麻煩沒有的喝下所有的葯汁。而且我會躺在牀上直到我好了為止。我還會一直吃到強壯為止。求你不要離開我。」

「這樣吧！你先睡覺，我們明天再談吧。」

她吻了他一下。「不必明天決定了。如果你走了，我就不吃飯也不喝葯，老天啊要在這裡！」她說著，模仿著他粗鹵的樣子。「你的老媽媽站在甲板，而她決不讓步。」

史達倫把她抱的更緊。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他可感覺到她愈來愈強壯。上帝保佑那金雞納霜！

「好吧！我們明天不走。後天，清晨時，如果你比較好的話 。」

「噢！謝謝你，代辦。我會很好的。」

他把她放了下來，仔細地看著她。他知道她需要好幾個月才能恢復從前美麗的樣子。那

不只是一張臉使一個人心動，他告訴他自已，那是內在，一個人眼中的和心中的。「噢！你是那麼美麗。我愛你。」

她用她的小手指著他的鼻子。「什麼使你對你的老媽媽說這些話？」她投向他的懷中，「我認爲你也很英俊。」

接著他拿了兩杯葯汁，她揑著她的鼻子把它喝掉。她放了一些香茶葉在嘴裡把那葯味掩去。他把她像小孩一樣的抱好，再吻了她一下，回到自已的房間去。

他脫掉他的衣服上床，快樂地躺在冷冷的床單上，很快的睡著了。

當他睡覺時，那個刺客繼續被拷問著，他的偵訊者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很擅長拷問消息。

第四十一章

在黎明之後，中國之雲號正航向澳門碼頭。在它靠向它的停泊處時，史達倫急忙地向防波堤走去。他的快船正等著他。

「達克！」

他抬頭看看，很訝異。「早安，莉莎。」

莉莎小聲的說：「我將和你一齊走。」

「當然，」史達倫伸出他的手想牽她上船，但是她拒絕了「別這樣！」他央求著。

划手很用力地划著。這是一個美好的日子，海面很平靜。史達倫看到歐爾羅富船長正在船的甲板上，知道他被監視著。很好，他想著。

「明天我會帶著高斯的屍首回香港。」莉莎說。

史達倫沒有作聲。他僅點了點頭。

當他們到了跳板的地方，他讓莉莎先上甲板。

「早安！」歐爾羅富船長說。

「伯克小姐上船了嗎？」史達倫問道。

「是的。」

「你讓他們結婚了嗎？」莉莎問道。

「是的。」歐爾羅富向史達倫說。「你叫我聽命於科倫。他命我讓他們結婚，主人就是主人，這是你的法律。我祇能服從。」

「我完全同意。」史達倫溫和地說，「你是沒有責任的，除非是駕駛上的問題。這點我跟科倫說的很清楚。」

莉莎在史達倫的四周吵鬧著，「這麼說，這是有計劃的，你設計整個事情。你是知道他們私奔的。」

「不，他不知道，伯克太太。」科倫從舷門那兒出現，自信而緊張地。「那是我的意思。哈囉，代班。我命令船長讓我們結婚。這是我的責任。」

莉莎，她臉蒼白的抓著科倫的肩膀：「你得了梅毒？」

「當然沒有，怎麼使你有這個念頭？你想我有了梅毒，我會和泰絲結婚嗎？」

「我祈禱上帝你說的是實話。泰絲在那裡？」

「在船艙裡。我們在……下來吧！」

「她—她還好吧？」

「當然，伯克太太。」

「這不是討論家務事的地方。」史達倫說。他走進船艙，莉莎跟著。

「哈囉，」泰絲害羞地說，從主艙房裡走出。「哈囉，媽媽。」

「你好嗎？親愛的。」

「噢，當然。」

這對母女互相擁抱著彼此的肩膀。史達倫暗示科倫出去。

「對不起，代辦，但我決定這樣比較好些。」

「聽著，有件麻煩事發生了。」他告訴科倫關於高斯的事。「毫無疑問的那是他，如我們想像，他對你加以攻擊。」

「在七天之後。我們將毫無機會了！你最好先去伯克的醫生那裏一趟。可使莉莎安心。」

「又一次的證明你是對的。你曾警告過我。我的天啊！你警告過我。高斯是怎麼做的？」怎能做出這種事來，他問他自己。

「我不知道。你知泰絲之間還好吧？」

「噢，是的。可惡的高斯！他想毀了所有的一切。」他從口袋中掏出了兩封信。「這是西諾和高登的回信。」

「謝謝你，科倫。不要擔心……」

「我們快要靠岸了，」莉莎說，很莊嚴地站在門邊。「我將帶著泰絲……。」

科倫打斷她的話。「你不能帶我的太太到任何地方，伯克太太。關於這梅毒的謠言，我將立刻去見你的醫生，然後立刻澄清它。」

「伯克將會取消這一婚姻。它沒有獲得允許的。」

「我們是在上帝面前結合的，而且是合法的，這就是它的答案。」科倫說著他和泰絲所計劃要說的。「我很抱歉我們的私奔——不，我不後悔。我們結婚了，我將盡所能去做一個好女婿，但泰絲將和我一起。」

「伯克將會鞭打你。」

「噢，媽媽，不，」泰絲叫喊著跑向科倫，「我們結婚了，三個月與現在都一樣，而一切也已過去了。告訴她，代辦。告訴她，她是錯的。」

「我確信你父親非常生氣，泰絲。雖然如此，但我肯定他會原諒你。莉莎，難道你不能在這種情況下原諒他們嗎？」

「我不能，達克。」

「來吧！媽媽。」泰絲說道。什麼都不會發生，她告訴她自己。現在我們已是夫妻了，而且他愛她。更何況他是那麼令人滿意，如此的溫柔和美好。「讓我們一起吃早飯吧！」

莉莎抹了抹她美麗的嘴唇，「你們最好搬回家。我會傳話給你爸爸的。」

「我們將住在英國飯店。」科倫說。

「不必如此，科倫。」史達倫說。「我的住所有一間套房。」

「謝謝你，但我們決定這樣比較好。我們想立刻回到香港，去見伯克先生，並請求他原諒我們。拜託，伯克太太，讓我們成爲朋友吧！代辦已告訴我高斯的事了。這不是出於他的選擇吧！」

「我想是的，科倫。但是你不能馬上離開。我們明天必需帶回棺木。」

「什麼？」泰絲問道。

「高斯被殺了，親愛的。」科倫說，「昨天。」

「什麼？」

「他被刺客卑鄙地謀殺了。」莉莎尖叫地說。

「噢，上帝，不。」

史達倫告訴了她每一件事，除了高斯想殺科倫的事。「我沒有選擇地只好向他挑戰。」史達倫最後說，「但是他不是死在我的手裡。——我想我們最好都上岸吧！」

泰絲靜靜地哭著。科倫的手環著她的肩膀。「來吧！我的愛人，擦乾你的眼淚。那不是我們的錯——或代辦的錯。」他帶她走出艙房。

史達倫首先打破沈默說：「他們結婚了，而且很快樂，莉莎。就讓它如此吧！」

「如果是我，我會說好的。如果科倫所說的是實話。但是伯克不會——你了解他就像他了解你一般。我知道這是你計劃的，達克。他會知道的。他會殺你的——或試著去殺你。我知道這是你計劃好的。伯克和你將互相殘殺。爲什麼如此——三個月並沒久到不能等待。但

現在，噢！上帝！」

史達倫把頭從信堆中抬起，這時科倫正無精打采的走進辦公室，然後坐下。

「怎麼樣，一切順利吧！」

「是的，醫生說我是無毒的。」

「吃過午飯了嗎？」

「沒有，我們之中沒有一人想吃飯。噢，上帝——一切都太完美了。上帝會詛咒高斯和他該死的瘋狂。」

「伯克太太怎麼樣？」

「就同我們所期望的一般好。金雞納霜運到了嗎？」

「是的。」

「噢，那太好了。」

「是的。」除了這快樂的感覺外，史達倫被一種模糊的不安的感覺所困擾著。這種感覺是他無法了解的，他祇感覺到在某處有著危險。信裡沒有暗示它會在那裡。高登陳寫著他仍有希望找到金雞納霜。而西諾說他今天將立刻宣布消息並等候他。

但今天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能堅強點並告訴美美留下來。

「我明天要回香港。你們兩個人最好跟我回去。」

「我想我們最好跟伯克太太進白巫號去。」科倫說，「伯克太太已把這件關於我們和高斯

的事全部都通知伯克了。」

「不要擔心，科倫。莉莎的怒氣會平息的，而伯克也將不會找你的麻煩。他發過誓，記得嗎？」

科倫望著代辦思考了一會。「你知道我會帶泰絲上中國之雲號嗎？」

「這樣的，科倫，當她失縱時，我希望你是。」史達倫慎重地說。

科倫撿起桌上一個書鎮。那是一個白玉的，沈重的書鎮。「我眞傻。」

「我不認爲如此。那是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現在你已解決掉了。」

「我眞愚蠢，因爲再一次的我成爲一個小木偶。」

「呃？」

「我想是你把私奔的念頭放進我的腦中。我想你有計劃地派歐爾羅富當我的手下，因爲你知道我會命令他替我們證婚的。我想你遣走了我和泰絲，即將促使高斯發狂，而且使他公開地攻擊你，這是給你公開殺他的好機會，對嗎？」

史達倫靜靜地坐在椅子上。他的目光不曾從科倫的臉上移開。「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回答你，科倫。我不知道你是否一定要我回答你。事實是你想快點和泰絲結婚，所以你結婚了。事實是高斯想用最狠毒的方法來謀殺你。我沒有殺他。他死了，而你們活著——你和泰絲。無論伯克想幹什麼，他已許下一個神聖的諾言　在一個安全的港灣給你一個停泊之處，而不久你將接管一切，成爲一個代辦。」

科倫放下書鎭。「我還沒準備當代辦呢。」

「我知道。但不久你將會的。我將回家幾個月。」

「明天我將和吳郭作生意。但其它的事情就是你的事了。」

科倫想到他將會成爲代辦，想到他將獨立。但他知道目前他仍然不能自主。現在他擁有泰絲。「我想我能和伯克和平談判——如果你不去爲我做的話。」他說，「你是不是計劃好這所有的一切？我能不能得到一個是否的回答？」。

「是的」，史達倫從容地說，「我運用一些確知的事實來判定一個預料中的結果。」

「當我成爲代辦時，我將把史達倫公司和伯克連合起來。」科倫說，「伯克將會是第一個代辦，而我將是第二個。」

史達倫突然站了起來，「那畜牲怎麼會是這高貴房子裡的代辦。他絕不會經營我的船隻。」

「那不是你的船隻。那是公司的。或者伯克只是你任意使用中的一個棋子吧了？」

「我對上帝發誓，科倫，我眞不了解你。你的一生在你的手裡，而現在你竟要自己毀掉它。」

科倫突然間看清楚他父親——的面貌，他那冷酷多變的面孔，金紅的頭髮和令人吃驚的綠眼睛。他知道他祇是史達倫的一個工具，也知道永遠無法打敗他，或是說服他相信當代辦的唯一途徑就是和伯克合作，那麼或許伯克會讓他和泰絲安穩的過日子。「我將永遠不會是

這高貴之屋的代辦，我不像你。」他終於平靜靜地說。「我不想要，而且我也不會。」

門外響起了敲門聲。

「誰？」史達倫叫道。

羅純打開門。「軍官要見你，可以嗎？」

「我現在沒有空。」

科倫站了起來。「我想我該走了，而且……」

「等一會，科倫。」史達倫轉向羅純，「現在見他，可以的。」

羅純生氣地把門再打開一點。

年輕的葡萄牙軍官走了進來。「午安，先生。」

「請坐下，馬卡多上尉，你認識我的兒子科倫吧？」

他們握了握手，軍官坐了下來。

「身爲大英帝國的統領，我的上司令我正式向你報告調查高斯先生被謀殺的結果。」他開始說。

「你抓到了人？」

那軍官笑了笑搖著頭。「沒有，先生。我懷疑我們的能力。我把這刺客移送給中國當局。他們以刑訊的方法進行調查。他承認屬於一個秘密的組織。洪門，我相信你們是這樣稱呼他們的。好像他才到香港不久。根據他所說的，他們在太平山下有一個秘密的巢穴。」那軍

官再一次的微笑。「事情好像是你有很多的敵人，史達倫先生。他們說，『你的私生子，高登陳是他們的首領。』

「這是我所聽過的最大的笑話。」史達倫外表上很感興趣地說。但他很仔細地想想這或許是眞的。要是眞的呢？他問他自己。我不知道。但你最好無論如何，快點查清楚。

「據他們說，中國官吏們也覺得很好笑。」馬卡多告訴他。「無論如何，那該死的魔鬼在我們能知道那首領的眞實姓名時不幸死了。」他輕鬆蔑地加上一句，「他宣稱他是在首領的命令下暗殺高斯先生的。當然他提到了組織的名字，但這和故事的其餘部份一樣的無意義，這是一件單純的強盜案。這些該死的人不是什麼，只是一群強盜。或許！」他強調地說：「一個報仇的案件。」

「呃！」

「這個，先生。那小伯克先生是，我該怎麼說，在某些方面確有非議之處。他時常出入在他死亡地點附近的一幢房子。大約一週以前，他殘暴地毆打一個妓女。她前天死了。我們接到中國官吏送來的控訴。誰知道？或許幸好他死了，如果我們要採取行動的話，那將使大家很難堪。」他站了起來。「我們的上司，當然，會送一張官方報告給閣下，當你的人民牽涉在這件案件中。」

史達倫伸出他的手。「請代我謝謝他們！另外我想知道這件事能不能保密？關於妓女的這部份。我兒子跟他妹妹結婚了，所以我想保護高斯的名聲。伯克也是我的老同事。」

「我了解。」那軍官有點領會地說。他看看科倫。「恭喜，先生。」

「謝謝你。」

「我會把你的建議報告我的上司，史達倫先生。我相信他們會體諒其間的關係的。」

「謝謝你，」史達倫說：「如果你抓到了人，這獎金仍舊爲你保留著。」

那軍官敬禮後離去。

「謝謝你的建議，」科倫說：「高斯將會如何？」

「他可能被絞刑。關於謀殺，英國有很好的法律。」

「如果那故事是眞的，那眞是絕大的諷刺。」

「呃!?」

「高登和那神秘組織。如果事實上你沒安排和高斯的挑戰，那是因爲你已經暗中計劃他的被刺。」

「這眞是可怕的控訴。太可怕了。」

「我不是控訴你，」科倫說：「我只是說有這個可能。我很清楚你的爲人，你所做的每一次屠殺都是公開的，面對面的。這是一個代辦所想的一種方式。但我不同，永遠不會的。我已厭倦算計別人，利用別人。我不是你，而且永遠不會像你。你必需盡量的忍受我。如果你的高貴的房子毀在我的手中的話，那麼，套用一句你的話—就是償命。你的名譽是很完好的，你在離去時仍是一個代辦，無論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我永遠也不能了解你，就如同你永

遠也不能了解我一般。縱然如此，我們仍是朋友。」

「當然，我們是朋友。」史達倫說。「一件事——答應我永遠不要參加伯克他們那邊。」

「當我是代辦時，我必需做我所認爲最好的事。那將不再是你的決定了。這是你定的法律，這法律是我發誓必需遵守的。」

「今晚你是否和我們一同進晚餐？在俱樂部。」

「是的。」

科倫離開了。史達倫仍留在書桌旁。我怎麼能和科倫對立呢？他問他自己。

他想不出任何答案。他叫他的秘書進來，然後命令所有的公司業務必需在他回香港前做好。他離開了辦公室，然後在回美美家的途中想到了伯克。他今晚是否會像高斯一樣瘋狂的闖進俱樂部？

史達倫停留了一會看著大海。白巫號和中國之雲號在夕陽下顯得眞美。他的眼睛眺望著澳門，然後他看到了總教堂。爲什麼那該死的主教不說出樹皮的價錢？達克，公平點，他不該死的。是的，他沒有算計你。現在你在你的餘生中永遠沒法忘記他和那該死的天主教。他們是不是邪惡思想呢？現在是眞理了。你所知道的魔鬼只有高斯，但是高斯已死了——完蛋了。謝謝上帝！哈！高斯死了。但不被原諒。

第四十二章

當黎明來臨時，中國之雲號緩緩的駛離它所停泊的地點。海是如此的平靜，風徐徐的從東方吹來。但是二小時過去了，海邊正吹著清新的微風，史達倫留下美美，在那間大船室內，獨身走到甲板上來。

歐爾羅富正注視著天空，天空是晴朗透澈的，連接地平線的盡端，遠處有一些雲彩堆積著。

「那裏沒有危險。」歐爾羅富說。

「是的，不會有差錯。」史達倫說著，且做了一個朝向海的手勢。他繼續沿著甲板閒逛，然後搖搖擺擺的走到前桅的支桅索。他很輕易地爬上去，風輕快地吹著他。

他搜索著海和天空，小心翼翼地探查氣象與航線，或是藏有暗礁，或有未記載明顯的沙洲、淺灘。但是，沒有任何的危險信號出現。

過了一會兒，他已陶醉在這快速的航行，清涼的微風拂著，他祈求著神，保佑他和美美。美美的身體雖然好了一點，但很虛弱，比起昨天是強壯多了。

他再次遙望，然後爬下桅桿走回後甲板。

「我很高興，今晚可到港口了。」歐爾羅富不自然地說。

「是的！是否你也有同感呀！」

「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我只是很高興，今晚能到達。」歐爾羅富拿下他的雪茄煙，繼續說著：「海是美好的，風是美好的，天空是晴朗的，雖然如此，但仍有不幸的事醞釀著。」

「希望你許可我們收帆。我們測知也許這裏正是一個淺灘或沙洲，岩石暴露在每個地方。」

歐爾羅富打了一個冷顫，他拉緊夾克。想著今天天氣是溫暖的，風是平靜的。

「好的！」

過了中午，中國之雲號安全的駛入西方海峽。香港島在左舷，中國大陸是在右舷。這是一次安全的航行。

「大概，我們正在衰老。」史達倫帶著戲謔的請意說著。

「你變得越老，海越想攫得你。」歐爾羅富不在意的說著，並注意著船尾後方的海洋。

當船駛近九龍四分之一哩時，史達倫命令中國之雲號繼續向西南偏南方行駛，朝向正式的港口。

「全體人員到甲板上來！迅速向前進！船長，首先，我們的乘客要轉到其他的船。謝謝

你，船長。

「這港口實在太好了。」歐爾羅富喃喃地抱怨。

史達倫用望遠鏡眺望海岸，現在他能看到快樂谷的更遠處：那裏除了幾幢被廢棄的建築物以外，沒有其他動靜。他慢慢的移動望遠鏡，並調整好焦距，他看見勞工們像螞蟻般在那裏攀登，運載材料、建造、挖掘。

「旗艦有訊號過來了，先生。」瞭望台上的人告訴他。

史達倫和歐爾羅富移開他們的望遠鏡。

「我們應該碇泊嗎？」歐爾羅富問著。

「不，你負責看顧乘客安全，不要有任何的差錯。」

快艇在船側降下，史達倫從繩索攀登下來。

「全體船員到下層去清洗甲板，我們把貨轉運到另外一條船去。」歐爾羅富命令著。

× × ×

史達倫走到旗艦的主要艙房。

「嘿！達克，我們全被破壞了！」龍史達夫說，他手中拿著一份東方時報，並在代辦面前揮動著。

史達倫接過報紙，攤開來看，上面寫著：「外交部長拒絕了中國商人的要求。」

史達倫疑惑的問：「你有沒有收到正式的通知？」

「沒有。」

「大概是消息錯誤吧！」

但史達倫也不禁憂慮起來。

「有關這事情你做了些什麼？」

「沒有。」

龍史達夫瞪視著船艙的窗外。

「該詛咒的是這塊土地，它是我全部痲煩的根源。」

他愁眉苦臉地坐下。

「昨天這附近發生暴動。一個商人的代表團來到這裏，我拒絕離開。另外在伯克方面，他要求我隨旗艦馬上離開亞洲。」

他用手托著自己的下巴。

「好了，這是我的過錯。我應該將契約附在信上。但是那將不是對的，我不是一個渴望權力、掠奪土地的征服者。每件事都可惡！」

他朝上看著。

「司令官和將軍的官階是十分誘人的，那當然的。要喝一杯嗎？」

「謝謝。」

史達倫倒了一杯白蘭地。

「不會全部都失去了。相反地，你在家鄉會更得勢。」

「啊？」

「你這樣做是對的，你是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情況下。因爲很明顯地在你的管轄區內，你有絕對權力。」

「你見過庫林頓嗎？」

龍史達夫難堪地問著。

「你最好不要和那個怪物爭執。」

「眞的。然而我有一些朋友。他們說你有辦法，可以證明你是對的，他是錯的？」

龍史達夫的眼睛閃著光。如果史達倫不再憂慮被這可怕的新聞，一切並沒有失去。

「什麼辦法呀？我親愛的朋友！」他問著。

史達倫吮飲白蘭地。

「外交官是常設的。你回去以前，皮爾將成爲總理。」

「不可能的！」

「可能的。你提出最爲重要的消息，那就是證明庫林頓是一個白癡。皮爾及保守派將會如何，這就要考驗你？」

門外有一陣騷動，一個守望者徒勞地試著去阻止伯克的闖入。

伯克的臉上充滿著敵意。

「他結婚了嗎？」

「是的。」

「高斯是被謀殺了嗎？」

「是的。」

「白色的女巫婆號何時期滿？」

「黃昏以前，我說的。它預定上午十時左右離開。」

「首先，我要和莉莎說話，然後再和你們談。」

他狂奔而出。

「態度惡劣的傢伙！」龍史達夫忿怒的說著，「他至少應該敲門！」

史達倫鬆了一口氣。

「你不用害怕庫林頓，他將要被結束。」

「是的，那當然，達克。總算解決了這件痲煩。」

他注視著門口，記起有場拳擊賽，這場戰鬥將發生在達克和伯克之間，他們同樣地狠毒。

「伯克是什麼意思？他敢向你挑戰？當然我們都聽說過你和高斯的紛擾。他最好被別人殺掉。」

「是的，」史達倫說著。

「多麼瘋狂那倆個年青的笨蛋要私奔？理所當然的，伯克要去阻礙。眞是愚蠢呀！」

「不是愚蠢，這是他們所做最好的決定。」

「假如你這樣說，那當然啦！」

龍史達夫在懷疑，這謠言是否是眞實的：這代辦無意地促進這婚姻和鬥爭。

「達克，皮爾怎麼了？」

「你的意思是要變成一位保守主義者，支持皮爾？」

「支持維新黨即如支持保守主義。英國改善了香港，你是在香港啊！」史達倫瞄了一下報紙。

「達克，我們一塊用餐吧？」

「我們能像以往一樣的聊天。」

「很抱歉，今晚不行。明天吧？」

「很好，謝謝你。我很高興能正義辯護。」

「慢著，還有」一些事情需要你注意，三合會。」

「什麼？」

「高斯是被來自香港的三合會所謀殺的。」

「爲什麼？」

「我不知道。」

史達倫敍述著葡萄牙政府告訴他一些有關三合會和高登陳的事情。他知道他必需讓龍史達夫知道，除此之外，他似乎應試著去保護他的兒子。

「祝福我吧！」龍史達夫大笑的說著。

「實在很滑稽。」

「是的，我們的敵人散佈著，不要懷疑這件事。但是我會公佈一件有關三合會的宣言書，命令梅傑、却德去壓服他們。此外，有幾位討厭拗執的清朝官吏在我們手上。」

「好主意。我將命賀瑞修離開澳門二個星期，我能借用毛斯嗎？」

「當然，我爲你請他來。」

史達倫走了後，龍史達夫得意洋洋地坐在桌上。「我親愛的威廉先生，」他對著他的杯子說。

「我感覺實在太美好了。不管事實是否被知道，我實在太高興離開這個有惡臭味的小島。」他走到窗口邊，開始低聲輕笑著。

「我們將看到這公事包內的東西，在我決定回到英國的時候。假如，庫林頓仍在職，我便同意他的看法，因爲我有這份解決方案可送到外交部長處。」

× × ×

登上浮雲號，史達倫發現美美已經躺在她自己的床上，氣色很好。

「我非常高興要回家，代辦。」

「呀？」他疑心的回答。

「我是說眞的，不要這樣看我，我像在說謊嗎？」她補充著說。

「現在我正喝含有毒葯的芒果汁。」

史達倫隱藏著他的微笑和愉悅，她已經能超越自己了。

「妳多休息，我等一下再過來。」

史達倫離開了，他走回自己的艙房。打開的保險箱拿出公事包內二份報告和一份地圖放在口袋裡，這裏面還裝有一些金雞納的樹皮。

他再次回到快艇。他看著西方的水道。仍沒有白色的女婆號的信號，他想他們可能暫時避開，到黃昏時再進來。

快船搖幌著倚靠在波士頓公主號旁，它是一艘三層甲板的大船更改裝爲商船。

史達倫跳上甲板說道，「古伯先生急著見我。」

「史達倫先生請等一下。」

史達倫點上一支雪茄煙，並順手把火柴棒丢到海裏。中國之雲號正在改變航線駛向它的停泊處。

「哈囉，代辦。」古伯說著，精神抖抖地走向甲板，「我猜想你已聽到，那愚蠢狗娘生

的庫林頓所做的事？我實在很難過那倆個愚蠢的傢伙眞的私奔了嗎？」

「是的！伍爾夫怎樣了？」

「他死了。」

「該死的傢伙！他什麼時候死的？」

「三天前。」

「讓我們到下層去談談，怎麼樣？」

「好的，關於龍史達夫和貿易斷絕的事怎麼樣了？」

「不怎麼樣。只是一件愚蠢的政治失策。我能確定將會被改正。」

古伯引導著到下層的路，這間主要的艙房裝飾非常華麗。「來杯白蘭地好嗎？」

「謝謝。」史達倫接過酒杯。「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

史達倫打開小袋子，拿出一些金雞納。「你看，傑夫？它是一種樹皮。金雞納的樹皮。它何提鍊製造成一種茶，能夠治療瘧疾。」

「你能確定嗎？」

「是的。我曾拿它來治療我的情婦。這是一件私人的秘密，但是它確實有效。」

古伯拿起一塊樹皮，他的手在發抖著。「噢！我的天啊！代辦，你知道你在做些什麼嗎？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當然知道，瘧疾流行全世界。我找了整個弗羅里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才得它。我知道如何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能得到它。」

「那你應該貢獻人群，是那個幸運者首先得到它。」

「對的，我正計劃找個合夥。」史達倫把樹皮放回袋子裏，臉色突然憂鬱起來。「若在幾個禮拜以前，它可能能救活羅勃和小肯恩。現在他們倆個全都…甚至連伍爾夫也——雖然我有點瞧不起他。」

「他死的很慘。」古伯說著。

「關於這件事我感到非常抱歉。」史達倫喝了一口白蘭地，試圖把過去的事情忘掉。

「我的計劃很簡單，我想組成一間新的公司，專門營銷金雞納樹皮。我們拿出同樣多的錢，四個股東——你、你的助手、我和科倫。你策劃公司，我提供地點。」

古伯伸出他的手說：「你去計劃好了。」

史達倫告訴他如果得到這些樹皮和其他的事件，「主教傳話給辛巴斯登神父要他一起去。我計劃我們去嘗試。我們僱請二位醫生和二位商人一起去，但他們可能會發現有關金雞納的每件事情。我們要透過你的關係來發表新聞，說我們能免除快樂谷人們的痛苦。」

「這事還有誰知道？」

「到今天爲止，只有你。假如我能找到史基能，我今天要告訴他一切事情經過。現在，雪凡芬怎樣了？」

「時好時壞。她接受了訂婚的事實。但我必需告訴她，我是如何的愛她，雖然她不愛我。」

「你將買下特曼的股份嗎？」

「不，假如雪凡芬要嫁給我。如果她不同意的話，這將是一樁壞的買賣。現在伍爾夫死了，我必要再找另一位合夥人。這點相信你能了解。」

「是的，茲克耶夫上來做什麼？」

「噢，他仍在這裏。他已經沒有什麼大礙了。我們會注意看著他。」古伯軟弱地微笑著。

「他是很能吸引雪凡芬，她似乎有點喜歡他。她現在正在他的船上。」

史達倫無摸著他的下巴。「爲了你我有另外一個冒險，比金雞納這事還要危險。」

「什麼？」

「把雪凡芬送回家一年，她是一位有教養的人。假如她想在年尾回來，那你就能快樂地和她結婚。如果她決定不回來，那你隨她吧。在任何情況下，你將繼續付錢給她的父親。我們要好好的利用特曼的關係，在我們這次冒險當中。所獲得要比你付給他的錢還要多。」

古伯走到他的桌子旁，拿著雪茄又走回去，他思考著。爲什麼代辦提出這個建議呢？難道在雪凡芬走了以後，他另有計劃嗎？不，他不需要如此。

「我必需好好的想這件事，代辦。」他說：「要一根雪茄煙嗎？」

「不，謝謝。在你考慮時，再想想別的冒險。叫茲克耶夫把她的行李搬到他的船上去。」

「你瘋了呀！」

「不要激動。」史達倫拿出報告的副本，「讀這些。」

古伯拿起它。「這是什麼？」

「給你時間閱讀。」

古伯接了過來。

很好，史達倫心想著。現在科倫怎樣了？大概這小子是對的，他需要一位合夥人。傑夫便是答案。史達倫——古伯——特曼。至少，史達倫——古伯；我們現在暫時忘掉特曼。爲什麼不可以呢？對傑夫來說這是很有利的。我們從美國得來一點利益。傑夫是謹慎、可信賴的，有關於這件事非常仔細地考慮，這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龍史達夫呢？龍史達夫被照顧和他能照顧別人一樣多。一旦離開了你他會去跟隨另外一個強者。史基能怎樣呢？他做得不錯。布洛呢？必須檢查他，對毛斯也是。下一位是誰？美美。大概奧爾羅夫是對的，還是暫時拋開這份淡淡的感傷吧！

他無情冷酷地向伯克說：「是的，將會有謀殺案，莉莎是對的。一旦它開始，大概將永遠不會有終止，或許它會和你一起終止。」

「這是眞實的嗎？」古伯看完他的文件。

「這個過程眞是—問題重重—，你對於這件事有何感觸。」

「它是殘忍的。茲克耶夫是一個顯著的人——在他們之中確實是如此——派員調查不列顚在亞洲的影響。」古伯停頓了一會兒，集中他的思考，然而又說：「你認爲如何做呢：對於雪凡芬。茲克耶夫將會很高興護送她回美國，她父親是位坦率的人，他會將全部的事情私下告訴茲克耶夫，美國與蘇俄之間的磨擦，以及有關於摩洛、多雀的事情。這事你忘記了嗎？」

「你是一個精明的人，傑夫。」

「這份資料使導致庫林頓爵士變爲一個笨蛋。」

「必需要那樣做。」

「好吧。」

「現在，我們必須決定如何使這份資料，以最快最安全的方法傳到上議院議員的手裏。這將大大地提高他在政治地位，因此他願意付出代價。我們應該冒險的讓雪凡芬加入這行列，或者給她一份拷背的檔案帶給她的父親？」

「但我不想讓她知道這份檔案的內容，必竟她是一個女人；女人是否會做這種事那難以預言的。她可能與茲克耶夫戀愛。然而她將移居到美國，因一般的女人，她必須遵從她的配偶，這是傳統。假如茲克耶夫從檔案中獲知全部計劃，那我們不是損失重大了嗎。」

「我想還是仔細考慮所有的事情」古伯說著，他綁緊這紙夾，並緊握著。「代辦，你太

誇大了，但是我還是代表我的國家感謝你。」

「不用了，傑夫。我會盡力而爲。」

「是的，讓它像這樣做吧！可是你欠我二十塊錢金幣。」

「爲了什麼？」

「你不會忘記我們的打賭吧？那裸體畫上的人是誰？在第一天！達克。亞里士多德正在畫島的割讓圖，也是我們打賭的一部份，你沒有忘記吧？」

「是的，她是誰？」史達倫問著，二十塊錢的金幣並不能與一個女士的聲譽相抗衡，他這樣想著。但是雖是如此我還是喜歡那張畫。

「雪凡芬，她在二天前告訴我的；她說她將有一張自畫像，像阿爾巴的女公爵。」

「你讓她如此？」

「我不知道。」古伯蹙笑一下，馬上就消失了，而變成憤怒。「這航程將要停止了吧？」

「明天我會送錢來。我記得，請亞里士多德將輸者的像畫在空的畫框內，贏者便拿走這幅畫。就照這樣做吧！」

「大概，你想要當做禮物一樣的接受這幅畫。我將有亞里士多德畫我們兩個的圖畫。」

「謝謝你，我總夢想有這麼一張畫。」

古伯看了看這份文件。「讓我們商論有關明天的事，我決定在夜間送雪凡芬回去。」

史達倫想著有關明天的事，他將文件交還給古伯。「把這它放在你的保險箱裏，爲了安全。」

「謝謝你信任我，代辦。」

× × ×

史達倫走沿岸到那臨時的辦公室，它是建在他們的新海軍基地內。威格士正在等候他。

「首先，讓我們先知道壞消息吧！威格士。」

「我收到一份密報，先生，據說，灰巫婆號超越了藍雲號三天的航程。」

「還有呢？」

「建築的花費是很龐大的，先生。依昨天的社論，我會全力支持，但或許我們應該減少我們的損失才對。」

「馬上地繼續工作，明天我們勞工要加爲二倍。」

「是的，先生。從英國傳來的股票消息是壞的，這市場是非常戰戰兢兢的。預算沒有平衡，而經濟困難是可預見的。」

「那是正常的。還有別的事嗎？」

「沒有，先生。當然經常發生強盜。你離開以後，有三件剽奪事件發生，都是有計劃的。只有一個，梅傑、雀特在黃昏時發佈了一道戒嚴令那是唯一能控制他們的方法。」

「昆斯太太在那裏？」

「仍在舊船裏，她取消遷居英國的計劃。外面有謠言，昆斯仍留在香港。」

「是嗎？」

「我不希望昆斯，先生。」

「布羅先生發現到什麼了？」

「他願意花錢。如果香港的岩石是用金子做成的。當然，那不是我們的錢。」威格斯說著，試著掩飾他的不贊同。「但是「傑弟俱樂部的基金」，我知道這俱樂部是不營利的，任何利潤將轉變到賽馬場、馬匹等等的利益上。」他用一條手帕在擦拭他的手，這天非常潮濕。「我聽布羅先生說有一場鬥雞，由傑弟俱樂部主辦的。」史達倫快活起來：「很好，什麼時候開始？」

「我不知道，先生。」

「葛萊興在做什麼？」

「在做一個港務局長所應該做的每一件事，但是我聽說他和龍史達夫有過爭吵，是爲了不予許他到墨西哥的事。有個謠言說他將被遣送回國。」

「毛斯呢？」

「啊！毛斯，他從廣州回來了，他現在住在旅社裏。」

「還有威格斯，啊！」

「先生。另外一個謠言，沒什麼了。」威格斯不安的回答。

史達倫在想著有關毛斯的事，他喜歡他有男子漢的作風，但又憐憫他。然而他又記起莎莉所說的話。是的，他自忖，你能在許多方面利用沃夫健，然而反過來說，你也要滿足他所須要的。毛斯會發現解決之道。

「我同意。我將要和沃夫健說。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威格斯潤了他的喉嚨說著「你介意我下星期離開嗎？在這個緊要關頭和——我回去看看我的家人這樣比較好。」

「好的，給你二個星期的時間，威格斯。我認為這是讓葡萄牙的人民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團體活動俱樂部的好機會。我要開始等候簽署，你被指定為臨時最重要的祕書。你馬上去兌換現金。」他簽了一張一張一千元金幣的匯票。

威格斯是無法抗拒的接過來。「謝謝，先生。」

「不用謝了，」史達倫說著，「如不支持葡萄牙的團體社團，我們就沒有任何社團活動了。」

「史基能留下話，他想在方便的時候與你見面，高登陳也這樣說。」

「傳話給史基能，說我下午見他，另外告訴高登陳說我八點鐘在浮雲號見他。」

「是的，先生。」

他離開了，但又立刻轉回。

「對不起，代辦，這裡的四個船員，其中有一位叫方的中國人。」

「把他帶進來。」

方默默的低著頭。

史達倫凝視著這個矮胖、有痘瘡的中國人，他上船已有三個月了，在這三個月裏，他改變了很多。現在他穿著的是歐洲海員早期的制服，他的長辮子緊緊地繞在一頂草織的帽子下。他的英語還不錯，他是一位優秀的船員，服從，說話溫和而可親，適應力強。

「你上岸做什麼呢？」

「船員同意的，代辦。我會小心的。」

「你想要幹什麼，方？」

方拿出一張被摺皺的紙，上面寫的字體像是小孩寫的。「愛伯丁。老地方，朋友。八點鐘，單獨來。」它上面簽著是「巴特和弗瑞德的爸爸。」

「你要去那裏嗎？」

「請答應我。」

「你知道這上面的意思嗎？」

「是的，我是看了，不容易看得懂，但不要緊。」

史達倫思考著這張紙。「你看到天空嗎？」

「是的，代辦。」

「它告訴你什麼嗎？」

方知道他要開始受考驗。「颱風。」他說。

「多久？」

「不知道，可能三天、四天，或多或少。」

這時太陽已經沉到地平線，天空很快的變暗。

「我想你有一個很好的嗅覺，方。」

「謝謝你，代辦。」

史達倫拿起那張紙。「你的鼻子告訴你什麼了嗎？」

「不要單獨去。」方說著。

第四十三章

天漸漸地黑了起來，天空中的雲層與濕度亦漸漸地增加。這些對於風與海有經驗的中國商人們都知道雨水將會來臨了，同時這場雨將會消除這些天來連綿不斷的悶熱，並且爲大地帶來一些清新的泥土。當然如果菩薩保佑他們，那麼將只要一場陣雨·如果菩薩不保佑他們，那麼可能將會有一場暴風雨。同時也只有菩薩可以決定是否這暴風雨會不會演變爲颱風。

「我好熱，代辦」。美美躺在床上說，一面用扇子搧著取涼。

「我也是。」史達倫說。同時他將那濕透了的髒襯衫換下，穿上一件乾淨的。「我早就告訴妳，妳應該留在澳門的。那兒比這裡涼快得多了。」

「或許吧！但是我就沒有那個榮幸，告訴你我很熱了呀！」

「妳知道嗎？我最喜歡妳的時候是當妳生病的時候，因爲那時妳不會變得無禮，也不會說些粗鄙的詛咒了。」

「哼！」她不耐煩地說。「不要對我說謊了。」

「不要對你」

「說謊！代辦。難道你聽不懂英文嗎？你整天的在外面，一點也不擔心你那年邁可憐的母親。而我也非常忙著在讀你那本強森博士編的字典，藉以增進我的知識。再說每個人都會曉得『說謊』，就是『不誠實』的意思。老天：你就是如此。」她做出了撅嘴的動作，這動作更增添了她的嫵美。「我知道你不再喜歡我了。」

「我說謊只不過爲了要討好妳。」

美美嘆了一口氣說：「代辦你想要對我獻慇勤嗎？喂！主人！是嗎？哦！算了，別提了。」

史達倫慢慢地走近床，美美馬上轉過身去。「嘿！代辦，那只是開玩笑而已！」

他把她緊緊擁住。「呀！愛人，自己把妳自己管好，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呀！」

她穿著一件柔軟藍色絲綢的睡衣，並且她的頭髮做得非常高雅，她的香水散發著醉人的氣味。「難道你沒去過妓院嗎？」

「不要孩子氣了。」他吻著她然後穿好了衣服。他將他的小刀插進皮套裡，並將一把小七首放在他的左邊靴子裡。他又重新把他的頭髮用一條圍在脖子的絲帶綁好。

「你爲什麼要把頭髮剪短呢？代辦！把它留長紮個辮子　看起來才像個文明人，而且非常帥哩！」

林丁敲了敲門，然後走了進來。「主人。陳老爺已經到了。」

「請他到船艙的裡邊坐。」

「你還要不要回來？代辦！」

「不了，愛人！我將直接上岸。」

「叫高登來看我，好嗎？」

「好啦，愛人！」

「你要到那兒去？」

「外面，老天！妳最好檢點一些當我不在的時候，我要一直到午夜過後，才會回來。但是當我上岸時我會儘快地來看妳。」

「好呀！」她高興地說。「但是假如我在睡覺一定要叫醒我哦！你母親會很高興，當她得知她那那不老實的兒子很平安地回來。」

他深情的拍拍她，然後走到隔壁的甲板的船艙裡。「哈囉！高登！」

高登陳穿著一件很長的藍色絲綢的袍子和一件淺色的絲綢的褲子。他看起來非常的熱而且著急。「晚安，代辦。歡迎你回來，我非常高興聽到有關金鷄納樹的事。緹瓊夫人近況如何？」

「非常好，謝謝你！」

「我對我那徒勞的，不勝任的努力感到抱歉。」

「不過，謝謝你做了。」

高登陳感到十分煩惱，因爲他必須投資一份實際相當數目的斤兩，這是他在採尋時所發

現的。不過他的煩惱比起他對整個香港的憂慮還差得遠呢！整個廣東的會黨的階級組織對於英國傳來的消息感到騷擾不安。他被吉凱召集並且叫她試探代辦的意見，並可以運用會黨的所有的權力，假如需要的話！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像金塊、勒索、擴大貿易等手段，來防止野蠻人離開這個島嶼，並且鼓勵他們留下來。「這是一件非常嚴重且重要的事情，代辦，否則的話，我不會勞駕你的。香港的社論，這一切都是眞的嗎？假如是眞的話，那麼我們便完了。」

「我聽說你是香港會黨的代辦呀？」

「什麼？」

「香港會黨的代辦。」史達倫溫和地再說一遍，並且告訴他那葡萄牙的官員如何交待他的。「一個很愚蠢的故事，是嗎？」

「一點也不，代辦，卻是十分的可怕！一個駭人的謊言呀！」假如高登是一個人處在此種環境的話，他將會用力地拉扯他的頭髮以及衣服，並且很忿怒地尖叫起來。

「爲什麼會黨要謀殺高斯？」

「我不知道。我怎會知道那些無政府主義的狂暴份子的所作所爲呢？會黨的代辦？還是我？這是多麼不公平的控訴呀！」他正在對他自己咆哮著說，我的生活並不值得這一點小小苦力的價值。那眞是該死的賣國賊！他怎敢如此大膽地洩露秘密呀！你自己應該機警一點才是。野蠻人群中的代辦正在注視著你，你最好給他一個明智的決定。老天爺！我根本沒有一

點觀念。會黨在太平山下，就在我的鼻子下？哦！那眞是太可怕了。」

「你有沒有懷疑到誰會傳播這種故事？」

「我曾經想過，代辦，老天！我懷疑是否是——」他眼中的白色顯露出來。

「是誰呢？」

「嗯，我是——嗯，你是我的父親。可不可能是有人想要經由我來攻擊毀謗你呢？」

「很可能，高登。」你很可能是會黨的主要目標。」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哦！老天，爲什麼你要捨棄我呢？我才在上個星期花了十五兩買了些香和祭品拜拜並且還許了願呢！我難道不算是你所有寺廟裡最慷慨大方的信徒嗎？我個人不是已捐贈了三所寺廟和四個墓園，同時我個人不也雇了四十三個佛教僧侶陪伴我左右嗎？爲什麼我應該和這些重刑犯混淆在一起（難道你懷疑是我做作的）？我之所以能這麼富有，完全是由於你的緣故，更何況我根本沒那個必要去偷去搶呀！」

「但是你希望看到滿州人不再統治中國呀？」

「不管是滿州人或是中國人，對我來說他們都是一樣的，代辦。我一點也不在乎，和我也沒有一點關係呀！」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請你仔細聽清楚。「我不是中國人——我是一位英國人。我當然希望中國祕密組織社會裡的人到最後所信任的人還是我啦！不過，那將是一件非常危險冒險的事，你認爲如何呢？」

「或許吧！我不知道。也許你是應該花一些錢在這上面的，高登。趕緊組織一個間諜的

系統，並且盡快查出這些人是誰還有他們的領導人物是誰。」

「馬上去辦，代辦。」

「像你這樣機敏聰明的人，我想三個月的時間應該足夠讓你去查出這些領導人了吧！」

「六個月，」高登陳很自然的脫口說出，並且拼命地想如何才不致掉入這個陷阱圈套裡。突然他想起了一個靈感，當然是讓那些異教徒們和那反對會黨的混蛋們打交道，互相交往。我們將可以從他們之中補充不足的間諜們，並且可以安排他們加入地方支部，同時再給他們舉行一個入會的虛偽的儀式。哇！眞是好極了！然後…讓我想想。哦：對了，我們遺漏了眞正的會黨的領袖是——是誰呢？反正等期限迫近時，我再想一想某一個仇敵好了。於是我們便可當著這些異教徒們的面前，揭發他們就像揭發會黨一樣，並且將他們的腦袋砍下來。

「沒有問題，代辦，我將會立刻著手去辦的。」

「我想你應該盡快去辦。因爲總有一天不管用什麼方法，我也將會把會黨的組織粉碎的！」

「當然我也會盡我所能的幫助你，完成你的願望。」高登很熱心地說著。十個人就可以滿足你了，代辦。可惜陳生有家庭之累，否則的話，他是一個很理想的會黨頭子的人選。我將準備成爲下一次貴族院的代辦，任何菩薩都會保佑我的。那就不用擔心，吉凱也將會幫助你找出這個適當的引誘物。代辦，還有更重要的事呢！這篇評論將怎麼處置？香港是否因而完蛋了？我們站在這兒讓財運白白溜走，假如我們失去了這個島嶼，這對我們而言將是一件

很不幸的事情。」

「這裡還有一些次要的問題要注意，但是它們將會沒有多大的問題。香港是永恆不朽的，是誰也不能奪取、占領的。這裡的政府將很快的垮台了。不用擔心了吧！貴族院和香港實際上是一體的。」

現在高登陳的焦慮漸漸消逝了。「你眞的能確定肯定嗎？這個康林敦爵士將會被幹掉嗎？」

「總有那麼一天的，無論用什麼方法。眞的。」

他以滿懷的欽佩看著他的父親。呀！他想，即使藉著行刺去暗殺。對了，暗殺，好極了！他將會很樂意的告訴代辦說他已經把高斯幹掉了，因此救了他的性命。但是這個問題可以等到更具有決定性的時候再解決，他自言自語的說，並且充滿了歡樂。「很好，代辦。你把我說得服服貼貼的，我同意你的看法。貴族院和香港是一體的。」假如它們不是同一的，那麼你將是一隻死鴨子了，他想著。不過你最好不要再踏上中國大陸，千萬不要。也不要聽到了會黨的故事謊言就激動得妄爲，千萬不要呀！香港的一切一切都寄託在你的身上了，這裡不是你的宮殿便是你的墳墓。「然後我們再大大地擴展賭博。我更將要努力工作使得香港更加強盛。哦，對了。你儘管依靠我好了！爲了你的說服安慰我，在此我鄭重地謝謝你，代辦。」

「哦，對了，我的太太要我向你問候致意。要不要到下面去呀？」

「再次的謝謝你。感謝你警告我有關那個荒謬危險的故事。」高登陳鞠躬後便離開了。

史達倫很細心地看著他的兒子。他想道：到底他是不是自己的兒子呢？這個驚訝可能變成眞的，同時剛才他所說的多多少少有點意義。我不很確定。但是假使高登是我的兒子的話，你將必須很小心謹愼才能捕獲他的。

× × ×

史達倫發現史泰勒在「東方郵報」的機房，機房是令人窒悶而且吵鬧的。當他操縱起機器，他還對報界人士、新聞記者稱讚恭維哩！

「代辦，不用擔心。」史泰勒說。「這是一份明天報紙的樣張。」他把這校樣拿給史達倫看。「當這討厭悶熱的夏天過去，我將會很高興的。」他還是穿著他平常穿著的寬幅黑呢的大禮服和笨重的褲子。

史達倫看了看這篇報導。這篇報導充滿了惡言和諷刺，並且強調說所有的人應當團結起來，共同攻擊議會和擊垮康林敦爵士。

「我敢說這種行爲將會使得少數的少年們，很輕率鹵莽的脫逃。」史達倫贊同地說。

「我當然也希望如此。」史泰勒把他的手臂提起遠離他的兩腋，以減輕他胳肢窩的癢勁。「該死的夏天：你自己的生活操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代辦，到晚上像那樣輕鬆一下出去走走吧。」他說。

史達倫只穿了一件襯衫和一條亞麻的褲子以及一雙薄靴子。「你自己應該試試才是。你將不會那樣的出汗，也不會再長痱子了。」

「不要提到那令人討厭的痱子，這和天氣熱一點關係都沒有，不過只是一種夏天的通病罷了。何況人類一生下來就會出汗的，不是嗎？」

「是呀！我只不過有點好奇，隨便說說而已。你在你的筆記上提及有關一個奇怪遺囑的事情，曾經得到龍史達夫的同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哦！那只不過是新聞記者所採訪到的一些點點滴滴罷了。」史泰勒用一條上面留有墨水斑點痕跡的手帕，擦拭著他的臉，同時坐回到那張高椅子上。他告訴史達倫有關種子的事。桑椹、山茶、茶葉、稻米，各種各類的花卉。

史達倫默默地想了一會兒。「是的。那眞是夠奇怪，夠湊巧的了。」

「根據我所知道的，龍史達夫根本沒有雇用管理花園的人。這或許不是他的主意——他對於園藝一向是非常有趣的，至少他的姊姊有這個愛好。」史泰勒看著這些中國的工人們在這間機房裡面工作著。「我聽說她病得很厲害呢。」

「我很高興能夠對你說，這位少女正在復原中。醫生診斷出來，那只不過是一種胃病。

「我聽說伯克今天下午從旗艦上岸來了。」

「你的消息很正確。」

「我還在猶豫不決，是否應該準備一篇死亡的報導哩！」

「有時候，我覺得你的幽默感一點也不有趣。」

汗水從史泰勒的兩頰流下來，掉在他那件骯髒的襯衫上面。「我剛才所說的話並不是一件玩笑，代辦。」

「嗯，我卻認爲如此。」史達倫很輕鬆，不在意地說，他看著印刷機印出了明天的報紙。「我突然想到華倫。龍史達夫把這個破舊的城市叫做女王鎮。現在我們有了一個新興的城市了。也許華倫應該有這份榮幸尊嚴來替這個新城市命名。」

史泰勒吃吃地笑著，正好合了他的意！你決定替新城選一個什麼名字，代辦？」

「維多利亞。」

「我喜歡這個名字，維多利亞（勝利），嗯！用一個簡單巧妙的手法，龍史達夫就能夠把它去掉的。把它當做『建設』好了，代辦。把這一切交給我去辦。華倫將永遠不知道這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我保證。」史泰勒自滿地摸了摸他的腹部。「我什麼時候能夠拿到這些文件？」

「到香港被英國接收的那一天。」史達倫給了他一些資料。「全部都在那上面。我的（許可證）也在那個裡頭。當然在那個時候提供給東方郵報，仍是一件很好的交易。」

「你還有沒會任何疑問嗎？代辦。」史泰勒很快樂地問。他好像能夠把未來的一切事物看得清清楚楚似的。十年，他自己告訴自己。十年之後，我將會變得很富有了。然後我將回到家鄉，娶一個鄉紳的女兒；並在肯特買一座小的房子，同時到倫敦從事報業的工作。是呀

，摩莉，這個老姑娘，他想著，你從林家房屋旁的小巷走了一段漫長的道路，一路上到處都是受病害侵擾的孤兒院和貧民窟，以及四處覓食的人們。上帝會讓那生下我而又拋棄我的人們受到懲罰的。「代辦，謝謝你。我不會再失敗，而且也不再害怕了。」

「順便告訴你，你可能會喜歡一篇公開而且一流的報導，金鷄納樹醫治了那快樂谷的瘧疾。」

史泰勒有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代辦，那不只是一專題報導——那是永恆不朽的，老天呀！」他終於脫口說了出來。「你是不是說一流的？這簡直是在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報導呀！當然，」他巧妙地添加說，「這個報導的藉口在於『她』　或者是『他』——被治療好了。」

「你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是不要牽涉到我。」

「我想沒有一個人將會相信這篇報導的，除非他們親眼看到這種療法，同時醫生們也將會說這是毫無意義的報導。」

「隨他們去說吧。他們的雙親將會死去的。我們等著看吧！」史達倫很率直地告訴他。「我個人是非常相信這篇報導的，所以我在金鷄納樹上投資一筆相當可觀的本錢。羅勃和我兩人現在金鷄納樹的生意是合夥人了。我們在六個月內將會利用這些樹幹製成藥品。」

「我能夠把那些事報導嗎？」

史達倫冷冷地笑了笑，「假如這是祕密的話，我也就不會告訴你了。」

× × ×

在皇后路上，史達倫被夜晚的悶熱弄得精神不振。月亮高高地掛在天上，被霧籠罩著，幾乎完全被雲層鎖住了。不過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點雨雲的跡象

他一直沿著道路走下去，沒有停留過，直到他到達了造船所才停下來。然後他悄悄地轉向內陸，面對著一條骯髒而且坑坑疤疤的街道。於是他走上一段很短的階梯，同時走進了那房子。

「呀！原諒我吧。」法勒林吉太太說，她的假牙使她的微笑顯得更可怕。她正在大廳裡用晚餐——燻鯡魚、黑麵包和一瓶麥酒。「小姐們，」她叫著，同時把在她的皮帶上附著的一個鈴鐺搖了幾下。「沒有一件事能夠像舉行一個狂歡會在這炎熱的夜晚更快樂的了，我總是對人們如此說。」她注意到史達倫僅僅穿著了一件襯衫。「代辦，是不是有必要把時間浪費在不穿衣服的想法上？」

「哦！我只不過來探訪——嗯，你的一個客人的。」

她笑得很甜。「那個老傢伙在這兒待了那麼久，眞有點惹人厭煩哩！」

四個女孩子悄悄地走了進來，她們穿著彩色的便裝，從她們身上散發著一股難聞的香水和變了味的汗氣。她們幾乎只有二十歲，但習慣於她們所過的生活，她們等待史達倫的選擇。

「奈莉是你的，代辦。」法勒林吉太太說。「十八歲，而且身體健康。」

「謝謝妳。」

奈莉欠了欠身，她那豐滿的胸部搖幌著，她長了一頭金髮，她的眼睛冰冷的好像在追溯往事似的。「你跟我一起來嗎?代辦。」

史達倫給了她們每人一個金幣，並且叫她們離開。「昆先生究竟在哪裡？」

「第二層樓的後面，左邊。藍色的房間裡。」法勒林吉太太透過她的眼鏡看著他說。「代辦，現在的日子很艱苦呀！你的那位昆斯先生吃起東西來像一隻馬，同時還詛咒一些可怕的事，把這些年輕的小姐們都嚇到了。他的賬單已經過期很久，一直都沒有照付。」

「妳從哪裡弄來的那些女孩，嗯？」

一種沒有表情的眼神出現在這位老女人的眼中。「只要是有市場的地方，總會有女孩子的。哼，從英國弄來的，一些是從澳洲，這裡、那裡，到處都有，我也不記得了。你爲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花了妳多少錢去買她們？」

「哦，代辦，這是商業上的祕密！你們有你們的機密，自然我們也有我們的機密啦！」

她低頭看著桌子，然後把話題扯開。「你要不要一起用餐？今天的燻鯡魚，是這個禮拜的郵船從家鄉運來的，味道不錯唷！」

「眞是謝謝妳，不過我已經吃飽了。」

「那麼由誰來付這位親愛的昆斯先生的賬單呢？」

「多少？」

「他自己知道的。我聽說昆斯太太對這件事很頭痛，正在和她先生吵架呢！」

「我等會兒將和他討論有關這賬單的事。」

「代辦，你的信用卡是從來兌現的。」

「高斯的女朋友是不是已經死了？」史達倫突然地問道。

這個老婦人又再顯示她那風塵的口吻，「什麼？你說什麼？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在我的店裡，從來沒有任何不良的行爲發生過。」

史達倫的刀子已經在他的手上了，刀尖正抵在法勒林盛太太多皺摺枯萎的脖子上。「她到底死了沒有？」

「她不在這裡了，她已經離開了。看在老天爺的面上　請不要――」

「她究竟有沒有死呢？」

「我聽說她死了，可是這件事和我一點關連都沒有呀！」

「高斯給了妳多少錢，要妳不要把這件事宣揚出去？」

「兩百個金幣。」

「那個女孩現在怎麼了？」

「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是千眞萬確的呀！請老天幫助我！她只不過是一個異教徒罷了！

」

史達倫把刀子收起來。「妳最好而且必須在法庭裡，重述一遍妳剛才所說的話。」

「我聽說那個傢伙也已經死了，所以我想這件事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我現在能否說一些事呢？我對於那女孩子的姓名以及她屍體，一點也不知道。代辦，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吧！但是我對著聖經代高斯發誓，假如你心裡想著是他幹的話。」

「好了，謝謝妳，法勒林吉太太。」

他爬上樓梯，朝著藍色房間方向走去。房間裡白色油漆的牆壁已經變成骯髒的灰色了，同時風不斷地從牆上的裂縫吹進來。在牆壁上掛著一個很大的鏡子，深紅色褶曲的窗帘環繞遮蓋在四幅很大的招貼上。同時地板上被色彩顏料弄得斑斑點點。在房間的中央有一個畫架，在畫架的四旁散放著無數一盒盒的顏料和許多畫筆。

昆斯正在床上打著鼾，只有他的鼻子和睡帽可以看得到。

史達倫拿起一個破裂的水壺，把水壺擲到牆上，發出很大的聲響，並且破得一片片的，但是昆斯卻只是把床單拉起來，蓋著頭部，繼續睡著。史達倫撿起了一個更大的水壺，並把它往牆上打碎。

昆斯終於警醒過來，張開了眼睛。「老天！眞他媽的，哦，是你。」

他從床上跳起來，擁抱著史達倫。「代辦，我可愛的主顧！我眞崇拜尊敬你呀！你是什麼時候到這裡的？」

「離我遠一點，」史達倫說。「就是今天才來。」

「我聽說高斯已經死了。」

「是的。」

「謝天謝地。三天前，那個王八蛋來了這兒，並且發誓說，假如我把那女孩的事告訴任何一個人，他將把我的喉嚨割斷！」

「他給你多少錢，叫你不要說出去。」

「一個毛錢也沒有給我，那個吝嗇鬼，這是多麼愚笨的人，我只不過要求一百而已。」

「你最近的情況如何？」

「眞是糟透了，我親愛的朋友。我總覺得她好像還在這裡。哦！上帝保護我呀！所以我才必須仍舊悶坐在此地呀！不能動一步——也不敢。」昆斯跳回床上，同時拿起了一根木杖在地板上重重地擊打了三下。「吩咐早餐，」他自動地說。「要不要和我一起吃呀？現在你該告訴我一些關於你的消息！」

「你在晚上九點鐘吃早餐？」

「唉！我親愛的朋友，當你身在一個妓院時，你就必須像一個娼妓呀！」他暴笑著說，然後緊抓著他的胸部。「哦！代辦，我覺得頭昏昏沈沈的，你看到呈現在你面前的是一個人的影子——一個不朽的昆斯的眞正的靈魂。」

史達倫坐在床上說。「法勒林吉太太說了一些有關賬單的事。我曾經給了你一袋子的黃

金呀！老天！」

「帳單？」科盎斯在枕頭下到處翻找，在找尋時！推開了一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兩本書，一些畫筆和幾件女人的內衣，終於他找到了。他喘息地將它塞到史達倫的手裡。「看一看那個放高利貸的如何要你勒索。」

「向你敲詐，你的意思是——」史達倫說，然後他看了一下金額。「哦！萬能的上帝呀！」這帳單一共三百一十六鎊又四個先令和四辨士以及一個銅幣。每天七又六個辨士，包括膳食和住宿。一百零七磅的顏料、畫筆和帆布。這根本超過了常情，「他媽的！這個帳到底是怎麼算的？」

昆斯縮攏了他的嘴唇。「原諒我，這就是爲什麼我想盡辦法要離開這隻老貓的原因。」

史達倫走到門口，向樓下叱著說。「法勒林吉太太！」

「你叫我嗎？代辦。」她從樓梯空心的地方向上甜甜地問道。

「是的。妳能否好心地上來一下呢？」

「你需要我吧？」當她走進房間裡時，她更甜地問道。

「他媽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史達倫用指頭猛烈地將那帳單截了一個洞。「多方面的——幾乎要三百二十鎊呀！」

「是呀！」她狡猾地回答說。「代辦，這是生意呀！」

「哦！」

「昆斯先生每一個小時都喜歡有人作伴，同時，他一直在我們細心的照顧下。」她輕蔑地哼了一聲。「我們有詳細的會計帳簿，每一分錢都是正確的。」

「說謊！」昆斯怒吼著說。「她自己在搞鬼，虛列帳目，代辦。這簡直是勒索嘛！」

「勒索？」法勒林吉太太尖叫著說。「你竟敢——你——你在這裡，我和我的女孩子們把你從困境，等於死亡和第二次的刑罰中把你解救出來！」

「不過三百多鎊，是嗎？」史達倫說。

「老天！這每一分錢都是正確的。他喜歡畫她們以及……，我的記帳員是亞洲最好的一位。」

「這不可能要這麼多錢呀！」史達倫堅持道。

昆斯從牀上站起來，用一隻手放在他的心上，另一隻手指著那個女人道。「代辦，我拒絕你代我付出所有的帳單。」他像一隻孔雀般的自滿。「這簡直是高利貸嘛！」

「哦！它是，是嗎？好，那麼我告訴你，你這個討人厭的老王八蛋，我當面跟你說清楚你馬上滾！同時今晚我告訴那個女人！」這個矮小的女人四處旋轉，然後尖叫著說：「小姐們！」

「喂，聽著，法勒林吉太太，這並沒有理由發脾氣呀！」昆斯試探著說。

女孩子們跑著進來，她們一共有八位。

「把他們帶出去，並且安置在我的房間內。」她命令著，揮開這些顏料、畫筆和繪畫。

「沒有什麼所謂的信用貸款了，同時在這帳單未付清前，他們是屬於我的！」她生氣的走了出去。

昆斯從床上爬了起來，他的睡衣十分引人注目的。「小姐們！妳們不可動任何東西，哦！老天呀！」

「來，做個好男孩吧！」奈莉很鎮定地說。「假如夫人說他們可以走了，他們便可以走。」

「哦，是呀，有趣的兔子，親愛的，」另一個說。「我們的奈莉說得很正確。」

「等一等，小姐們，」史達倫說，「昆斯先生的帳單就是我們爭執的所在。奈莉小姐，嗯，妳是否有花時間和他在一起？」

奈莉瞪著史達倫。「你說『時間』是嗎，代辦？我們親愛的昆斯先生對於『時間』有很大很好的胃口，即使是讀聖經時也有這個『嗜好』。」

「對呀，代辦。」另一個吃吃地笑著說。「有的時候，他還喜歡我們兩個一起吔。哦！他眞是了不起的人呀！」

「老天，要她們來畫畫的啦！」昆斯怒聲道。

「哦！你接下去說呀！昆斯先生。」奈莉說。「我們在一起都是朋友呀！」

「有時候在畫我們的。」另一個贊同地說。

「什麼時候畫過我們？」又一個問道。「我根本沒有被畫過。」

「老天，這一切都是謊言！」昆斯向史達倫抗議著說，但是當他看到代辦的表情時，他畏縮了，一直退回到床邊。「代辦，你一定會相信我。」他懇求地說。「沒有必要這麼性急呀。有時候人對這種事會情不自禁的，假如他相當的受歡迎。」

「如果你認爲我會替你付你的『時間費』，那麼你的頭腦便有點問題。」

「什麼是時間費？」奈莉很憤怒地問道。「我們是一群受人尊敬的小姐們，那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讚賞好的行爲，同時我們不喜歡髒話。」

「那是拉丁話『時間』的意思，我親愛的奈莉小姐。」昆斯嘶啞著說。

「哦！」她說，於是欠了欠身點表示道歉。「代辦，原諒我的失禮。」

昆斯又緊捏著他的心臟，同時不停地轉動著他的眼珠。「代辦，假如你都拋棄了我，那我我完全完蛋了。我將會被關在債務人的監牢裡呀！我求求你」——他從床上站了起來，然後突然懇求似地跪在地上——「你千萬不要背棄你的老朋友呀！」

「我將會替你解決帳單，把你所有的繪畫來抵押你的貸款。但是最後一次的幫忙了，知道了嗎？我以後不再替你付任何的帳單了。」

「上帝保佑你，代辦。你眞是太好了，你簡直是一個王子。」

「是呀！」奈莉一面說著，一面將她的身體貼近史達倫。「來吧，愛人。你付了夫人的帳單，那麼您將是這房間的主人。」

「那我呢？」另一個說，當然啦，奈莉一定會中選的。」

她們全都很和藹而親切地點著頭，並且等待著史達倫的反應。

「我會幫你選擇，」昆斯開始說話了，可是史達倫的怒目相向卻使得他畏縮不已。「代辦，每一次你那樣凶狠地瞪著我，我感到好像接近死亡。」

不管他的煩躁、苦惱，史達倫笑著說。「魔鬼會把你帶走！」於是他走向門口，但是一個突然萌生的想法，使史達倫停下脚步。「喂！爲什麼這間房間要叫做藍色的房間呢？」

奈莉蹲下來，從床底下拿出了一個室內的便器。這個便器是藍色的。「夫人喜歡創新一些新的構想，代辦。每一個房間都有一種不同的顏色，代辦。我房間的是綠色的。」

「我有一個已經很舊而且破裂了的金色便器。」另一個哼了一聲說著。「可是並不是每一個小姐都喜歡的。」

史達倫覺得無聊地搖了搖他的頭，然後離開房間。

「現在聽我說，小姐們，」昆斯用一種狂歡的低語說著，這時是一片預期的寂靜。「當這些髒亂清理乾淨後，早餐過後，我提供一個很棒的慶祝會。」

「好呀！」她們說道，然後歡笑地群集圍住床旁。

第四十四章

在午夜的時候，一艘快速的帆船正往艾堡登的海灘前進，同時史達倫跳進了淺水的地方，老方正伴在他的身旁。他早一步的已將他的手下秘密地送往西方，並且把他們安排在船艙四周。他踐踏過海灘走向船艙的途徑中的岔路上。老方提著一個燈籠跟著他，顯得十分緊張的樣子。

月亮被陰暗低垂的雲層所籠罩住，不過有一道它的亮光滲出雲層照耀閃爍著。空氣散發著低潮汐的濃厚的惡臭，同時成群的舢板聚集在狹窄的港口裡，就好像許許多多的臭蟲擠在一起冬眠。除了老方的燈籠露出一絲光線之外，整個大地都是黑壓壓的一片。這裡一點聲響都沒有，但除了狗的必然吠聲外。

這個村莊同樣的顯示一種不吉的兆頭。

當史達倫走在道路的岔路上時，他還一面地在黑夜中搜尋。他能夠感覺得到好像有許多雙眼睛正從舢板中注視著他。

他把手槍從他的皮帶上解下來，然後很謹慎地站在從老方放在船艙邊緣的燈籠所照射出來的光亮處。

寂靜漸漸加強。突然地，老方變得僵硬了，並且顫抖著指著某處，就在岔路的旁邊，小徑經過的地方，有一個袋子。這個袋子看起來好像一隻米袋子。他的手槍已經扣好了扳機，同時史達倫示意要老方往前走，好像不太信任他似的。老方往前走，非常的驚慌，不知所措的。

當他們走到那隻袋子旁，史達倫扔給老方一把短劍，刀柄朝著他。「老方，把它割開。」

老方跪下來，然後把這個麻製的袋布縱面的切割開。然後他發出了一個可怕的嗚咽，並且往後退。

斯克蓋格在那袋子裡，他已經沒有了手臂，同時，肢體的殘肢也已被焦油燃燒腐蝕了。。

「今天晚上的高潮呀！夥伴！」吳郭那種充滿惡惡的笑聲很悲悽淒涼的回響在黑暗之中，同時史達倫不禁雙脚抽搐了起來。

笑聲似乎是從舢板裡傳出來的。

「你究竟想打算怎樣？你這個從地獄來的魔鬼！」史達倫怒聲地回叫著。

然後接著有一些廣東話傳了過來，同時老方的臉色變得更蒼色了。他同樣地也用廣東話大聲回答，不過他的聲音有些壓縮顫抖。

「他說了些什麼？」

「他—吳郭說我可以走開了—那裡。」

「你留在你現在的地方不要離開。」史達倫說。「寇克，你到底要怎麼樣？」他向舢板大叫著說。

「活捉你？爲了魁蒙尼，上帝呀！你還有你的那一艘骯髒的快艇。」

有幾個人影從舢板走了出來，漸漸群集到史達倫旁，同時很忿怒地走到小山上，並還佩戴著矛和短劍。史達倫靜靜地等待著，直到他能夠把第一個海盜看得很清楚時，然後他才開槍射擊他。於是，立即有很多步槍從史達倫預先安置埋伏的水手們中冒出火光來。接著是許多尖叫聲，同時第一批二十或三十個的海盜已經被殺死了。

另一批的暴徒叫喊著從小徑突擊上來。那幾枝步槍又再爆出火花，把他們打得個落花流水。不過有四個人已經占領了船艙。史達倫把其中一個打倒，老方也擊倒了一個，另外步槍的子彈把另外兩個射死了。

接下來又是一片寧靜。

「你眞可惡呀，夥伴！」

「你我彼此彼此，吳郭！」史達倫大叫著說。

「我的船隊，手下們將會再度變得生龍活虎一般。」

「你趕快從你的老鼠洞裡滾出來吧，出來面對我，然後我現在就把你殺死。你這個渣滓！」

「當我捉到你之後，那將是你的死期了，夥伴。每一個星期割你一肢手脚。那個渣滓活了五六個星期，但是你將會有一年的死亡時期喔，我說的是眞的哦！我想我們在一年之後再來一個面對面的決斷，我相信快到了！」這個惡魔又再笑了幾聲，然後又是一片死寂。

史達倫有點意圖想要向舢板開槍，但是他知道有成百的男人、女人以及小孩子們在岸上。

他向下瞪著半開的袋子看了看。「老方，把它撿起來！」同時他向在黑暗中埋伏圍繞的手下們叫喊著說：「所有的人都退却到快艇上去，少年們。」

同時他掩護著老方，然後他們撤退了。當他知道船已航駛到海上時，他將這個袋子用繩子綁好，並且爲這個寃魂讀了一篇祭文，然後把袋子丟到海裏。他看著袋子消失沈沒在海浪的小漩渦中。

「我能否與你講些話，閣下，私下的？」小弗烈德問道，並且盡量試著不哭泣。

「好的，年輕人。來吧。」史達倫把他帶到一個船艙裡頭，同時這個歐亞混血兒柏特，感到十分的不安寧，因爲他被一個人孤單地留在這兒以及吳派克纏著柏特的手下不放。

「什麼事呀，弗烈德？」當他們獨處的時候，他問道。

「我的父親說我們將有一個適當的名字，當我們離開了家鄉的海水之時，閣下。」

「哦！是呀，我的孩子。這在你的文件資料有記載呀！我昨晚已經告訴了你們，難道你不記得了嗎？」

「哦，請原諒我，老天，閣下，我忘記了。我們能不能再知道呢？請您告訴我們好嗎？」

「你是弗烈德克•麥克史達倫。」他曾經說過，因爲他對這個孩子有一股特別的喜愛，同時他覺得這個姓氏是一個很好的名字。「還有柏特是陳柏特。」

「哦，」這個小男孩說道。「是的，現在我記起來了。但是我們爲什麼不太一樣呢？我和我的兄弟？」

「這個嘛！」史達倫一面說，一面撫摸著小男孩的頭，想起了他痛失自已兒子們的苦痛心情。「你們兩個有不同的媽媽，對不對？這就是理由。」

「是的。可是，我們是兄弟呀，大人。」弗烈德說著，他的眼眶盈溢著眼淚。「請您原諒我們，我們能不能擁有相同的姓呢？陳是一個很好聽很普遍的姓呀！陳弗烈德不是很好嗎？代辦。」

於是史達倫把文件資料更換了，同時船長也簽上了他的名字來證明。「現在，孩子們，你們都姓麥克史達倫了。」

然後他們兩個都高興得哭了起來，並且把他們的手臂圍繞著他。

×　×　×

史達倫走進到船艙裡，並且試著想睡一覺。但是他一點睡意也沒有。斯克蓋格的死亡狀況，使得他作嘔。他知道這是吳芳洲，他就是吳郭的父親和小吳派克的祖父，最喜歡玩的一

種（毒打）烤問的把戲。這個被支解的受害者有三天的時間來選擇那一個肢足先要被分割下來。同時在第三天的晚上，這個受害者的朋友將會被送到他的面前，秘密地低語一些可以解決的途徑。於是這個人便選擇了一個他覺得感到最不痛的肢足來讓他們切掉，而且能支撐到援助到達時。在焦油已經將軀體治癒好之後，這個男人得被迫再選另外一個肢足，只有非常非常強壯的人才能夠在兩次的切斷肢足後繼續生存下去。

史達倫把睡鋪拿了出來，同時走到甲板上。此時的海面上有著輕微的波浪，雲層的密度逐漸地增強，現在沒有一絲一亮的月亮光在閃爍。海水的浪濤很高，不過很安全就是了。

「史達倫先生，明天會下雨喔！」古德海說。

「是呀。」他回答說。他凝視著東方，迎著微風。他能夠感覺得到海水也同樣地在注視著他似的。

×　×　×

「高尚的夫人，」阿珊一面說，一面將美美搖醒。「老爺的小汽艇正慢慢地接近這兒了。」

「林丁他洗好了澡沒有？」

「洗好了，夫人。他正準備到樓上去迎接老爺哩。」

「好的，你可以再回去睡覺了，阿珊。」

「我要不要將姨太太也叫醒呢？」楊欣正在船艙的另一邊，踡縮在床上。

「不要了。回到床上去吧。但先把我的梳子及牙刷帶來，並且確定一下林丁是否把早餐準備好，假如老爺需要的話。」

美美又躺回床上好一會兒，想起了高登陳曾經告訴她的話。那個不要臉的王八蛋！他竟敢控告我的兒子與黑社會有關係！他已經拿到了足夠的錢讓他的嘴緊閉，並且很安靜地死去了，多麼愚蠢的人呀！

她從床上很舒服謹愼地起身。剛站起來時，有一會兒，她的腿覺得很虛弱而且搖搖欲墜。然後她不再搖擺了，並可站得挺直的。

「哦，」她大聲說著。「如此覺得好多了。」她走到鏡子前面，很謹愼仔細地研判了自己一番。「妳看起來蒼老了。」她對她鏡子裡自己的映像如此說著。

「妳一點也不老，同時妳也不應該下床來的。」楊欣說著，並從她的床上坐起來。「讓我替妳梳頭髮吧。老爺是不是回來了。我非常高興看到妳已經好多了。而且妳看起來眞的精神飽滿，神采飛揚的。」

「謝謝妳，妹妹。他的船正漸漸接近了。」美美讓楊欣梳著她的頭髮並且將頭髮束好。

「眞是謝謝妳，親愛的。」

她在身上灑了一些香水，然後又重新回到床上躺著，不過她感到整個人的精神十分的好。

大門打開了，史達倫用脚尖走了進來。「妳是幹什麼，醒了嗎？」他問道。

「我要看著你平安的回來呀！你的洗澡水已經準備好了，還有早餐。我眞高興你很平安而且健全的回來了。」

「我想我先要到床上睡上幾個小時。妳繼續睡妳的覺吧！愛人，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吃早餐，當我醒來之後。我已經吩咐過林丁讓我好好睡一覺，除非有一些緊急的事情。」

他很快地親吻她，在楊欣的面前多少有些不好意思。美美注意到了，並且她對自己笑了笑。這些異教徒們是多麼奇怪呀！

史達倫略微地向楊欣點點頭，然後離開房間。

「聽著，親愛的妹妹，」美美說道，當她確定史達倫已經不在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時。「去洗一個香水澡，當老爺熟睡後，到他的床上去，和他睡在一塊。」

「可是，高貴的夫人，我確信老爺他並沒有用任何方法暗示要我去陪他。我看得很清楚呀。如果我沒有被邀請便去的話，我—他一定會很生氣，而且會把我趕出來，到那時候我會很沒有面子的。」

「妳只須記得並且了解這一點，這些異教徒和我們是大大不同的，楊欣。他們並沒有像我們有所謂的顏面問題。現在，照我的話去做！他將會洗一個澡，然後才上床睡覺，那麼先等一個小時吧。然後再到他床上。假如他醒來了並且命令妳出去，妳必須要有耐心，然後對他說（她突然改說英語）高貴的夫人叫我來的。」

楊欣一再重覆唸著這些英文字，並且試著把它們記起來。

「如果那沒有用的話，那麼回到這兒來。」美美繼續說道。「我向妳保證，並沒有什麼面子損失呀！不要害怕哦。我對於老爺了解得清楚，也知道他對於『面子』的看法。我們當然不能叫他去拜訪那些低級的妓院吧！這個沒有規矩的男人昨天晚上却直接地到妓院去找妓女。」

「不！」楊欣說。「我們將會嚴重地損害面子。哦！親愛的！我一定會討厭老爺的，或許妳最好把我賣給一個挖墓的人好了。」

「哼！」美美說。「假如我身體健康的話，我一定會給他所需要的一切！不要擔心了，楊欣。他現在根本還沒有看到妳呢。我一直告訴妳，他是一個外國人，異教徒。當妳在這裡，即使是阿珊，他就會厭倦到妓女院去的。」

「他們都是一樣的壞，親愛的。」美美說。「我眞希望他是如此的疲倦以致於他不會將妳趕走，正如我所預期他會如此。只要睡到他的床上，和老爺在一起。我們必須把一些事情慢慢地發展擴大。即使在他那種年紀，他對於愛情仍然是十分地害羞的。」

「那他知不知道我已不是個處女了？」楊欣說。

「他已經到了那種不需要處女們去刺激與奮挑逗他的年紀了，親愛的妹妹。而且也到了那種沒有耐心再去教一個處女如何做愛的方法的年紀了。只需要告訴他『高貴夫人教我來的』就行了。」

楊欣又再一次的重覆了這些英文字。

「妳相當的漂亮，妳知道嗎？妹妹，現在，趕快去準備準備。等上一個小時，然後到他那兒去。」

美美閉起她的眼睛，然後很滿意地躺到床上。

× × ×

楊欣向下凝視著史達倫。他的一支手臂很悠然地跨過枕頭上，他看起來已經睡得很熟了。船艙裡的窗帘緊緊地拉了下來，把早晨拋在外頭。同時這兒十分地安寧。

楊欣脫掉了她的睡衣，並且很小心翼翼地滑到史達倫身旁。

床上的溫暖使得她激奮。

她屏著氣息地等待著，但是他並沒有醒來。他把身邊移得更接近他，同時很溫柔地將一隻手放在他的手臂上，然後等待著。他仍然沒有醒過來。她靠得更近了，並且將她的手臂圍繞他的胸部，並讓這支手臂停留在那裡。然後等待著。

經由史達倫夢中的迷濛，他知道美美現在正睡在他的旁邊。他能夠聞到她身上的香味以及她的接近，同時他非常滿意熱度已經遠離了，而且已經過去了，並且她看起來已經完全好了。他們又在陽光下歡聚在一起，他能夠感覺到她的幸福安寧。他問她喜歡什麼東西作爲她的生日禮物，她只是笑一笑同時把身子靠得他更緊，在陽光中這一切是黑暗的，奇異的，不眞

實的，但是很美麗的。然後他們非常非常的靠近，並且他傾聽著她喋喋不休地說話。於是他們一起游泳，他很驚訝她已經學會了游泳，因爲他當初認識她時，她根本不會游泳。然後他們雙雙赤裸的躺在沙灘上，肩並肩，她的身子碰觸到他的。突然她開始顫抖，他很害怕她的熱病又再發作了。同時這裡有一個和尚穿著一件滿身血污的外袍，還有一個警察；那個警察將美美的熱度驅走了，接著來的是一片黑暗。可是雲層高高地掛在天空上，而且是十分黑暗的，當已到了應該是白天的時候，同時老方從海浪之中叫喊著，「大范！」於是他們從雲層裡跑了出來，現在在床上了，很安全地在一起。

他已從他的睡夢中清醒過來，但只是半清醒的，覺得內心十分溫暖，一個溫柔的身體碰觸著他的身子，而且他的手漸漸地移到她的胸部，將她的胸部捏在手裡，同時他感到顫抖振動她的身子，而且也傳給了他。

他躺在漸漸明亮的房間內，正醒著的當頭。她的胸部很柔軟地在他的手中，同時他感到她乳頭的殭硬。

然後他張開了他的眼睛。

楊欣很謹慎地微笑著。

史達倫用肘部把他自己支撐起來。「老天爺呀！他媽的，妳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楊欣不了解地向他眨了眨眼。「高—貴的—夫人—要我—來—的呀！」

「什麼？」史達倫想要把他的腦袋弄清楚。

「高貴的—夫人要我來這裡的。代辦。」

「什麼？美美？美美嗎？她怎麼可以—？難道她瘋了嗎？」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向門口。「妳馬上給我離開。」

楊欣搖搖她的頭。「是高貴的夫人要我來這兒的。」

「即使妳是英國的女王要妳來的，我也不在乎呀！妳趕快離開這兒！」

第四十五章

白巫號在中午以前搖搖幌幌地駛入港內，船的前檣已經不見踪影了，主甲板上一片紊亂，到處是折斷的桅桿、桁木，和散亂扭曲的繩子。當船慢慢靠進碇泊時，伯克正走近一艘單檣船，靠在船旁邊。

「天啊！該死！這個人得要賠償了。」他嘴裏一邊咒罵著，一邊走上了甲板。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您好！先生，」密歇馬士說。他是船上的大副，身體很結實，臉上留著些長痘瘡的痕跡。

「我接替了高斯先生，直到您有新人選。」在他的巨掌裏，有一條長鞭。「我們進入了暴風圈內，使我們離開了澳門兩小時之久。這個可怕的暴風幾乎要使我們葬身大海。它帶走了桅桿，使我們在沒有帆的情況之下，船還是被吹得老遠。」

伯克舉起拳，著實地在那個人臉上打了一記，罵道：「笨蛋！你難道不曉得暴風的厲害嗎？你難道不曉得在這個季節裏要收帆嗎？」

「是的！伯克先生，」密歇馬士毫無懼色地回答說：「但是，您可知道當暴風來的時候，船是在下風處。所以您實在不能因此事而這樣痛責我。」

伯克又是一拳，把他打到船邊上，他立刻倒在甲板上，不醒人事。

「班尼華士！」伯克朝著二副——一個矮矮胖胖，看起來很粗壯的年輕人吼道：

「你先暫時接任船長，等到我有新人事命令再說。現在把暴風錨拋到水裏，這種要命的天氣，可能使我們要在港裏多待幾天。」說完了，他看到科倫在後甲板不動，於是他爬過轤轆，走近舷門，這時水手們都跑開了。他氣勢兇兇地站在科倫面前。

「早安，伯克先生。我想要——」

「伯克太太在那裏？」

「她在下面，先生。您知道，這不是密歇馬士先生的錯，我想要——」

「夠了！」伯克一邊咆哮著，一邊不屑一顧地轉身而去，留下科倫。科倫對於加在自己身上的凌辱，心裏非常憤怒。他想：伯克再也不會跟代辦打交道了。

「誰都不准上岸去！」伯克又叫道：「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收拾乾淨，班尼華士！不然那個狗養的密歇馬士就是你的好榜樣。現在立刻把他弄走，不准他再留在我船上。」他又轉過身來，走近科倫道：「我會好好地教訓你一番。」

「我也十分願意跟您談一談。」

「你再多嚕囌一個字，我就打扁你。」

科倫默默地跟他下了船艙，心裏想：希望那個代辦也在那裏，天啊！我怎麼跟伯克解說呢？我們怎麼這麼倒楣碰到這個該死的暴風。

泰絲站在她的艙房門口，試著向他們露出微笑，獻上她的慇懃。但是伯克根本不理她，把她推到一邊去，然後打開主艙房的門，進去後用力「砰」一聲把門關上。

「哦！親愛的！有誰能救救我們！」泰絲哭喪著臉跟科倫說。

「別擔心，我們不會有事的。」科倫一面盡量使自己的聲音穩下來，一面想：現在手上要是有一把手槍就好了。他開始焦慮起來了，於是取出一枝鐵掛桿，叫泰絲到艙房裏去。

「別擔心，他對天發過誓的，他答應過的。」

「讓我們找個機會逃走吧！」她乞求著。

「親愛的，現在還不能逃，」科倫說：「不過別擔心，你看我們有了這個，我們帶著它。」

× × ×

「那個狗養的把你弄迷糊了，所以你就讓泰絲逃走，是不是？」伯克罵道。

「是的，」莉莎回答的時候，盡量設法不讓自己的惶恐表露出來，

「我很小心地看著他們，一點都不敢放鬆。但是他們還是逃走了，我，我當時也不知道該怎辦。而且他們既已是夫妻了，又沒有什麼大錯，我們應——」

「好啦！我知道該怎麼做了。那高斯又是怎麼回事呢？」

她把她知道的都告訴他，「就是那個高斯，他向達克史達倫挑戰，」她說著。其實她眞是嚇壞了，不僅僅爲了她自己，甚至爲了泰絲、科倫以及她自己的丈夫。如果泰勒當時跟著那個混蛋也去了的話，他一定早完蛋了。

「泰勒，就是這個混蛋高斯，他不斷辱罵代辦，又在公衆面前用鞭子抽他。我叫他等一等——到這兒來見你——但是他打了我一頓，然後就離開了。」

「什麼？」

她把頭髮推到右耳後面，立刻可以看見它腫了一大塊，而且發黑，裏頭淤血。

「到現在仍隱隱作痛。」她解開外衣，露出了被打得烏青的胸部。

「你看看你兒子幹的好事，他簡直是個魔鬼。關於這點，你一定也很清楚。」

「我對天發誓！莉莎，如果他——，如果我知道的話——，乾脆讓他死了算了。但是不能用暗的，得要名正言順的。」他把話說完，臉色變得好難看，從酒桶裏倒了一大杯啤酒。莉莎心裏暗自得意，還好她有先見之明，早就換了一桶新的在那兒了。

「醫生確定那是天花嗎？我是說那個混帳東西。」

「他沒有天花，他也不是混帳東西，他是你的女婿！」

「我知道！眞該宰了他！」

「泰勒，原諒他們兩個吧！我求求你。他是個好男孩，他非常愛泰絲，泰絲跟他在一起

也很快樂，而且——」

「閉上你的嘴！」伯克一口喝光了杯裏的酒，「砰」地一聲把酒杯放下。

「達克！這整個都是達克計劃好的，我知道，一定是他。他恨我，他先毀了我的大兒子，現在又設法要弄走我的女兒。上帝啊！降禍在史達倫的身上吧！他甚至想把我所有的都帶走。」說完，把手裏的杯子用力摔在地上。

「我今天非讓科倫葬身海底不可。」

「親愛的泰勒，」莉莎開口了，她撫摸著他的手臂，「親愛的泰勒，還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你得要諒解，你一定要。是有關於納格的事。」

「什麼事？」

「高斯跟我說的，說你跟他如何對待納格，雖然很殘酷，但也是他應得的。然而是他跟泰絲計劃好的，科倫似乎毫不知情，所以你女兒可以說是從噩運中挽救回來的。」

伯克眼窩附近的青筋開始抽動得很厲害。「你說什麼？」

「這是眞的，我很怕你，所以一直瞞著你，不讓你知道。我也瞞著她——至少我說服她納格並不……那不是眞愛，眞愛是——不是傷害。」

「你再說一遍。」

「泰勒，這是千眞萬確的，」莉莎答道，她的傷處又開始作痛，「至少，給他們一個機會，你曾經以上帝的名發過誓的，寬恕他們吧！」她把頭埋在自己腕臂裏啜泣著。

伯克的嘴牽動了一下，但什麼也沒說。他慢慢地走著，穿過走廊，然後站在科倫與泰絲前面。

他看見泰絲眼中露出的恐懼，使他心痛，使他發狠。

「你的選擇違背了我對你的期望。三個月，這是我說的，但是你……」

「哦！爸……，哦！爸爸……」

「伯克先生，我可不可以……」

「閉上你的狗嘴！你所說的話馬上就得兌現。還有你，泰絲，你要像個下賤的娼婦與人私奔。好得很，去跟你媽說再見。然後給我滾，滾得遠遠的，跟你的男人一起滾上岸去。」

「哦！爸爸，請聽我……」

「去啊！我要跟他談談。」

「我不要走！」泰絲歇斯底里地大叫。她拿起那根鐵掛桿，「你別想碰他，別想傷害他。我要殺死你。」

在她還不曉得是怎麼回事以前，他已經從她手裏奪過那根鐵棒。

「滾！你給我滾！」伯克看著自己，好像做了一場惡夢。他是要原諒他們的，他多麼希望她能上前擁抱一下她的老爸爸，但總好像有什麼力量在驅使他，使他不能反抗。

「滾！我再不要看見你！」

「親愛的，會沒有事的，一切都會好轉起來的，」科倫安慰她說，「快去，把你的行李

拿來。」

她退出艙房，很快地跑開了。伯克狠狠地踢了門一腳。

「我答應要給你一處錨碇泊．但是那要等到你們正式結婚以後。」

「伯克先生，您聽我說……」

「你聽我說！混蛋！不然我就把你像臭蟲一樣踩扁。」他激動得口沫橫飛。

「我告訴你要公平地——一對一——在三個月的限期內解決這件事。你答應了，卻又食言。我還說『孩子啊！要誠實哦！』」

科倫沉默了。他向上帝祈求力量，希望能跟他決鬥一番，雖然知道他必輸無疑，但他還是要試試才甘心。

「你自己說，是不是這樣的？」

「是的。」

「我真要謝謝你，使我不能違背自己的誓言。」

「我現在可以說話了嗎？」

「我還沒說完呢！但是不管你們是否玩手段，你敢回答我的問題嗎？以上帝的名義發誓誠實回答？那麼我們就扯平了。」

「當然。」科倫急欲告訴他關於天花的事、妓院的事，還有一切的理由。

「以上帝的名？」

「是的，我並無意隱瞞任何事，而且……」

「這整個都是由你父親設計好的嗎？」伯克打斷了他的話，繼續：「把私奔灌輸到你腦袋裏嗎？知道這樣做會使高斯發狂嗎？知道做了使高斯發狂，好讓你老頭在衆人面前向他挑戰，好讓他能夠既公平又正直地與他決戰？你是帶醉到妓院，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那兒，也不知道你跟誰在一起，是嗎？你用不著回答了，答案都在你臉上了。」

「是的……，但你聽聽我說的，這其中還有許多……」

「你會從我這兒得到一個好碼頭。但我要告訴你，我會跟你老頭一樣，我會跟貴室多學習，不把他們弄到全部破產，我絕不罷休。直到你們也死在我面前，你和泰絲。」

他把門用力推開。

「你還沒有聽我說過一句話，」科倫大叫，「這不公平啊！」

「你別跟我談『公平』二字，」伯克說「我當著你的面說三個月！三個月！我告訴你『孩子呀！要誠實啊！』你居然食言，你對我實在已無信譽可言。」說完，他大步地離去，科倫看著他離去，痛苦、羞愧、憎恨扭曲著他的心，「你不公平啊！」科倫還在他身後喊著。

伯克上了甲板，水手們都躲得遠遠的。

「沒有用的蠢貨！」

被交待整頓這些爛檣破帆的二副放下了他的工作，連忙爬上來，到伯克跟前來。

「找到史達倫，」伯克說，「告訴他，我在快樂谷等他，就在他的碼頭和我的之間。」

他停下來，臉色變得很難看，「不，在快樂谷的山頂上，對了，就在那個頂上。跟他說我在那兒等他——就像他跟高斯決鬥那樣，懂嗎？」

「我懂，先生；我懂！」

「要是你敢洩露一個字給別人的話，我就砍斷你的手指頭，懂嗎？」說完，逕向舷門走去。

「先生，誰將爲這艘船掌舵呢？」

「你！你就是這艘白巫號的船長，如果你好好地把口信給我帶到的話。」

× × ×

史達倫正默默地想著熟睡在他身旁的女人——楊欣，他把她跟美美比較了一下。美美在多年以前就跟著他的中國太太，而她們又都跟著羅琳達——他唯一的妻子——在一起。她們之間差距很大，然而在很多方面卻又如此相同。他時常懷疑：爲什麼這三個東方女人比羅琳達——他的愛人——更能令他感到興奮與刺激？直到他認識了美美，他問他自己：什麼是愛。

他認爲這三個中國女人有很多共通處：令人不可思議，像雪一樣白，像絲一樣滑的皮膚，幽默感，歸屬感，平易感，這都超越了他所經歷的任何一樣東西。然而美美比其他兩個更要優越，她簡直就是完美。

他愛憐地撫摸著楊欣，她只動了動，並沒有醒。他小心翼翼地溜下床來，從舷窗看了看天上的陰霾，更加厚了。他穿好衣服，然後到底艙去了。

「怎麼樣？我的姊妹呢！」美美令人心動地坐在床上。「哼！」美美一面說，一面搖頭，「你只是好色的僞君子。」

「這是實情，」史達倫一面說，一面挑逗她。她看起來比平常更美麗、更動人，而那張削瘦的臉蛋兒，似乎再配她不過了。「我想我可能要把你送走。」

「哎喲！你看我在乎不在乎！」

他笑著把她摟進懷裏。

「小心一點！代辦，」她說，「你跟楊欣愉快嗎？我很高興你能這麼做。」

「你想不想做我的『太太』？」

「什麼？」

「如果你對此沒什麼興趣的話，那麼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討論這件事情。」

「哦！不！代辦！你是說『大太太』？眞正的妻子？依照禮俗？哦！你不是在嘲弄我吧？別用這麼重大的事跟我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的，美美，」他摟著她坐在椅子上「我們要回家了，一塊回去。我們搭快艇，然後在途中結婚。就在這幾個月內。」

「哦！天啊！太棒了！」她緊緊地抱住他，「讓我在一分鐘之內就出發吧！」

他放下她，慢慢地踱著步子，她走過床去，「好了，我都好了。」

「你回到床上去。」他說。

「你眞的是說結婚？根據你們的禮俗？而且根據我們的？」

「嗯，你喜歡的話，我們兩樣都做。」

她優雅地跪在他面前，用她的前額在地毯上磕頭。「我發誓，我一定要成爲你的好妻子。」

他扶她起來，「別這樣，我親愛的女郎。」

「我磕頭，是因爲你賜給了我世上最偉大的恩典。」

她再度緊擁著他，然後把他推開大笑了出來。「送給你的生日禮物怎麼樣呀？親愛的，這難道也就是你跟老太婆結婚的原因嗎？」

「這也很難說，一念之間罷了。」

「她很不錯，我很喜歡她，我也高興你也喜歡她。」

「你怎麼發現她的？」

「她是一個官吏的妾，這個人在六個月以前死了。我有沒告訴你，她只有十八歲？他死後家道中落，所以他家太太就要媒婆給她找個好對象。我聽到這個消息，就讓她來見我。」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在澳門的時候？」

「不！這是兩三個月以前的事了。」美美挨近他說：「我在廣州看見她的，是金瓜的太

太告訴我的。我當時想：嗯，還不錯，既然我的男人好色，那麼與其讓他到妓院裏去，還不如我把她帶回來。你不是答應過我嗎？你昨晚上又去了是不是？」

「我不是去找那些女人的，我是去看亞里士多德。」

「哼！」美美用手指在他面前搖了搖，「鬼才相信你。我並不在乎你玩，但卻不該是那種女人。算了！算了！這次相信你吧。」

「感謝上帝！感謝你的寬弘大量。」

「楊欣是非常特殊的女人，你可以不必去妓院了吧！哦！我好高興喔！她歌唱得很好，會彈各種樂器，繡得一手好花。學東西也很快，我教她講英語，我們帶她一起回英國。阿珊和林丁也一起回去。但我們會常常回來嗎？」

「哦！也許會。」

「很好，我們一定會回來的。」美美微笑著說：「楊欣是個多才多藝的女人，她在床上如何？」

史達倫被逗得眼睛瞇笑成一團，「我沒碰她。」

「什麼？」

「我喜歡自己選擇什麼時候，跟什麼人上床。」

「她在你床上，你居然碰都不碰她一下。」

「嗯！」

「我的老天爺！代辦，我從來不瞭解你。你對她沒有一點慾望？」

「當然有，但不是時候。不過也許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也可以。我實在感激你的體貼。」

「我看你呀！不是有毛病，不然就是被那個難纏的妓女給耗光了？」

「跟你，我還能繼續。」這時有人在敲門：「誰？」

林丁走了進來說：「代辦，有個人送口信來，你要不要見他？」

「是什麼人？」

「潘尼華。」

第四十六章

從那間沒有屋頂的破教堂後面，伯克看著史達倫爬上那條上山的小路。他看看那綑武器，覺得有點噁心，然而想到拖了這麼久，今天終於要解決，不禁感到快慰。

他站了起來，走到前面那塊空地上，左手緊握著刀。

當伯克從教堂後面出來時，史達倫馬上就看到他了，他幾乎忘了他剛剛擬定好的計劃。他停下腳步，不斷地提醒自己那是他的死敵，他必須除掉他。他使自己腦袋清醒了一下，繼續上路。想到好戲馬上就要上演了，他混身不禁激動得戰慄起來。

終於，寃家碰頭了，他們彼此對立了一會兒。

「私奔和決鬪都是你計畫好的，是不是？」伯克忍不住叫起來。

「正是。」史達倫解開武器，扔在地上，因爲它響得很厲害。他再度思索著，他倒底是怎麼決定的。

史達倫眼睛只轉了轉，「我對高斯的死很遺憾，」他說，「殺了他，對我來說是一大樂事。」

伯克不說話，身體卻在不知不覺當中移動著，東風徐徐吹著他的頭髮。

史達倫的左手也亮出了匕首，身體慢慢伏下來，「泰絲染上了吧！」

伯克停下來，說：「她沒有！醫生說科倫是乾乾淨淨的。」

「醫生的話可以用錢買啊！」說著，史達倫感覺到慾火的上升。「而且她是慢慢被人傳染上的。」

「可惡！你……」伯克恨恨地揮著手上的刀，向史達倫刺去。

史達倫的眼睛險些就被刀鋒所刺，他倒退了一步，手裏劍揮舞著，但伯克都閃開了。他們扭打成一團，像兩隻野獸在搏鬥一般。

「這都是高斯出的主意，一切都是他計劃的。」史達倫說。他想藉此平息這場戰鬥，「你聽見沒？都是高斯幹的啊！」

伯克早就打昏頭了，他所能想到的是如何接近敵人，然後一刀殺了他。

再度進入激戰，他們用自己的武器向對方砍殺。伯克閃開了史達倫的一擊，史達倫翻個身躲掉了伯克的反擊。但史達倫知道自己無力再打，支持不多久了。

「是高斯搞的鬼！」

「上帝不會饒恕你這個騙子啊！」伯克慢慢靠近史達倫。

「高斯把科倫灌醉，而且還給他服了一劑春藥。帶他到妓院後，花錢讓一個有梅毒的女人陪他。他要科倫染上，那是你的混帳兒子，你懂不懂？」

「大騙子！」

「但靠著上帝的恩典，幸好，科倫沒有染上——我告訴你這些，無非是要你知道，我爲什麼非殺高斯不可。科倫沒有，泰絲自然也不會有。」

「你再說一遍！」

「正是這樣，一點都不假。我在上帝面前發誓。」

「你是魔鬼！你冒瀆神明！你在上帝面前說謊。」

史達倫不理會他，伯克仍不放鬆，繼續挑釁。但史達倫並不迎戰，丟下伯克，走進破教堂空曠的大門，在祭壇前面站定。

「在神發誓，我剛才所說的都是眞話。」

他轉身來，忽然打出一刀。這時靜得出奇。他腦裏全是伯克的影子，急欲想一刀殺他。他慢慢地走回走道。「高斯在澳門殺死了一個妓女，在這兒又殺一個，這更是千眞萬確的事。他不是我親手殺的，但今天我要你死在我手裏。」

伯克退到門口，他看著史達倫，不敢放鬆。風突然不吹了，他認爲必定有些蹊蹺，這個現象相當怪異，但他無暇注意。

「然而……然而這是你……是你惹起的。」他已經退到外面空地了，他停下來，再沒路可退了。「我全部收回我說過有關高斯的話，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之間就完了。」他恨高斯，恨史達倫，恨這些年來所加諸於身的折磨。現在他只有再拿起刀來奮鬥，只有把面前這個人

殺死，才能活下去。

之後，他覺得風在臉上吹拂。

突然，他的腦袋整個清醒過來，他把視線移注大陸。

史達倫被伯克這突來的舉動弄迷糊了，他也猶豫起來了。

「風向變了！」伯克嘴裏喃喃地說著。

「嗯？」史達倫努力地鎮定自己，使自己恢復過來，他覺得伯克可能在使詐，他從不敢相信這個人，心裏戒備著。

這兩個都盯著中國大陸看，豎著耳朵，察覺出風從那來。

它來自北方。

風雖並不大，但絕錯不了，它來自北方。

「恐怕是暴風來襲。」伯克說著，話說出口把自己嚇了一大跳，他心跳得很厲害，他幾乎要癱瘓了。

「不是北方吹來的。」史達倫接腔，心裏同樣感到虛脫。天啊！我剛才簡直像隻野獸，他心裏想。他的思路又回到風向上。

「是颱風！」

他們眺望港口，帆船和舢板都迅速地被拖上了岸。

「是的，」史達倫回答說，「但這件事是千眞萬確的，我是指高斯。」

「高斯的事，我向你道歉。他死活該，他自找的。」他心裏想他倒底錯在那兒？在那兒？他反覆自問。「既然已經發生了，就讓它過去算了。我今天不應該把你約出來，但我對你不會改變的。再挑個日子，我們再決鬥一次，怎樣？」

「好的。」他不信任地看著伯克，他退了一步把他的刀放入刀鞘裏。

伯克也把武器收了起來。

「你會原諒科倫和泰絲吧？」

「他們最好死在我面前。我只當沒這兩個人，直到那天科倫加入了布氏父子公司，布氏父子成爲貴室的，而我是貴室的代辦，我會原諒他們的。」

兩人打點好所攜的武器後，迅速離開山頂，各自揚長而去。

第四十七章

這一整天北風都在呼呼地吹著，而且不斷地加強。在日落之前，女王城就都準備好應付這即將來臨的風暴。窗戶關得緊緊地，門也被重物堵塞住。那些早先挖了地窖的人，忙著感謝菩薩保祐；而那些居無定所的人，卻忙著找個堅固的房子好避難。可是，除了快樂谷之外，很少有房子是足夠堅避難的。

港內全部的船隻都用木條封住了艙口，全部的錨也都下到海裏去了。船隻與船隻之間盡量疏散，以求足夠的空間好讓它們迴旋。

這風始終是從北邊吹過來的，所以有人認爲，這風不可能是颱風。從來沒有人聽說過颱風是從北邊吹來的，可是，颱風是會隨時轉向的，甚至會再倒回來吹襲。

達僑是這樣地想，因爲氣壓計的刻度顯示從來沒有這樣高過，也從沒有一個颱風來臨的時候，不降下氣壓的。

傍晚時分，細雨從低空降下，使人們在這燠熱的天氣中鬆了一口氣。

史達僑將這事的輕重權衡一番：如果他沒有家室的拖累，光是他一個人的話，他早就駛

著「中國雲之號」出海了，那樣就可以往南直奔，一直等到颱風過境再說，但是有一種連他自己都不瞭解的本能衝動告訴他，不要去冒這個險。取而代之地，他帶著美美、楊欣、林丁等他們四個人到快樂谷，他那座廢棄已久的工廠，把她們安置在三樓的房間裏。他覺得這陣風雨會把瘴氣帶走，那麼美美在這磚石的土地上，會比在海上，或在平地簡陋的房子要安全得多，他就是這麼打算的。

科倫非常感激史達倫也供給他在工廠的一個房間，可是，他說他寧願帶著泰絲到港務局長的辦公室。那是一座低矮、花崗岩的房子，而且葛萊興也爲他們預備了一間房間。

史達倫把在山頂上發生的事告訴他們，以及其中的各種詳情。然而，這一整天當他在防禦一個也許根本不會來的颱風時，他不斷地想著這個暴力的人。

「這倒底是怎麼回事呢？我親愛的丈夫。」美美問他。

「我自己也搞不懂，我、伯克、颱風……，我眞的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也許是雲幕太低的關係。」

「讓我來告訴你那裏不對勁，你對過去的事想得太多，……，更糟糕的是，你總是躭憂將來可能發生的事。唉！多麼愚蠢啊！學學中國人！我命令你！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好了，再多想也沒有用。別浪費時間憂鬱得像隻便祕的母鷄。光吃點東西，喝點茶，然後去跟楊欣樂一樂。」

她一邊笑著，一邊把正穿過大臥房的楊欣叫到床前，讓她坐下，拉著她的手，說：「你

看看他，上帝完美的作品，而且我已經好好地給她上了一課。」

　她露齒一笑，感到很輕鬆。

「嗯，這樣才對，」她說，我經常都是想著你的，沒有關係啦！楊欣現在是一個人住隔壁，她等了你一個晚上啦！」

「我要跟你，親愛的女郎。」他咯咯地笑起來了。美美並不理會他。用中文很快地跟楊欣講了幾句話。楊欣全神貫注地聽著，然後高興得拍手，並對著史達倫微笑，之後快步出去。

「你跟她說了些什麼啊？美美。」他滿臉疑惑地問她。

「我告訴她，你喜歡怎麼做愛，怎樣才能使你得到最高的興奮。你到最後也別不好意思叫出來。」

「去你的！難道我不能有一點隱私嗎？」

「一個好妻子應該知道，如何對待她失去的丈夫。好了！去吧！楊欣正在等著你呢！」

「你在搞什麼呀？」

「我是說楊欣呀！我叫她去準備好。黃昏之愛最令人愉悅了，你還記得嗎？」

　史達倫走到門口，忿忿地說：「多謝你的善意，不過我此刻很忙。」他下了樓，頓時，他覺得心裏舒服多了。是啊！把時間浪費在沈思過去，實在是無聊之極。再一次地，他向菩薩爲美美求福，祈保平安。

× × ×

　伯克暫時不把「白巫號」的前檣豎起來，而且把船緊緊地用繩子綁在安全的樁位。那些折斷的桅桿、桁木，亂七八糟的繩具都收拾好了，艙口也都用木條釘好。他下了三個錨到海裏。

　整天他都覺得很恍惚，他頭部和胸部都在隱隱作痛，今晚又沒辦法好好地睡覺了。他眞想到那兒去喝他個酩酊大醉。但他曉得將有危險的事情要來臨了，他提著燈籠到甲板各處巡視了一下，然後才下去看看麗莎和麗莉貝特。

「來！喝點茶，休息休息，你辛苦了。」麗莎說：「最好把乾的衣服換上，都給你準備好了。」她指了指外套、褲子、帽子跟靴子。

「謝謝你！親愛的。」他坐下來，端起杯。

「爸！」麗莉貝特說：「你要不要跟我玩個遊戲？」可是伯克沒有回答她，因爲他根本沒聽到她說什麼，她用力拉拉他的濕外套，說：「爸！你有沒有興趣跟我玩個遊戲？」

「別吵你父親！」麗莎說，「我跟你玩！」

　她帶麗莉到隔壁艙房裏，感謝上帝，史達倫跟她丈夫終於和解了。在伯克把事情經過告訴她，她感謝上帝聆聽了她的祈禱，這風簡直是個奇蹟，她這麼告訴自己。現在，他所需要的是耐心。他會回心轉意爲泰絲祈禱。麗莎祈求上帝保祐科倫與泰絲，保祐這艘船，同時保

祐全家。然後她這才安心的坐下，開始跟麗莉貝特玩遊戲。

這天中午的時候，高斯的棺材被放進一艘單檣船上，伯克和麗莎駛到水深處，伯克誦哈葬禮儀式的樂曲。當葬禮結束，他又痛哭他的兒子，然後把棺材扔到海裏去了。他們回到「白巫號」後，伯克回到自己的艙房，鎖上房門，他爲他的兒子哀悼，爲他的女兒淚下。他爲生命中快樂時光的消逝而悲歡。

整夜風雨都在逐漸的增強，到了接近黎明時，卻是傾盆大雨，但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海上的浪也很高，但也不怎麼駭人了。

伯克和衣就睡了，他到甲板時，眼睛腫得跟汽球一樣。他檢視了一下氣壓計，仍然是二十九點八英吋高，很平穩地。他用手指敲敲它，但讀數仍然沒有變。

「早安！先生。」班尼華士說。

伯克面無表情地點點頭。

「只是下了一場大雨罷了！我想。」班尼華士說，被伯克精神的萎靡弄得很不安。

伯克勉強地去檢查錨索，它們非常堅固，沒有什麼差錯，足可應付任何風暴，他想。但這也沒有使他高興起來，他不覺得有什麼重要了。

中國之雲號整整齊齊的停泊在港口中，其他的船也沒有什麼大問題，一些遲來的小舢船也停泊在接近葛萊與據點的小海邊。

伯克走下去了，班尼華士和其他的看守人都非常高興他的離去。

× × ×

黃昏後，史達倫去檢查第一層的粗葉板，他下樓再去檢查其他的東西，他讀了氣壓表：二十九•八，並且很穩定。

「喔，上帝啊！」他的聲音圍著整個大樓。

「什麼，代辦大人。」美美叫道。

「沒有什麼，親愛的，回床去吧！」史達倫道。

美美在床上靜聽著雨聲，她想起了澳門，她說：「我不喜歡這場雨，我希望孩子都安好，我眞想念他們。」

「是啊，上床睡吧，好太太，我要出去一會。」

「你要小心啊！」

史達倫穿上了雨衣走了。

此時，雨還是下個不停，但事實上已有減少的趨勢，雲還是很低，他看了看中國之雲號，它眞美麗，並且也很安全，他自言自語著。

他回去查了一下氣壓表，不變。

「上來啊，躺下嗎！你爲什麼那麼不耐煩？你現在又要去那裏？」美美道。

「去港務局長室，我要去看一看科倫是否也安好，不要打開窗子和門，親愛的代辦夫人

！」

「是的，丈夫。」美美吻了一吻他。

此時皇后路上已沒有人影。但是風雨交加，史達倫此時想到此地可眞有點像英國的春天，春天的風也是如此的大。

他走到了局長室，脫下了雨衣。

葛萊與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早安，奇怪的暴風雨，是吧？來一點茶吧！」他指著椅子說道：「假如你在找科倫和泰絲，他們去做禮拜了。」

「呃？」

「他們馬上就會回來，今天是星期日。」

「哦！我忘記了。」

葛萊與從一個大茶壺中倒了一杯茶，然後將茶壺放回架子上，這個房間很大，牆壁上掛滿了水路圖，航海圖與氣象圖。整個房間都佈置的與船艙一樣，「你對這暴風雨的看法如何？」

「假如眞是颱風的話，那我們只有死路一條了，這是唯一的答案，假如狂風不往回吹的話，我們也許還有救。」

「假如你說對了，我們眞需要上天保佑了。」

「是的。」

「我有一次在福摩莎（即台灣）附近遇到一次颱風，我從沒有想到大海會變成那個樣子，眞是可怕。」

一陣帶著大雨的狂風橫掃過港灣，他們看著風向計，仍然指著北方。

葛萊與把茶杯放下。「我欠你一個人情，史達倫先生。前天，我收到了一封瑪麗寫的來信，她告訴我，你的仁慈，你和科倫。尤其是你，看來她是好多了。」

「在我離去時，我曾探訪她，她的確是比我第一次見到的時候要好多了。」

「她說再過兩個月，她就可以出院了。」

史達倫懷疑當葛萊與發現瑪麗的眞相時，不知會有什麼反應。當然他必須先知道才行，爲什麼美美相信他會接受瑪麗呢？

「醫生有沒有告訴你，她是什麼病？」

「腸胃的毛病。」

「那正是她所寫的，再一次的謝謝你。」葛萊與從桌上移開一張地圖並擦拭著滴在桌上的茶水。「科倫告訴我，當你還是個少年時，你曾服務於皇家海軍，曾參與過特拉法加角戰役，希望你不介意我如此冒昧的問，我的父親也曾參予過那次光榮的戰役，不知當時你是服務於那條艦上，他是海軍大將柯林伍得爵士的旗手，是在……」

「是在皇家至尊號上。」

「老天！」葛萊與喊道。

史達倫故意不讓葛萊輿曉得這個私人秘密，他要利用這個秘密做爲拉攏葛萊輿的工具。

「當然，我已不記得你父親了，我當時是火鎗手，並且被嚇得半死。但是海軍大將和我確實是在皇家至尊號上。」

「老天！」葛萊輿重覆的說道，在他還是一個小孩時，他曾看過這艘擁有一百一十門火礮的巨艦。「一艘有八百三十六個海員與一個未來的代辦的戰艦，難怪我們會贏，老天！」

「謝謝你的誇獎，但我在那場戰役中是微不足道的。」

「天啊！代辦——假如你允許我這樣稱呼，我感到很高興，你是知道的，我以前憎恨你的勇氣，但現在却不了，我現在才知道那個笨頭龍史達夫說對了，他說假如我處於你的位置，我也會這個樣子的。」

房門突然打開了，狂風夾雜著雨水打了進來，將牆壁上的地圖都打濕了。科倫和泰絲衝了進來，雖然天氣是這麼的惡劣，他們的興緻仍是很高。「喔！哈囉！代辦！」科倫說道：「我們能不能喝一點茶，葛萊輿？我們爲你禱告了。」

「謝謝你。」葛萊輿指着爐子上的茶壺說道：「你們自己來吧！不要客氣。」

泰絲看了看史達倫，並脫下了淋濕的外套，「早安，代辦。」

「妳今天看來眞是可愛，史達倫夫人。」他說道。

她替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們兩人看來很快樂。」史達倫說道。

「是的，」科倫說道：「我們祈禱上帝，希望能改變風向。」

「你不會令我改變主意的，孩子，還是到我這邊來吧？」

「不！謝謝你，我們在這裏很安全。」

史達倫注意到科倫錶鏈上掛著一個銀的鑲有鑽石的小盒子。「那是什麼？科倫。」

「一個紀念品，泰絲給我的。」這小盒中存放著伯克送給史達倫的二十個銀幣，科倫爲了這件事對泰絲感到非常抱歉，因爲他從沒有向泰絲解釋這二十銀幣的含義。

「這本是我祖母的，這根本不算是什麼結婚禮物，」泰絲告訴史達倫，「但我也只有這個了，乞丐是不能挑剔的。」

「不要爲這個煩惱，妳現在是高貴之屋的一份子了，你們什麼時候要遷到新居去。」

「再過三個星期。」科倫和泰絲同聲答道，他們相視而笑，感到非常快樂。

「好的，我會先做安排的，好了，等會兒見。」

「看看那個笨蛋，代辦。」葛萊輿說道，他正用望遠鏡看著在東方航道上的一艘帆船。

「他倒底是在搞什麼鬼？今天可不是出航的天氣。」史達倫說道。

「史達倫先生，我希望能借用一下你在快樂谷的碼頭，我會向她發出信號，要她停泊在你的碼頭內。」

「當然可以，這艘船叫什麼名字？」

「是一艘海軍快速帆船，飄著總督的旒旗。」他收起望遠鏡說道：「她的船長應該檢查

一下腦袋，在這種天氣出海。」

× × ×

葛萊與向海員們下達了命令，要他們向那艘在風雨中飄蕩的帆船發出信號。

「龍史達夫在那裏？」史達倫問道。

「在旗艦上，」葛萊與說道，「我必須承認，我在海上會安心多了。」

「我可不會。」科倫說道。

「我也不會。」泰絲插上一句。

史達倫將茶喝完。「好了，我要走了，當你們需要我時，你們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我。」

「哦！老天——我的意思是說那不是很危險嗎？代辦。」泰絲問道。「快樂谷中不是有瘟疫嗎？」

「這場風雨會將那些瘴氣都衝走的。」史達倫自信的回答道。

「別忘記了，泰絲，我們手頭上還剩有一些金鷄鈉，不久，還會有更多的進來。」科倫說道，「代辦，我想那新的計劃實在是太好了，一種對人類的服務。」

史達倫曾經告訴科倫有關他與古伯的協商，他鼓勵科倫多花點時間在美國人身上。他一直認爲將古伯與科倫聯合起來，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傑夫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你會與他合

的很愉快。」他穿上雨衣說道：「好了，我要走了，你們兩個，不必担心伯克，他會回心轉意的，只要多給他一點時間。」

「我希望如此。」泰絲說道：「我希望如此。」

當他出去時，史達倫看了一下氣壓計，「老天爺，已經下降到二十九•五英吋了。」

葛萊與看了一下時間，不禁煩燥的叫道：「老天，幾乎是每半小時下降半英吋。」

「她就在那裏，沒錯。」史達倫緊張的叫道，他開始躬著身子走在皇后街道上，向快樂谷走去。

「進來，科倫，泰絲。」葛萊與命令道。他用力將門關上，「不論如何，除非有進一步的命令，否則不得將門打開。」他檢查了窗戶與窗板。他瞭解史達倫是對的，這場暴風雨會直接衝向他們。「我很高興，你已與你父親言歸於好了，科倫，現在，我想，來點早餐吧！」他鎮靜的向他們說道，「史達倫夫人，妳能不能領導我們禱告？」

第四十八章

史達倫奮力的跑著，幾個轎夫正慌忙的跑向太平山，幾個迷失路途的歐洲人也奔走著找尋躲避的地方。雖是下著大雨，史達倫仍然可以看見在港內的英國皇家的軍艦，正疾駛向有許多暗礁的快樂谷。劇烈翻動的海洋是一片陰暗的灰綠色。狂風暴雨以驚人的速度衝向碼頭，它的邊緣掃過這艘軍艦，將她的主帆扯成碎片，並使整艘軍艦傾向一邊。史達倫在風暴中奮力的支撐著，雖然只是幾秒鐘的時間，他都感覺得到這陣盲目的暴風雨，幾乎使他站不住脚。當他睜開雙眼向海上望去時，驚奇的發現那艘軍艦仍然在海面上，在前面無力的用船尾的桅支持著航行，她的甲板已被沖掉了，主帆的碎片在船尾飄盪著。

史達倫再度準備向前奔跑，他趕到快樂谷的碼頭時，正好瞧見巨大無邊的白色巨浪當頭向軍艦蓋下，一個水手從船頭順著錨鏈跳下，但是他失足而跌在碼頭與船的中間，他的手掛在碼頭的木樁上，當風浪使得軍艦撞向碼頭時，他不禁高聲尖叫起來，當海浪再將船隻拉回去時，那位可憐的水手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踪了。

史達倫向被嚇壞的水手們大叫著，一個水手丟給他一根繩索，他快速的將繩子的一端繫

在支柱上，另一個水手從船尾的錨鏈安全的跳上碼頭。

大海的巨浪使得船隻不斷地撞向碼頭，水手們開始跳上碼頭。

「設法到工廠去！」史達倫比著手勢，要他們跟隨他跑向前門，他猛力的將門拉開，強風無情的拖扯著。八名船員衝了進來，一面咒罵著又一面慶幸自己的運氣。

史達倫脫下已經濕透的衣服，然後才注意到賀瑞修與蒙塞。「老天爺！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賀瑞修，嗨！蒙基先生。」

「沒有想到我們還能上到岸來。」蒙基餘悸猶存的說道。

賀瑞修靠著牆喘息著，他感覺到胸部極爲沉重並嘔吐了。

門又打開了，船長——一位年輕的上尉帶著一陣疾風衝了進來，他大步行走著，然後像狗一般地抖動著身子。史達倫走上前去用力把門關上。

「我的上帝呀！」這人向史達倫說道：「你可曾看過這種天氣嗎？」

「在這種天氣你幹什麼還要出海？難道你不會用眼睛看看澳門嗎？」

「是的！老天！但是我受命到香港來，所以我就來了，是一個瘋子命令我們來的。」

「什麼？」

「就是那個血腥的貿易監督克萊•魏倫爵士，那該死的愛爾蘭人，害得我差一點損失一條船與所有的水手。我跟他說過這裏天氣不好，他老兄却只是看看天色然後說：『沒關係，你有足夠的時間到那兒，我命令你出海。』謝謝老天，我們總算到了香港。」

「外面海上的情況如何？」

「再遲一個小時，我們就絕不會在這兒了，有二十、三十尺高的大浪，還有那該死的狂風，它不轉向也不往回吹──實在無法想像，這是颱風還是什麼？這怎麼可能呢？」

「因爲我們正好在暴風圈內，我們的後路都被斷絕了。」

「老天！幫助我們吧！」

「隨便坐，不要拘束，我去替大家找些茶水和酒來。」

「謝謝你，」這位年輕人說道：「請原諒我的闖入。」

史達倫經過賀瑞修與蒙塞的房間問道：「你還有沒有力氣上樓來？蒙塞先生。」

「可以，謝謝你，代辦，你眞周到。」

「幫我把賀瑞修扶起來。」

「當然，不知道這孩子怎麼搞的，他離開澳門就開始含混的呻吟，眞是奇怪。」

「是被嚇壞的。」史達倫說道。

他們幫助賀瑞修脫去大衣，他的臉現在是死灰色的，他無助地嘔吐著。他們扶著賀瑞修上樓，把他安置在西邊小室內的沙發上。這小房間曾經是屬於羅勃的。

史達倫走到餐室中的酒架旁，倒了一些白蘭地。蒙塞拿了一杯，他的手顫抖著舉起杯子，一口喝下，並接受了第二杯。「謝謝你，代辦。」

「也給賀瑞修一點，」史達倫說道：「我馬上就回來。」

他穿過東邊的長廊來到他的套房，他的套房是在這層樓的南邊。

美美、義興、阿珊與林丁正在起居室的中心圍著一張小方桌子打麻將，油燈內的火苗不斷地跳躍著。

「哈囉！代辦。」美美說道。她拿起一張用竹子與象牙做的牌，又咒罵著用力丟回桌上。「眞是倒楣，代辦！」她說道：「我的手氣實在太差了，我到現在連一把都沒和過，我已經輸了四百多元了，而且我們已打了好幾個小時了。喔！不要介意，我還是很高興見到你。」

雨水打在窗板上發出噠噠的聲音，風勢也愈變愈大。

「該死的噪音，你能不能借我一點銀子？我已經一文不名了。」

「我會從妳的零用錢扣除的，繼續打妳的牌吧！」史達倫笑道：「我們的樓下擠滿了客人，所以妳千萬不要隨便跑出去。」

「我幹什麼要出去呢？」

他又回到羅勃的房間。

蒙塞氣色看來已經好多了，他已經脫去身上濕透的衣服而用一條毛毯將自己裹起來。賀瑞修則睡著了。

「這次是上帝救了我們，代辦。」蒙塞說道。

「你爲什麼要離開澳門？自尋死路嗎？你一定已經知道這兒的天氣了。」

「還不是為了公事，代辦。」蒙塞鄙夷的說道。「魏倫大人是昨晚乘著快速戰艦抵達澳門的。他命令我帶著遣送前任全權大使的正式公文到香港來，在這種天氣。他們還以為這是兩三天就可以辦完的呢！我實在沒有心情告訴他這件『大新聞』已經被報紙登出來了。」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說他倒是挺熱心的。他是大概在半夜抵達澳門的，他留在戰艦上沒有對外宣佈，在四分鐘之內，我就被召到艦上，他拿出他的任命狀，並給我看外國文書的派遣令——上面寫的完全與史基能寫的專欄文章一樣，那個該死的記者怎麼知道這個秘密文件的？他叫我凌晨出發把這份遣送令交給龍史達夫。他還說他本人會在四天後抵達香港，到那時龍史達夫必須馬上離開。我是到這兒來見海軍大將和將軍請他們準備馬上離開的手續。」蒙塞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個愛爾蘭佬，我還有什麼話說。」

「為什麼他不直接過來呢？」

「一個地方不能同時有兩位全權大使，這是很明顯的違反了規定，這就好像似外交禮節一樣，史達倫先生。只要等龍史達夫一離開港口，我就代理他的職位並通知魏倫大人，然後他才會到這兒來。」

一陣狂風突然吹來，打得窗板戛戛震響，嚇了他們一跳。

「該死的！差一點讓我葬身海底，假如由魏倫來作全權大使，整個亞洲就會天下大亂了。他曾說過：『要是我的話，那個該死的石頭就是沈到海底我也不管。』我的天啊！假如你

不介意，我想休息一下，我有點兒不舒服。」

賀瑞修又開始呻吟起來，並且又嘔吐了。

「再給他一點白蘭地，」史達倫說道。「在隔壁有一間臥房，你可以在那兒躺一會兒。」

他下樓來看看船上的水手們是否都已安置了。他們已經自己找到食物與酒，大吃大喝起來。那些沒有喝酒或是吃東西的人們則躺在那兒睡覺。

氣壓計顯示出二十九．一度，並且仍在下降。

「老天爺！每一小時就下降十分之三英吋，」那位年輕的船長說道。他長的高而英俊。

「呃！史達倫先生，我是費澤里•史密斯上尉。」

史達倫握了握伸過來的手。

「謝謝你將房子騰出來讓我們安歇。」

北邊的一扇窗戶突然被強風吹開了，一陣雨水打進走廊，三位水手連忙上前關上窗戶並重新將窗板鎖上。

「我想看看我的船。」上尉說道。

「最好到這邊來。」史達倫領著他經過一個長廊來到一扇雖然緊緊鎖著，却仍有北風鑽過來的窗戶前，他謹慎地將窗戶打開並伸出頭去。

他看到「中國之雲號」與「浮雲號」正安然無恙的停泊在港口內，上尉的戰艦却隨著浪

波上下起伏著。遙望東邊，根本看不見海平線，所見到的只是漆黑一片，漆黑得令人無法呼吸。

「你的船不會有事的，船長。」

「是的！」這個年輕人餘悸猶存的望了東方的天色一眼，然後連忙縮回頭來。「她是我第一艘船，我只在這水域裏待了幾個月而已，颱風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場突然而來又無法預測的狂風暴雨，有時人們稱它為『魔鬼之風』。」

第四十九章

一個小時後，一場巨大的暴風橫掃過港口碼頭，將「浮雲號」的錨鏈都吹斷了，使得她無助地飄浮在黑暗中。毛斯在「浮雲號」的船艙內，唸著聖經感謝上帝的仁慈。狂風使得「浮雲號」的船身傾向一邊，使得毛斯站不住脚，跌在樓梯口的階梯上而暈過去了。也使得這條船轉變了方向，幾乎是一直線的對著海岸。在她的前面是古伯的「波士頓公主號」，這兩條船猛力地撞在一起，「浮雲號」被撞的首尾倒置，船尾對著海岸，一陣巨風將她帶進沿岸船戶的舢板群中，深陷在小船群中，數百計的中國船戶都被撞得掉落水中，被大浪吞沒了，其他一些沒有掉落水中的船戶畏縮的躲在脆弱的竹製舢板中，但是當第二個大浪衝來時，他們也無法倖免的掉入水中，葬身海底。

×　×　×

在「波士頓公主號」上，傑夫．考伯奮力的離開甲板進入主艙室，然後扶起雪凡芬。強風猛烈地吹著，海浪也瘋狂地衝擊著船身，但是她的錨鏈仍然沒有斷掉。

「你們還好吧？」考伯向著上面的騷亂喊道。

「我想還好吧！啊！上帝救救我們。」

「待在那兒！」古伯打開艙門，費力的爬上甲板，但是強風與陣雨又逼使他退了回來。他穿過走廊進入貨艙。他提著燈籠看到被「浮雲號」撞到的地方，船桅都倒了下來，甲板與艙壁也有了裂痕，隨時都可能四分五裂。古伯又回到雪凡芬旁邊。

「不要緊的！」他安慰她道：「只要我們的船錨不鬆掉就不會有事的。」

× × ×

一陣巨風襲擊葛萊輿的據點並將旗桿吹斷了，斷掉的旗桿像標槍一樣的飛入港務管理員的辦公室。

旗桿穿過用花崗岩石砌成的牆壁將葛萊輿的手臂自手忖以下切斷了，但仍沒有減輕它的衝勢，它一直衝入房子的另外一邊，將科倫拋開老遠。磚塊與瓦礫，正在燃燒的煤炭像雨般的落在正準備休息的泰絲身上。

雨水和狂風穿過斷垣殘壁怒吼著，泰絲的衣服碰到正在燃燒的煤炭而燒了起來。科倫勉強的站了起來，用雙手拍打著燃燒的衣服。

他將火撲滅後，將泰絲抱在懷中，她已經毫無知覺了，臉色蒼白，一部分頭髮也被燒焦了，他扯去她的衣服細心的檢查，她的背部已被灼傷了。

科倫聽到尖叫聲，轉過頭來發現葛萊輿，鮮血從他的斷肢內湧出，科倫看著地上的斷臂，科倫站了起來，但他的雙腿却無法動彈。

「快救救我，科倫！」葛萊輿逆著風勢叫道。

他木然的開始移動腳步，他扯下一條旗子的升降索當作止血帶，綁在葛萊輿的傷口上以阻止流血。他無法決定下一步該做什麼，然後記起以前當蓋耶中彈時，他的父親所做的事情。

「清洗傷口！」他大聲說道：「你應該先清洗傷口，然後再燒炙消毒。」

他找到一個水壺，裏面仍有一點水，他跪在葛萊輿旁邊，清洗著傷口。「忍一點兒！」他喃喃自語道。葛萊輿痛苦的神色幾乎使他喪失勇氣。

泰絲嗚咽著恢復知覺，她勉強站了起來，當她往地上一看不禁尖叫了起來。

科倫嚇了一跳，看到泰絲正盯著那隻斷臂。

「快幫我找一枝火鉗來。」他叫道。

她搖著頭並歇斯底里的向後倒退，看來好似她又要昏過去了。

「快去找那枝該死的火鉗，妳可以過一會兒再昏倒。」他高聲叫道。

泰絲強迫自己站直了，她被科倫憤怒急迫的叫聲嚇的清醒了過來。她開始找尋火鉗。

「看在老天的份上，快一點。」

她好不容易找到了，顫抖著遞給科倫。

科倫用火鉗夾起一塊燒得通紅的煤炭放在葛萊輿的傷口上，葛萊輿慘叫一聲又昏了過去。燒焦的血肉發出令人作嘔的臭味，科倫勉強屏住呼吸直到傷口完全被炙燒過了。然後他轉過頭去猛力的嘔吐。

× × ×

伯克看著氣壓計，整條船戛吱戛吱的搖幌著。「二十八．二度，莉莎，從沒有這麼低過。」

莉莎抱著麗莉貝特說道：「不知道泰絲現在在那兒？上帝！保佑她！」

「是的！」伯克說道。

突然船桅被吹得震天價響，整條船都傾向一邊，她連忙抓著欄杆使自己站穩。

「我到甲板上去。」

「別去！留在這裏，不要冒……」但是還沒等她說完，他已經上去了。

「暴風雨什麼時候停下來啊？媽媽！」麗莉貝特啜泣道。

「快了！快了！親愛的。」

伯克謹慎的伸出頭去望著在下風方向甲板的通道，又轉過頭看著檣桅，它們被風吹得彎曲的如同樹枝一般，並且檣桅上已被吹得一個很大的裂痕，眼看著就要四分五裂了。

突然一陣巨風從北面猛襲過來，一根升降索被吹斷了，然後另一根也斷了，主檣桅也被

吹斷了，重重的摔在船尾上，緊接著所有的帆柱、檣桅都倒在甲板上，把甲板上的通道砸得粉碎。「白色女巫號」被風吹得都快翻覆了。

伯克抖落身上的木屑，向著被嚇壞得船員們叫道：「趕快到甲板上去，你們這群笨蛋，趕快逃命，把那些檣桅砍下來！」

他激勵著船員上到甲板，風力使他無法站直，雨水也使他睜不開眼睛，他用斧頭用力的砍著主桅，他還記得以前的一次颱風使他喪失了一隻眼睛，他禱告這次颱風不會令他再損失一隻眼睛，並且也希望泰絲能夠安全無恙，莉莎與麗莉貝特不會被大海吞沒。

× × ×

為了建造新城鎮所搭的鷹架被吹得不見踪影，巨風猛力地襲擊岸邊，摧毀了士兵的營房與造船廠，掃平了法勒林吉夫人的基業，也將亞里士多得的畫吹得粉碎，並將他埋在瓦礫中。然後將太平山一帶的茅舍完全摧毀，粉碎了數以百計的家園，並將瓦礫碎石帶到幾哩遠的地方。

在太平山的山脚下，高登陳彎著身子躲在他的秘密地窖內，一面為自己的謹慎感到自豪。這個地窖是用石頭造成的，非常堅固。雖然他知道他的房子會被颱風摧毀，但他慶幸自己寶貴的財產都在這裏，一點都沒有損失，並且房子也可以很快的再重建起來。他的眼睛掃視著整理的清清楚楚的帳簿、期票與別人向他借貸的抵押品，一條條的銀塊堆得幾乎有半個人

高，成箱的翡翠瑪瑙，珍貴的絲綢和一桶桶的美酒，最後眼光停在他那美麗的小妾身上，她安適的睡在一張靠著牆的床上。他又倒了一杯茶然後躺在她的旁邊。

「你實在是一個聰明的傢伙。」他告訴自己說。

×　　×　　×

暴風雨不斷地吹襲著史達倫在快樂谷的房子。但是除了偶然的震動與響聲外，這棟建築物仍是安然無恙。

史達倫點上一根雪茄，他討厭在房間裏什麼事也不做。

「你抽太多菸了。」美美在風暴中叫道。

「抽菸可以穩定情緒。」

「壞習慣！」

他沒有說話，只是再一次的檢查氣壓計。

「你爲什麼每隔十分鐘就看那東西一次。」

「它能告訴我們暴風雨在那裏。當它停止下降時，我們就在颱風眼內了。然後我想氣壓就會上升了。」

「我不喜歡住在這裏，代辦。澳門比這裏好多了。」

「我不以爲然。」

「什麼？」

「我不以爲然。」

「喔！我們今晚還要睡在這裏嗎？」她問道：「我不希望你，義信還是阿洲得了感冒。」

「我想我們在這兒會很安全的。」

「什麼？」

「我說我們在這兒很安全。」他看了看錶，半夜兩點過兩分，他慶幸他們的住處位於下風處。史達倫也慶幸著自己是在岸上，船艦不可能抵擋住這場暴風雨，在地球上沒有一個避風港在這種惡劣的天氣下還能保護船隻，他告訴自己說。我敢打賭澳門一定完蛋了，在那裏一點保障都沒有。我敢打賭在澳門至少有一半的船隻和全部的舢板都會被摧毀。

「我到別的地方去看看。」

「不要去太久，代辦。」

他順著走廊檢查窗板是否都鎖好了，並心不在焉的把一幅昆斯畫的圖畫扶正，然後走進羅勃的小房間內。

賀瑞修呆滯的坐在一張竹椅上，在微弱而又閃爍不定的燈光下，他的臉色看來更是蒼白。

「哈囉！賀瑞修，蒙塞到那兒去了？」

賀瑞修看著史達倫，彷彿不認識他的樣子。「我找到阿泰了。」賀瑞修微弱的說道。

「我聽不見，孩子，你必須大聲一點。」

「阿泰！是的！我找到她了。」

「什麼？」

賀瑞修邪惡的笑了起來，好像史達倫根本不在房間裏一樣。「瑪麗墮胎了，她是一個供異教徒玩弄的妓女，下賤的妓女。」

「胡說！根本是胡說八道，不要相信它。」史達倫說道。

「我找到阿泰，並抽打了她一頓，她告訴我眞相，瑪麗是一個專門供中國人玩弄的妓女，並且她也懷了中國人的野種，但是阿泰給了她藥吃，把那孩子打掉了。」又是一陣尖銳的笑聲。「但是我捉住阿泰，一直打到她說出實話才停止。她是替瑪麗拉皮條的，瑪麗將自己出賣給魔鬼。」他的眼睛盯著燈蕊。「葛萊興絕不會娶一個妓女的，所以她還是我的，完全是我的，只要她跪下來向我求情，我還是會原諒她的。」

「賀瑞修！賀瑞修！」

突然一陣狂風暴雨猛烈的吹襲著房子，緊接著第二陣，第三陣，好似天就要塌下來的樣子。史達倫聽到窗子與窗板被吹開的聲音，他連忙衝過走廊到他的房間去，美美與義信畏縮的躲在床角，阿珊則在呻吟著，嚇得無法動彈，史達倫衝到床邊將美美摟在懷中。外面狂風的吼聲愈來愈強。

突然暴風雨消失了。一片靜寂。

光線從窗縫間漸漸滲透進來並且愈變愈強。

「怎麼回事？」美美問道。對突然而來的平靜感到不解，史達倫將美美放下走到窗前，小心的打開窗子，感到熱而乾燥的空氣湧進屋內。

他不相信地望著港口碼頭。

「中國之雲號」仍然碇泊在原處，「白色女巫號」的主桅已經不見了，她船尾的檣桁也倒向一邊。浮雲號則擱淺在葛萊興的港口內，他看到一艘戰艦傾斜地順著海浪浮沉不定。但是其它的艦隊和貨船仍然停泊在港灣內，安然無恙。

天上是一片蔚藍與強烈的陽光，但是在港灣內，海水却像是發瘋了一樣，錐形的海浪一波又是一波，他看到「中國之雲號」兩邊都進水了。在遠方，一朵巨大的雷雲正從海上升起，氣勢雄偉的升到一萬尺高空上。

「我們在颱風眼裏。」

「什麼？」

「暴風雨的中心，是了！中心！」

美美、義信與阿珊連忙趕過來。

「船隻安全了，上帝保佑。」史達倫激動的說道。「船隻安全了。它們安全了。」突然他的歡欣消失了，他用力地關上窗板與窗戶，並且拉著她們往外就走。

「來！」他緊張著說道。她們驚訝的跟在他後面，他跑過長廊走到對面最北的一個房間，將門打開。

室內的一部分窗板已經破掉了，一個窗戶也被砸得粉碎，玻璃碎片到處都是。

「待在這兒！」他說道。

「怎麼回事？代辦！暴風雨不是已經過去了嗎？」

「照我的話做。」他急道。美美順從的坐在一張破裂的椅子上。

「父親怎麼啦？」義信問道。

「我不知道。有時候我實在不瞭解他。謝天謝地這暴風雨已經過去了。」

義信走到窗戶旁邊並將窗子打開。「啊！快來看！」她叫道：「這是不是很美？我眞高興颱風已經過去了。」

美美和阿珊走過來圍在她身邊。

× × ×

伯克站在甲板上，幾乎嚇得癱瘓了，他看到大浪從四面八方向他打來，但是在臨風之岸的海浪却是很小，雷雲有五尺寬，像一座大教堂的高牆一般，這座高牆正在緩慢的移動，它的東面正向他們接近。

「怎麼回事？親愛的！」莉莎說道，抱著麗莉貝特走到甲板上來。「啊！多美麗啊！」

「啊！眞是漂亮！」麗莉貝特說道。

「我們在暴風雨的中心，在颱風眼裏。」伯克叫道。在甲板上的水手都轉過來看著他。

「看啊！」麗莉貝特說道，她指著島嶼。「眞有趣！」

樹枝上的葉子都被狂風吹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樹幹了。新皇后鎭幾乎都不見了，太平山也只剩下一片廢墟。一些小小的人影開始往海岸移動。

「到下面去。」伯克不悅的說道。

大家迷惑的服從了他的命令。

他拿起望遠鏡對著「高貴之屋」的據點望去，他看到史達倫站在大門前，被一群人圍在中間。並有幾個人從三樓的窗口探出頭來。

他放下望遠鏡，輕聲地自語道：「最好叫他們進去，達克。」

× × ×

科倫用手環抱著泰絲。

「假如我們這次能生還的話，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要待在這兒，」他說道：「我們回到家鄉去，永不再來這裏。」

「是的！」泰絲說道，她驚嚇的看著漸漸接近的烏雲，「我們最好到裡面去。」她說道。

科倫等她走進來後，將門關上，他那被灼傷的手臂使他幾乎舉不起手來。但是他仍勉強的把門閂好。

她小心地越過瓦堆石礫，跪在葛萊輿旁邊，他的臉色慘白，但是心臟仍在跳動著。「可憐的葛萊輿。」

× × ×

史達倫估量著從碼頭到「中國之雲號」的距離和東邊的雷雲到達碼頭的時間。他知道沒有時間去找拖船了，所以他跑到碼頭邊上，他用手圈成一個杯狀，大聲叫著。

「歐爾羅富！」他吼道。「喂！中國之雲號。」他看到歐爾羅富向他揮著手並微弱的回應著：「喂！」

「把她轉向南方，風會從南面吹來，把船頭指向南方。」

「是！」他聽到歐爾羅富的回答，不一會兒，他就看到一群水手往船頭跑去，船邊還有一條拖船，水手們發狂的拉著繩索使船頭轉向。

史達倫又趕到門口前的人群中叫道：「進去！快進去！」

大家都進去了，只有那位年輕的上尉不相信的看著他的戰艦與碼頭。「老天啊！她還浮在水面上！看看那些艦隊——那些船隻。我以為她們全部會吹到天上去呢！結果只有一條船被擱淺了，一條船損失了一根主桅而已，眞是令人難以相信，老天爺！南方？你說？為什麼

？」

「快一點！」史達倫抓著他的手臂說道：「叫你的部下快點進來。」

「怎麼回事啊？」

「看在老天的份上！幾分鐘以後我們就會脫離颱風眼了，到時候暴風雨又會過來的——我想它會從南面吹來的，叫你的部下……」

他迷惑的看著賀瑞修衝過他身邊，順著皇后街向造船廠跑去。

「回來，你這個笨蛋，你想找死嗎？」史達倫叫道，但是賀瑞修沒有理會，史達倫連忙在後面追趕著。

「賀瑞修！你倒底是怎麼回事？」他叫道。他趕上賀瑞修並緊抓著他的肩膀。

「我要去告訴葛萊輿，叫他解除婚約，」賀瑞修尖叫道。「放開我——兇手！你和你那個骯髒的妓女！我要把你們問絞！」他掙脫了史達倫的雙手，繼續向前跑著。

史達倫再度的追上去，但是雨水又開始打在他臉上，他停了下來，那層雷雲已經遮住一半的港口了，海水又似沸騰一般，洶湧澎湃。他看到拖船內的水手們都聚集在「中國之雲號」上，然後消失在下層甲板。歐爾羅富再度的揮了揮手，也跟著下去了。

史達倫連忙轉身向他的房子跑去，一陣大風迎面向他吹來，幾乎使他摔倒。他冒著傾盆大雨趕到內檻，勉強的回過頭來。

賀瑞修正順著海岸跑出快樂谷去，那層烏雲已經完全籠罩住修船廠，賀瑞修慢慢的消失

在雨霧中，史達倫看到他停了下來，然後就看到他那小小的人影像葉子一般的飄走了。

史達倫彎著腰將門打開，但是還沒來得及閂好，一陣巨大的狂風吹得他一直進入走廊，並把一樓的窗戶全部吹開，而使三個人喪失了生命。

史達倫費力的站了起來。慶幸並驚訝自己還活著，他衝到門口，用盡吃奶的力氣將門關上並閂好。又是一陣強風過來，將石礫、紙張、枱燈——所有沒有釘牢的東西——都吹離開地面。

當史達倫向樓梯跑去時，發現了那位年輕上尉的屍體，他停下了腳步，但是又一陣狂風吹得他倒退了幾步，並將上尉的屍體也幾乎吹翻了身，史達倫掙扎著爬上樓梯找尋安全的避難所。

× × ×

當狂風從南面吹來時，「白色女巫號」隨著風浪上下顛簸。她傾斜的幾乎翻了過來，但是又奇蹟般的修正了過來。伯克拉著莉莎與麗莉貝特回到船艙將她們安置在床位上，他用幾乎喊叫的聲音安慰她們，但是她們聽不見，只是對她們的生還感到絕望。

海水衝進船艙走道，猛烈的撞擊著被閂住的艙門，突然一陣怪異的巨風猛力襲擊船身，船身搖幌著並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裂口，伯克知道船錨已被吹斷了。

× × ×

在「波士頓公主號」上，雪凡芬用雙手摀著耳朵企圖隔絕狂風的尖叫聲。古柏感覺到最後一根錨鍊也被吹斷了，他叫著鼓勵雪凡芬繼續支撐下去，但是她並沒有聽到。他掙扎得跑過去拉著雪凡芬，用盡他的力氣將雪凡芬靠在支柱上。

船身突然傾向一邊，她的船緣上方完全沉沒在水中，她開始沉沒了。一陣暴風雨將她吞噬了，並使她撞向一艘俄國貨船。

× × ×

現在颱風從南面吹來，它越過高山而向內陸襲來。最後以無法相信的力量橫掃快樂谷。它決心吹毀「高貴之屋」。

史達倫將美美抱在懷中，在北側的一間房間避風，燈光激烈的跳動著，將怪異、抖動的影子投射在戛吱作響的窗板上，阿珊跪在地板上，而義信則依偎在史達倫身邊尋求保護。

美美將嘴唇靠近史達倫的耳朵叫道：「代辦！我對這些噪音感到非常厭煩。」

他笑了起來將她抱得更緊，她將手臂圍繞著史達倫的脖子。他知道現在沒有東西可以使他們分開了。

「再過三、四個小時，颱風就會過去的。」

「該死的颱風，我有沒有告訴過你，它是一條龍？一條海龍？」

「是的。」

「糟糕！」

「怎麼啦！」

「我忘記吃藥了，今天是最後一服，沒有關係。」

「再過幾個小時，妳就可以吃藥了，不要緊！」

「是的！丈夫。」美美感到非常快樂與幸福，她用長髮劃弄著史達倫的頸背。「我希望孩子們都安全。」

「是的！不必擔心，陳生會照顧他們的。」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我希望早一點兒結婚。」

「再過三個月，絕對趕在聖誕節前。」

「我認為你應該再娶一個英國女孩做你第三位妻子。」

他不禁笑了起來。

「有很多小孩是很重要的，不要笑。」

如同炮擊般的巨風將建築物南面的窗子都吹開了，整棟房子都搖幌了起來，好像地震一般。屋頂上的釘子都被狂風拔了起來，一陣狂風將屋頂都掀起來了，並將它拋入海中。

史達倫感覺到義信被風捲入空中，他想去抓住她，但是她已消失踪影了。

史達倫和美美緊緊的抱在一起。

「不要放棄！我親愛的太太。」

「我絕不會的！我愛你，我的丈夫。」

一陣猛烈的巨風將他們倆都吞噬了。

第五十章

陽光勇敢的從烏雲中穿了出來，將熱力散播在發抖顫慄的城鎮上。

科倫發現他的父親躺在被狂風暴雨蹂躪的體無完膚的住宅內，在他的懷中，是一位嬌小玲瓏的中國女孩。科倫奇怪他的父親爲什麼會喜歡這種女孩子，對科倫來說，這個女孩長得並不漂亮。

但是值得安慰的是，他們兩個好似沒有受到死神的折磨，他們的面容相當平靜，好似在睡覺一樣。

科倫離開了房間，從破爛不堪的樓梯上走了下來。

泰絲在下面等著，當她看到科倫悲傷的搖了搖頭時，她的眼眶也不禁充滿了淚水，她握著他的手無語的走出了快樂谷。

整個城鎮都是零亂不堪，殘枝木屑到處都是，有的房子都已倒塌了，但是也有些建築物仍屹立不倒，只受了輕微的損傷。海岸又恢復了生氣，人們來來往往，忙着收拾殘局。

山邊上飄來陣陣炊煙，以及工廠操作的嗡嗡聲。飯店、茶館、小吃店以及街上的攤販又

開始出來叫賣，兜售生意，整個城鎮又活了過來，人們忙着重建家園並慶幸自己能夠生還。

「看！科倫！」泰絲突然叫道。

科倫遲疑了一下，他的惱子因爲過度的悲哀而有些不清了，他順著泰絲手指的方向看去他看到了他們那幾乎全毀的房子。

「啊！老天！」她說道：「我們該怎麼辦呢？」

他沒有回答。當泰絲感覺到科倫的恐慌時，她不禁更爲害怕了：「快一點：親愛的，我們—我們到旅館去，然後—然後到白色女巫號去，快點，親愛的。」

史基能趕上了他們，他的面容憔悴，衣服也被扯得只剩下幾片碎布了。

「對不起，科倫先生，代辦在那裏？」

「什麼？」

「代辦！你知道他在那裏嗎？我必須馬上見他。」科倫仍然沒有回答，所以泰絲接口道：「他—他死了。」

「噢！」

「他死了，史基能先生。我們—我的—科倫看見了。他死了。」

「啊！老天！」史基能叫道。

他跟蹌的跑回報社和他那幾乎全毀的印刷廠。「你是一個發行人？」他叫道。「用什麼發行？你現在沒有機器也沒有錢去買一部新的，現在代辦又死了，你也不能向他借錢了，你

現在完蛋了，徹底的完蛋了，你現在該怎麼辦呢？」他不顧他的員工正在一旁耐心的等待着，踢著石頭，大聲叫道：「他到底是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死呢？」

他咆哮了一陣子，然後坐在一張高脚凳上：「你現在怎麼辦？振作一點！想一想。」

好了，他告訴自己，首先要做的是把紙拿來，特別報導，如何進行呢？用手工印！「對了！用手工印。」他大聲叫道，「你有員工，你可以做到的，然後再做什麼？」

他注意到員工都在以奇異的眼光看著他，把嘴閉上，他警惕著告訴自己，你先準備好紙張，然後去找那個無用的傻瓜科倫，說服他出錢資助你的出版，你可以輕鬆的說服他，現在，把嘴閉上。

× × ×

科倫和泰絲仍然站在史基能離開他們的地方。

「來吧！親愛的。」泰絲抓著科倫的手臂，悲痛的說道。

科倫努力的使自己集中精神：「妳爲什麼不到『白色女巫號』去？我—我相信他們急著想知道妳是否安全無恙，我過一會兒再上去，讓我獨自一個人好好想想，好不好，親愛的？我—讓我一個人靜一下好嗎？」

「科倫，我們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看到她仰頭望了他一眼，然後她就黯然的離開了，他慢步走向葛萊興角，時間對他來說，好似已經停止了。啊！上帝！我該怎麼辦呢？

他倚在被風吹得顫微微的旗桿旁，感覺到了太陽的熱力，他漸漸的恢復了神志。

「史達倫先生，」一位海軍副官從旗艦的船弦上往下叫道：「龍史達夫大人請你到船上來一趟。」

「是的，當然！」科倫呆滯的說道。

海軍副官領著他進入主艙室。

「我親愛的科倫，」龍史達夫說道：「令人悲痛的消息，眞是令人悲痛，要葡萄酒嗎？」

「不，不要！謝謝你，大人。」

「坐下來吧！是的，可怕，令人震驚。我一聽到消息就馬上找你以表達我哀悼之意。」

「謝謝你。」

「我明天在漲潮時就要離開這裏了，」龍史達夫拿出鼻煙來，放在鼻子下嗅了嗅。「你知不知道賀端修也死了嗎？」

「不—不知道，大人，我還以爲他仍在澳門呢？」

「該死的，他爲什麼要死呢？這使得事情變得更複雜。哦！對了！在你父親那兒，還有我的一些文件，我必須在走以前拿到它們。」

科倫絞盡惱汁在想著這到底是什麼文件。「他沒有向我提過這些文件，大人，我什麼都不知道。」

「嗯！我相信他會將文件放在保險箱內的，」龍史達夫很高興的發現科倫並不知道這個文件。「一個保險箱，科倫，他的私人保險箱在那裏？」

「我—我不知道，先生，我要問問威格斯。」

「唉！振作一點，科倫。你必須節哀順變，千萬不要放棄生命，什麼？他的保險箱在那裏？想想看，在他的房間裏還是在浮雲號上？」

「我不知道。」

「那麼我建議你去找一下，並且要快。」龍史達夫的聲音突然變得嚴厲起來了。「這是非常重要的文件，難道你想被安上叛國的罪名嗎？」

「是—是的。」科倫連忙回答道，他被龍史達夫嚇壞了。

「很好，你不要忘記你仍是我的執行秘書，仍在我的管轄之下。我將這份文件交給你父親保管，這是一份外交文件、地圖以及俄文與英文的翻譯文件。找到後向我報告，假如你無法勝任這個任務，我就親自來做。對了！我還要交付給你一些種子，這些種子在最近幾天就會進來，你再將這些種子重新寄給我，你必須秘密的辦這件事，這是命令。」他向艙外叫道：「來人啊！」

艙門立刻打開了，「有事嗎？大人！」

「送科倫先生上岸。」

科倫驚慌的坐上長艇，他連忙趕到「浮雲號」上去，浮雲號被困在舢板群中，無法動彈，幾乎是直立起來的。他爬上船就一直往下進入主艙室。

林丁站在史達倫的房艙外守衛著。

「先生死了嗎？」他問道。

「是的。」科倫喘息著回答道。

林丁沒有再說話，他的表情也是絲毫未變，根本無法看出他到底是在想什麼。

「當代辦拿到重要的文件時，他放在那裏？」科倫問道。

「嗯！」

「文件—保險箱，保險箱？」

林丁指着史達倫臥艙的隔間—放置保險箱的地方，說道：「是這個嗎？」

「鑰匙呢？」

「我沒有，不過代辦有鑰匙，不要緊。」

他會將鑰匙放在那裏？科倫絕望的想著。在他身上，當然，在他身上！我必須……威格斯會不會也有鑰匙呢？啊！天啊！幫助我。至少要有一個喪禮和棺材，我應該—還有那個女孩怎麼辦？那個中國女孩？她能不能和他葬在一塊兒？不行，那是不對的。他和她有沒有小孩呢？他有沒有提起過？若是有的話，他們在那裏呢？想一想！科倫，趕快醒過來吧！看在

老天的分上。這條船怎麼辦？還有錢？他有沒有立下遺囑？算了！這不重要。你必須找到那文件。龍史達夫怎麼說來著？地圖和俄國文件？

伯克悄然無息的走進艙內，他看到這個年輕人臉上所顯現出的畏懼和絕望無助的表情，以及他手以及衣服上的血跡。「早安，孩子。」伯克和藹的說道。「我一聽到消息，我就趕過來了。我非常難過，孩子，但是不要怕，我會替你照顧一切的。」

「謝謝你，伯克先生。」科倫說道，他感覺輕鬆多了。「我只是……」他虛弱的坐了下來。

「泰絲說假如沒有你的話，她和葛萊興早就沒命了，關於你父親去世實在是很不幸的，不過你不必担心，孩子！我會替你安排的。我已叫歐爾羅富將高貴之屋的獅龍旗降至桅桿的一半，並且我可以馬上將浮雲號脫離困境，你先休息一下，我會照顧一切的。」

「謝謝你，伯克先生，你有沒有看到他的鑰匙？我要—」科倫正要向他解釋那份文件時，突然記起龍史達夫曾告訴過他應該秘密的行事以及叛國罪的事情，他連忙閉上嘴巴，「我只是想—」他掩飾的說道：「我只是想看看他的文件。」

「我絕不會動他的。」伯克冷冷的說道：「讓他好好的躺在那兒，並將那個女人移開。」啊！達克，伯克告訴自己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幕的—你和那異教徒的女人—在一起。但是為了我們和我們的孩子份上，我會將你以基督徒的名義舉行喪禮。「我會將那個女人作一個妥善的安排的。」

「是的，當然。」科倫說道。

「我們可以聯合起來，科倫，伯克和史達倫的公司，這是最好的決定。高貴之屋是屬於伯克和史達倫的，我會安排所有的細節與文件。」是的，該我轉運了，他告訴自己，達克，現在我是代辦了，終於是代辦了，至於科倫，假如他表現良好的話，我會讓他排在摩根和湯姆的後面。「忘記一切的悲痛吧，孩子，最好到『白色女巫號』上來，泰絲需要你的安慰。」

「是的，好的，伯克先生，謝謝你，但是—假如你不介意，我希望—希望先回到高貴之屋去看一下。」

「在日落前過來好了。」伯克說完就走了出去。

科倫用雙手抹了抹臉。那是最好的決定，合併，是最好的，你一直希望如此，振作一點，科倫，趕快去找那把鑰匙吧！

「先生！」林丁領著他進入另一個船艙，毛斯躺在甲板上，死狀極為恐佈。

「老天！」林丁說道，然後神經質的哭了起來。

科倫蹣跚的下了船，他的內心絞痛著，他只有一個念頭—要找那把鑰匙就必須去翻史達倫遺體身上的衣服口袋。

「科倫！」

他看到了古伯，而雪凡芬站在他的旁邊，科倫本想繼續前進，但卻被他們攔住了。

「我們剛剛聽說了，科倫，眞是令人傷心。」古伯說道：「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是的！」雪凡芬也說道，她的臉被嚴重的刮傷了，她的衣服也破爛不堪。「眞是可怕。」

「我—我……我很抱歉，我現在沒有心情說話，我—我。」

他們看著他跟蹌的走開。

「可憐的孩子。」古伯說道。

「他看來好似嚇破膽了。」

「我不怪他，誰看到史達倫和葛萊興的慘狀，都會支持不住的。」

「他會復原嗎？我是說葛萊興。」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會復原。」古伯眺望著港口，並感謝上帝他能生還。「假如我是科倫，我也會變成這個樣子的。」那可憐的孩子實在需要別人的幫忙，古伯告訴自己說，他像是一個無助的嬰兒一般，也許我應該照顧科倫—我欠代辦太多了。我們爲什麼不將力量聯合起來呢？新的高貴之屋—古伯和科倫，不！科倫和古伯，這樣對科倫比較公平，不過他其實應爲我的副手。科倫和古伯，這有極大的可行性。不過你必須趕快，否則伯克會將這可憐的孩子一口吞下，連個骨頭渣都不吐出來。高貴之屋的代辦。代辦。有什麼不可以？」

「你在笑什麼？」雪凡芬問道。

「只是在想，」他說道，他攙扶著她：「我眞高興我們還活着，走！我們去看看茲格耶

夫是否還好。聽著，雪凡芬，我決定將妳送回家鄉去，在下一個船期。」

「什麼？」雪凡芬停下了脚步，問道。

「是的！在一年後，假如妳決定嫁給我，我將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現在，什麼也不要說，」古伯阻止雪芬開口，「假如妳決定不嫁給我，那麼妳將回復自由之身並得到我的祝福，在妳父親有生之年，他們會收到他應得的利益……」

雪凡芬轉過身來，繼續往前走著。她並沒有再繼續聽下去，一年，她想道，一年的自由時間，而父親仍然可以得到他應得的利益。啊！上帝！您終於聽到了我的禱告，謝謝你！謝謝你！可憐的達克，現在我自由了而他却死了。

她看著俄軍的營房，是的，她想道，代辦雖然死了，但妳却得到自由了，茲格耶夫是一個完美的人選。

「對不起！古伯，你剛才說什麼？」

「我請妳替我帶封信給你的父親。」

「當然！親愛的，謝謝你，一年很快就會過去的。」

× × ×

高登陳向廟內的菩薩行禮，並點了一柱香，他神色沈重的哀悼他的父親與美美。

但是現在並不是哀悼的時候，他告訴自己。現在應該是思考的時候。

高貴之屋的代辦已死了。

科倫沒有那個能力去繼承代辦的職位，伯克會控制他，並將公司合併，伯克，我無法對付他。但是假如科倫與伯克合併的話，科倫就完了，所以，他也無法幫助我，但是我能幫助他嗎？是的，我可以，但是誰願幫助一個野蠻人呢？並且我也無法使他成爲一個代辦，他必須自己獨立奮鬥。

他望著嫋嫋上昇的香煙，他喜歡這種香味。

只有我父親知道我們的計劃，我是香港最富有並且是最有權力的中國人，我是中國的代辦。

我還是認淸事實吧—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英國人，但我對現在這種局勢感到滿意。我以後要娶一位中國女孩，我的小孩以及小孩的小孩都要如此做。

可憐的科倫娶了伯克的女兒，這將是他的未來，可憐的他無法獨立支持他父親遺留下來的事業。我眞希望我能與他交換地位，讓那些野蠻人瞧瞧我是如何的統治高貴之屋。假如科倫還有點能力，並準備與我商議和接受勸告的話，陳生和我將會爲他阻擋伯克的家族和所有在海灣中的驢子。

我要爲我的父親與他的太太舉行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傳奇性的喪禮，我將爲他和他的太太立上牌位，並哀悼一百天。

我要將鄧肯和那個嬰兒接回來，並將他們視爲己出。我要建立一個新的王朝。

×　×　×

已是接近黃昏的時候，科倫坐在一個被棄置的小教堂前，他以雙手支撐著頭頹喪的望著遠方，你必須找到那把鑰匙，他一再地告訴自己。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你必須拿到那把鑰匙然後那份文件，振作一點，科倫。

他現在已平靜了下來，但是却感到自卑與孤獨。他望著下面的住宅區。威格斯和歐爾羅富站在那裏，他還記得在幾小時以前蹣跚的進入城鎮時，看到了他們，他連忙轉身避開他們，並且在他們追過來時大叫著：「不要管我。」他看到高登陳也站在那裏，他想道：「到底高登陳要什麼？難道是來可憐我的嗎？就像別人一樣，龍史達夫：伯克：古伯：雪凡芬：史基能：威格斯：歐爾羅富，連泰絲也是如此，是的，當我們站在大街上的時候，我也看到她那種憐憫的表情。」

我怎麼辦呢？我應該怎麼辦？我不是我的父親，我曾告訴他我不是，我跟他說的是實話啊！

鑰匙！去找鑰匙還有文件，你必須將文件送去。是龍史達夫的命令，時間快到了，啊！天啊！天啊！

他看到地上的人影加長。

「哈囉！」

「喔！哈囉，昆斯先生。」科倫低聲說道：「對不起，我現在想一個人靜一會兒。」

亞里士多得．昆斯的頭髮和臉上滿是血污和塵土，他的衣服也被扯爛了。

「我感到很難過，」他說道：「這一切都是命。」

「我厭惡這個字，請—請你讓我靜一會兒。」

昆斯看到這張無助而又極為痛苦的臉時，就回想到他第一次看到史達倫的時候，當時他是在澳門的後巷內看到已失去知覺，躺在泥污中的史達倫，也是一副無助的樣子就跟現在的科倫一樣，他告訴自己說：不！不一樣，永遠都不會一樣的，達克即使是躺在泥污中，也可以看出他日後一定會有所作為的，他就像神一樣，啊！達克！你永遠具有一張神的面孔與力量—不論是醒著還是睡著的時候。是的，甚至是死亡的時候亦是如此。

跟你的兒子那麼的不一樣。

是的，但是科倫也曾站在你旁邊一同抵抗伯克，他不也當著你的面與高登陳握手？他不也曾為了那個女孩而不計一切後果，在颶風之夜的時候，他不也是鼓起勇氣援救葛萊輿嗎？他仍然具有你的氣質。

你還記得當你恢復知覺時，對我說：「我不知道你是誰，但謝謝你使我站了起來。」

你一直沒有倒下來過，達克，我的老友。

「是的，但是也使我的兒子站起來吧！」—假如 在這裏，你會這麼說嗎？你是不是在這裏？我懷念你，孩子。

亞里士多得．昆斯強自克制自己的傷感，並坐在科倫的旁邊：「我知道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代辦，但是你能借我四百五十基尼嗎？」

「什麼？你說什麼？」

「你能不能借我四百五十基尼，代辦？我知道你現在很煩，但是那老巫婆法勒林吉還活著—沒有一個颶風敢碰她，老天！她威脅我說：假如我不還錢的話，她將送我到官府去，我在走投無路之下，只有來找你了。」

「你說『代辦』，你叫我『代辦』？」

「是啊！難道你不是嗎？」

這時科倫憶起他父親曾告訴他，有關於作為一個代辦的悲哀與快樂。

他不再感到孤獨，他看著下面的三個人，他不禁又担心起來了，亞里士多得很輕鬆的就叫我「代辦」。他想道，但是他們呢？他們也會叫我「代辦」嗎？你必須得到他們的尊敬，但是要怎樣才能得到他們的尊敬呢？父親是怎麼說來著？「你必須用頭腦去控制他們。」

他站了起來：「我—我試試看，老天！我會試試看的，我不會忘記你的，亞里士多得，永遠不會。」

他走下了小山，全身感到輕鬆多了，那位海軍副官走了過來。

「龍史達夫大人要你立刻上船。」

「請你告訴他，等我一辦完事，我就去見他。」科倫出奇的鎮定的回道。

「他要你立刻去。」

「我現在沒有空，告訴他我沒有空。」

那人的臉變紅了，向科倫行禮後，轉身走開了。

那文件到底是寫了什麼？科倫自問。他打起精神來面對歐爾羅富、威格斯和高登陳。

「伯克命令我，」歐爾羅富說道，他看到科倫手上與衣袖上的血汚，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命令我降半旗以示哀悼，老天，我一聽到消息就如此做了，我現在必須服從他的命令嗎？」

「伯克會吃掉我們的，科倫先生。我們應該怎麼辦？」威格斯問道。

「威格斯，去準備喪禮的事宜，我的父親和他的女人要葬在一起。」

「什麼？」

「是的，埋在一起，她是一個基督徒，將她埋在我父親的身邊。高登，等一下，我有話要跟你說。歐爾羅富，回到你的船上去，將旗幟升起來，將她飄揚在主帆桅上。然後到白色女巫號上去，接我太太上岸來。」

「接她，你說？」

「是的！還有—」他拿出二十個金幣，「代我將這些交給伯克，告訴他，那是我給他的棺材本。」

這三人以一種奇異而又尊敬的眼神看著科倫。

然後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道：「是的！代辦。」

總經銷　鼎祥書局
新莊新泰路227巷5弄9號
郵政劃撥120016
電話9020131

代　辦 下卷

中華民國70年2月25日初版

原　著　JAMES CLAVELL
發行人　王素貞
監　印　張文焜
總編輯　劉治華
出版者　雅鳴圖書出版社
臺北市甘州街42巷7號
郵政劃撥163982張文焜帳戶
電話(02)5118100・(02)5624029
印刷所　榮帥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588號
定　價　全套上下兩卷新臺幣300元
單册新臺幣150元

局版臺業字第2128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